武俠世界



$2.00

6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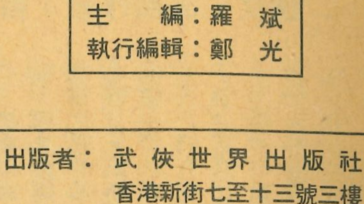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金木乃伊**　馬雲・著



木乃伊是古埃及人用秘方製成的不朽屍體。一隊東方考古學家不斷在死屍林中鑽研，結果竟然發現了一具金色的木乃伊，消息立即轟動全世界，各國專家紛紛趕到開羅去。但是，那具金木乃伊突然失了踪，後來又怎麼樣？請參閱是期本刊第十一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O一O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侠世界

第67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精研柔道一跆拳道之影星林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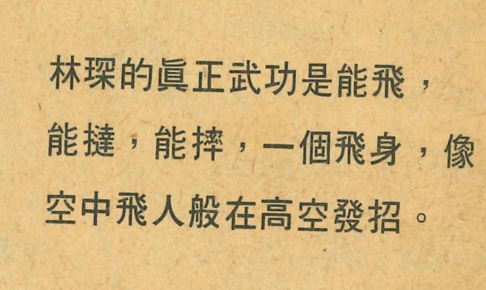
飛踢摔撻之技 活現銀幕

林琛是武俠片中不可多得的一位有眞正武俠根基之演員，他精研柔道七八年，最近更取得跆拳道黑帶，他的武功……

圖文：專欄作家・梅元欽

近數年來，武俠片大行其道，至今未衰，而且武俠片在製作方面還力求上進，每部片都有其水準的表現，因此，在觀衆心理上，國語武俠片已建立了非常穩固的基礎。相信愛好武俠片的讀者及愛好武術的人，都會覺得近年來的國語武俠片，除了製作認眞之外，在打鬥場面的處理方面，亦絕不苟且，可以說，導演與演員及武術指導至龍虎武師，均費盡心思，想出種種式式的招式來，盡求滿足觀衆的愛好和刺激心理。







林琛的眞正武功是能飛，能撻，能摔，一個飛身，像空中飛人般在高空發招。

但一部成功的武俠片，它的成功，往往被人認爲導演好，或主角好等等，絕對不會想起一部武俠打鬥片中，動用人數之多，比任何時裝片爲多，而且在武俠片中出現的打鬥場面，所有演員都要精通武技才能演出成功的鏡頭，加以導演的佈局，鏡頭的運用，演員龍虎武師的落力演出及其他種種內在及外在的因素，才能使一部武俠片成功地在觀衆面前出現。所以在一部成功的武俠片中，我個人認爲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還是在武術指導，龍虎武師及武術特約演員加上主角及配角的配合，在演員方面才算是完整，有一個完整的陣容，才能演出一部良好成功的影片。

有眞正武功的演員

由於上述因素的存在，一些製片家及導演也明白怎樣才能使一部武俠片成功，因此，大部份的武俠片現都極力注重聘請有眞正武術底子的人來當演員，不管在主角及配角或武術指導至龍虎武師。

以目前國語片壇中，不乏各家各派武林高手，因此，現在時下很多練武的人，他們的目的除了是健身強體外，最後的目標，還是希望有一天能擠身影壇。

當然，有着這種希望者大不乏人，但能達到這種希望的，却百中無一，因爲一個武俠片明星，一定要有精湛的武功，加上本身的演技，才能成功地作爲一個武俠片演員，因此，現在能在影圈子裏活躍的武俠片演員，他們每人都有良好的武術訓練，身手不凡的武功。

另一方面，一個有良好武功的人及有



龍兄虎弟，林琛在影片中的打鬥鏡頭。

精湛演技的人，他不一定就能當上一部片的主角，這是什麼原因？

最現實的例子，就是如雄據影壇二十多年的還幾乎在本港無人不識的石堅，他一直以來，是以眞功夫，眞演技獲得廣大的影迷擁護，但他從來未有當過一部片的主角，這裏原因並不表示石堅還有不及人之處，而是他的造形與性格在一部片中飾演的角色關係及影响，石堅一向是以演反派著名，因此，一個反派的演員，永遠是不能當主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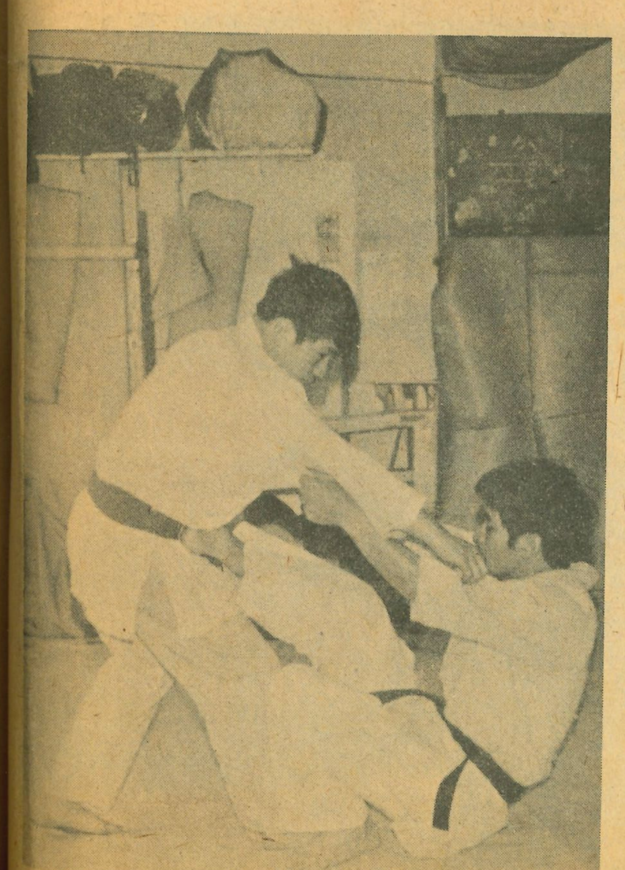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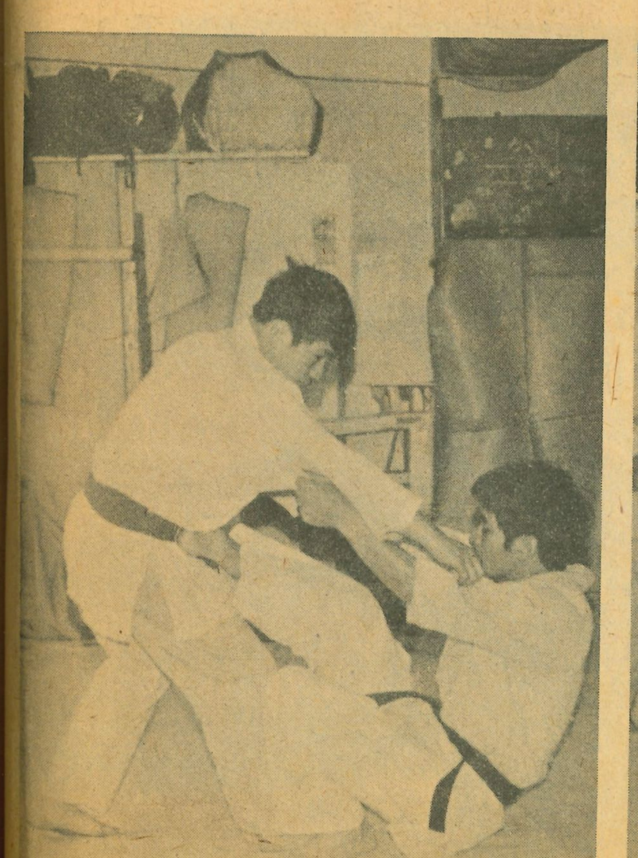
又如近年來在國語武俠片中極爲活躍及受到製片家與導演看重的武俠演員林琛。他的造形與石堅差不多，在過去他演出過的三十多部武俠電影中，他都是以演反派爲主。

精研柔道與跆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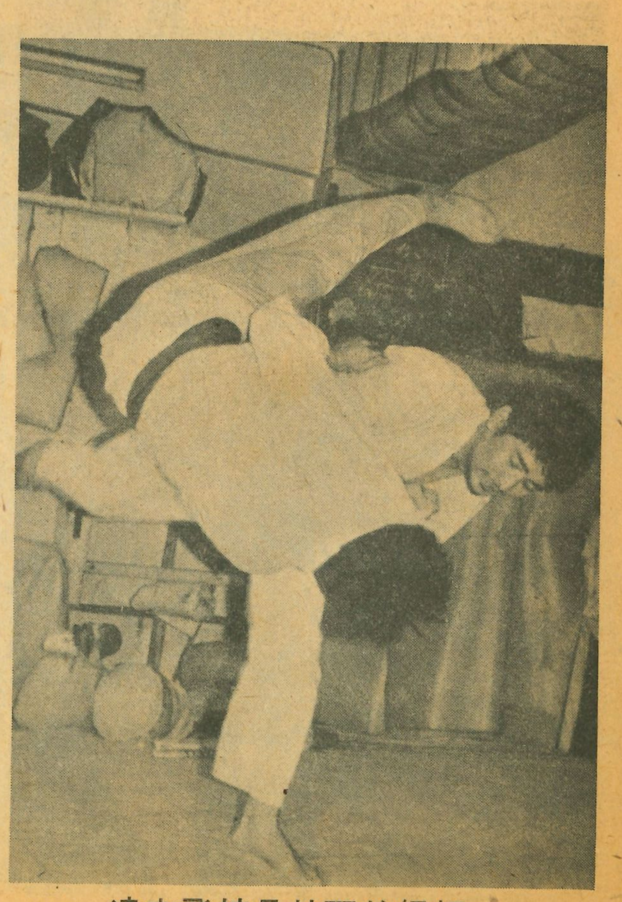
林琛，是一位年青的演員，但他也是一位柔道高手，跆拳道後起之秀，以他的精湛武技，在武俠片中的演出，都能令人讚賞，難怪他在目前武俠片流行一時之際，有分身乏術之處境。

四月份才在韓國拍外景歸來的林琛，似乎比以前更爲成熟，但他這一次赴韓國拍外景，使他留下一生不可磨滅的印象，就是他這次隨孫家斐導演赴韓國拍攝龍兄虎弟一片時，林琛在片中飾演一個武士，拍攝時騎在馬背，突然馬兒突發脾氣狂奔亂跑，林琛冷不防被摔下馬，幸而林琛有

勤練，苦學，看林琛拳掌齊發打沙包。

拉力借力將對方拉下然後用脚撐着對方小腹，一個借力將對方向後摔下。



凌空飛摔是林琛的絕招。



學習跆拳道後，林琛與魯俊訓練時的雄姿。



借力一摔便將對手輕易摔倒。



柔道的基本摔撻。

良好的柔術基礎，在萬馬奔騰中，他雖然在馬背上摔下，還能以他的柔術技術在地上翻幾個身，手脚及身體各部均未有受傷，但頭部後腦却觸及一塊大石至被撞傷，事後被送入漢城醫院醫治一個時期然後出院，繼續拍完外景後即返港，這次是林琛多年來在拍片中唯一的一次受傷。

林琛，祇是一個藝名，他原名何耀深，自幼喜歡武術，由於他天生體格健碩，及愛好運動，因此在十多歲時，林琛已加入一些武術訓練班學習武術，閒餘時間，他則在家裏自學及閱讀一些武術書籍。

隨黃崙師傅習藝

及後，他即加入柔術訓練班學習柔術，但因學業關係，未能經常地操練，成績未如理想，但他未因此而放棄。

至他學業完成後，林琛正式加入由武林中鼎鼎大名的黃崙師傅主持的武德舘柔術班學習柔道，由於黃崙師傅爲著名柔道名手，在黃崙師傅的薰陶下，林琛的柔道技術進展神速。

黃崙師傅對柔道極有研究，他教授柔道的方法，在不違背柔道的基本精神下，以適應本港地區的民性需要，將訓練方法畧加更改。如浮身法，着重訓練學生的信心，以增强學生柔道的興趣，特設七種浮身方式，禮節嚴肅，減少損害。

善用重心盡善借力

黃崙師傅稱：雖然在柔道方面，某一式之方法須有多種，然基於下列三點以定優劣。

（一）善於利用重心靜以動之，既動即速動之，務求盡善於借力。

（二）攻防必須最短距離——以力摔倒人，並未爲柔道之本意，鬥力當然力大者勝，但巧則能勝力。

能善於運用以上兩點，即爲巧。

（三）六勁聯合運用——頭，頸，腰，腹，手，足等六處共同發勁聯合使用，如雖屬腰技，而其力之來源，仍須六勁集中來用。知此三要點，不致强行苦練，徒耗時光。

林琛對柔道是有特殊的興趣，他在黃崙師傅的教導下，武技突飛猛進，而黃崙師傅亦以收得此良徒而感到自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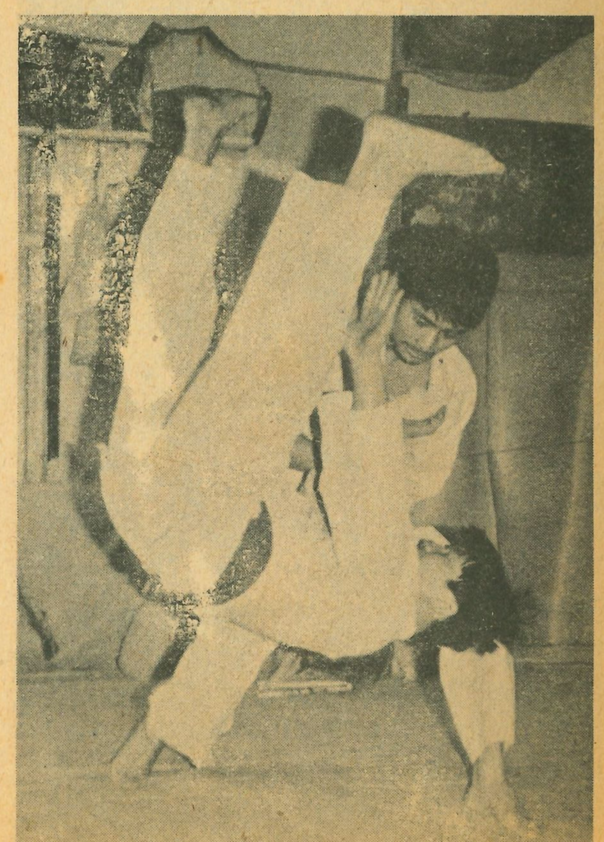
柔道具有科學原則

黃崙師傅與林琛都有同樣的見解，就是不少學習柔道者，對於柔道的投摔，認爲是一種危險的動作，這是由於未曾了解柔道之一摔一撻，是有科學原理根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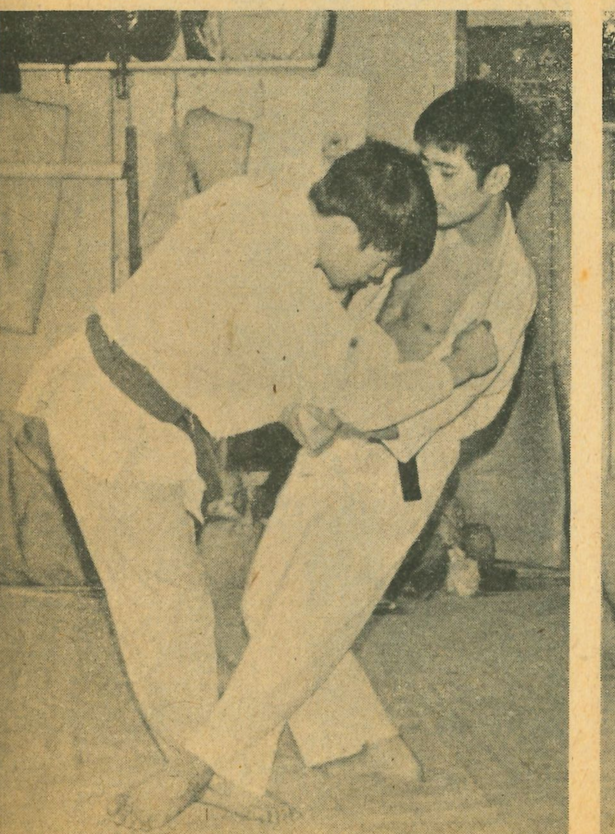
柔道之浮身法，手拍法及位置之正確與否，足可使身軀未着地之瞬間，手拍蓆形成彈性作用，減去大部份反撞力，絕對不致發生危險。

但最易引致危險的，就是好勝妄動所引致者，如學者亂取，盲攻，就隨時會產生意外。此外，習柔道者最易受傷而又不容易發覺者，就是呼吸的不正常，會導致心臟外圍積瘀，俗稱內傷，甚至亦會受到其他內臟器官受震盪而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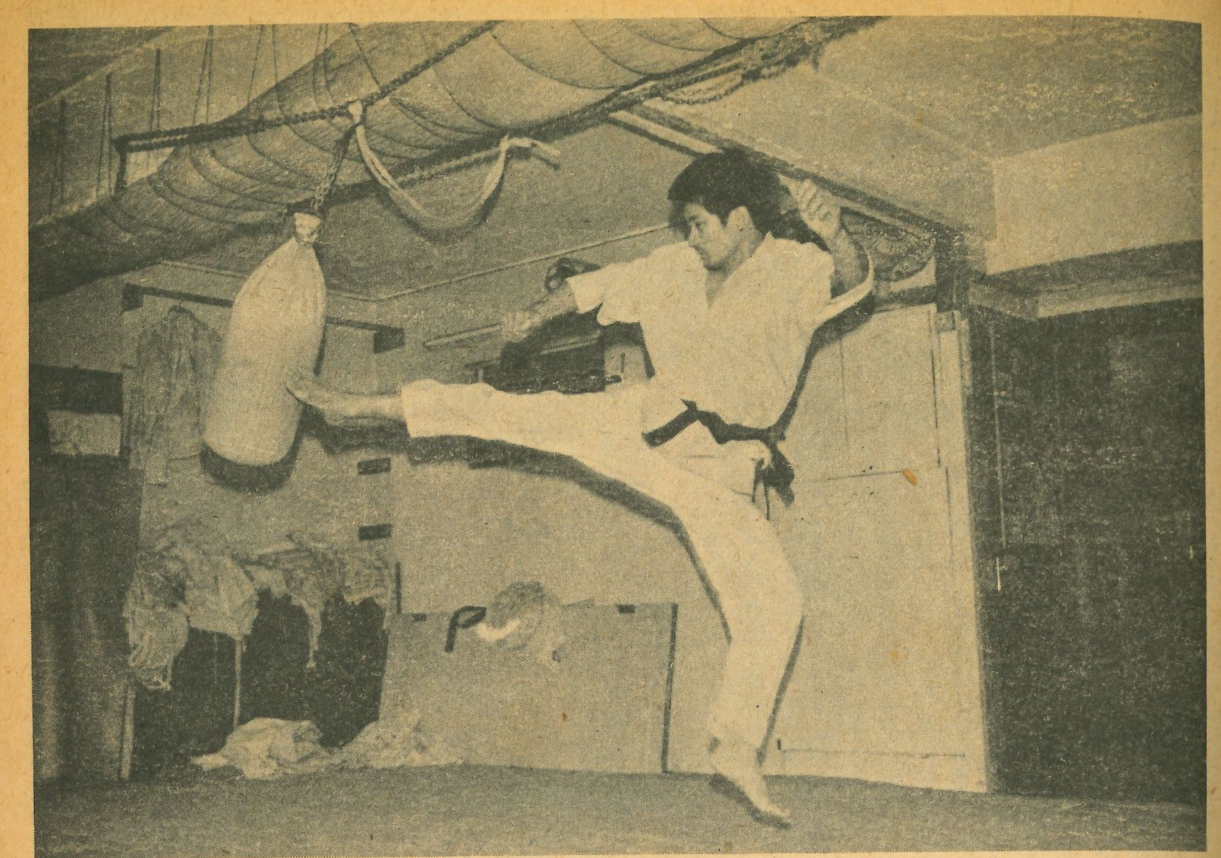
習柔道者，如學會了基本的原理後，絕少有脫臼，斷骨等情形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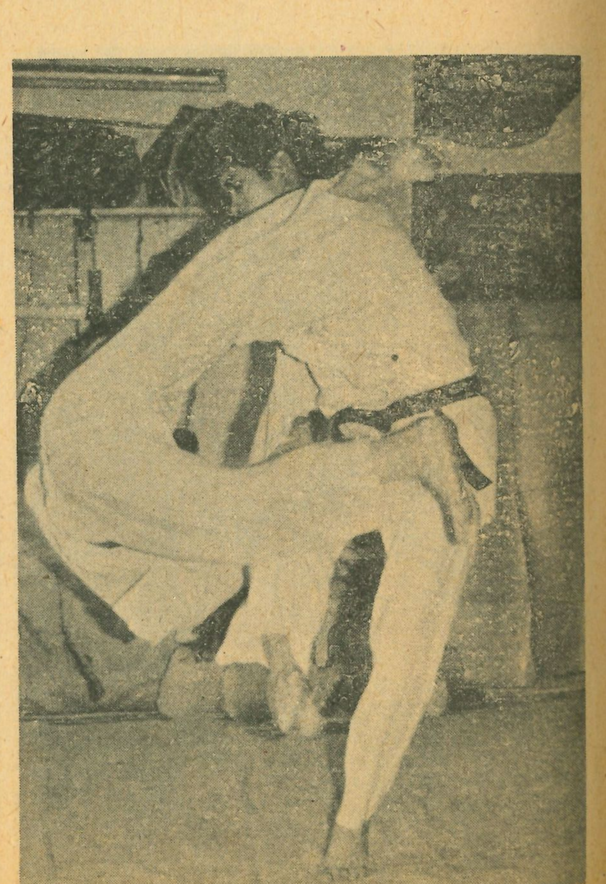
輕輕的一轉便把對方摔倒。



以足借力，摔倒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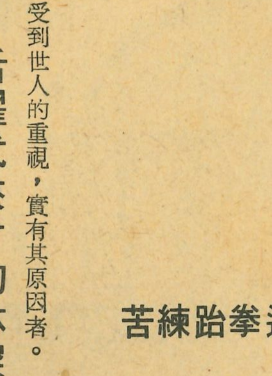
拳道中的飛踢，林琛已有相當造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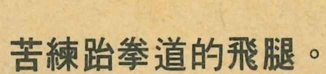


柔術中的前摔



柔術中的後摔





苦練跆拳道的飛腿。

善用身心即爲柔道

柔道的始創人爲日本人嘉納治五郎，他在創立柔道時所下定義爲「善應用身心者，就謂之柔道」，其意義就是：

（一）善於運用身體各部機能，使平均發達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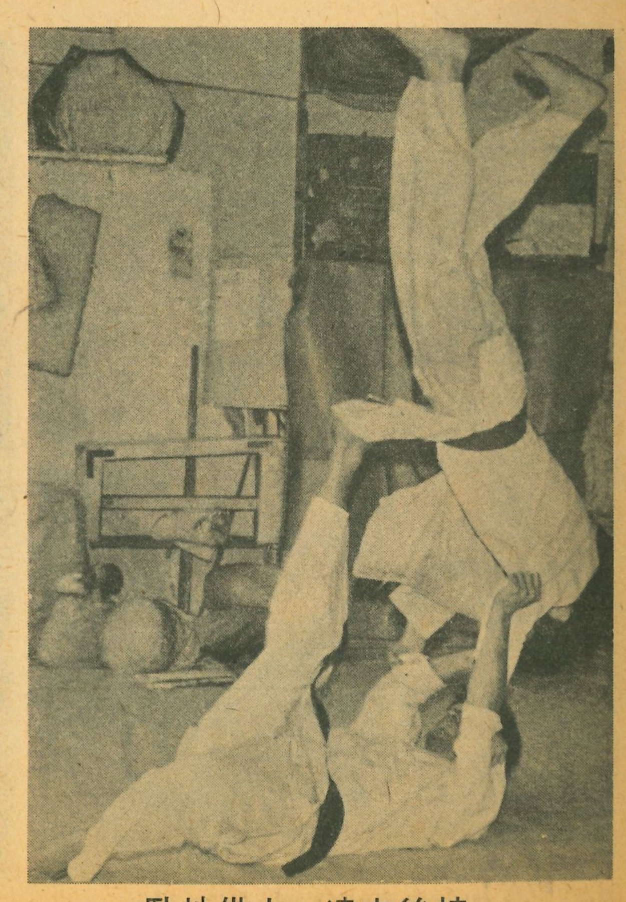
（二）善於運用身體各部機能，用於體育競技運動上，或必要時自衞作用。

（三）有崇高品德之修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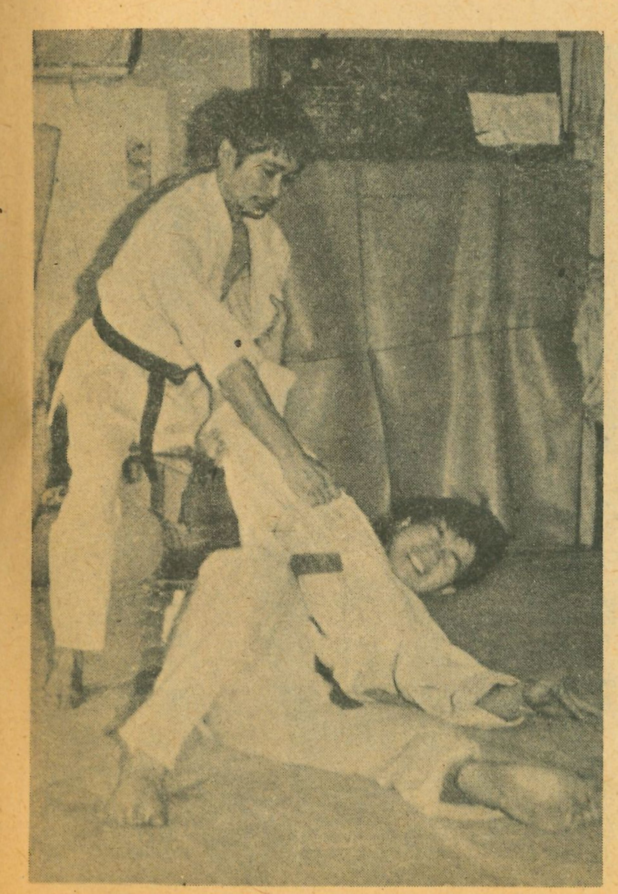
在以上三點來看，習柔道所得到的結果，就是能令思想靈敏，身心健全，行爲良好，品德淸高，故柔道在近數十年來，受到世人的重視，實有其原因者。

活躍武俠片的林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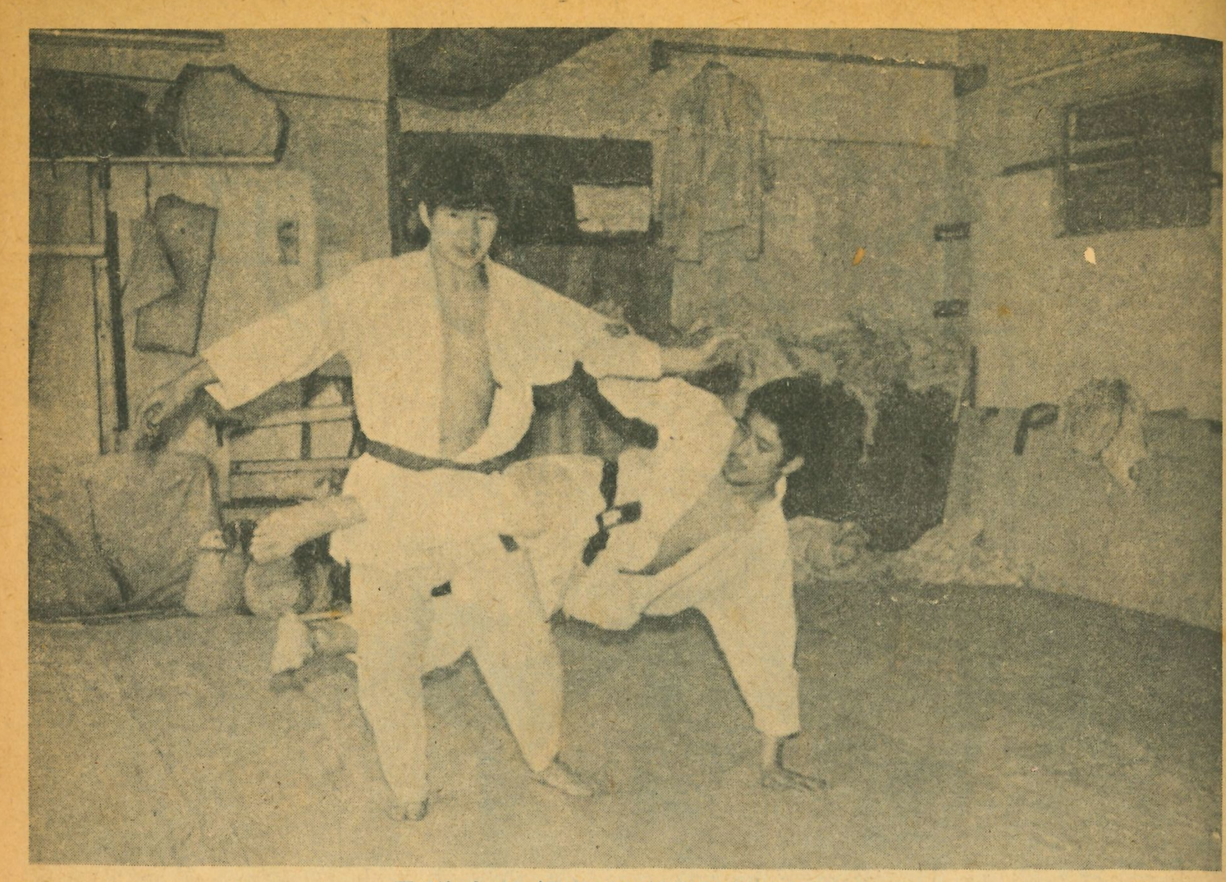
林琛學得一身柔道身手後，於一九六六年加入邵氏武術訓練班，畢業後，隨名電影演員林蛟進入影圈開始拍片，後加入九龍公司，先後參加十多部電影中演出，九龍公司解散後，林琛更成爲搶手武術演員，先後在國泰及嘉禾公司出品之電影中露面，所拍之武俠片如最近的拳鬥，色字頭上一把刀，及在韓國拍攝之龍兄虎弟，最近由前名武術指導陳少鵬所開拍之獅吼，林琛在片中担任重要角色，演出其眞正的武功，爲一位前途無可限量年靑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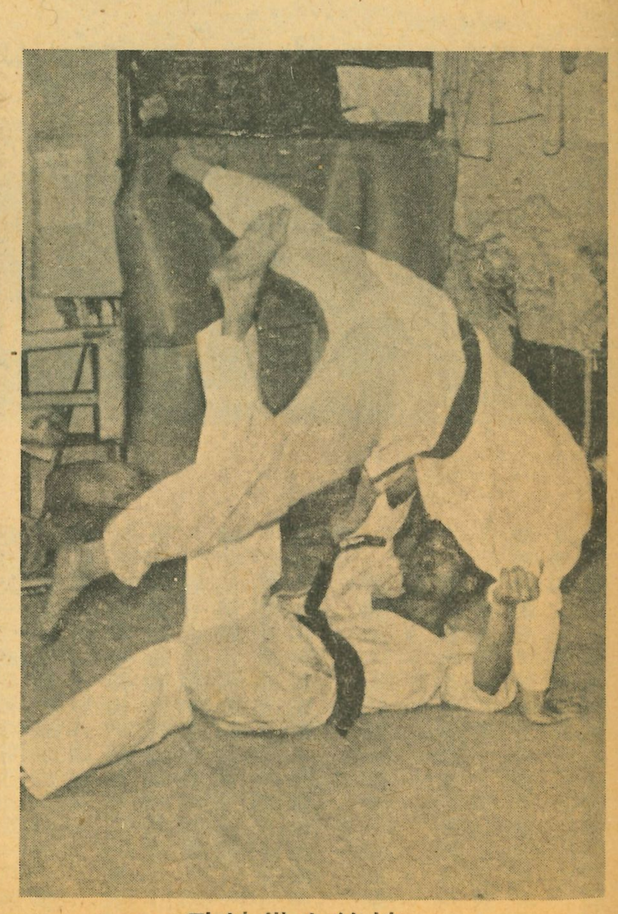
臥地借力，凌空後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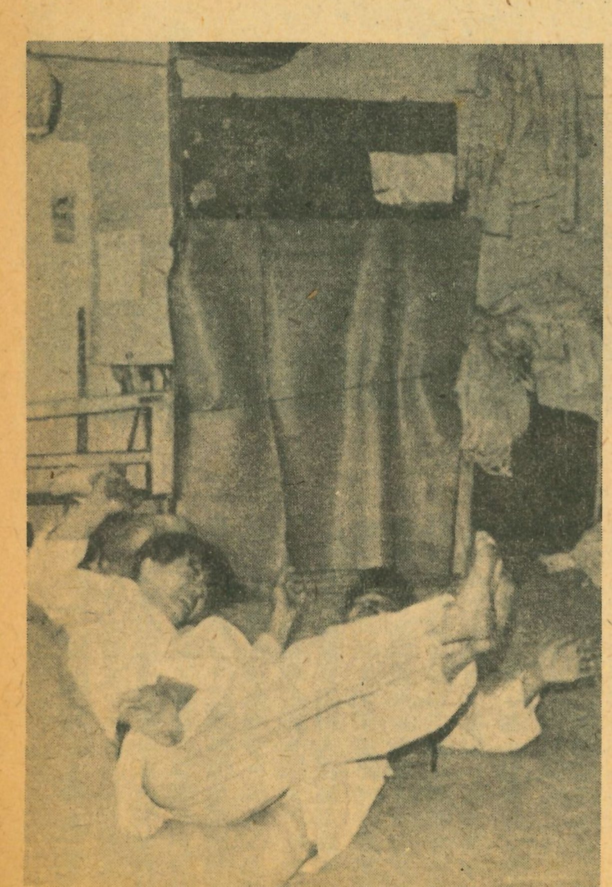
柔術的前摔



柔道中的絕招較剪脚橫銷後摔



臥地借力後摔。



如上圖的較剪脚橫銷後摔，
對方倒地情形。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金木乃伊



一覺醒來　身在古國

電視台正播映着一個有獎遊戲節目，獎品十分豐富，頭獎可以獲得兩張旅遊中東的來回機票，二獎是彩色電視機，三獎以下也有雪櫃冷氣機等。因此，每次都吸引不少電視觀衆前往參加。

首先由節目主持人在臨場觀衆中，抽出一位答問題，如果答不中，家庭觀衆可以打電話到電視台去競答，所答的問題包括天文地理，時事常識，物理化學等等，眞的是包羅萬有。要每一關都答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關被擠了出來的，大有人在！

阿生不知是太無聊還是好勝心强，當他看見一位臨場觀衆答不出時，立卽搖了一個電話到電視台去。由於是第一個接通的電話，所以被駁入播映室去。

由聽筒中傳出的阿生聲音是擴大了的，否則觀衆就無法可以聽得清楚。

節目人員照例先問姓名地址，然後把剛才臨場觀衆答不出的問題重覆了一遍。

問題十分簡單，看來卽使三歲小童也答得中，但偏偏主持人說那位臨場觀衆錯了。

問題是：「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度是什麼地方？」

臨場觀衆的答法是：「中國！」

許多人都認爲對了，爲什麼主持人會說他答錯呢？卽使坐在電視機前面的觀衆，也爲之莫名其妙。

但是，鬼靈精的阿生却明白到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他說：「世界上最多人口應該是木乃伊。因爲由公元前三千年開始，到羅馬帝國時爲止，木乃伊的人口已積存了超過八億具。」

節目主持人立卽面露笑容地說：「你答對了！」

臨場的觀衆，立卽傳來一陣如雷的掌聲。

不過，這只是第一關。阿生如想獲獎，還得接受以後的三項問題的測驗。如獲全中，才可以參加當晚頭二三獎的決賽。

第一和第二項問題，阿生都順利過關了。當問到第三項問題時，主持人說：「這問題十分容易，只要你不健忘的話，必可答中。」

然後他又將那張紙整理一下，讀出紙上寫着的問題：「請問你，第一個踏足月球的人類是誰？他是那一個國家的人，正確日期和時間應該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那是指他第一脚踏上月球表面時的時刻。」

第一個踏足月球的人類當然是美國太空人杭思朗，這是許多人都還記得清楚的事，但是，問到年月日就無法記憶了。何況還要時間呢！

阿生打手勢問他師父，呂偉良也苦笑聳肩，表示他也忘記了。

阿生過了「法定時間」也答不出，於是最後又被擠了出局。

電視台這一類問答遊戲有時說易並不易，說難也不難，問題却在乎你的運氣。例如剛才那第三項問題够簡單了吧？但許多人也被問到啞口無言。

阿生放下了電話聽筒，仍然有點感到不値。

呂偉良笑道：「如果太容易的話，電視台可能要破產呢！」

是的，即使一個星期才舉行一次的有獎節目，假如每晚送出一張機票，一架彩色電視機或一個雪櫃的話，這數目也十分可觀，除非那是廣告客戶送出的，那又自當別論！

阿生也覺得出題目的人也眞想得到，一個表面看來十分容易的問題，其實並不容易讓你答中。

呂偉良又笑道：「我們已經有了彩色電視機，難道你還想到中東去旅行麼？」

「是的，如果有此機會的話，我們正好去看看那些金字塔。」阿生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你對埃及似乎越來越有興趣了。剛才答中了木乃伊是最多人口的國家，現在又想去參觀那些金字塔。」

「我從報章上看到，本市一班大學教授和學生，組成了一隊考古隊，已於日前出發，於是我想：假如能够有機會參加研究那些有數千年歷史的古物，那多麼有趣啊！」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我手上的銀行股票賺了大錢，過兩天我們辦妥了一些私事之後，看看可不可以抽空跟你去玩幾天！」

阿生知道他師父不是個吝嗇的人，只要時間許可，呂偉良是肯化錢讓阿生多增見聞的。

翌日，阿生剛起床，就聽到「多利」的叫聲，原來門外來了一個綠衣郎。

綠衣郎遞上了一封本市寄出的掛號信，阿生以爲是寄給師父的股票轉戶信或者通知領息等等信件，所以順手簽收。

等到呂偉良由裏面出來時，那郵差已經走了。

呂偉良接過阿生手中的信，拆開一看，不由得呆了半晌！

信中附上兩張旅行中東的來回機票！

阿生也發覺了呂偉良神態有異，走回來問道：「師父，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反問道：「阿生，你在電視台中了獎嗎？」

「中了獎？」阿生迷惑地搖搖頭說：「沒有啊！你也看到了，我過不了最後一關！」

「那麼，這兩張機票——」

阿生道：「是的，奇怪！怎麼會有兩張機票？」

「嗯！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還以爲是你股票來往信件，怎麼會是兩張機票？」阿生摸着他的後腦。

呂偉良再看看淸楚，信封內沒有其他附條，信封面也沒有回郵地址！

阿生看看牆上的日曆，喃喃地說：「今天不是四月一號愚人節，這不會是開玩笑吧？」

呂偉良一邊審閱着那二張機票，一邊說道：「看來這機票又不似是假的。」

「然則，我們眞的是從心所欲。」阿生說，「我們剛想到中東旅行，就有人送來機票！」

「但是，是誰送來的？」

阿生說道：「我們生平做了不知多少好事，人家一定是記在心裏，一到有機會便報答我們，這是十分合情理的事嘛！」

呂偉良仍然沉吟道：「我看未必就這樣簡單，爲什麼連便條也沒有？」

阿生道：「這個世界上什麼人都有，有些人喜歡別人多猜一猜，有些人喜歡揚名，即如有人捐一百數十萬元也只用『無名氏』的名義，有些人只捐一千數百也要報紙刊登他的像片一樣。」

呂偉良細看機票的日期，距今尙有三天。他說：「還好我們有旅行証件，否則可能趕不及辦妥手續呢！」

阿生有點出乎意料之外，道：「師父，你眞的與我同往中東？」

呂偉良點點頭：「這將是一次十分有趣的旅行！」

「是的，旣是免費的，多有趣！」阿生又說：「不過，將這件事從頭想想，又覺得不大對勁。對方那裏有我們的旅行證件？」

呂偉良笑道：「如果是相熟的航空公司，購票是無須證件的。」

阿生仍然有點担心：「你不怕其中有詐？」

「剛才你不是與高彩烈的麼？怎麼會忽然又變得這麼担心？」

「我回頭想想，事情太突然了！」

呂偉良道：「就是因爲這樣，我們更加要去看看。」

「會不會有危險？」

「危險？」呂偉良笑了笑，「危險的事，我們不知經歷過多少次了。如果太平凡，反而不會引起我的興趣呢。阿生，你好好準備一下，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

阿生想問呂偉良到什麼地方去，呂偉良已經開門走了出去！

阿生坐在那裏，對住二張機票胡思亂想，總是想不到答案。不過，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一定不是電視台送來的，因爲昨晚他根本答不中最後一個問題。

再說，即使電視台送來，也不可能快到這個地步啊！

不久，呂偉良又從外面回來了。

阿生摸不着頭腦地問：「師父，你不是說要出去一會兒麼？」

「是的。我剛才去過二個地方！」呂偉良東着眉梢，嘆息着，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你這麼快就去過了二個地方？」阿生不敢相信。

「是的，一個是梯間，另一個是管理處。」呂偉良說，「我看過了梯間的電話綫，那個盒子好像給人打開過了。」

阿生詫異地問：「你懷疑有人偷聽我們的電話麼？」

「當然！除了偷聽電話之外，沒有人可以知道你的心意，所以你打電話到電視台去競答，對方十分淸楚。假如對方是在電視螢光幕上知道此事，倒也不太嚴重，如果他存心竊聽我們的電話，這件事就非同小可。」

阿生又問：「然則，你到管理處去，到底又爲了什麼？」

「我到管理處去査問過了，知道今天仍未派信！」

阿生一怔：「還未派信？那麼，爲什麼我們會獲得優待？」

「你還不明白嗎？這就表示，剛才那郵差只是假冒的。」

「哦！我明白了！有人存心要我們接受這兩張機票。但是，目的何在？」

「目的就是要我們去探討一下。」呂偉良拍拍阿生的肩膊：「過了年之後，果然是一切從心所願了。快些準備一下，我們要到埃及去！」

三天的時間本來不長，但現在阿生却有渡日如年之感。他無法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內心自然亦難免會忐忑不安！

呂偉良曾持二張機票到航空公司去査問過，不會是假的。

機票是來回雙程的，起程日期有規定，但可以更改，只須到航空公司申述理由就行。但回程日期沒有硬性規定，三個月之內通用。

而且，一般航空公司都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有如聯營一般。例如屆時你不搭甲航空公司的班機，爲了遷就你的時間問題，大可以改乘乙航空公司的班機，只要甲航空公司通知乙航空公司，而且又有機位就行。

呂偉良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但他決定接受這項莫明其妙的邀請，那是爲了滿足阿生的要求，同時也是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三天過去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帶了極其簡單的行裝，出發到機場去！

「多利」這頭靈犬奉命留守家中，一切只有留待管理處的人去料理了。

沿途上，師徒二人一直担心有人跟踪，所以步步爲營。但直到了機場之內，仍未發現有任何可疑人物。

由入閘以至登上了飛機，師徒二人都保持戒備。不知是否心理作祟，有時他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問題，但冷靜地想想，又覺得沒有一個乘客値得懷疑的。

坐在機艙裏，阿生忽然想起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問題來。

他前後左右的看了一遍，然後低聲對身旁的呂偉良說道：「師父，我們的仇人，跟受過我們帮助的人，都同樣的多，是不？」

「是的。」呂偉良聽得沒頭沒腦地。

阿生又說：「這會不會是一次別開生面的謀殺行動啊！」

「謀殺？」呂偉良平空給他嚇得一跳，「你怎麼會這樣想？」

「例如有人故意把我們置於這架飛機上，事前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已在機上放置了計時炸彈！」

「嗯！」呂偉良呆了一呆。

是的，這的確是極有可能的事。刧機，在航機放炸彈等等，已經不是新聞，許多地方亦同樣發生了。

但是，呂偉良仍得安慰阿生道：「不會的，剛才進閘時，電子儀器已經檢査過每一個旅客的行李，如果有人携帶武器，一定逃不過敏感的儀器！」

話雖如此，呂偉良實在內心也很担心，想到仇家太多，倘若有人爲了對付自己而連累到衆多乘客，內心不免有點難過。

乘坐「七四七」珍寶客機在呂偉良師徒二人來說是第一次，這也許就是吸引他們的另一個因素。

珍寶客機彷若龐然巨鷹，內部設備豪華而齊全，座位也寬闊得很，在機艙之內上樓梯，在呂偉良和阿生來說，也是頭一次。

片刻之後，航機發動引擎起飛了。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只有聽天由命，再也沒有選擇的餘地！即使明知機內給人藏進了計時炸彈，這時也太遲了。何況只是一種猜測，根本就沒有証據或跡象。

晚上的機場，燈光燦爛，完全沒有半點緊張氣氛，然而實際上每一個人在機場上工作都非常緊張。航機這邊飛出了一架，不到三二分鐘，那邊又有一架降落了。

呂偉良和阿生所乘坐的「七四七」珍寶機緩緩地移動，開往跑道，由慢而快，最後，滑離了跑道，直向那黑夜的天空飛去！

香市的夜色美得叫人難忘。也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呂偉良和阿生久居香市，却從未發覺香市的夜色如此美麗的。

雖然沒有閃動的霓虹管，仍然是那麼多姿多采，要是讓那些廣告燈色走動的話，反而變得令人眼花繚亂，比不上現在這般恬靜的美！

任它是多麼的美麗，也只是幌眼之間的事。航機很快就衝進了黑沉沉的夜空，任它是龐然大物，在這夜空中也顯得極其渺小。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在空中小姐的嚦嚦鶯聲之中，閉上了眼睛。

他們沒有興趣喝酒，也沒有興趣看電影，更不會戴上耳筒去聽催眠音樂。

師徒二人不約而同都在思索着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二張價値數千元的機票，到底是誰送來的？目的又何在？

阿生在想得糢糢糊糊時，睡着了。

呂偉良却似乎想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送機票的人，說不定也在這架航機之內。他的目的一定極不平凡，而且必有所求。

想到這裏，呂偉良不禁睜開了眼睛，看看身旁的一個男子。

那男子正在偷望着他，因此，二人四目交投，不免有些尷尬，那男子很有禮貌地，笑了笑！

一排座椅有三張，呂偉良坐在中間一張，阿生坐近窗口一張，亦即呂偉良左旁，而那中年男子則坐在呂偉良右旁。

會不會就是他？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不免又多看他兩眼，那男子反而不再理睬他，靠在椅背上，閉上了雙眼。

阿生睡着了。

他發了一個夢，夢見自己置身於一個陰森的埃及古墓之內。

只有他一個人，孤零零的，他好像是迷途了，他從來沒有試過如此害怕。

突然之間，他失足墮入一個坑穴之內，那是一個豎坑。這些豎直的坑穴是埃及人要來把棺木放進去的，阿生從書本上得到了這些知識，想不到現在自己會變成了一副棺木似的，硬直直的直墮了進去！

就是這麼一跌，把他跌醒了。

他睜大眼睛，四下裏張望着，沒有什麼木乃伊，有的都是活活的飛機的乘客。

呂偉良就坐在他身旁。側身再望向機窗外面，藍色的夜空，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中的那麼漆黑一片，尤其是在高空之中，依稀可以看見雲層處處。

呂偉良聽到阿生在輕輕舒氣，笑問道：「你仍在担心嗎？」

「不！我發了一個噩夢！」阿生伸了一伸懶腰。

呂偉良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你想得太多了。好好的睡一覺吧，天亮之後，就可以抵達目的地了。」

阿生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剛登機時問過空中小姐。」呂偉良說。

阿生道：「可不知要不要轉機呢？」

「我也不大清楚。」呂偉良說，「但中途似乎要加油一次。」

這時候，坐在呂偉良右側的中年男子搭訕地說：「兩位可是到開羅去的麼？」

「是的。」呂偉良側過身來，望了他一眼：「閣下到那兒去？」

「我也是到開羅去的。飛機只要停下來加油一次，可不必換機。」中年男子又說：「兩位好像也是香市的人啊！」

「對了！」呂偉良道：「閣下大概也是吧？」

中年男子把一張名咭遞了過來，一邊說道：「是的，在下也是香市的人。」

鐵拐俠盜呂偉良朝咭片上瞧了一眼，只見上面寫住：「香市大學歷史系教授，任東亭。」

「原來是任教授。」呂偉良說，「早些時在報上見到貴校組成中東考古隊，教授可是成員之一？」

任教授點點頭：「正是。我爲了一些私事，所以回香市一次，今次是前往歸隊。兩位大概是前往開羅旅遊的吧？」

呂偉良跟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是的，我們目的是去觀光一下。」

「那好極了。」任教授道：「我們這回可不怕寂寞，可不知兩位嫌棄我否？」

「怎會呢！」呂偉良說：「小徒阿生，最喜歡研究考古，正好趁此機會請教一番。」

三個人當下寒喧一番，由呂偉良自我介紹之後，再介紹他認識阿生。

阿生用懷疑的目光瞪住他，覺得此人十分可疑，機票會不會是他送來的？

但回心想想，他是一個大學教授，又怎麼會立下歪念呢？通常來說，這種學者是很高尚的，他們的興趣在乎眞正考古。如果要請呂偉良師徒二人到中東各地旅行，又何必如此鬼祟？做這件事的人，必是另有目的。

而且，看他的神色，要不是呂偉良自我介紹，還不知道眼前此人就是闖名一時的鐵拐俠盜。然則，這位教授實無可疑之處。

呂偉良在了解到對方的眞正身份之後，也覺得並無可疑之處。因爲香市大學是一所著名的學府，能够在那兒任教授，當然不是泛泛之輩。何況，他還是考古隊的成員之一，地位就更加顯得不同了。

阿生興趣盎然，道：「任教授，你們考古有了一些什麼發現？」

「暫時沒有。」任東亭教授說：「但我們這番目的在乎研究古埃及的文化，以及木乃伊的製作等等，因爲發掘工作以前已有不少考古隊做過了。我們也會去古墓中發掘，但相信發現的不會太多，所以，我們主要集中研究一些已知的事物。」

「我眞佩服你的精神！」阿生說，「教授，有空我可以參觀一下嗎？」

「當然可以！」任教授道：「我們的總部就設在開羅一家酒店裏，有空你可以隨時來看我。不過，最好先打電話，因爲我們有時會離城，一去便是三兩天的。」

阿生問：「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任教授道：「有時我們要到一些古墓去，而那些古墓可能離開羅很遠的。」

阿生又問：「要參加你們，要有什麼資格？」

任教授答道：「我們這一隊東方考古隊，主要成員是香市二間大學的教授與學生們，暫時沒有外人參加。不過，二位如果在這方面有興趣的話，也不妨來探望我，大家同是香市市民，我想，他們不會反對吧？」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道：「我們那有這種資格，不過，小徒對這方面很有興趣，這點却是事實。」

阿生說道：「是的，尤其是木乃伊的製作，我更加覺得奧妙無窮。」

任教授說道：「這也沒有什麼秘密，問題却是早在四五千年前古埃及人竟然會發現了防腐劑。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呂偉良道：「木乃伊的製作，聽說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

「是的，古埃及人當決定把一具屍體製成木乃伊之後，所有親戚朋友齊集一起，有如辦一件大喜事一樣，日日飲宴，儀式及聚會之多，綿綿不絕。在此期間，奔喪的人須用香油沐浴，吃特殊的飲食，有如我國佛教喪禮中的誦經食素。」任教授說。

阿生乘機問道：「然則，豈不是要化費很多金錢？」

任教授道：「當然，你以爲這是每一個古埃及人死後的做法嗎？那你就錯了。這是有錢人的事，少一點錢，也不可能完成。」

阿生笑道：「我國秦始皇曾求不老不死之方，其實當時如果交通通訊有今天如此發達的話，他一定千方百計也要請個防腐師到中國來，爲他做一些工作。」

任教授也笑道：「我也同意你的說法。其實，在公元前三千年，木乃伊的製作即已成爲一行高度發展的特殊行業。剛才你所講的防腐師，就與當時的祭師地位同等。他們同樣受到人們的尊重！」

阿生越聽越覺有趣，於是順手把任教授的名卡翻了過來，讓任教授在空白的地方，寫上了他們在開羅酒店的名稱及電話號碼，房間編號等等。

任教授寫好了之後，交回給阿生，又說：「他鄉遇故知是最好的事，我們雖稱不上是故知，却有一見如故之感。希望到了開羅之後，我們還有機會再聚在一起，那就好極了。」

呂偉良和阿生跟他握手。

時已深夜，其他大部份乘客都睡了，他們也相繼就寢！

航機中途曾一度停下來加油，但師徒二人俱感困倦，所以沒有理會那是什麼地方，反正他們早已經知道不必轉換飛機。

加油之後，又原機直飛開羅。

阿生一覺醒來，已是天色大亮。睜開眼睛望出飛機窗之外，開羅已在望！

任教授也醒來了。

阿生再三向任教授表示，希望有機會加入他們的考古隊。

空中小姐的聲音又出現了，呼喚乘客們，綁好安全帶。航機開始要向機場降落了。

「七四七」珍寶客機雖然可以乘載三百多名乘客，但呂偉良等人所乘搭的這一班機，只有百餘人。僅及最高限額的三份之一多一點。

呂偉良心裏想：以其如此，何不改用「七零七」那種波音客機？

但回心一想，這是一個商業競爭的社會，乘客講究高度享受，「七四七」客機既然够號召，航空公司爲了招徠乘客，即使明知難望客滿，也迫得使用。

不知是否由於大國經濟衰退的影响，事實上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因爲「七四七」珍寶機而虧本。主要是成本加重，載客人數往往不足。

步出了機場，師徒二人有如大鄉里出城，無所適從。幸好有一位任教授在着，替他們選擇酒店，召街車，及指點一切。

呂偉良任由一位街車司機將他們載到一家酒店。還好他們懂得講幾句英語，否則就更加不便了。

酒家並不豪華，但總算雅潔。

侍役把師徒二人帶進房間中去，房門剛剛關上，呂偉良就在直覺上感到有點不對勁。

房間是任教授在機場用電話訂下的，怎麼房間裏似乎有人？浴室內分明水聲淙淙，大概侍役弄錯了吧？師徒二人爲之進退兩難。

這是一間大套房，內有浴室，臥室，會客室等等，臥室中，則有睡床兩張，設備本來不錯，有內綫電話，有窗，空氣很好。

呂偉良拄杖走了過去，當接近浴室時，浴室的門自動開了！

呂偉良朗聲問道：「裏面有人嗎？」

他既然以爲侍役帶錯了房間，當然以英語發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對方竟以香市土話回答：「當然有人！」

更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呂偉良幾乎不敢回話，回身就走！可是，那女子披上了毛巾浴褸，由裏面走出來了。

呂偉良看她渾身帶着水珠兒的軀體，胭紅色的臉頰，大大的眼睛，梨渦淺笑，不由得又呆了一陣。

呂偉良吶吶地說：「對不起！我弄錯了！」

豈料那女子却說：「不！呂先生，你絕對沒有弄錯，隨便坐吧！」

呂偉良怔了一怔！

他回頭望了一眼，阿生正在以極其驚異的目光注視着他！師徒二人四目交投，腦海與目光中都充滿了無數的問號！

但想深一層，二人的內心便感到釋然！於是呂偉良對阿生說：「我們要找的答案終於找到了！」

那女子又是嫣然一笑，道：「兩位要找的答案，可是關於機票的？」

呂偉良道：「聽你口氣，機票大概是你送出的。」

「誰送出的也是一樣，反正你們已到了目的地啦！」女子遞了一包美國香烟過來，媚眼一抛：「抽支烟吧？不必太過緊張的。」

呂偉良和阿生不吸烟。她自己取了一支，放在唇邊，呂偉良從几子上取過打火機，爲她燃了火！

她儀態萬千地噴出了一口烟霧，說了一句「謝謝你」之後，又說道：「我叫利雅麗，對二位的大名早已仰慕不已了！」

「謝謝你，過奬了！」呂偉良道：「請告訴我，這到底又是怎麼的一回事？」

「既來之則安之，何必急急要找答案？」利雅麗又抽了一口烟。

阿生不耐煩地說：「還用多問麼？你是屬於一個非法組織的。」

「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好了，我不會生氣的。」利雅麗笑了笑，「不過，我不妨告訴兩位，如果你們喜歡考古的話，一定不枉此行。」

呂偉良道：「原來你是任教授的伙伴，失敬了！」

「不！你又猜錯了。」利雅麗道，「街車司機是給我們收買的，那位教授訂下的房間並非這一間酒店。」

「那就是說，你們是一個組織。一早已佈置好了，是不？」呂偉良說。

利雅麗說道：「是的，希望兩位能予原諒。要不是這樣，兩位一定不肯到這兒來。」

呂偉良說道：「花數千元機票把我們弄到這兒來，大概不是爲了招待我們遊覽吧？」

「當然不會那樣簡單。」利雅麗又說：「兩位且安心在這裏住下來，其餘的事，我們往後慢慢再談好了。」

她說完就想走，阿生一個箭步搶過去，伸手抓住了她的浴袍，但是，利雅麗出手奇快，只見她一轉身，反手扣住了阿生的手腕，彎腰借力，阿生竟給她抛出數尺以外！

還好地氈相當厚，阿生差一點撞向一張木几的尖角去！

呂偉良大吃一驚，他實在看不出這女人有此身手。

再看看利雅麗，只見她氣定神閒，只是輕輕一笑，實際上她剛才只使了一條手臂，另一隻手至今仍夾住一支未吸完的香烟。

呂偉良稍爲冷靜下來，情不自禁地說：「果然是好身手！」

利雅麗抱歉地說：「對不起！剛才我以爲你跟我鬧着玩呢！」

阿生心裏明白，剛才他決不是鬧着玩的，他只不過要制止這女人離去！想不到他一個不留神，竟然會栽在一個女人的手

裏！

利雅麗道：「兩位要安然回到香市去的話，最好冷靜一點！」說完，她這一回眞的走了。

呂偉良在仔細回味着她的說話，阿生則衝到門口去。

但是，房門給人在外面反扣着，開不得！

呂偉良一探口袋，不由得呆了一陣！

阿生回頭看看呂偉良的神情，便心知不妙，他也立即探手入口袋裏去，他也呆住了。

在這一刹那間，師徒二人都感到萬分驚愕，即使彼此都沒有說話，也都互相了解到對方的心情。因爲，他們的護照都不翼而飛！

這是罕見的事，師徒二人同是江湖中人，對於空空妙手這回事，時加防範，想不到這回竟然給人家有機可乘！

在機場出口處，他們還讓檢查人員看過那些証件，但現在却不見了。然則，是由機場至酒店這段路被人扒去的。

在這段時間內，只有街車司機和侍役接近過他們，此外就是剛才那個身手不凡的女人。

呂偉良覺得自己忽然之間變得非常低能，而且有被人愚弄的感覺。

阿生更加生氣了，他暴跳如雷，想衝出房間外面去！但是，房門給人反扣，鎖得牢牢的，阿生無論費了多大氣力，也無法把門打開。

呂偉良說道：「阿生，省回一些氣力吧！」

阿生悻悻然說：「那賊婆娘到底是什麼來頭？」

呂偉良道：「並不是自我解嘲，我早想到會有今天這日子的。」

阿生道：「他們到底想怎樣？」

「他們到底想怎麼樣，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是個有組織的集團。」

「會不會是犯罪集團？」

「當然不會是個慈善團體吧？」

呂偉良正想說下去，房門突然打開，一名侍者推着一輛活動餐車入來。

餐車上放着兩份早餐，侍者也非常有禮貌，阿生要動手，却給呂偉良制止住！

呂偉良問那侍者：「誰叫你送早餐來的？」

「一位小姐。」侍者說，「那位利小姐就住在隣房，她吩咐過，一切賬單撥入她的名下。兩位如果有什麼須要，請隨便開聲好了。」

阿生按住額頭說：「我的天啊！她竟把我們當作吃軟飯傢伙呢！」

呂偉良又問那侍者：「利小姐來了這裏多久？」

「我要翻查一下賬房的登記册才記得起，但是，起碼超過一個星期。」侍者說道。

呂偉良又問道：「利小姐是一個人住麼？」

「是的，但經常有許多朋友來探望她。」侍者說，「兩位大概也是利小姐的朋友吧？」

「不……」阿生想說什麼。

但是，呂偉良却搶先說道：「是的，我們跟利小姐是朋友！」

侍者彎了彎腰，十分有禮貌地退了出去！

阿生嘆氣道：「爲什麼不揪住他，好好的問個明白？這家分明是黑店！」

呂偉良道：「目前這情形，如果我們不冷靜點，可能會把事情弄僵。」

阿生默然無語，站了起來走向牆邊。

呂偉良不理會他，開始去吃那些早餐。阿生則將一幅壁畫拆除。

呂偉良問道：「你幹什麼？爲什麼還不快來吃早餐啊？」

但是，阿生把壁畫除下之後，打着手勢把呂偉良召過來。

呂偉良走過來一看，原來壁畫後面另有機關，由那兒一個牆洞，可以偸窺這邊房間中的情形，壁畫之上則有僞裝，透過那小孔便可以窺望這邊的情形。

同樣的理由，阿生現在也可以望見隣室的一切動靜。

阿生看見利雅麗正在更衣，她似乎要外出了。

阿生低聲對呂偉良說道：「我們快些過去看看，她可能要把我們二人的護照帶走！」

阿生一邊說着，已將壁畫掛回原狀，同時也由一張几子上跳了下來。

呂偉良也覺得他們師徒二人的護照可能是給那女子扒去的。於是拄杖到門旁，伸手想將門拉開，但門又給人在外面反鎖了。阿生非常氣憤，他用鋼線撬門鎖，門鎖終於給他弄開了。

師徒二人出了房間，立即就給二名槍手迫了回來！那二名大漢手中都有槍，師徒二人不敢輕舉妄動，只好退回了房中。

二名大漢跟了入來，一人將房門掩上！另一人的槍嘴對準了阿生。

呂偉良洩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一邊對阿生說：「我早叫你先吃過了早餐再說了！」

阿生道：「你一點也不担心的麼？」

「担心什麼？」

「可能有毒！」

呂偉良笑道：「不要太過神經過敏吧！如果他們要殺我們，又何必千辛萬苦，把我們弄到開羅來？」

其中一名槍手也笑道：「這位先生說對了，我們不是收買人命的，但是，最好你也別迫我們殺人，那就好了。」

阿生正想說什麼，有人輕輕的敲門！門開了，進來的正是利雅麗。

利雅麗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看見二名槍手，手持槍相向時，先是一怔，然後又問：「怎麼一回事？你們可不可能如此無禮啊！」

一名槍手道：「利小姐，這兩個人想逃走！」

利雅麗揮揮手：「你們出去！」

二名槍手於是退出了房外。同時把房門重新關上。

阿生道：「我們想到隣室去找你，想不到你的手下如此兇！」

利雅麗燃着了一支香烟，說道：「我們此行是爲了發財，當然不能不有好的裝備。」

呂偉良道：「發財？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發財，不太跋踄麼？」

利雅麗笑了笑，又看看腕表，道：「當你知道我們整套計劃之後，你就會不嫌跋踄了。」

阿生道：「爲什麼要我們參加呢？」

利雅麗道：「因爲你們有過案底，也有頭腦，有辦法。」

呂偉良道：「這麼說來，你們是早有預謀了？」

「可以這樣說。」利雅麗又抽了一口烟，「本來，我們不想麻煩二位，但想深一層，爲策萬全，還是非找呂先生參加不可！」

阿生道：「你似乎不知道我師父收山了！」

利雅麗笑道：「三十多歲的年紀，在江湖上的名氣响噹噹，就此收山，不太可惜麼？」

呂偉良道：「即使我不是正式收山，相信你也不大明白我的個性。」

利雅麗幾乎不等呂偉良講完，就說：「我當然明白，你不喜歡傷害人命，你不打刦正當商人，也不做傷天害理的事。是不？」

「你知道當然最好不過！」呂偉良又問：「然則，你到底要我們參加你一些什麼行動？」

利雅麗道：「目前言之過早。眼前我只希望你們好好的先玩幾天，就像一般遊客一樣，我可以做你們的嚮導。至於其他事，我會隨時告訴你。」

阿生道：「你不說個明白，我們是不會輕易參加你們的。」

「但是，當我把條件，性質等等向你們講解明白之後，我敢相信你們一定有興趣。」利雅麗神秘地一笑，「但目前還是要賣個關子，因爲天機不可洩漏的啊！」

呂偉良一邊跟利雅麗談話，一邊吃早餐，阿生也覺得餓了，草草吃了一點點！

利雅麗又說：「等會我帶二位出去遊覽，希望你們不要自尋煩惱，因爲二位的護照都給我們保管着，如果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兩位固然變作流浪漢，我也不想。相反，你們好好的跟我們取得默契，事成後保証大家都滿載而歸。」

師徒二人先後入洗手間去，洗了一把臉，然後就跟利雅麗一起外出。

他們覺得那二名懷械的槍手，一直暗裏跟隨着他們。師徒二人於是又遞了一個眼色！

利雅麗道：「希望你們不要介意，他們爲了保護我們，不得不如此！」

呂偉良笑道：「我們現在有若政要一般！」

阿生問道：「到底你又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利雅麗這時已將路旁一輛車子的車門拉開，示意二人登車。

呂偉良坐到車頭司機位旁邊去，阿生則坐到後面的座位去。

利雅麗開車之後，師徒二人發現那二名槍手，又跳上了另一輛汽車，跟踪着他們！

呂偉良說道：「現在讓我來總結一下：你們這組織大概是一個販毒集團，要不然，就是這一個走私鑽石的非法組織。」

「不！」利雅麗笑了笑，「你可以胡亂的猜，但絕不是這一回事。」

阿生不耐煩地問：「現在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利雅麗道：「先到博物館去參觀一下，那兒有很多事物是值得一看的。」

阿生的怒氣頓消，又問：「有木乃伊可供參觀麼？」

「當然有！」利雅麗道：「到開羅來的人，如果不到博物館去參觀木乃伊，那的確是一種損失。甚至可以說是如入寶山空手回！」

汽車在大街上駛過，許多頭披白巾的人在街上走動，建築物大部份是舊式的。

呂偉良本來對任何民族都一視同仁，但想起巴勒斯坦的游擊隊，曾將各國民航客機刦走，付之一炬，他就難免對阿拉伯人有了反感。

在汽車外邊走過的全是阿拉伯人，呂偉良的內心也另有一番感受！

車子不久就停了下來。

利雅麗對師徒二人說：「到了，請跟我進去參觀一下吧！」

師徒二人下了車。回頭張望一下，那二名槍手留在另一輛汽車之內，正對他們虎視眈眈。

利雅麗正要率先進入博物館，立即有一個阿拉伯人走過來，用英語問她：「小姐，須要嚮導麼？」

利雅麗搖搖頭：「不！謝謝你，下次再找你吧！」

另一個阿拉伯人又迎了上來，但給最先的一個喝退了。這種「爭生意」的情形，即使在香市的遊客聚集地方，也可以常常見到。

師徒二人跟着利雅麗走，那個阿拉伯嚮導仍在喋喋不休地說道：「小姐，這裏沒有什麼好看的，讓我帶你到墓穴中去參觀吧！」

利雅麗雖然不耐煩，她却顯得非常大方，打開手袋，給了一些錢那嚮導，同時對他說：「這是訂金，有機會我一定會找你！」

那嚮導果然在連聲「多謝」中，走開了。

呂偉良與利雅麗併肩走着。阿生走得稍後，他非常注意博物館的一切佈置和陳設。

呂偉良出奇地問：「爲什麼你不要嚮導？」

「他太嚕嗦，會妨碍我們！」利雅麗說，「我們是來參觀的，我希望你多看看這些歷史遺物。」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呂偉良問道。

利雅麗回眸一笑：「可能是有的！」

三個人到入口處，循例在一本簿子上簽了名，呂偉良和阿生看見利雅麗不敢簽眞姓名，他們也只簽了一個假名。

呂偉良跟着利雅麗走，他似乎想到了這神秘女郎的用心了。

博物館裏，有許多木乃伊，放置在玻璃櫃內，有英文說明書放在一旁。

胆子稍爲小一點也不敢在這裏逗留得太久。阿生因爲對木乃伊大感興趣，所以

完全不會感到恐怖，反而興緻勃勃，到處參觀。

其實，置身在這裏有若進入了死屍林，而且都是死了許久許久的古埃及人，一想到這裏，就難免有毛骨悚然之感了。

阿生看得出了神，竟不知道他已離開了呂偉良和利雅麗二人。

利雅麗這時正帶着呂偉良去參觀一具帝王的木乃伊。

據利雅麗向呂偉良解釋說，這是十四世紀埃及國王杜唐卡門的木乃伊。

木乃伊穿着帝王的服飾，栩栩如生。與電影中見到的綁紮着繃帶的情形，完全不同。因此，呂偉良忍不住問：「這就是木乃伊了。」

利雅麗道：「是的。據說，這就是杜唐卡門眞正面目。」

呂偉良道：「我還以爲所有木乃伊都是紮滿了繃帶的呢！」

利雅麗笑道：「不錯，屍體的確是紮滿繃帶的。也許你還不大明白製造木乃伊的過程，讓我約畧告訴你吧。……」

根據利雅麗說，古埃及人製造一具木乃伊十分大工程。首先由防腐師把一條水喉鐵似的東西，彎曲了，由鼻腔揷進屍體的腦部去！

原來古埃及人已明白到人類死亡後，最先腐敗的就是腦子。

所以，他們必須將屍體的腦漿由導管中抽乾淨！

防腐師又將一些防腐劑和香料等物，放進腦殼裏面去。

一位非常了解人體內臟各部位的畫師，則負責在屍體左腹側面，畫下了一條長約四吋的墨綫。仿若現代醫院中治癌手術一樣，例如一個患了鼻咽癌的病人，如果要接受雷射電療的話，也須要製成一個石膏模型，然後，讓技術人員在模型上畫了綫。

於是防腐師依照這些綫路，替屍體開刀，把裏面的內臟移去。

不要以爲他們會將這些內臟拋棄。製造木乃伊的原意本來就是古埃及人試圖讓一個人死後能够永遠保存他的軀體的。他們絕對不會把這些內臟拋棄，而是分別把它放置在四個罎子裏。

如此一來，屍體的腹腔之內便空空如如也。

防腐師於是用橄欖油將它沖洗乾淨，然後以肉桂，乳香以及其他藥材研成細末，塡塞其間。

之後，便是焚燒一種香木，將屍體薰乾。但絕對不是焚燒！

到了最後，才把屍體放入液體的防腐劑中，浸上七十天。

經過了連番手續之後，屍體當然難復本來面目了。於是下一步工作便是屬於整容師的。

整容師替屍體塗抹香油，這些香油可以令屍體的皮膚恢復光澤，又可以防止破裂，既有滋潤之功，亦具防腐之力。

然後，整容師要負責把塌下去的地方——例如面頰，鼻樑和腹部等等，用幼細的蔴質棉紗及香料，加以塡充。直到回復了死者的本來面目爲止。那當然又是一番「大手術」了。

繼防腐師與整容師之後，便輪到塑像師登場工作了。

塑像師用石膏爲死者塑製死者面部的眞容，然後才用金屬鑄成面模，以待將來放置在木乃伊的頭部。如此一來，看起來便更加栩栩如生！

到了最後，才是用松香繃帶，將屍體細細綑綁裏紮起來！

如果是體面人家，面部模型的眼睛還是挖空的，以便嵌進名貴寶石，手指脚甲則用金片鑲上去。如此一來，註定要死去的人類屍體變成了永世不朽！

不過，正如現代人死後所用的棺木一樣，有好有劣，古埃及人製造木乃伊，也要看防腐師的功夫，以及他的用料是否純正！

有些木乃伊被後世人發掘出來之後，又黑又硬，像巖石一樣，有些一經解開那些繃帶，立時變作一堆粉末，但有一些則栩栩如生，肌膚柔軟有如生人，關節甚至仍然靈活自如。

總之，古埃及人的智慧，的確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

呂偉良聽得津津有味，利雅麗彷彿一個十分有經驗的考古家一樣，有層有次地向呂偉良解釋，呂偉良一時之間找不到阿生，否則，他知道阿生一定比他更加感到有興趣！

現在呂偉良明白了，他面對着的那些木乃伊面孔，雖則栩栩如生，但絕對不是屬於屍體的一部份，整具屍體是被松香繃帶裏紮着的！

利雅麗帶着呂偉良到另一個玻璃櫃前參觀。櫃內雖然有說明，但總不及聽從利雅麗的講解。她好像一個有着豐富考古學識的女嚮導，令到呂偉良完全忘記了時間的消逝。

直至到阿生跟他們無意中在一具木乃伊面前會合，呂偉良才看看腕表，時候已經不早了。

阿生嚷着要走，於是三個人又離開了那間博物館。

豈料到了門口，那個阿拉伯嚮導又走了過來。

他很有信用，因爲剛才收了利雅麗的訂金，所以不敢走開，一直候在門前。現在利雅麗要他帶他們到一些墓穴去參觀，所以那阿拉伯人便坐上了利雅麗的汽車中去。

那阿拉伯嚮導喋喋不休地，在講述一些關於古埃及帝王的故事。

無可否認，他的確是個盡責的嚮導，可惜他的英語帶着濃重的阿拉伯口音，聽得人怪不舒服。

利雅麗一邊開車，一邊在阿拉伯嚮導的指示下，把車子開出了市郊。

阿生問那嚮導：「我在電影裏看過西方探險隊深入金字塔羣陵所在的故事，有些陵寢闊得有如一座宮殿，可是眞的？」

嚮導說：「那當然是眞的，你以爲製片家向壁虛構嗎？」

阿生想想「帝王谷」那部電影中的場面，不由爲之咋舌！

嚮導又道：「那些帝王陵寢有許多的確大得有如一座宮殿。例如一九二二年發現的德安阿曼陵，便是公元前一三五零年

在位的法魯王陵墓。在這寢宮內有三宮六院，珍藏的珠寶文物，多到令人難以置信。原件雕刻的玉石花盆，玉床，玉椅，嵌金鑲銀的古代戰車，古畫眞跡，綾羅綢緞，奇珍異寶等等，堆積如山。至於德安阿曼的木乃伊，則安放在三重的棺槨內，中間一層原件用眞金鑄成，十名壯漢亦無法將它移動。說到穿戴在木乃伊身上的盔甲，自頂至踵，全是眞金製品，稀世奇珍的寶石鑲滿在盔甲之上。」

阿生聽得津津有味，不禁又問：「那麼，如此珍貴的東西，必然會引起不法之徒的垂注了。」

嚮導說：「是的，經歷過數十世紀以來，盜墓賊已將這些陵墓發掘得七七八八，較爲完整的，少之又少。不過說起來也不是迷信，凡是打刦陰司路的人，都不得好死，而且可能禍延子孫。」

「這話從何說起？」阿生道。

嚮導解釋說：「不怕對你講，我祖父就是個盜墓賊，無疑他是發了一筆大財，但是，不久之後他就莫名其妙地死去，到我父親這一代，偏偏是個二世祖，整天遊手好閒，於是變成無業遊民一樣，不久就把錢財散盡。到了我們這一代，就註定要苦了！」

呂偉良師徒二人，絕不迷信，但聽了那嚮導這樣說，也覺得煞有介事。正在開車的利雅麗，却若無其事地，開着她的車子。

離開市區之後，車子的速度便一直加快！

這裏的公路並不平坦，加上塵土飛揚，敎人坐在汽車裏好不難受！

呂偉良回頭看看，有三四輛車子尾隨其後，他不知道是不是利雅麗的槍手們，但相信必有他們的車子夾在其中。只是沙塵滾滾，實在難以看得清楚罷了。

呂偉良忍不住問利雅麗：「你到底又在打什麼主意？相信你也聽到剛才那嚮導的說話了。」

利雅麗一邊開車一邊笑道：「你以爲我帶你去盜墓麼？」

「那麼，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帶你參觀一些陵墓，因爲時間無多了，在往後的日子裏，我們可能要集中精神研究另外一些事物。你們既來到了埃及，怎可以不先去開開眼界？」

呂偉良覺得一切充滿了神秘感。這女人到底是什麼來頭的？她到底要師徒二人做一些什麼事？呂偉良實在想不明白！

阿生有阿生和那嚮導在後面用英語交談，呂偉良有呂偉良和利雅麗在前面用香市土話傾講。那嚮導只懂講阿拉伯話和英語，當然聽不懂呂偉良他們說些是什麼。

呂偉良單刀直入地問利雅麗：「你是要我在那些木乃伊的身上打主意吧？」

利雅麗道：「你怎麼知道？」

「你說過想發大財的。」呂偉良說，「剛才我聽那嚮導說，一些帝王的木乃伊身上就滿是珠寶。」

「你只猜對了一部份。」

「不怕對你說，我很迷信。」

「迷信？」利雅麗橫瞅了呂偉良一眼，忍不住呵呵大笑起來！

呂偉良一怔：「你笑什麼？」

利雅麗道：「我們手上的資料十分詳盡，你爲人絕不迷信。」

「那是說，你是眞的要我在死人身上打主意了？」

「是的。但絕對無須你摸觸到那些木乃伊，那你大可以放心了。」

車子在塵土飛揚中停了下來。

時近正午，太陽晒在沙漠上，在感覺上已是令人難以忍受。

衆人還未下車，一羣乞丐，已蜂湧而至。

阿拉伯嚮導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大概是趕走那班乞丐的。但是，那班乞丐根本沒有理會他，只向住呂偉良等人攤大了手板討錢。

利雅麗每人給予一些碎銀，然後在阿拉伯嚮導的陪同下，走向西面一些很矮的建築物。

呂偉良最留心後面那數輛車子的動態，他發現他們都先後停下來了。

現在他可以看得更淸楚，那二名槍手所乘坐的一輛小房車，也停在不遠處。車上二名槍手跟了過來，其他車子也有人走下來，他們好像是遊客。

呂偉良不明白利雅麗何故要帶他到那些矮矮的建築物去。他說：「你現在就要我去看看那些木乃伊麼？」

利雅麗道：「不！我只是帶你遊覽吧了。」

那阿拉伯嚮導說：「這裏已經沒有任何木乃伊存在，經過歷年來的發掘，只得回一座空空如也的陵墓。」

阿生出奇地瞪住那些矮矮的建築物，說道：「這古怪的矮屋，原來就是那些陵墓？」

「是的。」嚮導又說道，「大家必須小心，切勿亂跑，因爲裏面有許多豎坑，過去是要來停放棺木的，現在，大都空置着！」

阿生也知道埃及的豎坑又深又黑，一下子不小心墮了入去，想爬上來就難了。

但是，這時他們已走到了屋子的門前。

內面一片黑暗，即使陽光當頭，也無法把裏面照亮，的確有點叫人心寒。

阿生想進去看看，但給那名阿拉伯嚮導叫住了。他說道：「要進去必須有強光的手電筒，否則，很容易就會墮入豎坑裏去！」

呂偉良的鐵拐杖中，就附有一支電子電筒，只要扳開暗掣，便可以射出了强光來。

本來他不想讓別人知道萬能拐杖中太多的秘密，但爲了一開眼界，增廣見識，也不惜把這手杖中的電子電筒開亮了。

各人小心翼翼地進入矮屋之內，一個小窗透射入來的光線，仍然不足以照耀出室內的輪廓。那是由於屋子又矮又黑的緣故。

屋內有房，呂偉良因爲鐵杖中有電筒，走在前頭。各人尾隨其後。

到了房內，立卽發現一個豎坑。各人走近坑邊往下一望，不由得爲之脚軟，原來那豎坑底下竟然距離地面達有三十多呎高。

阿生曾經在夢中墮進了這種豎坑之內，嚇得滿額大汗。現在面對這實景，跟他

在書本中所見的，相差無幾，更加有點心寒！

阿拉伯嚮導的聲音在坑內造成回音，聽來有如鬼魂幽靈，十分可怖。

呂偉良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墓穴，這是頭一次。各人逗留片刻，終於離開了那陰森可怖的矮屋，但後來者大有其人。當然，他們多數是外地來的遊客們，由阿拉伯嚮導帶去。目的都不外乎想看看舉世知名的木乃伊到底放在什麼地方。

如果要看看金字塔，必須到基塞去，因爲基塞那地方仍有七十多座金字塔存在。最大的一座建於公元前三千七百年，爲庫佛王所建。每一邊的底部邊長達二百四十八公尺，塔高一百四十二公尺，用平均每件重達三十公斤的石塊，逐一嵌成。據統計，那些經過精工雕琢的石塊總數竟在二百三十萬塊之間，由十萬人建築達三十年始可完成。

其工程之巨大，於此可見。

金字塔就是帝王陵寢之所在。底面四方形，側面呈三角尖塔狀，彷彿像中國字的「金」字，故譯爲金字塔。

利雅麗駕車載着呂偉良和阿生到各處遊覽，而那名阿拉伯嚮導因爲有了新主僱，終於與他們告別了，其實是利雅麗故意撇開他的。

利雅麗那二名槍手始終如影隨形，一直駕車在後跟隨住！

呂偉良三番追問利雅麗的眞正目的，她却故作神秘，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

不過無論如何，呂偉良已經在心理上有了準備。

利雅麗可能是一個組織中的大頭目，而那些槍手只是爪牙而已。

至於他們的目的，既與發財有關，大概不離盜窃吧？但呂偉良眞不希望偷到死人的身上去。

呂偉良希望打個電話給任教授，但總沒有機會。

返回市區，已是午後時份。利雅麗始終陪住呂偉良師徒二人，寸步不離，而那二名槍手一直跟踪住他們，好像担心師徒二人會逃跑似的。

帝王陵寢　珠寶遍地

呂偉良在納悶的天氣中，可眞悶得發慌！

他明知房間內一切可能被隣室的人窺伺着。因此，他對阿生不敢說些什麼。

到了半夜時份，燈光熄滅了，呂偉良才悄悄地起床，輕輕推醒阿生。

阿生很有默契，當初吃了一驚，但立即就發覺是他師父呂偉良。

他悶聲不響地爬了起來。

呂偉良用一條大毛巾將牆上一幅壁畫蒙上，因爲房內雖則沒有燈光，仍然恐怕隣室的人會窺伺出這裏的動靜。

呂偉良走到房內旁邊傾耳細聽，外面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阿生既然懷疑這間是「黑店」，他們當然不敢由房門出去。

呂偉良走到窗前，往下窺伺一番。幸好這裏只是二樓，離地不過丈許高，以師徒二人的身手，一個跟斗，就可以翻身而下。

街道上很靜，間中才有一二輛車子經過。

這情景與香市的夜生活當然無法比擬的。

阿生一個筋斗，首先躍了下去，呂偉良跟住也鐵杖一點，翻身越出窗外，凌空打了一個筋斗，落地時雙足點地無聲！

師徒二人急奔幾步，閃到一處黑暗角落，然後才轉到另一條街道去。

他們截了一輛街車，駛往任東亭教授所居住的酒店去。

教授已經入睡了，想不到這麼深夜也有人客來訪。

他揉揉睡眼，首先埋怨道：「兩位到底住到那兒去了？」

呂偉良說道：「我們給街車司機載到一家二流的酒店裏去，還以爲是你的主意呢。」

任教授說道：「不！我替你在隣近酒店訂了房，想不到你們竟然連人影也不見了。」

呂偉良道：「眞對不起，我們人生路不熟，現在出了麻煩！」

「什麼麻煩？」任東亭怔了一怔！

呂偉良道：「有個非法集團的人想利用我們，所以我們希望你能帮個忙！」

任東亭瞪住呂偉良道：「到底是什麼事？」

呂偉良於是把機場告別後的情形說了一遍。

任東亭教授想了想，又說：「這裏的警察信任不過，他們貪污腐化，往往把是非顛倒，所以你們不能報警，否則會弄巧反拙。」

呂偉良道：「但是，我們的證件全給人扒掉了。」

任東亭沉吟道：「讓我想辦法替你找回來。照你剛才所說，他們可能是個有組織的龐大集團，說不定轉眼間就會追踪到這裏來。先讓我設法把你們安頓下來再說吧！」



呂偉良與阿生自窗口躍下街道中。

他一邊說着，一邊更衣。

呂偉良覺得他很熱心，現在只希望他眞的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

任教授穿好了衣服之後，帶住師徒二人離開了酒店，召街車離開去！

阿生不禁問道：「教授，怎麼不見你的同伴們？」

「他們都睡了。」任東亭說，「我們分別睡在那家酒店的不同房間。」

「但是，怎麼你把我們帶走？」阿生又說：「你大可以把我們安置在你同事的房間裏。」

任教授苦笑道：「我不想驚動他們，他們都已經睡着了。明天起來，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你們的事，也許只有我這位朋友可以帮帮你！」

呂偉良問道：「你的朋友，是幹什麼的？」

「他是阿拉伯人，一位出色的私家偵探。」任教授道，「正是猛虎不及地頭虫，我這位阿拉伯朋友，正是這兒的地頭虫啊！」

「但是，我還是以爲我們應該報警。」阿生說。

教授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相信我，就不該再有疑心。」

呂偉良道：「阿生，就讓教授替我們出主意好了。」

「我早說過了，這兒的警察靠不住！」任教授道，「萬一你們所說的組織是職業窃匪，那就更加麻煩了。他們在警局中有線人。」

呂偉良道：「任教授，你似乎很了解這地方！」

任教授道：「我爲了研究木乃伊，常常到埃及各地旅行，東方考古隊，我也是發起人和領導人之一。所以我在這兒也有埃及友人。」

街車停下來了。

任教授付了車資，他的阿拉伯話講得不錯。可惜師徒二人根本聽不懂。

阿生和別人的想法不同。許多事情他往往先向壞處想，這可以說是「提高警惕」，也可以說是「疑心生暗鬼」！

任教授按過門鈴，開門的果然是阿拉伯人。

任教授示意師徒二人入內。屋內燈光並不光亮，這可能是電力關係。

任教授用阿拉伯話跟那個男子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他回頭對呂偉良說：「你們在這裏住一晚，明天這位先生會設法爲你們把證件弄回來！」

他說完就走。還好那個阿拉伯人會講英語，還不至有何不便。

呂偉良正想說話，那阿拉伯人却先說了：「呂先生，你眞笨，怎麼有機會也不把握？」

呂偉良和阿生怔了一怔，一時之間竟參不透他的意思。

那一邊，阿生却說道：「師父，我早懷疑這件事太過古怪，想不到他們竟是同黨！」

由於阿生先往壞處想，所以他一想就明白個中道理來。

呂偉良也很快就想明白一些來龍去脈。他對阿拉伯人說：「閣下也是利小姐的朋友吧？」

阿拉伯人只是輕輕的一笑，沒有回答他。

阿生說道：「我們已成網中之魚。師父，你說是不是啊！」

呂偉良道：「這件事越來越有趣了，教授可能才是首領！」

師徒二人以香市話交談，阿拉伯人聽得不明不白。他說：「兩位請到客房去睡覺吧！」

他走在前面，阿生出其不意出手突襲，豈料這傢伙背後像長了眼睛一樣，身形一矮，往旁一倒，阿生撲了一個空。

呂偉良連聲喝住，無奈阿生已是勢成騎虎！

那阿拉伯人反身揮拳，拳風虎虎聲中，使到呂偉良了解到此人亦非泛泛之輩，他担心阿生受傷，拄杖衝前。

阿生身形飄忽，輕縱急跳，轉眼又竄至那人身旁，「蓬蓬」兩聲響，那人已中了阿生二拳，無奈這傢伙身裁紮實，阿生費盡氣力，有如毆打在水泥牆上一樣。

阿生大吃一驚！

晃眼之間，一條手臂往後一揮，阿生急急跳高數尺，恰可避過！

「嘩啦」連聲，一張桌子碎作一堆，地上盡是爛木。

呂偉良看得出這阿拉伯人學過空手道之類的武功，故此出手奇重！

他對阿生的勸告已是太遲了，唯一可以救阿生脫險的方法，就是他也動手！

只見呂偉良喝了一聲！身形緊隨住鐵杖衝上！

阿拉伯人跟呂偉良打了一個照面，兩條手臂格在一起，强弱立時可見！

隱隱約約可以聽到了「格」地一聲響，只見有個人往後急急倒退幾步！

那個捧臂慘叫的人，正是那個阿拉伯男子。

呂偉良步履輕移，就待乘勝追擊，那人已迅速自懷中拔出了一支手槍來！

呂偉良呆了一呆！

突然一條腿疾如閃電地踢到，阿生揀準了機會，從旁殺出！

阿拉伯男子「喲」地一聲叫，手槍飛出丈外！

彷彿行雷閃電似的，「蓬蓬」又是一陣連環拳出擊，只見那名阿拉伯男子嘴角帶血，倒向一旁！

阿生正要再進一步，立卽就給呂偉良叫住！

呂偉良拄杖躍前，一手將那傢伙自地上抓了起來。沉聲問道：「你們到底是個怎麼樣的組織？」

呂偉良是用英語去問話的，那阿拉伯男子道：「爲什麼你不問教授？」

「你是說，任東亭教授？」呂偉良說道。

阿拉伯人說：「是的，我們只是受僱的！」

阿生「哼」一聲道：「你不會不知道的，剛才你還提及發財的事！」

阿拉伯人吶吶地說：「教授指揮一切，我們就只知道那是一個發財大計。」

呂偉良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他說：「我們自始至終被他愚弄。」

阿生也恍然大悟：「是的，一開始他就裝傻扮懵，把我們交給利雅麗——」

話也未曾說得完，一個女人的聲音加了入來：「不！不是利雅麗，這也不過是化名！」

師徒二人暗吃一驚，回頭一看，門口站了好幾個人，包括任東亭和利雅麗，還有二名槍手——這些人都是師徒二人見過了的。

「對不起！」任東亭首先走了過來，抱歉地說：「要不是你們迫我，我不會這麼早把謎底讓你們二位知道的。」

呂偉良道：「你返回香市，目的是要招兵買馬，但怎麼會看中了我們？」

「多得電視機的啓示，憑二位的名氣，我以爲沒有找錯對象。」任東亭說。

阿生道：「派假信差送上機票的，也是你的主意麼？」

「是的。」任教授說，「這是最易吸引起二位興趣的方法之一。我老早就已查過了，你們不但好奇心重，而且也喜歡冒險。」

「好了，別浪費時間，現在講講你的發財大計吧！」呂偉良說。

任教授遞個眼色給利雅麗。

利雅麗的神態呆滯，不塗脂粉，分明是剛剛由床上爬起來才不久。卽使如此，她仍然美得叫人心動。她從衣袋中取出了一張圖片，攤放在桌子上！

阿生瞥了一眼，忍不住道：「這是X光照片？」

「對了，這是愛克斯光透視照片。」利雅麗道：「但不是屬於兩位的，而是屬於一些木乃伊的。」

呂偉良呆了一呆：「木乃伊的？這，……這是什麼意思？」

利雅麗道：「首先說明一件事，我並非利小姐，我是教授的女兒，我叫做任玲玲。」

「這也沒有什麼分別，利雅麗既是假名，任玲玲當然也有可能是假的。」呂偉良說道，「我們要知道的，是各位的眞正的身份。」

「我是如假包換的大學教授！」任東亭道：「但是什麼教授，博士又有什麼用？反正就是窮光蛋一名。所以，一直以來，我希望有個機會發一筆大財。結果，終於給我找到門路了。」

阿生道：「就是打刦陰司路？」

「不！不用到墓陵中去，是十分完成的事。」任東亭把桌子上的照片逐一檢起，揀了其中一張交到呂偉良手中。道：「請你先看看！」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是醫生，實在看不出什麼端倪！」

阿生一手接過，看了一眼，說道：「是不是木乃伊生了病？」

此語一出，立卽引得哄堂大笑！

任玲玲道：「這是透視照片，留心這白色的橢圓形東西吧！」

各人的視線集中在圖片上，那兒果然有一個鵝蛋似的東西，擺在一條條肋骨的

中間偏左部位。

任教授解釋道：「這是一顆巨鑽，估計價值在數百萬美元以上！」

阿生伸了一伸舌頭：「豈不是還貴過伊莉莎白泰來那一顆梨型巨鑽？」

任教授說道：「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呂偉良不禁又問：「這些圖片是從那兒得來的？」

任教授道：「是我親手替那些木乃伊攝的，所以假不得！」

阿生恍然說道：「我明白了，你無意中發現了木乃伊的內臟嵌進了這巨鑽，於是你便把心一橫，找我們來一同行動，設法盜取，是不是？」

「大致是這樣。」任教授又說：「這些木乃伊都是屬於古代帝王的，每一具都可能有些價值連城的寶石。我故意把其中一些照片檢起，目的是不會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是，埃及博物館防守嚴密，要動手可也不易。」

呂偉良道：「換句話說，這件事，除了你之外，考古隊中的人，大概也不知道了。」

「是的。」教授說。

「但是，我覺得你白費心機！」呂偉良說道，「今天我已去過那間博物館，那兒不但守衞森嚴，而且有電眼設置，一過了參觀時間，根本連蒼蠅也不可能飛進一隻！」

任教授道：「要不是如此困難，我也不用把二位由香市弄來！」

呂偉良嘆了口氣，道：「我也是沒有辦法！」

任玲玲道：「事情發展到這地步，已是勢成騎虎，你們想取回一切證件，必須完成這件事！」

阿生怒道：「你要脅我們，我們偏不就範，看你怎的！」

任教授把任玲玲勸開去，對呂偉良說道：「你一定有辦法的，只要你肯動動腦筋。」

呂偉良道：「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會找我？」

任教授說：「我回香市去，目的是找人來協助我策劃這行動。但是，許多江湖中人看過了博物館的防盜系統和設施之後，都搖搖頭。那晚，有個人可以說是一名老前輩，他正在與我商量如何找人參加這件事之際，電視機剛好播映有獎節目，提及阿生的名字，那位江湖老前輩立卽想起了你——」

「他眞好介紹！」呂偉良苦笑道：「不過，這件事眞不易辦！」

「我也知道！」任教授說，「但那位老前輩說，除了你們師徒二人之外，相信再難找到更合適的人選了。」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你說的老前輩，又是什麼人？」

「魯四。」任教授說。

能夠說出「魯四」這黑人物的名字，呂偉良就知道他並非虛構。

魯四是西區的黑色人物，他已經退休了。

呂偉良又向他問道：「你怎麼會認識他的？」

「不怕對你說，年前我發明了一條必勝的方程式，跑到西區一個秘密賭檔去，贏了不少錢。但是，巡場以爲我出千。我差一點給他們打死，全憑魯四出面爲我排解，做好做歹的，叫我回了一半給賭場，我才脫險。經過那次之後，我們也成了朋友。」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魯四這老鬼眞狡猾，爲什麼他不自我介紹？你可知道他正是賭場的大股東之一嗎？」

任東亭說道：「我後來總算知道了，但我不會怪他。因爲，那次我實在贏得太過多了。他們是秘密賭檔，費用很大，當然不會做蝕本生意。」

「你既有必勝方程式，大可以周遊各國，靠賭過日子，何必出此下策？」

任教授苦笑道：「事實證明，這世界沒有必勝的方程式，我那次大勝特勝，全憑運氣！」

室內又沉寂下來。

過了好一會，呂偉良才又問道：「你如何可以肯定，木乃伊之內藏了珠寶？也許，在愛克斯光的透視下，那些只是贋品吧！」

任教授說：「我從事這門考古工作已有不少時日，從書本和實驗視察中，多方面考證，使到我的信心加强了。這是經過多年籌劃的事，我們不會落空的，除非你不肯合作。」

呂偉良道：「你的目的物，可就是收藏在博物館之內？」

任教授點點頭。

呂偉良又問：「你的同伴們可知道了這件事？」

任教授道：「照片由我一手冲晒，但每欵我拍攝了多種角度的，甚至編號，也由我加上。因此，我的同事們雖則知道木乃伊之中有珠寶，却不及我知道那麼的詳細。」

阿生忍不住插嘴道：「那是說，你存心欺騙你的同事們了？」

「那又不能這樣說，我始終忠於考古工作，只是爲了發財，一個人兩條心不爲多。」任教授道：「有一具木乃伊之內蘊藏了極可觀數量的珠寶，而且盡是數千年前的古物，但我却故意把一具一無所有的木乃伊圖片跟它掉換。目的當然是希望我的同事們轉移視線，不要過份重視這具帝王的木乃伊。」

呂偉良笑道：「你眞聰明，難怪人們要爭權了。有了權之後，就有財富。」

任教授問道：「你對這件事到底有沒有興趣？」

「事到如今，沒有興趣也要變成有興趣了。」呂偉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任東亭教授伸出手來，跟呂偉良握了一下。

呂偉良反問道：「事成後，我的利益又有多少進賬？」

任教授說道：「你們可以佔百份之三十。」

「那是說，你佔百份之七十了？」

「是的，但我的費用極大，例如僱用阿拉伯槍手等等，租地方以及飛機票也用了不少錢，因此，我佔的百份之七十，實在不算多。」

呂偉良又問：「然則，大概總值有多少？」

「古物是無價之寶，何況，還是珠寶！估計最少也值五百萬美元。」任教授說道。

「百萬美元已是不少，何況五百萬！」阿生吹了一聲口哨，扮了一個鬼臉，瞪住呂偉良道：「師父，我們發達了。」

呂偉良說：「是的，五三一十五，換句話說，我們在事成後，最少也有一百五十萬美元。」

任教授道：「你不要忘記，這是起碼的估計，實際數目可能超過千萬美元。所以，一生人難得有此機緣，輕輕把它錯過眞是可惜！」

呂偉良沉思片刻，道：「你有了初步計劃嗎？」

任教授搖了搖頭，道：「一切要看你的了。」

任玲玲在旁挿嘴道：「我帶你到博物館去，就是要你首先有個印象。」

呂偉良回頭問道：「我是否見過那具木乃伊？」

任玲玲道：「你可能見過，但你不會記得清楚。因爲在這裏的博物館裏，你所見過的是帝王木乃伊太多了，未必每一具都有大批無價珠寶，而只是一部份挖空了內臟藏進了珍寶。這就非要仔細檢驗不可了。」

任教授於是又說：「這是埃及國寶。由於歷年來盜墓賊猖獗，這一類內藏珠寶的皇帝木乃伊爲數有限，所以埃及政府極端重視。但是，把這麼名貴的珠寶藏在一具毫無價值的死屍之內，豈不是太過可惜了？所以，他們不懂得利用，就輪到我們了！」

任玲玲道：「他們阿拉伯人太過迷信，我們覺得太過無稽。」

呂偉良記起嚮導說過，凡是盜墓者都不得好死，聽來的確跡近迷信，但是，如果站在阿拉伯人的立場上，撇開一切不談，也是屬於毀滅古跡。

不過無論如何，呂偉良相信任教授的確經過一番籌劃。

阿生在進入博物館參觀時，也留心到裏面的防盜設備做得十分周密。當時他已經奇怪：難道担心有人來盜取這些木乃伊嗎？想不到果然是有這種在死人身上出主意的人。

任教授看看腕表，凌晨時分了。

他對呂偉良愼重地說：「你不要三心兩意，我化盡了心血才把你請到這兒來，如果弄糟了，我一定會瘋癲而死！」

任玲玲也說：「是的，一個人生在世間，不過數十年光景，如果死得平平無奇，那又有什麼意思？所以，我們要趁有能力的時候，做一件有意思的事。」

呂偉良心裏道：「我這一生也不知做了多少有意思的事，何必在死人身上出主意？」

但是，他沒有說出口。

任教授要走了，他把師徒二人交給任玲玲。

任玲玲駕車把師徒二人重新載回酒店。呂偉良雖然覺得徒費氣力，但這樣也好，起碼他已把幕後人迫出來了。否則，他又怎麼會知道利雅麗就是任教授的女兒任玲玲呢？

翌日，師徒二人想再到博物館去參觀，但是任玲玲担心他們會引起守衞的注意，要他們整日留在酒店的房間之內。

爲了讓呂偉良有詳細的籌劃，下午時份任玲玲把一卷記錄片帶回酒店。那是博物館內部陳設，以及四周環境的八米糎影片。

呂偉良把窗幃落下，看了一遍，覺得相當詳盡。心裏不得不佩服這一對父女做事的精神。

即使自己再去參觀一次，未必有此收穫。

影片是用間諜袖珍攝影機拍攝的，全部過程大約超過了一小時。

根據任玲玲解釋，她化去了不少時間，幾乎是分日去逐段拍攝，然後才剪輯起來，成爲一部相當完整的記錄片。

影片沒有旁白，但任玲玲在一旁逐一解釋，看來她對博物館的情形，簡直瞭若指掌。

阿生忍不住問她：「你常常到那兒去，難道就不怕給人懷疑麼？」

是的，她担心呂偉良師徒二人被人認出廬山面目，因而引起疑心，難道她又不怕麼？

但是，任玲玲却說：「我每次前往博物館，事先都必定經過一番化裝。有時化裝成金髮女郎，有時化裝成一個阿拉伯婦女。」

呂偉良道：「像你這般有頭腦，應該可以應付得來了，又何必找我們？」

「不！錢財是身外物，這麼大的一件事，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做到的。家父所以相信你兩位，是因爲你們在江湖上有義氣，只要你們滿意這種分贓的方式，相信事成後不會給你們出賣！」

「那你太過信了！」呂偉良笑了笑，說道：「不過，得手之後，又如何善後呢？這點比動手去偷更頭痛，你們有沒有想過了？」

任玲玲道：「我們只負責供給資料，對於偷的藝術，自問知得太少，所以才要找你們來合作！」

呂偉良想了好一會兒，說道：「我還要找你父親詳細談談。」

任玲玲一怔，問道：「你不滿意分贓方式？」

「不！既然你也認爲偷是一種藝術，又何必斤斤計較到金錢那方面呢？」呂偉良道：「不過，我想跟他談談我們的工作步驟。」

任玲玲道：「你跟我說好了。你想怎麼樣？」

「我爲什麼不能見他？」呂偉良出奇地問。

任玲玲道：「不妨告訴你，他目前正在博物館中進行研究工作。」

呂偉良道：「既然他目前在博物館，我們何不前往看看？」

「不！那樣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就會影響到我們今後的行動。」

「嗯！你忘記了嗎？」

「忘記什麼？」

「我們可以化裝。」呂偉良說，「你

的化裝術不是很高明嗎？」

「好吧！」任玲玲終於咬咬她的下唇，說：「既然你一定要去，那我就試試看吧！」

阿生問呂偉良：「我呢？」

呂偉良道：「你當然也去！」

任玲玲於是開始動手，替師徒二人化裝。

她的技術的確高明，不消十分鐘光景，已把呂偉良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金髮的歐洲男子，甚至膚色也在粉彩之下變了。

再數分鐘，阿生也變了樣。

任玲玲的主要道具是髮罩——假髮，然後才是其他化裝用品。於是阿生也變了一名歐美少年，任玲玲再替他穿上一些新潮衣服，簡直是天衣無縫。

當然，破綻是有的，例如歐美人仕的膚色粗糙，東方人的皮膚較爲幼滑。但是，人們注意一個人的外表，如果沒有別的用心，是很少留心到皮膚方面去的。

任玲玲又替自己化裝，這一回她變成一個棕髮女郎，架上一副新潮大眼鏡，簡直與呂偉良是天生一對，他們挽住手臂，儼如情侶。

呂偉良覺得很有趣，因爲在他們師徒二人的冒險生涯中，很少化裝的，而這一次，竟然由一個女子動手，爲他們化裝，而且，還變爲一個外國人，實在是太有趣了。

三個人到達博物館時，門外的阿拉伯嚮導認不出他們，但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却認出其中一個，就是曾帶他們到過郊區去的。

阿生覺得今天的守衞人員忽然多了起來，不禁低聲對呂偉良說：「師父，我看情形似乎有點不對勁！」

「爲什麼？」

「你瞧！裏面有許多武裝人員！」

這時候，任玲玲也聽到了。她始終挽住呂偉良的手臂，低聲說道：「不要大驚小怪！增加保安人員，就是表示有人在『帝王陵寢』之內，說不定是我父親等人在研究帝王的木乃伊！」

三人邊說邊走了進去！

一名博物館職員看見他們直行直過，忙叫住他們，原來要他們簽名。

呂偉良等人都不是健忘的人，既然舊地重遊，當然知道簽名的規矩，但是，爲了表示他們是「初到貴境」的遊客，所以便要佯作不懂規矩。

簽名只是一種形式，既無須證件，亦不必填上住址等等。大概當局的目的，無非要知道年中有多少人到這博物館參觀而已。

進入博物館之內，但見有些地方警衞森嚴。任玲玲却又偏偏要往那兒走，原來那處地牢中果然有着一隊考古隊正在對一具帝王的木乃伊展開研究工作。

考古隊之中有着任教授在內，他們當然就是東方考古隊了。

地牢被利用作帝王的陵寢，據說，這是近世紀發掘到的一口古墓，一切陳設正是古墓的翻版，加上古墓本來就是在地下發掘出來的，重新放置在陰森的地牢之內，更像一口古墓了。

這裏的每一樣東西，都是由古墓中發掘到的，包括了那具帝王的木乃伊，以及一切陪葬的金銀珠寶等物，還有陶瓷器皿等等，眞的是看得人眼花繚亂。人們眞不明白，古代的帝王葬禮，何故要如此的隆重？

武裝警員禁止遊客過份接近那「古墓」。大概是担心有人混水摸魚吧？

呂偉良又看見每一名考古隊員除了有鮮明的臂章之外，還有一塊附有照片及姓名的膠片，掛在胸前，這大概是爲了方便保安人員，以資識別吧！

呂偉良看見有些遊客在拍照，但保安人員也不加阻止，只是不許越過警戒線，那就是一條繩索攔住的範圍。

任教授和他的同事及學生們在那邊工作，可能是博物館方面不許任何歷史文物搬離這裏，所以他們才就地研究。

其實，即使如此，博物館已冒了很大的險，因爲那些木乃伊和陪葬珍寶，平時是不許參觀者接觸的。大概就是由於他們是考古家的緣故，否則實難以獲得這種方便。

眼前他們就在武裝警員的虎視眈眈之下進行研究工作，呂偉良等人距離他們足有二丈，警員站在繩索的邊緣，根本將參觀者與研究人員隔絕。

呂偉良低聲問他身旁的任玲玲：「怎麼看不出有防盜設備？」

任玲玲拖住他手臂，若無其事地邊行邊說：「這地牢晚上完全關閉，我們的目的物並非在這裏！」

阿生東瞭西望，目的也無非要查出這裏是否裝上了電眼。

但是，實際上這裏沒有閉路電視設備，看來防盜設備簡陋之至！

三人走出地牢，但見任玲玲拖住呂偉良走過許多木乃伊的面前，最後來到了大廳。

一個巨型的玻璃櫃，罩住了一具金光燦爛的木乃伊，四周距離玻璃櫃大約有三呎遠的地方，圍上了絨繩，上面掛有字牌，寫明遊客不能越出範圍進入繩圈之內，否則便有危險！

呂偉良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一眼就能看出這是防範嚴密的一個玻璃櫃。裏面的防盜電子系統，都是十分新式的。

金色木乃伊端放在一個長方形的桌子上面，但桌子是矮腳的，因此各人可以清楚見到整具端放在上面的帝王木乃伊。

許多盔甲等物將木乃伊遮蓋住，因此人們見到的只是外貌，至於木乃伊本身却無法見到。

面部是用眞金鑄成的，盔甲腰帶等等也是用金製成的。即使木乃伊之內一無所有，單是這些金已經值不少錢。何況，還有鑲在上面的珠寶，以及本身的考古價值呢！所以，也難怪當局防範得如此的周密了。

長方矮桌下是一個特製的浮臺，上面蓋上了棗紅色的厚絨。這種棗紅色襯上了金色，份外顯得奪目。

呂偉良道：「這是特製的浮臺，上面必須保持一定的份量，否則警鐘就會響起來！」

任玲玲與他像一對外國夫婦，一直拖

住他的手臂，低聲說道：「你果然是名不虛傳！」

呂偉良輕輕笑道：「何以見得？」

「你一眼就看破了其中的巧妙機關。」任玲玲說道，「如果不是考古隊在博物館的同意下移動過，根本就不知道其中奧妙。」

外人不知道他們在討論着眼前的金色木乃伊，只以爲他們在談笑，尤其是許多外國人沒有修養，看見一些古物會立卽發出嘲笑。故此這種情形在一些阿拉伯警衛的眼中，已是見怪不怪！

呂偉良拖住任玲玲離開那兒，到一些較少人參觀的木乃伊面前。

這裏有些木乃伊連同棺材擺在一旁的，有些還伴着鮮花——當然，那些只是一些塑膠花而已。根據說明，可知當時一些葬禮，人們喜歡在屍體下面鋪滿了鮮花。博物館方面爲了逼眞起見，以塑膠花來代替。

呂偉良低聲問任玲玲：「任教授有沒有檢驗過那具木乃伊？」

「有的，金色裝璜的後面，就是一具帝王的木乃伊。」任玲玲說，「不妨告訴你，那就是我們的目的物了。」

呂偉良怔了一怔，問道：「裏面有珠寶嗎？」

「對了。」任玲玲道：「而且，都是罕見的古物，這是一具帝王的屍體，蘊藏甚豐。」

「博物館的人應該知道的。」

「你沒有看見說明書嗎？那是剛出土不久的一具木乃伊。在我們未來之前，他們從未想到要用愛克斯光去對木乃伊進行透視。」

呂偉良道：「換句話說，至今爲止，只有你們兩父女知道這秘密？」

「對了。」

阿生仍然留在金色木乃伊的周圍巡視，他對此似乎特別感到有興趣。其實，他早已看出了任氏父女的目標在這裏。

阿生要找出一些關鍵來，例如電線的隱藏，閉路電視的所在等等。但是，當他要再看下去的時候，擴音器已播出一個女子的聲音。

那是博物館的女職員，她分別以阿拉伯話和英語，催促遊客離去，因爲是够鐘了。

呂偉良和任玲玲首先回到汽車裏，阿生則混在最後離開博物館的人羣之中。

呂偉良透過車窗，望着四周的環境，已覺得這件工作十分艱巨！

因爲博物館沒有其他屋宇相連在一起，孤另另的一間建築在一塊大空地之上！換句話說，要找機會由隣居混入去，那是不可能的事！

呂偉良對任教授父女爲什麼要找人協助，現在總算明白了。

呂偉良苦笑道：「要賺你這一百五十萬元，實在不容易！」

任玲玲道：「卽使你沒有辦法，你那個鬼靈精的徒弟也有辦法。」

話猶未完，阿生由裏面出來了。

阿生回到汽車裏就說：「要在這裏動腦筋，簡直是狂想！」

任玲玲本來立卽就要開車，這時聽了阿生的說話之後，登時呆了下來！

她回過頭來問：「你說什麼？」

阿生說道：「這裏的防盜系統表面看來沒有什麼，但仔細看看，就知道一些重要部份設備周密，連蒼蠅飛進去也會發出警報！」

呂偉良道：「你可是指那具金色木乃伊？」

「對了。」阿生又說，「除了金色木乃伊之外，許多重要的東西，都有十分周全的保護。」

任玲玲一邊開車，一邊又說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只要多想想，辦法一定有的！」

阿生道：「你設法去弄吧！」又對呂偉良說：「師父，我們還是早些退出，這件事不可能成功的。」

呂偉良也知道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但是，除了爲了那些證件之外，他也要顯顯顏色。因此他說：「任小姐也許說對了，阿生，路是人行出來的，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任玲玲道：「現在你們有了初步印象，我們回去可以再看影片。」

阿生道：「卽使再看十次，甚至一百次也沒有用，那具金色木乃伊的電子防盜系統是最新式的，我們不可能得手。」

呂偉良道：「阿生，我們已是勢成騎虎，卽使明知冒險，也要一試！」

阿生突然把一支手槍壓向任玲玲的後腦與頸項之間，沉聲說道：「快把證件交還給我們，否則你也沒有機會再去發大財了！」

呂偉良根本想不到阿生會有此一着，更不知道他的手槍從何而來！因此，呂偉良也平空吃了一驚！任玲玲在驚惶中，幾乎要把車子完全停下來！

但是，阿生却要她把車子開回到酒店去！

阿生獨個兒坐在後廂，呂偉良與任玲玲並肩坐在前排。

因此，剛才阿生拔槍時，前面的呂偉良根本也見不到。

呂偉良道：「阿生別輕舉妄動！」

阿生道：「師父，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了！」

任玲玲開始變得冷靜下來，她問：「你的手槍從什麼地方取得？」

阿生道：「你別管！」

「但是，你不要忘記，卽使你殺了我，我也不會把護照還給你！」任玲玲說道，「除非我們的計劃，完全進行得十分順利！」

呂偉良回頭說道：「阿生，把手槍拿開去！」

「師父，你——」阿生仍覺得機不可失！

但是，呂偉良不等他說完，又用命令的口吻道：「別嚕嗦！快告訴我，手槍是不是由那些守衛的槍袋中偸的？」

阿生的確是施展了空空妙手，由那些阿拉伯警衛手中扒來的。呂偉良明知阿生沒有槍械，現在他這樣忖測也是另有原因的，因爲後面有一輛警車正在響起了號角來！

呂偉良把情形告訴阿生，又說：「你

闖下大禍了！阿生。」

阿生呆了一陣！

任玲玲更加吃驚非小，忙說：「快把手槍收藏好，我們會被搜查。」

阿生一時之間也不知把手槍如何處置，扔出車窗外嗎？

不！警車越迫越近，如果把一支手槍扔出去，他們跟在後面，一定看見的。

如何是好？呂偉良也在責怪阿生自惹麻煩，如果因此而被抓進警局，任氏父女的計劃固然無法實現，就是他們師徒二人也不知怎樣可以脫身。

唯一的辦法似乎是：把車子全速開行，飛車走去！

但是，這是市區，街上有汽車也有行人，卽使任玲玲的駕駛術更好，亦未必可以逃脫！

何況，警車上有武裝警員，如果他們開槍制止各人逃走，危險性就更大了。

呂偉良正在無計可施之際，又聽到了任玲玲說：「快扳開車底的沙板，那兒有個暗格——」

這句話根本未說得完，阿生已經十分機智地開始了他的行動。

阿生揭開一塊墊脚的地毡，却見不到什麼暗格！

而這時候，後面一輛警車已用警笛聲制止了其他在街上行走的車輛，開始越過了任玲玲的汽車，一邊打手勢要他們也停車！

任玲玲沒有其他選擇，只好把車子停向了路旁！

阿生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找到了那個暗格，那是一個設計得十分巧妙的暗格，要一眼就看出，那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迅速把手槍收藏在那暗格之內，拉好地毡，然後坐直了身子！

也就在身子剛好挺直的時候，數名阿拉伯人已將汽車團團圍住！

任玲玲用英語出奇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下車吧！外國人。」一名警官用生硬的英語發出了命令！

任玲玲一邊推開車門，一邊佯作莫明其妙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和阿生也先後下了車。

警官沒有再答話，只指揮數名武裝警員開始搜車。

阿生眞担心他剛才不知有沒有把地毡蓋好。萬一有破綻，警員自然可以把暗格之所在發現，只要發現了那暗格，立卽可以找到那支手槍！

到那時候，一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因爲這裏不是香市，人地生疏，阿拉伯人一定會把他們困入牢中，甚至還會被判有期徒刑。

阿生一想到這裏，便後悔自己實在太過魯莽了。他是看過了一切設備之後，認爲任教授的計劃無法實現，所以才想出這行動來！

阿生以爲只要有一支手槍，就可以要脅任玲玲把一切證件給他們，讓他們離境，偏偏這些阿拉伯守衛又呆頭呆腦的，於是阿生趁住人擠的時候，掠過了他們的身旁，順手牽羊，把一名守衛的佩槍扒了過來，納入衣袋中。

但是，他們又怎會及時發覺？甚至還知道阿生乘了這輛汽車逃走？阿生眞不明白！

其實，阿拉伯警衛只是發現失槍之後，立卽驚動了他的同伴和上司，一邊留住步行的人羣，一邊追踪已經開動了的車子，而當時，就只有任玲玲等人乘車離去而已！

呂偉良非常冷靜，但阿生却驚到手心出汗。

任玲玲冷眼旁觀，突然大發牢騷，道：「你們算是什麼？」

一名警員，由汽車裏出來，向警長報告！

任玲玲忽然撲到他面前，指住他鼻子怒道：「我要立卽見你的上司，你們對待外國客人怎麼可以如此無禮？」

警長聽了那名警員的報告之後，忙着道歉！其實任玲玲早就看得出他們搜不到那支手槍，否則她怎敢發怒？

警長叫各警員返回汽車之上，突然却給任玲玲一聲喝住：「慢走！」

各人怔了一怔，包括呂偉良師徒二人在內，都不知道她要怎樣！

警長感到理虧，又在行禮，說道：「小姐，我們已經向你道歉過了。」

任玲玲道：「道歉？」她一邊說一邊走了過來，看她叉着腰的神氣，眞的叫人有點害怕！她站在警長面前質問道：「請你告訴我，我們到底犯了什麼嫌疑？間諜嗎？還是懷疑我們藏毒？」

警長道：「對不起，小姐，我們有一位在博物館守衛的警員失了佩槍！」

「警槍？」任玲玲束着眉梢說：「我的天啊！你怎會以爲我們偸掉了你們的警槍？」

警長道：「我們只是循例檢查，請原諒！」

任玲玲盯了他一眼，道：「你們警員又不是木乃伊，怎麼會給誰扒了佩槍也不知道？告訴你，以後別再惹我，否則我會透過我國的大使館向你們的沙達總統提抗議！」

警長臉頰紅了一陣，便匆匆離去！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不得不佩服任玲玲的機智和冷靜，由於她懂得看風駛𢃇，竟罵得那警長不敢再望多她一眼。

大致上來說，中國人是比較聰明的。像任玲玲這樣能說着流俐英語，非常普遍，但外國人能說流俐國語的，試問有幾多人？

那位警長絕對不會懷疑到任玲玲的身份，正是因爲她的英語說得太好！

三個人重新回到汽車裏，任玲玲開車離去。呂偉良笑道：「你似乎比起外交人員更加威武不凡。」

任玲玲說：「這種人必須如此對付，他才會更加相信你清白！」

阿生又打開暗格，把手槍取了出來，但這一次他不再要脅任玲玲了。任玲玲說道：「你差點破壞了我們的計劃。」

阿生說道：「卽使我不是這樣，你也不可能成功的。」

任玲玲道：「但你這樣等於提醒他們，我們更難於下手了。」

呂偉良也同意任玲玲的講法，阿生這

樣更加令到警衞們提高警惕！但事情既然已經做了出來，也沒有辦法可以補救！

呂偉良不想阿生跟任玲玲因這問題而發生口角，於是將話題扯歪，道：「任教授可以工作到什麼時候？」

任玲玲道：「他很快就要走了。他們會在嚴密監視底下離去！」

呂偉良覺得事到如今，的確要從詳計劃一下了。否則他們師徒二人將無法可以離開開羅。

回到酒店，侍者把一封信交到任玲玲手中。

信封口用火漆封住，呂偉良不禁問道：「又是什麼密秘文件？」

任玲玲把房門關上，當住師徒二人面前把信封拆開，裏面竟是一些藍圖。薄薄的圖則紙看來也有好幾張。

任玲玲向呂偉良解釋道：「這是我重金收買的情報。現在先請你來看看吧。」

呂偉良接過細看，原來是博物館一再改建後的藍圖副本。

博物館所以一再改建，當然是由於防盜，大概當局最初建成博物館時，根本未想到今日之盜賊如此猖獗，所以跟隨時代之進展，把內部設計一再更改。

其中有一幅是地下室四周加上水泥，鋼板等物的藍圖。看這種設計，即使有人挖地道企圖透進地下室，盜取那些帝王陵的珠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幅藍圖則是建造那圓形玻璃櫃的設計，果然不出呂偉良所料，停放着那具金色木乃伊的地方，機關密佈。首先是玻璃櫃四周，如果有人偷進去，只要走近不及一呎處，即引動警鐘大鳴！

至於玻璃罩之內那塊地板，如果超過十磅的壓力，也會觸動警報系統。一個人的體重除了小孩子之外，不可能在十磅以內的！所以，想弄開玻璃櫃盜取那金色木乃伊，看來眞的是夢想。

何況，停放着金色木乃伊的長方形矮桌，也是永遠要保持三百磅的壓力，太重或太輕也會引致警鐘大鳴！

換句話說，木乃伊全重是三百磅左右，包括木乃伊本身和外面的金飾，以及內臟收藏的珠寶等等，剛好是三百磅！

這設計是非常巧妙的，假如有人能避過第一及第二度防盜系統，相信很難避過最後一關，如果將木乃伊移開，也就是長方矮桌上的壓力頓然輕了，於是警鐘就會響，即使一邊將木乃伊移去，一邊將相當相等的重量加入，但極難令到上面的壓力始終相持在三百磅這「標準重量」之上。同樣會令到警鐘大鳴！

凡此種種，都詳詳細細的記在藍圖之上。藍圖是偷攝之後放大的，所以相當清楚。

呂偉良其實不必看這些藍圖，也可以憑經驗看得出其中奧妙，只是有了藍圖之後，更加淸楚，以及証明他的判斷不錯而已！

任玲玲在旁留心着呂偉良的神色，只見他一邊看，一邊束着眉梢，不禁問道：「你覺得怎麼樣？」

呂偉良依然面有難色，道：「阿生也許沒有說錯，這件事很頭痛！」

任玲玲道：「你也說過了，路是人行出來的，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阿生道：「阿拉伯人的數字計得十分準確，例如製成金字塔，他們用了多少設計準確的石塊才可完成？數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已經十分精明，如今這博物館的一切設計亦與數字有關。」

阿生想想又問他師父：「有沒有電眼的記載？師父。」

呂偉良道：「藍圖上沒有。但是，憑我剛才的印象，也似乎沒有電眼。」

任玲玲把呂偉良房間的窗幃拉上，又放映那些秘密拍攝的影片。的確看不出有閉路電視的設備，這是使用間諜專用的袖珍攝影機偷拍的，十分清楚。

任玲玲要把影片再放映一次，因爲她極希望師徒二人可以從這裏得到一些靈感。可是，突然有人敲門！

室內各人吃了一驚，但想想房外有着任玲玲僱用的二名保鏢，才鬆了一口氣！

進來的是任教授！

任教授是從博物館撤出之後，藉故離開他的同事們，而悄悄來此的。

任教授不知道阿生扒去了博物館守衞的手槍，所以把目覩情形說出來，原來博物館門外一片混亂，許多行人及遊客被人截住，警察在搜索失槍。後來，任玲玲把阿生偷槍的事說出，任教授也覺得這一着可能打草驚蛇！但是既然做了，也沒有辦法。

任教授問呂偉良：「你可想到什麼辦法嗎？」

「辦法只有一個，能否實行，除了要看環境之外，還要看看我們的運氣如何！」呂偉良又說道：「而且，工程也浩大得很！」

任玲玲急不及待地問：「說來聽聽吧！到底是什麼辦法？」

呂偉良拿出紙筆，說道：「我的計劃須要一具起重機，但這麼笨重的東西，根本不可能運入去！補救的辦法就是由任教授從旁出主意！」

任教授怔了一怔，說道：「由我出主意？」

呂偉良道：「是的，辦法就是：由你設法以考古隊的名義，先把小型起重機運入博物館。你的理由是：有些笨重的木乃伊，不能以人力搬運，而是爲了顧全阿拉伯人的迷信，盡可以不以人手觸摸木乃伊。就持着這大條道理，你便可以要求動用一副室內的起重機。」

任教授想了想，說道：「這倒容易辦到，但是，要起重機有何用？」

呂偉良道：「當然是爲了方便我們工作，我想起了，既然不能由地面通過防衞網，就得向高空發展。我們利用起重機把玻璃罩先行移開……」

阿生不等他說完，就說道：「不！玻璃罩移開，可能觸動警報系統！」

「不會的！」呂偉良說，「我看過了，玻璃罩沒有機關，問題是盛放木乃伊的長方形矮桌，重量稍減，就會引起警鐘大鳴！」

任玲玲道：「可否將電綫截斷了？」

「不！不可能的！」呂偉良說道，「電綫深埋在地底，要找出綫路來，是可不容易！」

阿生道：「我知道有一種壓力機，我們可否加以利用？」

呂偉良恍然大悟：「我給你提醒了，我們的確可以利用這些東西，只要那張長方形矮桌之上保持三百磅的壓力，就可以將木乃伊移開。當然，我們除了利用起重機之外，還要把一個人吊上去，目的是要避過地面上的警報系統！」

阿生說道：「但是，得手之後又如何把木乃伊搬運出來？」

任教授道：「那就容易了，我們能够入去，自然能够出來！」

阿生說道：「但是，那三百磅的木乃伊是不會走動的啊！」

任教授道：「木乃伊本身十分輕巧，你可以想像得到，屍體枯乾了，內臟是眞空的，那些塡塞其間的香粉等材料，無論如何不及一個眞人那麼重。因此，我們只要放棄表面的眞金盔甲……」

「爸爸，你忘記了嗎？」任玲玲忍不住揷嘴道：「木乃伊內部還有珠寶。」

任教授道：「我當然不會忘記，內臟有無算的珠寶，而且，那就是我們的目的物之一。不過，我剛才是解釋給他知道。其實只要我們得手，就可以將那木乃伊就地解剖，取去其中的珠寶之後，由原路撤退。」

任玲玲道：「放棄那套眞金盔甲，豈不可惜？」

任教授道：「別儍氣，眞金值不了許多錢，雖說是古物，而且有過百磅重的眞金，但是，將這些與內部的珠寶比較一下，就有如小巫見大巫。因此，我們必須犧牲其中一樣。」

任玲玲又問：「然則，我們怎樣可以混入去？」

「當然，我們必須選擇晚上。」呂偉良說：「我們必須在博物館關門之後，然後才可以入內。」

「但是，如何混入去？」任玲玲問。

呂偉良說道：「辦法我想到了，而且還是剛剛才想到的，這全憑阿生給我的靈感。」

阿生一怔道：「我怎會給你靈感？」

呂偉良道：「你向守衞員施展了空空妙手，他們竟懵然不覺。我們可以由這點想得到，守衞員的警覺性並不高。」

阿生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設法制服守衞的警員。」

呂偉良搖搖頭道：「不！不是這樣，我們不能用强硬手段，却須要用時間去觀察。」

任氏父女和阿生你眼望我眼，大家都不明白呂偉良的意思。

呂偉良看得出他們的神氣，於是解釋道：「辦法是這樣的：我們先用時間去窺伺他們下班時及接班的情形。然後，利用那些阿拉伯槍手假扮守衞。」

阿生拍案叫絕地說：「妙極了！我們大可以用『魚目混珠』的方法！」

任教授也想到了呂偉良的眞正用心，覺得這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任玲玲道：「要知道他們交班的時間及情形，今晚就可以去窺伺！」

呂偉良又問：「你們僱用那幾個阿拉伯人可靠嗎？」

任教授道：「放心好了，他們的分賬十分可觀，相信不會出賣我們的！」

呂偉良道：「那麼，趁天色未黑，想辦法去博物館附近巡視一下！」

「你要找什麼？」任玲玲問道。

呂偉良說：「我要找個地方，因爲我們截停了送警衞去接班的警車之後，必須找個地方佈置一下，而且，在未動手之前，我們還得細心觀察。」

各人於是又離開了酒店。

任教授不敢跟他們在一起，以免引起人家的懷疑，所以首先回到東方考古隊的總部去了。

任玲玲帶了師徒二人到樓下車房去，登上了另外一輛汽車，這車子與剛才載他們回來的不同，那是爲了避免遇上剛才檢查過他們的警員，如果又乘坐同樣的車子必然會引起對方的疑心。

阿生覺得：如果這是香市多好呢！起碼他們可以乘坐呂偉良那輛特製的汽車。

呂偉良那輛車子可以按扭變換顏色和車牌，那就可以省却了許多麻煩事。固然不必換過別一輛車子，同時也可以在被別人追踪時，憑着變色和變換車牌號碼而擺脫了對方。

由於任玲玲在酒店方面得到了太多的方便，反而引起了師徒二人的疑心！

任玲玲不但能够僱用阿拉伯槍手作保鏢，同時也擁有二輛不同的汽車，這是一般中國人無法做到的。再細心看看侍者對她的態度，眞叫人懷疑她不知是否就是這家酒店的老闆。

不過，儘管師徒二人對他們充滿了懷疑，也只是放在心裏。

任玲玲等人已把外國人僞裝除去，回復了本來的面目。

車子經過博物館附近，發覺那兒的警衞果然增加了。

任玲玲把車子停在附近一條街道的旁邊，十字路口附近有一家酒店，他們上去開了一間房。侍者看見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心裏好不驚奇。但再看看他們不是本地土人，也就不加理會。

他們當然也明白到人家的想法，所以他們當作遊客一樣，進了房間之後便把房門關上！

房門上了栓，也關了燈，把携來的望遠鏡交給呂偉良。三個人倚在窗前，仔細瞭望着街道上的情形。

博物館的參觀時間已過，因此那一帶除了警衞之外，幾乎看不見半個行人了。

由於附近並沒有屋宇爲隣，所以企圖由屋頂或其他地方潛入，那是不可能的事。關於這一點，呂偉良早已看到，現在不過看得更加淸楚而已！

呂偉良對任玲玲說：「由現在開始，我們就要派出人在這裏值班，目的是要看看守衞換班的情形。」

任玲玲完全相信呂偉良的安排，所以，當呂偉良留下阿生當班時，她便與呂偉良一齊離開酒店，同去晉晚餐，那時已是將近入黑的時份了。

晚飯時，呂偉良開玩笑地問道：「其實，像你這麼年紀，應該想到擇偶那方面去，爲什麼却對發財的事，這麼有與趣的呢？」

任玲玲苦笑聳肩道：「是的，我年紀已不小，將近三十歲了。但是，有了錢之後，那還怕找不到結婚的對像嗎？何况，這是家父的願望，我實在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

「萬一失敗了，怎辦？」呂偉良試探地說。

「我不敢想像！」任玲玲呷了少許酒，「到那時，我們都會被判入獄！」

呂偉良沒有再說什麼，他只想着任敎授給他看過的愛克斯光照片。如果不是另有作用的話，那圖片中的透視，可以想像到那具帝王木乃伊之內，的確蘊藏了不少名貴的巨鑽和古代的珍寶。

飯後二人回到博物館附近的酒店，接替阿生的瞭望工作。根據阿生說：換班的人還未來。

呂偉良負責瞭望，阿生離開酒店去吃飯！

任玲玲陪住呂偉良，她的樣子十分殷勤，但是，她越是陪小心，呂偉良就越加提心吊胆！

晚上，阿生很久也未曾回來。呂偉良難免有點担心，他不知道阿生是否遇上了意外，還是故意讓他單獨地與任玲玲在一起！

將近午夜時份，阿生仍然踪跡渺然。呂偉良也開始担心而變成焦急。

任玲玲道：「他會不會迷途？」

「相信不會的！」呂偉良說，「找到博物館自然就可以找到這裏。他不會笨到連這些地方也認不出路來，我担心他遇上了意外！」

任玲玲道：「早知如此，我就把我的保鏢一併也帶來。我太過相信你，我認爲沒有這樣做的必要。否則的話，讓我的阿拉伯保鏢跟阿生在一起，總比較安全的多了！」

呂偉良一邊跟任玲玲說話，一邊瞭望着博物館那邊的情形。

突然有一輛警車自東面開到，警車上跳下十多個人，全是武裝警員。

任玲玲也看到了，她說：「他們是來接班的。現在是什麼時候？」

呂偉良看看腕表，道：「午夜十二時了，看來他們採三八制。」

「什麼是三八制？」

「那就是三班都是八小時，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看守。」

「我明白了，第一班由現在開始至明晨八時止，第二班則由明晨八時至下午四時，第三班由下午四時至深夜爲止的。」

「對了，情形大致就是這樣。」呂偉良說到這裏，突然又在望遠鏡裏看見了一個人影。那人影在東面的街道上移動，有點像阿生。

但是，由於呂偉良和任玲玲都要留心警衛們換班的程序和情形，所以就無暇兼顧。

「你看見了吧？」任玲玲道：「他們並無點名的習慣，這是一個大漏洞。」

呂偉良當然也看見了。那些警員是逐個到崗位上去，與下班的警員交換。下車時固然沒有點名，登車時也只是約畧點了一點人數，便開車離去。

任玲玲看得十分淸楚，她忍不住說道：「怪不得他們會敗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原來他們做事如此馬虎的。看來我們有機可乘了，是不？」

呂偉良也不由自主地點點頭，說道：「是的，這情形對我們非常有利，看來我們的計劃大概可以順利進行。」

「還要再觀察多一兩晚。而且，能否順利完成，完全要看你的。」

任玲玲道：「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說：「如果每晚來換班的武裝警員都有十多人的話，你有這麼多的阿拉伯人可以調動麼？」

「我還以爲你說什麼，原來是這些！」任玲玲說：「別說十多個，二十個，三十個阿拉伯人，我也一樣有辦法可以找得到。」

呂偉良一邊站了起來說：「我要暫時離開這裏片刻。」

任玲玲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要去找阿生。」

「那麼我們一齊去吧！」

呂偉良道：「不！你要留下來，細心監視着他們的動靜！」

「不！我要跟你一齊去！」任玲玲也放下了手中的望遠鏡，走了過來！

呂偉良說道：「怎麼？你怕我會逃走嗎？」

「不！我不怕你會逃走！」任玲玲道：「我只担心你在街上遇見阿拉伯人的時候，你會變成一個啞巴！」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讓她跟了出去，但是，當他們剛剛拉開房門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衝了入來！

二人定神一看，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阿生。

呂偉良問道：「阿生，你剛才去了那裏？我們正爲你而担心呢！」

阿生一邊把房門關上，一邊走到窗前。回頭反問道：「你們看見了嗎？」

「看見什麼？」呂偉良道。

阿生道：「我剛才曾沿住警車的路綫行了一遍！」

任玲玲出奇地問：「你怎麼知道警車來自何方？」

阿生聳聳肩，笑道：「我駕了你的車子……」

「什麼？你駕了我的車子？」任玲玲問：「你怎麼可以開動它？我已經鎖上了的！」

阿生又笑了笑：「這是小意思，我只要一根髮夾就可以把車門打開。」

呂偉良當然毫無懷疑！

任玲玲又問：「你把我的車子開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生笑了笑道：「開往最接近這裏的警局！」

任玲玲担心又給阿生破壞了他們的計劃，忙問道：「你怎麼知道警局在什麼地方？」

阿生道：「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我用英語問路人最接近的警局在何處？路人以爲我這位外來遊客有麻煩，當然樂意指引。其實，我是要看看他們載人到博物館來的路綫。因爲我老早想到，派人到這家博物館裏來的警員，必是屬於最接近這裏的一家警局的。所以我的車子一直在那兒

附近等候，果然看見一輛警車載了十多名警員出動，最後也是到了博物館。於是，我也駕車回頭走，重覆巡視那條路，看看那兒沿途的形勢如何。」

任玲玲舒了一口氣，道：「你的確十分聰明，可惜你不知道危險！」

阿生道：「有什麼危險？」

「你沒有國際駕駛執照，萬一出了意外，我們的計劃就完蛋了！」任玲玲說。

阿生自口袋裏摸出一本小册子：「你瞧這是什麼？這就是我早已考取到的國際駕駛執照了！」

呂偉良問道：「你看見沿途有什麼可以利用的地方麼？」

阿生說道：「有一段路兩旁只有樹木，不見有民房，不知那一帶是什麼地方，而且很黑暗。要利用的話，那一段路應該是最理想的了。」

呂偉良道：「好吧！明天我們就去看看。」

任玲玲道：「現在我們可離去了。」

呂偉良道：「不！我們要在這裏繼續視察，這是十分重要的，要走你自己走好了。」

「不！我怎麼可以讓你們獨自留下來？」任玲玲說，「我也留在這裏！」

「如果你父親不反對的話，我們當然也沒有理由反對。」呂偉良笑了笑，「不過你如留下來，也得分担一部份工作！」

「什麼工作？」任玲玲問。

「就是負責在窗前當班兩小時。」呂偉良說：「我們三個人，每人值勤二小時，六小時之後剛好天亮了。」

任玲玲無可奈何，只好答應。

呂偉良早已看出她放心不過，結果她果然留下來。

盗木乃伊　提心吊胆

一輛警車由警局開出，車上載住十多名警員，他們是前往博物館接班的。

時間是午夜十一時五十五分左右。接班的時間是午夜十二時，看來他們相當準時！

但是，當警車駛到一條十分僻靜馬路的時，路面突然凹陷下去，警車的司機一下意料不到有此一着，煞不住掣，直闖下去，有若駛進了一處黑暗的地獄似的。車上警員，無不驚懼！

車子好像撞向一大堆棉花似的東西，輕輕震盪，完全意料不到。其實，當車子往下衝的一刹那間，車上每一個人都作了最壞的打算！

但是，不知是司機煞掣及時還是撞着的東西太過軟綿綿，結果他們是有驚無險，却也呆了半天！

這好像是個地洞，裏面黑漆一片。車頭燈本來是亮着的，但經剛才那一撞之後，立即熄滅了。

車上的警員行動並不一致，有些迷信的，以爲遇上了鬼，立刻跪地叩頭，有些機警的，則紛紛拔槍在手！以備萬一！

但是，無論他們怎樣做也沒有用，因爲不到一分鐘光景，他們便被一陣烟霧焗暈。

再過二分鐘，有數名戴上了防毒面罩的人走了入來，在强光探射燈的照耀下，把昏倒的警員一一抬走。

原來那塊地皮是經過改造的，突然凹陷無非因爲受到機械的操縱，前幾天這兒曾擺上一個修路牌子，但沒有人想到這是呂偉良和任氏父女等人的詭計。

現在十多名阿拉伯人穿上了警員的衣服，坐回剛才那輛警車上面去！

附近有一間荒廢的屋子，正好給他們加以利用，一切操縱儀器就在這裏了。

附近看不見有別的車子經過，也不見有行人，於是那塊活動的馬路又緩緩移開，下面的警車又升上了馬路上面來。

警車開走後，附近一切迅速又回復了正常。

一輛私家車跟住警車開去，裏面坐着的人，包括了任敎授父女，以及呂偉良師徒二人。他們是經過了好幾天的視察，設計和準備，然後才有今晚這一項行動的。幸而出乎意料地順利！

警車開到博物館附近，立刻可以聽到有人在埋怨他們來得太遲。

車上僞冒警長表示抱歉。在那裏沒有交通阻塞，他們只能佯稱車子中途出了毛病！

車上的警長和警員自然都是由一班阿拉伯人冒充的，他們全是任氏父女收買的爪牙。

由於時在深夜，各警員都恨不得快些返家休息去，所以紛紛登車，領班的警長，點齊人數之後，便令司機開車離開博物館。

其實那一車人除了司機之外，每一個都是眞的警員。

但他們始終未知剛剛來接班的，原來是冒牌貨。

車子返到警局門前，各人紛紛下車入內，把佩槍交到槍房之後，便趕緊返回家中休息。

駕車的冒牌警車司機早已查淸查楚，知道他的責任只負責接送，把車子停放好之後，便可以自行離去。所以，他完成了任務之後，也就匆匆離開。

博物館那邊，由於完全給任氏父女僱用來的阿拉伯人所控制，故此呂偉良師徒二人很快也就跟任氏父女順利進入博物館之內。

雖則他們控制了一切，却無法控制直通警局的警鐘。因此，呂偉良特別提醒各人，切勿誤觸機關，以免驚動警方！

博物館之內，除了守衛的警員之外，原來還有二名常駐的職員留宿其間，幸好給阿拉伯人僞冒的「警員」及時制服，將他們細綁起來！

但是，這二名職員也不知道機關所在，他們只供出地牢及金色木乃伊等處，有警鐘直通警局，但綫路向來屬於高度秘密，他們是不得而知的。

即使如此，這二名職員仍受到十分小心的監視。當然，稍一疏忽的話，他們就可能偸偸按响直通警局的警鈴。

任敎授老早就借故以考古隊的名義，把一具起重機運入博物館之內。

那具起重機並非建築地盆所採用的那麼笨重的一種，而是屬於室內搬運貨物的那一種。因此使用起來十分輕巧。

任敎授按亮了大堂上的燈光，四周窗門簾落下了。

呂偉良利用他那支「萬能拐杖」中的電子儀器，探測着室內各處的設施。例如秘密電眼，紅外綫等等設備，都無法逃過他的探測儀器。

阿生則開動了那座起重機，小心翼翼地，把大堂中央那座玻璃罩搬開！這是十分艱巨的工作，偶一不愼就會觸動了警鈴，那時就不堪設想了。

任玲玲親自負責監視二名職員。有些事情他們必須要問問這兩個人的，所以也把他們帶到了現場來。

阿生運用了高度的技巧，先後把四個吸盤加在玻璃罩之上，然後利用起重機將它搬開。

吸盤狀若啞鈴，每個具有兩個圓型的膠吸盤，一經加在玻璃之上，就可以利用眞空的原理，將玻璃罩緊緊地吸住！

那座玻璃罩雖則重逾數百磅，但是，四具吸盤便是八個。因此，阿生在極度審愼中，終於將它移到了大堂的中央地板之上！

那具金光燦爛的帝王木乃伊，在燈光照耀下，顯得十分奪目。

其中一名博物館職員警告他們：「我勸你們還是及時收手，否則，你們一定後悔莫及！」

站在他身旁，握住一柄手槍的任玲玲說：「是不是担心木乃伊的陰魂不息？」

「不！我說的可不是關於迷信的事，而是你們再進一步，就會觸動機關了。」職員說道。

任玲玲笑道：「你放心，我們已經知道這機關的秘密了。」

阿生把他師父召來，呂偉良正在那邊以「萬能拐杖」測量各可疑地方，結果証明這裏沒有秘密電眼或者紅外綫之類。

呂偉良過來負責操縱起重機的責任。

阿生則用特製的腰帶，把自己綁牢了，讓起重機將他移到金色木乃伊之上。

阿生手上提住一具「G」字型的儀器，那是要來將長方形矮桌加上壓力的，而上面已較好了「三百磅」的度數。

阿生小心翼翼地把這儀器放置在長方形矮桌的旁邊，將它扣住了桌面。

這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因爲那具金色木乃伊就平放桌面之上，一不小心，桌面上的壓力增加或減少，都足以引致警鐘大鳴！

當然，現在未動手將木乃伊搬開，桌面上的壓力只可能增加，不致會減輕的，但即使如此，也是十分危險的事。

阿生額上出了汗，汗珠有如豆一般大粒，也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也許是由於這裏不是香市，如果他們失手，就會落入埃及警察的手中，而且沒有像夏維探長那樣有力的人可以出面担保他。換句話說，他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巧妙的設計完全在於盛放金色木乃伊的方桌桌面之上，至於那玻璃罩籠罩住的圓型地板，証明是沒有機關的。但圓圈外三英尺之內，任何人走近亦會令到警鐘大鳴！

阿生站在圓圈之內，輕輕將皮帶解開，脫離了起重機的吊臂。

那一邊，任氏父女和數名在場的僞裝「警衛」們，正在看得出了神，竟未提防二名博物館的職員會乘機溜走！

也是任玲玲耳目伶俐，出手快捷，她一聽到了奔跑的步聲，立卽反身，就是一槍！

「砰」然一聲槍響過後，那名職員立卽倒地，他的臀部中了一槍！

在場的人無不爲之吃驚，大家都認爲

呂偉良用起重機把阿生吊到金色木乃伊的上面。

任玲玲不該開槍，因爲，槍聲可能會驚動附近的人，萬一有人報警查究，那時如何是好？

但是任玲玲却認爲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她不開槍射倒那人，他可能衝至門角，及時按響警鈴，那就更加麻煩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却沒有時間再去理會他們，因爲他們的處境比起任何人都更爲危險。因此，他們迅速把木乃伊攔腰加上了皮帶，這項工作又是必須小心翼翼的，否則錯手在桌面上加重了壓力，可能又會出問題。

將皮帶扣好後，呂偉良又將起重機的吊臂移了過去！

阿生將皮帶扣到起重機吊臂的時候，一直又要留心到桌邊那儀器的反應！

皮帶扣穩之後緩緩上升，但却不敢立卽就把木乃伊吊起！呂偉良必須小心阿生那邊動作，阿生打着手勢，另一隻手則小心地較正壓力機，那儀器不能重過三百一十磅，也不能低過二百九十磅，否則，直通往警局的警鐘就會大鳴！

因此，阿生每一下動作必須與呂偉良配合得恰到好處。阿生的手輕輕揮了一下，呂偉良就把操縱桿推動一分——那吊臂亦同時往上升高一分。

在旁的人看得有點喘不過氣來！

呂偉良手心滲出了汗，阿生三番四次以衣袖抹去了額角上的汗珠兒。任氏父女心情的緊張，更加不在話下了。

金色木乃伊上下身分別用上了兩條皮帶綑綁，唯有這樣才不致令到木乃伊在被吊起之後失掉了重心。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向來做事最有默契，在這緊張關頭，當然更加合作得天衣無縫。

各人在屏息着呼吸中，終於目覩那具金光閃閃的木乃伊，被吊離那張長方形的矮桌，最後只見起重機上的吊臂一擺，金色木乃伊於是離開了原來的位置，被放置在大堂的地板之上。

任氏父女忙着過去替它解開了皮帶，因爲呂偉良還要利用起重機將阿生移出來！否則他可能踏上了外圍的活動地，而弄響警鐘。

阿生在離開那範圍之前，仍然十分留心觀看那長方矮桌上的壓力儀器，因爲有了它將桌面上加上三百磅，可望直通往警局的警鐘不會響！

可是，就在呂偉良剛剛將起重機的吊臂移過去之際，大家都可以聽到一陣陣警車嗚嗚的聲音，室內各人立刻引起一陣驚慌，各人爭相逃命！任氏父女，和他們的保鏢，則合力將那具金色木乃伊抬上車子裏去！

呂偉良看見各人撇下他們不理，心裏十分生氣，但也沒有辦法，只好先把阿生救了出來再說。

阿生看見情勢危急，心裏想想：反正已驚動了警方，又何必再顧忌那些警報系統？於是他也不等呂偉良把起重機的吊臂移過來，就想一躍而出！

但是，當他將脚踏上那三呎闊的外圍地板時，立刻聽到一陣「吱吱」之聲，隱約可以看見有一股火花自地板冒出！

呂偉良大吃一驚！他是個老江湖，自然看得出這是佈上了生電的電網！如果阿生仍然强行衝出，必然會觸電而死！

呂偉良情急地高聲叫道：「快些退回去！阿生，小心啊！」

阿生也算機警，要不是他穿上了膠底鞋，單是剛才那輕輕一舉步，電流可能已經將他弄僵！還好他只是試探性質，一發覺情形不對，便退了回去那圓形範圍之內，呆住不動！

呂偉良看見自己的徒弟安然無恙，這才放下心來。迅速將起重機的吊臂移到阿生的頭頂上，阿生用手攀住那個鐵鈎，讓起重機將他吊高，越過了外圍那二呎的欄杆。

阿生不待起重機移定，人已經半空躍下來！

儘管阿生身手不凡，但被困在那圓形的小圈子裏，外圍有二呎佈了生電的地板，要是蠻幹瞎闖，恐怕早已喪命！

師徒二人是最後離開博物館的人。除了他們二人之外，就是一名重傷倒地的博物館職員，他是給任玲玲槍傷的。其他的人早已逃得一乾二淨了！

呂偉良和阿生正擬急急退出博物館，迎面已見數條人影急急衝來！

他們當然不會是任氏父女僱用的僞裝警員，因爲一輛燈號仍然在不停轉動的警車正停在博物館前面的廣場之上。

師徒二人看見他們拔槍在手，連忙退回博物館裏面去！

帶隊的警長用阿拉伯的話指揮着由警車上衝出的警員們，呂偉良和阿生雖然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但也想得到是圍捕他們！

任敎授和任玲玲父女以及他們僱用的阿拉伯人，相信早已逃之夭夭。呂偉良就爲了把阿生自危險地帶中弄出來，而結果走在最後，到頭來還逃不了！

呂偉良和阿生不敢硬闖，因爲迎面而來的警員都荷槍實彈，所以迫得暫時退回博物館之內，找地方暫避。

轉眼間，一隊警員，已蜂湧而入，他們首先發現的就是重傷倒地的博物館的職員。

警員分頭搜索，一名警長則將受傷的職員扶起，但傷者已因流血過多而奄奄一息。

一名警員在黑暗一角找到了另外一名博物館職員，他是被任玲玲用繩索綑綁之後推進那間黑暗的儲物室裏去的。

他把遇刧的情形對警長說了出來，警長一面吩咐下屬通知總部，下令兜截在逃人等，一面親自率隊在博物館內內外外加緊搜索。

呂偉良這時正躲在走廊上一具豎起的木乃伊後面。這走廊之上擺放了不少古埃及的木乃伊，只是它們沒有像金色木乃伊那樣受重視而已。

但是，在未經愛克斯光透視之前，誰也不知道這些被人忽視的木乃伊之內是否也有一批批的無價珠寶。

呂偉良躲在後面，阿生則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師徒二人竟在匆忙之間，失去了連絡！

呂偉良看見一名持槍的警員由那邊一步步的走過來，許多人在這種情形底下早

已發足狂奔，但是，呂偉良往往能在危險關頭保持頭腦冷靜。

他看得出對方並未發現他躲在那兒，這不但可以從那警員的目光神色中看出，而且也可以從舉止中看得出！

如果那警員眞的見到了他，一定會舉槍相向，同時亦會喝令他舉手走出來投降！但是，眼前那警員却步步爲營地走過來，他雖則直瞪瞪地盯住那具古代的木乃伊，却沒有受到任何影响的。

卽使是如此，呂偉良仍然小心戒備！

他躲在木乃伊背後的黑影裏，看定算準了，只要那名武裝警員有所行動的話，就是先發制人。

但是，那警員在木乃伊前面不到三呎之外站住了之後，並未再往前走了一步！

他好像有點胆怯！其實一向胆正命平的鐵拐俠盜呂偉良也有點胆怯，因爲在呂偉良的冒險生涯中，從未有過這樣的經驗。躲在一具死屍的背後，而且還是一具死了數千年的乾枯木乃伊，尤其是在這般環境底下，相信任何人也無法不帶點吃驚的心情！

那警員不敢再留在那兒，轉身就走！

呂偉良悄悄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在目前這環境裏，只希望警隊一無所獲，以前所有的人都逃光了，然後揀個機會逃走，但是，阿生却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呂偉良正在凝思之際，突然聽到那邊傳來一陣混亂的聲音！他担心阿生不知怎麼樣了。

但是，那陣混亂的聲音很快就歸於沉寂！

呂偉良無法分別得出那是什麼聲响，像是有人打架，又像是有些東西倒下來似的！

呂偉良正想悄悄過去看看，雖然那邊未必可以再發現這麼完成的地方可供躲避，但是，萬一阿生出了事……

呂偉良想到這裏，心裏就冷了下來。

他正想那具古代木乃伊後面走出來，——那具木乃伊是放在一具棺木之內，豎起放在走廊之上供人們參觀的。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呂偉良不知是否眼花繚亂，竟然看見一具木乃伊在跳動！

儘管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但處於這一具具的木乃伊之間，總難免會有點心寒。假如木乃伊也能跳動的話，試問與殭屍何異？

呂偉良揉揉雙眼，望過走廊那邊，剛才所見的木乃伊仍然一具具的豎立在整條走廊之上，每一具都木口木面，並未見有會走動的。

呂偉良心裏想：也許只是眼花繚亂而已。

但是想也未曾想得完，那邊又有些東西在移動，仔細一看，是一具木乃伊！呂偉良不由得大吃一驚！

他再定神看清楚，不錯！的確是一具木乃伊，而且正一步一跳地走過來！

就在這時候，走廊的另一邊也有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在這刹那之間，呂偉良好像發覺所有的木乃伊都會走動似的。他幾乎以爲自己活在一場噩夢之中，要是換上了一個神經衰弱的人，說不定會大叫起來！

呂偉良回頭看看，剛才那具木乃伊往牆邊一靠，又豎立在那裏不動！

呂偉良本來想走，但沒有時間了，因爲走廊的另一邊又有人影出現，他們是二名武裝的警員，正由那邊搜索過來！

呂偉良幼時曾聽過行屍的可怖故事，他不知道古埃及的木乃伊是否作怪，但是，剛才他自信不是眼花，那具木乃伊的確在跳躍！

如果想起銀幕上的吸血殭屍，心情就更覺可怖。但呂偉良是不相信有吸血殭屍那一回事的，怕只怕這不熟悉的環境。

世間有許多新奇的事物，尤其是神秘的中東，數千年前既然有人懂得利用防腐的方法把屍體製煉成爲木乃伊，當然也明白到許多先進的原理。卽如未有人登陸過其他星球，誰曉得那些星球，是否也有生物？

呂偉良就在極度驚奇的心情中等待，希望難關會成爲過去！

但是，二名警員一先一後的走過，走在後面的一名，竟然又在他藏身之處站了下來，那警員正瞪住那具木乃伊！

呂偉良不知道那具木乃伊是否別開生面。

因爲他剛才躲進來時十分匆忙，根本就沒有機會仔細地看個清楚。

他眞担心！幾乎想用力一推，就把跟前的木乃伊推倒！

另一名警員走了過去走廊的另一邊！到底眼前這傢伙在看什麼？

呂偉良悔不當初，如果他不躲在這裏，或者躲在其他木乃伊的後面，也許不會引起這些警員的注意，但眼前這具木乃伊分明是有它吸引人注意地方，否則又怎會引致警員們的一再的注意？

呂偉良担心他再獃在這裏，終歸會被人發現。

但如果要逃也不知如何逃得出去！何況！還有阿生正不知下落……

呂偉良剛想到這裏，那邊一具木乃伊突然又跳動起來了！

呂偉良大吃一驚！他幾乎要脫口大叫了出來！

站在前面的警員，立卽回轉身來，他固然吃驚不小，但是，他剛張大了口腔想呼叫的時候，就給竄至背後的木乃伊迎頭一棒！

那名警員哼也不哼一聲！就此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一下！

木乃伊手中所持的正是一些古埃及的武器——一根銅棒。

呂偉良看得清楚，因爲這時候他們之間的距離不及三呎！

呂偉良是勝在頭腦冷靜，他在驚慌之餘，也想到了自己那個鬼靈精的徒弟阿生，是的，這木乃伊的外殼顯然有破綻，會不會是阿生扮的？

呂偉良在未確定之前，不敢輕舉妄動！但是，他既然不相信殭屍和幽靈那回事，這些木乃伊，會不會在死後數千年復活？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呂偉良靜待機會。

他企圖等待那擊昏警員的木乃伊轉身

走開時，便叫出「阿生」的名字，所以要等他轉過去，是担心萬一扮木乃伊的不是阿生，他也有機會逃避。否則，面對面時，就逃不了！

呂偉良只是憑常識，看破綻肯定那具木乃伊不是眞的木乃伊。

但是，那具「木乃伊」並沒有走開，而且還向警員的倒下地方彎下腰來！

他竟然將警員拖過一旁，躲到一系列的木乃伊後面去。

他到底要幹什麼？

呂偉良漸漸明白了，這的確是一具僞裝的木乃伊，他正要將警員的衣服脫將下來！

就在那具「木乃伊」脫下他的僞裝之際，呂偉良立卽就可以認得出那人是誰！

他，正是阿生！

「阿生！」呂偉良低聲呼喚着他，「我在這裏啊！你怎麼了？」

阿生在提心吊胆之際，清楚認得了這是他師父呂偉良的聲音。

他由一列木乃伊後面的黑影彎腰竄過來，與呂偉良會合了。呂偉良知道阿生無恙，這時才較爲安心下來。

但是，如何可以逃出這博物館？

阿生這時已穿上了那套警員的制服。呂偉良雖則在許多事情上經驗較他徒弟豐富，但有些古靈精怪的想法，阿生往往表現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呂偉良算是給他提醒了。

對了，目前這情形，最佳辦法只有僞裝埃及警員，才可以逃出重圍！

剛才阿生在那邊也就是憑這木乃伊的僞裝，首先把一名武裝警員擊倒，可惜他出手太重，以至血漬染污了警服，不能加以利用。所以阿生迫得將那第一名被擊倒的警員屍體推過一旁！再等候另外一次機會！

有了這經驗，阿生不敢出手太重了！所以剛才他是擊得恰到好處！

阿生又看見另外一名警員由那邊過來，心中不禁暗喜！

但是，人影幢幢之際，另一名警員却尾隨其後，換句話說，那是兩名警員，一先一後的搜索過來。他們正在交談，但可惜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懂阿拉伯話。

不久，他們在跟前走過了！

阿生輕輕吹了一聲口哨，走在後面的一人，立卽回過頭來！

前面一名警員一無所覺地，繼續往前走！後面一名，想把他叫住，他已拐了彎了。

那警員以爲自己神經過敏，回頭瞧了一眼，却看不見什麼，於是又想往前走。

阿生又吹了一聲口哨！

這一次，那警員聽得清楚，他立卽拔槍在手，一步步的走過來！

師徒二人早已有默契！

因此，當那警員經過呂偉良面前，走向阿生躲藏的地方時，他突然從後面襲擊他！

那警員悶聲不响地倒了下去！師徒二人迅速將他拉過一旁！

就在這時候，另一名警員由那邊走過來，當時阿生正將那昏倒的警員的制服除下，看見那邊有人走過來，動也不敢再動了！

呂偉良担心被人發覺，那時他們的計劃就會失敗，因此，他小心翼翼地，戒備着。

當那名警員走近時，脚步突然緩慢下來；師徒二人心裏暗吃一驚！那警員顯然在注視着一些東西，但由於角度關係，師徒二人躲在一列木乃伊後面，可不知道那警員到底在看什麼。

阿生知道一定有些東西非常吸引着這名警員，說不定剛才師徒二人襲擊其他二名警員時，露出了一些破綻！然則，他會不會召來其他人？

就在這刹那間，那警員突然大叫一聲，回頭便拔足飛奔！

阿生看得莫名其妙，但呂偉良躲在一具木乃伊的後面，却因爲角度的轉變而看得更加清楚了。

地上有血，是剛才那警員被襲擊時由傷口流出來的；那傢伙會不會就是看了這些血，而嚇得回頭就跑？大有可能！

阿生把一套已脫下的警員制服交到呂偉良手中，但是呂偉良已來不及穿上了，因爲他聽到那邊人聲喧鬧，可能很快就有大批警員前來查究。

師徒二人担心太遲逃不掉，於是朝往反方向逃走！

那一邊，因爲剛才一名警員的驚叫，而引來十多名警員；而這些警員都是由警局裏增援而來的，他們正展開搜索行動。

突然聽到那警員的驚呼聲，紛紛由各處走過來查看！

呂偉良師徒二人雖然朝住相反方向逃走，也遇上了二名武裝警員；阿生這時身穿埃及警察制服，但呂偉良却未換上，幸而他非常機警，看見有人迎面而來，匆匆躲到一角。留下身穿制服的阿生，對付他們。

二名武裝警員用阿拉伯話問阿生發生了什麼事，阿生根本不懂阿拉伯話，只是憑想像也可以想到他們的用意。於是阿生用手一指，表示那邊有事發生，那二名警員於是衝了過去。

呂偉良趁住機會匆匆將警服草草穿上，和阿生走出去！

由於走廊內集中了大部份警員，他們在查究血漬的來源。所以門口的警員只有數人！

首先發現血漬的警員所以大驚小怪，可能是帶有點迷信；他以爲木乃伊有血漬流出來。如所周知，木乃伊是經過製煉的乾屍，尤其是眼下存放在這博物館裏的木乃伊，都有數千年歷史，怎麼可能會有血流出來呢？也怪不得那警員越看越驚，越想越不對勁！

但是，一些較高級的警官頭腦冷靜，一看見地上的血漬，便懷疑其中必有古怪！於是在附近一帶展開搜查，好容易就在木乃伊的後面黑暗處找出被擊昏的警員來！

不問可知，這是怎麼一回事；高級警官立卽下令封鎖博物館所有出路！

這時候，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已逃到門口附近，守衞在那裏的警員看見他們身穿制服，在並不明亮的光綫底下，根本不會想到他們是僞裝的。

其中一個向他們問道：「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循例又是往屋內一指，因爲他有自知之明，既然不懂阿拉伯話，只有免開口，以免露出破綻！

說完話的警員往屋內望去，但見有人追了出來，阿生也聽到了，首先拔足飛奔；他即使聽不懂對方說什麼，也知道由屋內追出來的人大概是叫人截住他們！

呂偉良看見阿生走，他也不能不走！於是師徒二人急步飛奔，企圖走向汽車停放的地方！

但是，一名警員在門際高聲喝道：「站住！不准再走！否則開槍！」

那警員是用阿拉伯話發出警告的，但師徒二人也明白了他的用意！

他們沒有止步，因爲到了這地步，已是勢成騎虎！

就在連聲大喝之中，夾進了「砰」然一聲槍响！

師徒二人大吃一驚！立即往黑暗處直滾過去！

其實，那只不過是一聲警告的槍聲，目的是要他們止步！

呂偉良和阿生絕不熟悉這裏的環境，但這兒已是博物館對面的街頭了。他們急急奔往黑暗處竄，大批警員却由那邊尾追過來！

由於情勢危急，阿生迫不得已，終於拔出那支手槍來，往後開了一槍！

阿生的身上一直保持着那支手槍，那是他上次從博物館警方的手中盜來的。但是，追捕他們的警員却不知道他有槍，所以越追越近！

阿生那一槍有如轟天雷，等於提醒了他們，也替師徒二人解了圍。因爲槍聲响後，警員們不敢追得太過貼近，他們也就可以從容遁去！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匆匆掠過街頭，回頭看看警員們並沒有接踵而至，也就悄悄鬆了一口氣！

師徒二人躲在黑暗一角，匆匆忙地把警服脫下來。因爲追踪他們的警員已經知道是僞裝的，而且他們的目的是要混過守衞的耳目，現在目的既然達到，亦無須繼續僞裝下去！

豈料就在這時候，那邊又傳來急促的步履聲！一隊持槍的警員，出現在路燈之下！

街上很靜，靜得連車輛和行人都罕見。師徒二人不知道剛才有沒有人看見他們躲到這兒來，如果有人向警員報告，他們就可能遭到圍捕。

呂偉良對阿生說：「把手槍交給我！我們設法到任教授居住的酒店去！」

呂偉良所以要這樣做，是担心阿生胡亂開槍；他的宗旨是不能傷害人命；除非對方是壞透了的人，除非是環境上迫不得已！

阿生只好把手槍交給呂偉良！

呂偉良沒有帶走被擊倒警員的手槍，至於他自己那支萬能拐杖，這時已縮龍成寸，變成一個盒子似的，掛在膊肩上！那是因爲他既然假扮警員混出博物館，自己當然不能手持鐵杖的。

幸而他的義腿一直運用得非常靈活，萬能拐杖只不過是他的隨身武器而已！既然不能利用它走路，呂偉良便將它摺合起來！

但是，現在呂偉良又得把他的萬能拐杖拉開，回復了原來的樣子，因爲他手持鐵杖走路，總比較用義腿走路爲快！

師徒二人悄悄縮在黑暗的街頭陰影裏，因爲警員仍在那邊搜索。

最糟就是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但看那小隊警員的動靜，大概是有人認爲師徒二人不可能逃得太遠，所以他們才在這一帶展開搜索。

阿生低聲對呂偉良說：「我們不能在這裏等他們，不如趁機衝出去！」

「不！我們不熟悉環境。」呂偉良說道，「你以爲這是香市麼？我們只要一暴露目標，就會被他們抓住；絕不可能反抗的！」

阿生四下裏張望，後面根本沒有路可逃！而這裏的屋宇建築又不似香市的，並無梯階直通天台。這裏是一排屋子的凹陷處，路燈照不到，所以他們暫時亦未被搜索的警員找到。可惜這種情形不能維持多久，警員遲早也會找到這邊來的。

呂偉良無計可施，叫阿生把二套警員制服紮作一團，用力扔上了屋頂。

然後，師徒二人就若無其事地走出去！呂偉良想過了，以其遲早搜到過來，倒不如光明正大地走到街上；但是他却警告阿生切不可魯莽。

警員立即喝住了他們，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所以他們也順理成章地停了下來！

在警員未抵達之前，阿生突然想起了一件十分嚴重的事，那就是交給呂偉良的一支手槍。萬一警員要搜身，手槍自然會惹起麻煩的。儘管現在他們已不是穿上了警服，但三更半夜帶槍在身，同樣是難以解釋的事。

轉眼間，警員已經包圍過來！

二人穿着便服，呂偉良同時手拄鐵拐杖，與剛才的情形完全兩樣；但警員們自然想到，即使剛才的警員打扮，也是假的。所以才把他們截停問話。

但是，師徒二人半句阿拉伯話也不懂，雙方立即陷入了僵局！

問話既然不懂，警員示意他們把雙手高高舉起，接受搜身！

阿生立即表示反對，他用英語抗議，認爲這是一種侮辱。

其實他是担心呂偉良身上的手槍被搜獲，那時就百詞莫辯。

呂偉良當然也想到了這點，他叫阿生冷靜點，切勿輕舉妄動！

阿生正要提醒他那支槍，一名會講英語的警員已經開腔說話。

那警員知道他們是遊客，非常有禮貌地問道：「兩位怎麼會在這深夜裏出現在這兒的？」

呂偉良回答道：「我們迷途了。因爲我們不熟悉這兒的街道，又截不到一輛街車。」

警員把意思轉達他的上司，警長下令搜索二人有沒有懷武器！

那名也會識英語的警員於是對呂偉良說：「可否讓我們搜查一下？」

阿生又要反對，但呂偉良却出乎意外地，答應讓他們搜身。

阿生實在担心，他不知道呂偉良何故會如此大方，那支手槍可不是容易收藏的東西，難道呂偉良已經悄悄的將它扔掉了麼？

但是，剛才警服與警帽等物，是經阿生一手包紮在一起的，阿生並未發現有一支手槍在內。假如呂偉良把手槍扔在路邊的話，遲早總會被那班警員找到的。

阿生正在滿腹疑團之際，警員已經動手搜身。呂偉良表現得非常之合作，讓他們搜個明白。

阿生並不担心自己，只担心呂偉良；但是，警員却無法可以搜出那支手槍！

阿生悄悄鬆了一口氣！

警員用英語表示歉意，呂偉良反而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警員告訴呂偉良說，剛才有人打刼博物館，呂偉良只表示了一種驚異，就想與阿生離去；豈料那名警長又不知跟警員說了一些什麼，只見那警員立即又把師徒二人叫住！

呂偉良心裏一凛！難道他們已看出了破綻？

他仍然保持極度的冷靜！與阿生雙雙站停了。

那警員過來向他發出了一連的問話，同時以小册子記錄下來！問話中包括了他們居住的酒店以及國籍在內。

但是，最令他們担心的，還是那一輛警車。警長把手一揮，那警車就開到了旁邊！警員叫師徒二人登車去！

呂偉良非常吃驚，可能有人認出了他們的樣子；但回心想想，只有守衞在博物館門口的二名警員，驚鴻一瞥地，見過他們。

不過，當時他們都戴上了警帽，而且，帽子都拉得低低的，照理很難認出眞面目來。

呂偉良正要問那名會講英語的警員，但他却跑開了，而且車子立即開動！

警車上除了司機之外，還有一名手持來福槍的武裝警員。

阿生用香市土話跟呂偉良談話，他看來有點兒忍無可忍了。

阿生說：「看來他們要把我們解返警局！」

呂偉良也覺得有此可能。雖則那名會講英語的警員沒有對他言明，但他們却看見那警員曾用阿拉伯話吩咐那司機。

如果被拘禁在警局的話，只怕遲早總會給他們查出一些端倪來！

呂偉良想問車上的警員，怎奈他不懂英語，有如老鼠拉龜，無處下手。

阿生沉不住氣，說道：「師父，看來我們沒有選擇餘地了！」

阿生的意思是要反抗，呂偉良當然明白。但是，呂偉良却又對阿生說道：「別輕舉妄動，說不定，他們不是送我們到警局！」

阿生道：「不是送我們去警局，難道還是送我們返酒店麼？」

「也許是的！」呂偉良指指前面，「你瞧！那不就是我們所住的酒店嗎？」

阿生這時也認出了，警車果然是送他們回來的；也許剛才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惹人懷疑的地方。

由於他們是迷途的，所以警長便令人派車送他們回來。這麼看來，埃及警察的確不錯！

轉眼間，警車停了下來。

那名武裝警員示意師徒二人下車，但令人感到懷疑的，就是那個警員，也下了車。

呂偉良很快就想明白了，警員也許要查明白他們是否住在這家酒店，藉以證明他們的身份是否屬於眞正的遊客。

師徒二人在那名警員的陪同下，進入了酒店的大門。

警員果然走向了櫃枱那邊。

警員和賬房在用阿拉伯話交談。師徒二人呆在一旁，心情自然有點緊張，但總比剛才鬆了一些。因爲看情形，那名警員大概是要證明一下他們是否眞正居住在這裏。

警員很快就跟他們揮手告別。

呂偉良和阿生舒了一口氣。他們原是打算到任教授居住的酒店去一次的，但既然回來了，也得先回到房間裏去。

侍者把房門鎖匙交給他們，呂偉良順口向那侍者問道：「隣室那位小姐回來了沒有？」

侍者說：「你是說利雅麗小姐麼？」

「是的。」呂偉良和阿生都知道利雅麗就是任玲玲的化名。

侍者說：「她已經退了房。」

「退了房？」呂偉良怔了一怔！

侍者不禁問道：「先生，有什麼不對嗎？」

「不！不！」呂偉良連忙掩飾自己的窘態，「她今晚有沒有返過這裏？」

侍者道：「有的，大約一小時前，她和她的朋友回來，說是搭夜航機離開我們這裏！」

呂偉良和阿生四目交投，表示出一派古怪的神態。他們現在有如一場好夢驚醒了；雖則危險似成過去，但是驚魂仍然未定！

呂偉良謝了侍者，順手又給了一些小賬，然後進入他的套房。

在進入房間的時候，呂偉良想起了那度裝上了機關——有暗鎖的門。於是又把侍者叫住！

侍者回過頭來，用英語問道：「先生，還有些什麼吩咐？」

呂偉良道：「利雅麗小姐有二名保鏢，他們現在什麼地方？」

「保鏢？」侍者想了想，又說：「噢！你是說那二名阿拉伯流氓嗎？他們本來一直住在利小姐隣室——就是你這間房，後來他們搬到左隣一間住了。今晚他們也一起退房了。」

「你怎麼說，他們是流氓？」阿生問道。

侍者說：「在這個地方，有些人用保鏢的名義在遊客中討飯吃，根本和流氓也沒有多大的分別。」

呂偉良又指指那度房間的門，道：「你們這裏，似乎經過了改裝！」

「改裝？」侍者顯然不明白。

「是的，這裏有暗鎖，你瞧！」呂偉

良指住門縫中一些裝置！

侍者彎腰看了一會兒，解釋說：「在我們酒店中，這裏一連三間房都是一流設備的，過去試過一個時期，長期租給一名黑社會頭子，說不定他們將它改裝過，用以囚禁一些反抗他們的人。」

這也是有可能的事，既然二名「保鏢」也可以在酒店中橫行，那麼，黑社會頭子就更加霸道了。

呂偉良感到這解釋相當滿意，他們進入房內，把侍者遣走！

然後，把房門關上！

阿生首先撲到牆邊，由壁畫背後的牆孔中窺伺過去，但見隣室一片黑！

呂偉良拉亮了燈，室內一切如舊，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但是，几子上却有一包東西——那是一個大信封。裏面顯然載了一些東西。

呂偉良把那個厚皮紙信封拆開，裏面有他們師徒二人的護照！

此外，又有一叠旅行支票，是以美金為單位的，總數是五千元。

阿生走過來看看，不禁無名火起。他說：「這算是什麼？」

呂偉良苦笑道：「有五千元酬勞，總算不錯了！」

阿生當然知道這不是呂偉良的眞心話，莫說五千，即使是五萬美金，呂偉良也不會把它放在眼內。

呂偉良檢閱過護照，並無欠缺什麼。他又再三看看厚皮紙信封之內，並無可疑之處，也沒有一紙半字的留條！

阿生突然走出房間外面去，給呂偉良叫住了他：「你去那裏？」

阿生道：「到他的房間去看看。」

呂偉良說道：「他們做事很有計劃，而且十分乾凈利落，你會看不到什麼跡象的！」

阿生仍然堅持要過去看看，呂偉良也沒有阻止他，讓他到任玲玲住過的房間去看。

走廊上沒有人，酒店的住客也許早已睡了過去！

任玲玲是一小時前退房的，在情理上，這麼深夜也不可能立即將房間租出。於是阿生把房門打開，他用以開門的工具，就僅僅是一支鋼針。

房間內漆黑一片。

阿生沒有亮燈，却開了他携備的一支袖珍手電筒。光圈在四處移動，房間已經過一番執拾，一切井井有條！

許多酒店的房間都是一樣，客人這邊走了，立即有侍者入來打掃和執拾一遍，以備下一位顧客進住！

阿生放胆亮了燈，然後在房內展開了搜索。

但是，一些痕跡也沒有，眞的是給呂偉良猜中了。阿生無可奈何，只好退出房外！

呂偉良看見阿生敗興而回，向他說道：「好好的先睡一覺吧！一切留待明天再說。」

阿生含恨地說：「我們簡直做了一次大傻瓜！我們從來也沒有給人這麼樣愚弄過！」

呂偉良道：「看情形，任教授也不會留下來。他們事成後，可能已經秘密離開這裏。」

阿生道：「何不到尼羅河酒店看看？也許我們來得及截住任教授呢！」

呂偉良沉思着，他覺得這麼深夜去酒店找人太不方便，但阿生說得也有道理，除非任教授老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否則，說不定可以截住他！

只要找到任教授，就不怕找不到任玲玲和他們僱用的阿拉伯人。於是呂偉良終於聽從了阿生的說話，離開了酒店。

他們召街車來到了尼羅河酒店——這就是東方考古隊總部之所在。

侍者以為他們是剛乘夜航班機抵埗的遊客，慇懃招待。

呂偉良將錯就錯，就讓侍者帶他們去一間房間裏看看。但呂偉良只看了一眼，就表示不滿意這間房，同時問道：「可以給我們住上二樓嗎？」

侍者道：「對不起，二樓已經租給東方考古隊了。如果二位不喜歡住地下，不如租三樓吧。三樓的房間，比二樓的更高貴！」

於是他們又上了三樓。

在經過二樓時，呂偉良忍不住問：「東方考古隊是不是來自香市的？」

「是的。」侍者反問道：「你們是來自同一地方，也許認識他們吧？」

呂偉良乘機又說：「是的，有一位任教授，我是認識的！」

「噢！你是說那位副領隊麼？」侍者說，「他今晚出去之後，一直就未見他再回來！」

登上三樓，呂偉良自動提出「三零七」號房，阿生不知道他為什麼選中這號碼。幸好「三零七」並未租出去。

侍者開了房門，讓他看過；其實呂偉良看也沒有多看一眼，就表示滿意！

侍者離開了房間！

阿生問道：「師父，怎麼不單刀直入，查問一個明白呢？」

呂偉良說道：「不！我是不想打草驚蛇！」

阿生又問道：「為什麼你要選中這間房？」

呂偉良指指地板，說道：「你太健忘了，這下面就是任教授所租用的『三零七』啊！」

阿生自問到底太年青，許多事情他都沒有呂偉良那般細心。

呂偉良推開窗門下望，他知道下面一個窗口之內就是任教授所住的房間。但窗內沒有燈光，而且，窗門也掩上了。

阿生現在什麼都明白了，呂偉良是要由窗口爬下去，潛入任教授的房內去找綫索！的確，這辦法，比單刀直入聰明得多了。

呂偉良正擬有所行動之時，突然有人敲門！

這一下敲門聲，把師徒二人登時嚇得一跳；尤其是在這個時候，任何人處此環境，都難免會提心吊胆！

呂偉良定一定神，打個眼色給阿生，叫阿生去開門；呂偉良則躱到門後去！

阿生躡着足到了門際，輕聲問道：「是誰？」

「是送開水和毛巾來的！我可以進來嗎？」

門開處，進來的果然是一名侍者。但却不是剛才那一名侍者，因此，師徒二人仍然小心戒備。因為在今晚這種環境底下，任何事情都會有可能發生。

侍者把一壺開水和幾條乾濕毛巾留下，就退了出去。

他們本來就是另有目的，所以待侍者走後，立即將房門閂牢。為審愼計，又熄了房間裏的燈光；因為對面一些住戶可能會看見的。

呂偉良利用萬能拐杖裏面隱藏的鋼鈎銀索，落到二樓窗口，雙足僅可站在屋簷之上！

阿生從窗口俯視，迷濛光綫中只見呂偉良輕輕將房間裏的窗門開了。

在呂偉良的冒險生涯中，這算是小兒科。因為比這更高的樓他也爬過了，比這些窗門更難開的也開過了。

呂偉良到了房內，伸手不見五指。這大概是他未曾習慣這裏的環境所至！

事實上，屋外的路燈，一些兒光綫的折射是有的，但眼前他的情形一如初入電影院的人一樣，視覺上的習慣令他感到黑漆一片。

呂偉良把萬能拐杖的電子電筒開亮了。這支萬能拐杖有多種用途，剛才的鋼鈎銀索是可以自動收縮的，何況還有阿生在上面帮着他！

呂偉良在光圈底下，發覺房內沒有人，被辱凌亂，寫字枱上面也是一片凌亂。但這種凌亂並非被人搜索過，而只是居住在這裏的人，可能太過隨便，不加執拾所致。

呂偉良把寫字枱的抽屜拉開，裏面只有些紙和筆等等文房用具；信封信箋還是酒店的。寫字枱上面則擺放了一些考古的參考書籍，還有木乃伊的圖片等等。

呂偉良把枱頭燈按亮了，跑到衣櫃門前，把櫃門拉開；櫃內只有簡單的衣物，一個旅行皮包，手挽處還加上了一個小紙牌，上面用英文打字機印上了「任東亭教授」等字樣。

呂偉良搜索超過了十分鐘，依舊是一無所獲。

當他重新回到寫字枱這邊時，鐵拐杖中的電子筒，無意中照到枱底下有個字紙簍，裏面隱約盛載着一些撕碎了的字紙碎片。

呂偉良順手摸起一些紙片看看，一些鉛筆的字跡及圖片，盡是殘缺不全的。

呂偉良回到衣櫃這邊，把一個膠袋取來，將字紙簍裏的紙片盡傾袋內。這就是呂偉良今晚此行的收穫了。

呂偉良用萬能拐杖中的鋼鈎銀索，返回三樓「三零七」號房。阿生看見他師父帶回來的，只是一袋紙碎，不禁為之啼笑皆非。

呂偉良却對阿生說道：「說不定這裏有綫索，試把紙片堆砌一下！」

阿生才沒有這份耐性，但師父叫到，也沒有辦法。他把膠袋中的字紙碎片湊拼起來，有如電視台的有獎節目「砌圖遊戲」一樣。

呂偉良站在窗前，突然聽到一陣門聲，但是這種門聲却不是來自這間房的門外，而是由二樓任教授的房門傳出的。

阿生埋頭把紙片堆砌，他漸漸覺得有趣了，似乎沒有聽到那種聲音。但呂偉良站在窗口，却聽得十分淸楚。門聲的確是由二樓傳上來的。

呂偉良走出「三零七」號房，悄悄走下樓梯，只見有個身穿睡袍的人站在「二零七」號房門外；一名侍者走過去對他說：「林博士，你找任教授嗎？」

「是的。」那個叫林博士的男子看來也有五十多六十歲了。

侍者說道：「教授晚上出去之後，一直未有回來！」

「謝謝你！要不是你說出來，我還以為他出了意外呢！」林博士又問：「可以替我把房門打開嗎？我有些東西放在他的房間裏。」

侍者知道他們同是「東方考古大隊」裏面的成員，而且大家都在這裏住上了好一段時日，所以也就把門匙取來，替他把房門打開了。林博士進去之後，順手把門關上。

呂偉良由梯間退回三樓——這間酒店樓高五層，全部是室內樓梯。

阿生仍然迷頭迷腦地在几子上堆砌那些碎紙片，完全沒有理會到呂偉良。

呂偉良退回「三零七」號房之後，又把房門關上；走到了窗前。只見他匆匆把「萬能拐杖」拉長，附上一些有如望遠鏡似的東西在杖端之上，伸到下面的窗口外面去——這正是有如潛水艇中所用的潛望鏡一樣的設備。於是下面「二零七」號房間裏的一切情景，盡現呂偉良的眼底！

那位被稱作「林博士」的人這時正在任教授的房間裏搜索。

房內亮了燈。

林博士搜索的地方，呂偉良不久之前也都搜查過了。

呂偉良眞不明白，他到底要搜尋些什麼？

最後，林博士在寫字枱之前坐了下來。呂偉良看見他拉開抽屜，查閱着一些什麼。

呂偉良覺得這位林博士可能故意在半夜裏抽查任教授；也許他對任教授早已存有懷疑。否則，他為什麼會在這三更半夜裏，跑到任教授的房間裏來搜查？

呂偉良回頭問阿生：「你還記得『東方攷古隊』的隊長是誰嗎？」

「東方考古隊」是來自香市的，呂偉良知道阿生最早注意這宗新聞，所以才會這樣問阿生。

阿生想了想，答道：「隊長是林博士，副隊長是任教授。」

呂偉良回頭再以萬能拐杖中的潛望鏡移到「二零七」號房的窗口外面時，林博士剛好熄燈離開了那間房。

呂偉良後悔不該中途與阿生談話，以致錯過了窺伺的機會。他不知道林博士有沒有搜到什麼；說不定他已帶走了一些東西。

呂偉良探首窗外，看見二樓一列窗口都是黑漆一片，看來林博士並不是住在這一房間的；可能他住在雙數房那邊。

呂偉良又想潛出房間外面，跑到二樓

去查看一下，但是，阿生却把他叫住了，說：「師父，你過來看看吧，這到底是什麼？」

呂偉良走到几子旁邊，看見阿生將數張撕碎了的紙拼好。這些紙每張同樣大小，大約是十乘十二吋一張，每張上面都畫了一些東西。

其中一張有若地圖，另一張則畫了一個圖形，形狀有如中國的「凸」字。阿生固然看得莫明其妙，呂偉良也同樣看得一頭霧水。

不過，呂偉良却爲了這些莫明其妙的圖形，而放棄了跑到二樓去查看的企圖。

師徒二人面對住几子上那些支離破碎的紙片而出神。

假如有人不明白其中原委的，一定以爲他們神經不大正常。

阿生道：「我想這些東西也沒有什麼意思，不如先回去睡一覺。」

「回去？」呂偉良詫問道：「回去那裏？」

「當然是我們居住過的貝魯特酒店。」阿生道。

「不！要睡你就在這裏睡好了。」呂偉良說，「我們不會讓別人查出我們的行踪，索性躲在這裏幾天吧。」

阿生於是跑上床去，倒頭便睡。呂偉良却仍然在几子前面，坐在沙發上，面對住那謎樣的圖解，而想得出了神。

不朽的人　價值連城

一具木乃伊的失踪，不但轟動了整個埃及，也轟動了全世界。

由於東方考古大隊發現古埃及的帝王木乃伊之內，收藏着無法估計的珠寶，所以各地考古學家紛紛趕到開羅來，想不到與此同時，却有一具金色木乃伊給人刦走了。埃及當局固然認爲是莫大的損失，就是希望加入研究的考古學家們，亦認爲是一種損失。

首創利用愛克斯光檢驗木乃伊的東方考古隊，立刻成爲世界各大通訊社派駐開羅的記者訪問的對象。因爲東方考古隊是最早發現「金木乃伊」內蘊藏着無價珍寶的，他們也是第一批澈底研究過「金木乃伊」的專家。

但是，東方考古隊本身也出了事，因爲身爲領隊的林博士已經向當局報案，他們的副隊長任東亭教授不知怎的竟會失了踪！

一連串有關這方面的新聞，把開羅各報的重要篇幅佔去了。

一向以爲木乃伊只是具乾枯的屍體的人，現在都明白到除了陪葬的珠寶之外，還有更具價值的珠寶收藏在木乃伊內部。

如果那些盜墓賊死而有知的話，一定後悔他們爲什麼一不做二不休？要是當日盜墓時索性把那些屍體也一同盜去的話，收入豈不更可觀麼？

事實上近年來很少盜墓賊出現，因爲不少古墓早已被人發掘者發掘淨盡；盜墓者亦早已盜個淸光。尤其是古埃及以來，木乃伊已有數千年歷史。經過這麼悠長的歲月，所有古墓絕大部份已爲人發現了。

無論是根據民間傳說或者當局的檔案記錄，都可以查出盜墓者不得好死的事實。看來有點迷信，但却有人認爲古墓中有病菌，所以盜墓者一經感染，便會死得不明不白。

開羅大小各報除了報導一連有關消息之外，就是翻查舊案，說明昔日盜墓者神秘死亡的事實，呼籲把「金木乃伊」偸去的人，迅速送回，以免招致不幸！

但是，只有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才明白，任敎授等人決不會爲這些「無稽之談」所感動的。眼前他們可能已把「金木乃伊」解剖，將裏面所收藏的無價之寶取去變賣。

阿生用一張白紙，把那些碎紙片貼在上面。他現在不會覺得呂偉良無聊了。甚至認爲這是重要的綫索之一，可惜他仍然找不出一點答案來。

博物館已經暫時關閉，許多不遠千里而來的考古學家都認爲這是十分掃興的事，而東方考古隊所有人員都給當局看管起來。大概埃及警方也懷疑到「金木乃伊」的失踪與任敎授的失踪有關。

但是，身爲領隊的林博士却認爲這是一種侮辱。林博士還向報界公開指責埃及警方，假如他們眞的存心不良的話，就不會再留下來。

「金木乃伊」內有寶藏的事實，是經東方考古隊證明的，假如他們存心不良，也可以隱瞞事實，但是，事實上林博士早已把事實寫成報告，交到埃及政府方面去備案了。警方分析過之後，認爲眞正存心不良的可能只有任敎授一人。所以，不久之後便把各人釋放出來。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在毫無辦法中，又來到了博物館附近。但是，這一帶已被警方封鎖了。甚至平日在這裏出現的嚮導，也被迫遠遠離開博物館。

不過，到底那是他們的地盤，嚮導們是靠遊客的，所以在附近的街頭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嚮導的踪跡，他們在向遊客們滔滔不絕，無非想找到一些生意。

呂偉良在那兒街頭發現了一名阿拉伯人，他就是曾經帶呂偉良等人去郊區遊覽過的，於是呂偉良用英語跟他招呼。

那嚮導也認得呂偉良，他笑口迎人地走過來說道：「兩位還沒有離開本市麼？我知道你們一定還希望再進博物館去見識一下，可惜今天沒有機會！」

呂偉良故意說道：「聽說這裏出了事，是不？」

「是的，一具木乃伊被人偸走了，那班人眞厲害！」那嚮導繪影繪聲地說：「十多名警察給人迷倒，事後才在一間屋子裏找到，這眞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啊！」

呂偉良道：「你有空嗎？」

「當然有！」嚮導忙不迭地說，「有什麼指敎？」

「我們想遊覽其他名勝，想僱用你。」呂偉良拿出了一叠鈔票。

阿拉伯嚮導看得眼花撩亂，一邊把鈔票接過，一邊說：「多謝兩位，你們眞大方，其他客人都是後來才付錢給我們。」

呂偉良道：「不！這只是一部份，在我們分手時，我們還會再給你金錢的。」

呂偉良出手的闊綽，令到這阿拉伯人驚呆不已。因爲現在拿在手中的金錢，已

是一般遊客所付的一天嚮導費用。而且還是最高的；要是再有收入，那一定非常可觀。

阿拉伯嚮導又說：「兩位待我這麼好，我一定會盡力爲你們做事！」

呂偉良問道：「你會開汽車麼？」

「當然會，我有駕駛執照的。」阿拉伯嚮導說道，「你們是不是想租用一輛汽車？」

「是的。」呂偉良又把一叠鈔票塞到他的手中，「這裏要截一輛街車並不容易，所以爲了出入方便，還是租一輛。」

「好極了，有了一輛車子之後，我可以帶兩位到更多的地方去遊覽！」嚮導說道。

那名阿拉伯嚮導走在前面，帶着師徒二人去租車。阿生忍不住問呂偉良：「師父，你又出什麼主意？」

呂偉良叫阿生把那叠重新拼妥貼好的碎紙片交給他，阿生照做了。

等到那阿拉伯人租了汽車之後，呂偉良便出示這些撕碎又還原的圖表。指示其中一份圖表問那嚮導。

起初這嚮導也看得莫名其妙，後來呂偉良說：「你熟悉這裡的地理環境，這圖表上所表示的，可能是一幅示意圖。請你想想看，這裡會不會是某一處街道，或者某一處地方？」

阿拉伯嚮導看見這些有若小學生手工的貼紙，摸着後腦，表示出一派難明究竟的表情。

呂偉良又把另一張圖表出示。這一張就是有如中國字「凸」字的形狀，但兩旁仍有許多綫索。阿拉伯嚮導仍然看不懂。

呂偉良道：「不要緊，你只要好好的想，想到了就告訴我吧！」

嚮導問道：「現在兩位要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道：「你認爲什麼地方有參觀的價值，就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好了。」

那嚮導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和阿生又在後面座位，研究着那些古怪的圖表。他們認爲其中一定有些玄機，就是一時之間，不易想得出它畫的是什麼。

呂偉良說：「譬如任敎授在他的行動開始之前，必須有個周詳的計劃。這些圖表可能就是計劃中的一部份；他又担心被人發現綫索，所以把它撕毀，可惜百密一疏，如果他因此而失敗，該後悔沒有將它燒燬！」

阿生沉吟道：「他會不會立刻把『金木乃伊』運出開羅？」

「不可能的！」呂偉良道：「你以爲一具木乃伊是一個玩具嗎？而且，那班阿拉伯槍手，還要分賍，豈可輕易讓他們逃去？」

「你的意思是：他們要等待將木乃伊解剖，取出了其中的珠寶，才將它出售及分賍，然後才離去嗎？」

「是的，因爲那班阿拉伯人也不是善類。」

「但是，我以爲像任敎授如此有計劃的人，他手上可能有足够的現金。」阿生說，「我的意思是：他用現金支付給阿拉伯人。」

呂偉良道：「但我看那些阿拉伯人不是如此容易滿足的。」

阿生沉思片刻，又說：「我還有些事情不大明白的，他們兩父女爲什麼要把我們找來？回憶當時的過程，並不算得十分困難。」

呂偉良道：「所謂不十分困難，不過是因爲我們有周詳的計劃。要不是我們想辦法把警隊制服，這件事簡直無法可以成功！」

汽車突然往路旁停了下來，師徒二人怔了一怔！

那阿拉伯嚮導回過頭來，對呂偉良說道：「先生，你剛才那張圖片呢？」

呂偉良和阿生以爲到了遊覽的地方，想不到嚮導竟會有此一問。

呂偉良把那些圖表交到嚮導手中。那名阿拉伯嚮導說：「我懷疑其中有一幅可能是地圖——」說到這裡，嚮導揀了一張出來，又說：「這可能是指示郊外一個遊覽地方的。」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剛才他們認爲這可能是地形指示圖。想不到阿拉伯嚮導也有相同的見解，所以他們也都呆了一陣。

阿拉伯嚮導又揀出了另一張「凸」字形的圖表，說道：「這可能是竪坑的剖面圖……」

話猶未完，呂偉良和阿生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對了！他們躲在竪坑之內！」

這情不自禁的一叫，登時把嚮導嚇呆了。他反問道：「他們？你們指誰啊？」

呂偉良對嚮導說：「不怕坦白對你說明白，這是一條發財的捷徑，你想發大財嗎？」

嚮導說：「當然想！」

「那麼，你再研究一下，這些圖表還表示了一些什麼？」呂偉良說。

嚮導再三審閱着那些圖表。

阿生說道：「師父，爭取時間，叫他快些把車子開往郊外吧！不用多問了，竪坑之內，必然是另有機關的。」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交談時是用香市的土話，但與嚮導交談時間則用英語。那嚮導根本也不知道他們講些什麼。

呂偉良也覺得阿生不會猜錯，現在他們反爲覺得自己未免太愚蠢了；不過也難怪的，這裡不是香市，他們根本不熟悉這裡的環境。因此，看了那些圖表之後，也感到莫明其妙。

阿拉伯嚮導看完了那幾張圖表之後，逐張分析說：「這張是指示到目的地的地圖；這張是竪坑的剖面圖；這張是內部路綫指示圖；這一張……」

呂偉良截住他說：「够了够了，把車子開往郊外，我們在路上再說！」

阿拉伯嚮導立即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開始把他的義腿弄開，那是不銹鋼製成的，裡面有些儀器之外，還有些空罅，那兒竟然藏了一支手槍；呂偉良把它交給阿生，阿生迅速納入懷裡。

阿生一直不明白：爲什麼那晚警員的截查行動中，他明明把手槍交了給呂偉良的，怎麼後來在衆目睽睽之下爲什麼會搜不到？

但現在阿生明白了，呂偉良原來把手槍藏在他的義腿之內！怪不得警員左搜右搜也搜不到了。

車抵郊外，已是下午時份。

今天這裡的遊客少之又少，根據那嚮導解釋，遊覽豎坑的人必須小心翼翼，因爲一不小心便會墮入三十至六十呎深的坑底去，危險情形每一個人都不難可以想像得到。

凡是失足墮下去的人，即使僥倖不死，也會重傷殘廢。所以，嚮導們爲了責任問題，多數不願意冒此危險把遊客帶到這兒來；即使出自遊客的主意，也只好在外面看看，很少有進入黑暗的矮屋中去實地參觀那些豎坑的。

所謂「豎坑」，豎就是豎直的意思，坑就是坑穴。根據阿拉伯嚮導的解釋，他們的祖先喜歡將死屍製成木乃伊。普通人就是這樣把木乃伊垂直放在豎坑之內；富貴人家則在坑底另建成一些廳房，一邊將死者的木乃伊停放其間，一邊以一些陪葬物品安置在旁。那當然需要更多的地方，也需要更大的工程！

阿拉伯嚮導所以說那「凸」字形圖表是豎坑的剖面，就是因爲他知道有些豎坑底下另有「橫廳」的緣故。

阿拉伯嚮導既然說這疊圖表之中有一張是指出目的地所在的，於是，他們三個人便根據圖表所示，去找尋那口豎坑之所在。

阿拉伯嚮導帶着師徒二人進入一系列的矮屋叢中找尋。

根據圖表所示，那矮屋就在前面了。

矮屋之內，通常也就是豎坑之所在。

呂偉良看見許多矮屋外面都有警告的告示牌，勸諭遊客不可進入矮屋之內，以免有危險！

他們走到了圖表中所示的矮屋面前，阿生一直留意着，他們担心附近有人放哨；尤其是師徒二人想起了有那麼多阿拉伯槍手參加這件事，如果他們眞的就在豎坑之內，又豈會連哨子也沒有一個？

但是，事實上就是沒有。

呂偉良和阿生四處張望，担心有槍手在附近埋伏；但阿拉伯嚮導却表示了另一種担心，担心他們會一個不小心墮進豎坑之內。因此，在未進入矮屋之前，再三警告他們。

阿拉伯嚮導一直未知師徒二人別有用心，只道這兒可能是一處藏寶的地方；因爲呂偉良曾問他想不想發財呢！

其實，他也明白到這裡的豎坑早已被發掘過，所有的木乃伊早已被人起出。目前這裡只供人憑弔，以及遊客觀光之用。

不過，圖表既然有層有次地指出這目的地，也許有些有價值的東西埋藏在坑底也不出奇。——這就是那嚮導的想法！

三個人來到了矮屋之前，呂偉良和阿生特別提高了警惕！說不定矮屋之內，立卽就有槍手衝出來，甚至向他們放冷槍！

呂偉良把鐵拐杖中的電子電筒按亮，步步爲營地進入矮屋之內。

矮屋之內看不見有人，但呂偉良想像到豎坑之內定必有人，所以示意阿拉伯嚮導，叫他切勿作聲，以免驚動躲在坑底的人。

阿拉伯嚮導內心奇怪，眞想問問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看見師徒二人的緊張表情，却又不敢亂開口。

呂偉良走到坑邊，以電子電筒向坑底照耀，那兒似乎什麼也沒有。但是，阿生站在坑口的另一邊，却看見了一些東西！

阿生彎下腰去看，當他看得較爲清楚時，不禁脫口驚呼起來：「糟糕！」

呂偉良知道事不尋常，忙問道：「阿生，你看見什麼？」

阿生面露恐懼之色，道：「那……那似乎是……是一隻脚！」

「什麼？」呂偉良立卽轉到阿生那個角度去，果然見到了一隻人脚。

阿拉伯嚮導也見到了。他說：「我們快走！」

呂偉良說道：「不！我們要下去看看，可能有人被困在下面！」

其實他們都明白，躺在下面的，可能是一個死了的人，只是因爲角度問題，所以只看到了他的一隻脚。那是由於坑口狹窄，下面另有甬道的緣故！

阿拉伯嚮導又對呂偉良說：「這是十分危險的事，我勸你們還是快些走！」

呂偉良一邊調整他的萬能鐵拐杖，一邊說道：「你且候在這裡，如果有什麼不對勁的話，請你儘快替我報警好了！」

阿拉伯嚮導當然不曉得這跛子的來頭，看見他把萬能鐵拐杖中的鋼鈎抖了出來，還莫名其妙地問道：「你到底要幹些什麼？」

阿生却用香市土話問呂偉良：「師父，要手槍麼？」

呂偉良道：「不用了，你在這上面見機行事吧！」

回頭呂偉良又向那嚮導討了一支手電筒——凡是帶遊客到這些地方來的嚮導，都有一支手電筒携備的。這阿拉伯嚮導當然也不例外！

萬能拐杖中雖則有一支强力的電子電筒，但呂偉良如果要利用它伸展鋼鈎銀索將他垂入坑底時就很難兩者同時兼顧！爲了進入坑底時兼顧到下面的動靜，所以呂偉良不得不借用嚮導隨身携備的手電筒。

鋼鈎鈎住了坑邊的石塊，呂偉良開始讓身體緩緩下沉，銀索慢慢由萬能拐杖中伸展出來，看得在旁的阿拉伯人睜大眼睛張大了口！

是的，這阿拉伯嚮導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新奇的東西，既可作照明之用，又可以像升降機一樣；假如他知道這還是可以發射痳醉銀針的武器時，他一定更加爲之驚奇不已。

呂偉良垂入那三十丈深的坑底，在手電筒的光圈下，他發現底下兩旁另有兩個坑穴，分向左右兩邊伸展，如果用剖面圖表示，正好是一個「凸」字的形狀！

在坑底左邊，還有一個人躺在那邊；從蓬鬆的頭髮可以看出，那是一個女人。至於脚下則是一名男子，呂偉良好容易就可以認得出，他正是任教授！

呂偉良跳落坑底，先到四處照射一番，因爲他担心有槍手埋伏其間。雖則他垂至十多二十呎時，便感覺到坑底下面很靜，不像有人活着；但爲審愼計，他還是要看清楚的。

結果，呂偉良在坑底之下，就只發現了這一男一女的屍體。

任東亭教授的頭顱破裂，流出了一大灘血！

血漬還未完全凝固，這表示不幸的事情才發生了不會很久。

至於那女子却伏在地上，呂偉良從衣着身裁高矮認出她是任玲玲！

任玲玲動也不動一下，呂偉良以爲她死了，後來過去探測一下她的脈搏，才知道她還沒有死去。只不過是暈倒而已。

呂偉良把她弄醒！

任玲玲從噩夢之中驚醒，她不知道呂偉良怎麼會出現在她身邊，但是當她發覺任教授死去時，她却哭得死去活來！

阿生在坑口上面聽到了哭聲，向下問道：「師父，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高聲對他說：「任教授死了，小心附近有人伏擊我們！」

阿生急忙回頭一看，好像眞的担心有人從後面暗算似的。

那個阿拉伯嚮導，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呂偉良設法把任玲玲勸開，她雖然很痛苦，頭腦還算冷靜。

她說：「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的？要不是你，我遲早也會死在這裏，這種地方很少有人敢入來的，卽使我自己甦醒過來，只怕也無法爬出這坑口。」

呂偉良苦笑道：「你不是帶我來過這些豎坑遊覽嗎？」

任玲玲道：「是的，但我從來沒有告訴你更多！」

「糟就糟在你告訴我太少，要是你事前能告訴我更多，事情也許會改觀！」

任玲玲有點不好意思，她說：「我們還是快些離開這裏，否則，只怕他們又回來了。」

「他們是誰？」

「就是那班阿拉伯槍手啊！」

「你養虎爲患，結果却自討苦吃。」

任玲玲道：「我們早知跟阿拉伯人合作是危險的事，所以才把你邀來，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事情竟會遭到意想不到的後果。是哩！你們不是已被警方重重包圍麼？」

「是的。」呂偉良聳聳肩，苦澀地笑了一下，又說：「可惜，他們沒有本事把我們抓去，所以我們才會來找任教授算賬，想不到——」

「你不要怪他，這是阿拉伯人的意思，我們父女爲勢所迫，只有放棄回頭來救你。想不到，到頭來我們也難逃刦運！」

「那具金木乃伊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見你們把它搬上車子去的！」

任玲玲道：「是的，阿拉伯人出賣了我們，可能已將它拆開，取去了其中的珠寶！」

她說着這話的時候，四處張望，好像要在這裏找到那木乃伊似的。但是，這坑穴之內，除了她父親的屍體之外，一無所有。

任玲玲淚眼汪汪地瞪住她父親的屍體：「這也算是自食其果吧？一切由他設計，結果呢，最不幸的，反而就是他！」

呂偉良道：「你們不該找阿拉伯人合作。」

「但我們對這裏許多事物絕不熟識，只是有這套發財大計。所以，我父親得到阿拉伯人允許合作之後，也曾想到他們不可靠，否則，怎麼會找兩位？」任玲玲又嘆氣道：「事實上，阿拉伯人越來越笨，他們遠遠追不及他們的祖先。家父認爲他們無法完成這套計劃，所以才會想到找兩位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呂偉良冷笑道：「但是，當這計劃成功之後，你們又覺得我師徒二人實屬多餘了。不過無論如何，你們總比其他過橋抽板的歹徒還有良心，起碼你們還留下一點酬勞給我們啊！」

任玲玲道：「你要原諒，我們當時根本不能回頭來救你，否則，我們的整個計劃就會全盤失敗，但現在，早知如此我就寧願看見它失敗了！」

任玲玲又在不停地流淚，呂偉良實在不願看見她再傷心，說道：「現在你打算怎樣？」

「當然不能報警，否則，我們一樣不能離境，而且還要坐牢。」任玲玲又說：「如果你不記前事，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把金木乃伊找回來，是不？」呂偉良笑了笑！

任玲玲道：「不要以爲我在這種環境之下仍然念念不忘去發財，我的意思是希望借助二位的力量，替家父報仇！」

「你眞的是孝感動天！」呂偉良說，「但現在既然弄出人命了，怎麼可以不報警？」

任玲玲道：「如果報警，後果你也可以想像得到。」

「但是，如果不報警，令尊大人的屍體又如何處置？」呂偉良又說：「還有，那班阿拉伯人和木乃伊，憑我們這班外來陌生客人，又是否有辦法把他們找回來？我眞懷疑！」

「只要你肯幇我，我就有辦法。」任玲玲淚眼汪汪地盯住呂偉良。

呂偉良道：「現在先請你上去，其他的事，慢慢再商量。」

任玲玲仰首上望，問道：「除了令徒之外，還有誰在上面？」

「你見過的一名阿拉伯嚮導。」呂偉良說。

「那麼，請設法將我弄上去，讓我設法講服他。」

呂偉良指指他的萬能拐杖，道：「你只要攀住這裏，扳開這暗掣，就會緩緩上升！」

任玲玲點點頭，表示明白。他們又合力將任教授的屍體移過一旁，然後呂偉良高聲通知阿生，叫他接住任玲玲。

任玲玲攀穩鐵杖，照了呂偉良的說話去做，鐵杖果然有如魔術棒一樣，緩緩上升，伸展出來的銀色鋼綫慢慢地縮回杖管之內。

阿生把任玲玲的手拉住，儘管鐵杖的自動儀器將她帶到坑穴口，她已軟弱無力，要不是阿生伸手去接應她，只怕她可能重新墮入豎坑之內！

阿生把任玲玲拖了上去之後，又把鐵杖中的暗掣扳開，讓鐵杖慢慢落入坑底去，讓呂偉良上來！

等到呂偉良離開了豎坑之後，他們才發覺不見了那名阿拉伯嚮導！

呂偉良把萬能拐杖收拾好，與阿生一同帶着任玲玲離開那矮屋，在陽光照耀下，發覺那輛租來的汽車也不見了。

矮屋之內光綫黑暗，所以那名阿拉伯人到底什麼時候悄悄走了，阿生也因爲過份留意豎坑內的情形，而疏忽了那個嚮導動靜。

任玲玲道：「他可能去報警，我們還是儘快離開這裏吧！」

呂偉良亦有同感，但是，在這裏想找一輛街車並不容易。

一般來說，遊客僱車到這兒郊區來遊覽，都是原車回去的。

阿生看見那邊有一輛空車停放着，一名阿拉伯嚮導帶住數名西方遊客正在四下裏遊覽，但他們都不敢進入矮屋參觀，只是在外觀望。

阿生靈機一觸，向呂偉良打了一個手勢，呂偉良當然明白這個鬼靈精徒弟又在打什麼主意。

阿生無非想偷車。若在平時，呂偉良當然不會同意他這樣做，但此時此地，若不趕快離開這裏，就可能會有麻煩。

就在這時，警車的聲浪隱約傳來！

呂偉良道：「那個嚮導，果然去報了警！」

任玲玲吃驚地說：「那怎辦？」

呂偉良這時已看見阿生走到那輛車子的旁邊，似乎有所動作！

任玲玲不知道阿生的開鎖技術直追呂偉良，爲之焦急萬分。她對呂偉良說：「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落入警方手中！」

話猶未完，那邊突然傳來一陣人聲呼喝！原來阿生已將車子弄開，而且把馬達發動，車主由那邊發覺了，急忙趕來，但是，阿生已經把車子開動！

警車的「嗚嗚」叫聲越來越近，任玲玲正在焦急萬端之際，阿生已把汽車開到了他們的身邊，呂偉良勢成騎虎，迅速拉開車門，與任玲玲先後搶登車上。連車門也未曾關好，阿生已急不及待，把車子開走！

原車的司機一邊奔跑一邊呼叫，但阿生已無暇再去理會他，車子直往公路上狂衝，沙塵滾滾，在烈日之下，轉眼間已失了踪影！

不過，呂偉良和阿生都心裏明白，他們現在並不表示已經安全，相反，危機仍然存在，甚至坐在後面的任玲玲也明白到這點！因爲在公路上迎面而來的警車，可能會截停他們！

不久，一輛警車果然出現在他們的視綫之內。但由於公路上塵埃太大，呂偉良等人看不清楚，不知道那個阿拉伯嚮導是否也在警車之上！

警車開得飛快，在他們的車子旁邊一掠而過！當然沒有示意他們停車，阿生也總可以鬆了一口氣。

但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當警車到了那兒之後，失車的人必然向警方投訴。那麼，警車可能用無綫電話通知警察總部，他們的車子就會被人截停，而他們到頭來還是要被捕的。

呂偉良爲策萬全，叫阿生小心，只要將車子開至市區附近，寧願步行，也不要冒險！

但是，任玲玲却說，這裏的警方車輛不是每一輛都有無綫電設備的。大致來說，他們的設備不及香市的警察！

即使如此，呂偉良仍然不想冒險，阿生也只把車子停在接近市區的路旁，三人步行入市。然後召來一輛街車，開往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

根據任玲玲說，這是她的另一位阿拉伯朋友的居處，可以讓他們躲上一陣。

在那間小屋之內，住了一雙夫婦，他們顯然十分同情任玲玲。

呂偉良和阿生不知道他們的關係，甚至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因爲他們在用阿拉伯話傾談。

阿生低聲說：「我看他們不是好人，不如我們走吧。」

呂偉良道：「給些耐性，我們現在已是勢成騎虎。」

任玲玲似乎也覺得自己做得不對，回頭用英語爲他們介紹。

原來這對阿拉伯夫婦也會講英語，他們表示歡迎。任玲玲却說：「家父因爲常常到這兒來，認識許多阿拉伯人。他們這裏比較安全。」

呂偉良却忍不住問：「難道我們就一直躲在這裏麼？」

「當然不是！」任玲玲說，「我們可以憑綫索去把金木乃伊找回來。」

呂偉良道：「你不是說過，只想替你父親報仇？原來你仍然想發財。」

任玲玲嘆口氣，說道：「如果找着金木乃伊，當然也找到了沙德他們，如果找不到沙德那班阿拉伯人，又如何替我父親報仇？」

「沙德是誰？」呂偉良問。

任玲玲說道：「就是那班歹徒的首領。他背叛了諾言，我父親就是死在他手中的。」

根據任玲玲說，他們昨晚得手後，依了原定計劃，把金木乃伊運出市區，到了郊區的豎坑，準備在那兒解剖，取出了木乃伊內的珠寶之後，分了賍便各散東西。但是，豈料到了矮屋之內，他們雖然進入了豎坑下面去，未依原來計劃在那兒將木乃伊解剖，反而把任敎授擊斃，任玲玲也在反抗中，被人擊暈。

照情形看，當時那班阿拉伯人一定以爲任玲玲也死了，即使不死，也挨不了多久。因爲到那兒去觀光的遊客，很少會跑進矮屋中去的。而大部份遊客到埃及旅遊，興趣只在看看那些金字塔。

要不是呂偉良憑了圖表找到那兒去，任玲玲即使一旦醒來，只怕叫到聲嘶力竭，也無濟於事！

想到了那些圖表，呂偉良又忍不住問：「這是不是任敎授畫的？」

任玲玲道：「是的。整個計劃，大部份由他一手計劃，沙德等阿拉伯人只從旁提供了一些意見，他做事很有計劃，所以他才會畫下了這些圖表，向我們解釋，如果一旦得手後，就沿住這圖表中的路綫，

躲進這些豎坑中去。」

阿生插嘴問：「爲什麼事前不把這計劃也告訴我們？你分明存心欺騙我們，出賣我們！」

任玲玲道：「我帶兩位到過豎坑上面矮屋參觀過，你們還記得麼？」

阿生道：「但是，你沒有告訴我們，你們終會躲到那兒去！」

任玲玲道：「我本來想講，但是，那二名阿拉伯槍手一直跟踪住我們。他們是沙德的手下，沙德不許我向你們說得太過詳盡。」

呂偉良道：「爲什麼他又答允讓我們加入？」

任玲玲道：「我不是說過了嗎？埃及人越來越蠢，他們沒有辦法把木乃伊盜出來，要我父親找人來帮手，所以才會找着你們！」

阿生又生氣地說道：「你們一邊想利用我們，却又捨不得分薄了你們的利益，是不是！嘿！其實，我早就想到你絕不可靠！」

任玲玲道：「請別生氣，雖然我們得手後不知二位是否可以安然脫險，但我已及時返回貝魯特酒店，把二位的證件和一些旅行支票交給你們，因爲我知道二位必然會回到那兒去的。要是我存心不良，大可以省回這些！」

阿生質問道：「就僅僅用了五千美金的旅行支票，就想賣掉我們麼？」

任玲玲解釋道：「我絕對不是這意思，只是希望你萬一從博物館裏脫險之後，有了證據和一筆錢，大可以暫時返回香市。只要離開這裏，就會較爲安全。他日我們返回香市，再將賍物分給兩位！」

「哈哈哈……」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你竟把我們當作三歲小孩子了。」

「信不信由你！這本來就是我的想法！」任玲玲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沙德那壞蛋竟然在計劃完成了之後，反臉無情！」

這時候，那對阿拉伯夫婦已泡了一壺茶出來，他們似乎不知道呂偉良和任玲玲在說些什麼。

呂偉良又問任玲玲：「你可知道沙德那班人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相信要找他們並不困難。」任玲玲說，「因爲他們以爲我遲早死在豎坑之內，必然毫無防範。」

呂偉良提醒她道：「如果那名嚮導，眞的報了警，我們的情形，必然會給報導出來！」

任玲玲道：「是的，所以我們必須快刀斬亂蔴，立即就要出動！」

回頭只見任玲玲又對那阿拉伯夫婦不知說了一些什麼。那個阿拉伯男子進了屋內去了。

阿生問：「你把他們也帶去？」

任玲玲道：「不！我只要求他們給我一支槍。」

不久，那阿拉伯男子由裏面出來，把一支手槍交到任玲玲的手中。

任玲玲把手槍袋好，呷了一口茶，整理一下頭髮，便離開了那間屋。

臨走時，任玲玲把一叠鈔票留下給那名阿拉伯男子，那男子也照收如儀。

到了街上，天色已黑。

呂偉良和阿生四處張望，他們顯然担心有人跟踪，反而任玲玲若無其事地，在街上走着。

呂偉良忍不住問：「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先找個地方吃了飯才說。」任玲玲道。

是的，呂偉良和阿生也覺得餓了。但他們奇怪，爲什麼阿拉伯夫婦不留他們吃了晚飯才走？這總比在外面四處走動安全得多了。

後來經任玲玲解釋他們才明白，那對阿拉伯夫婦也曾挽留他們晚膳，但任玲玲吃不慣那些埃及食品，寧願到外面館子去吃！

開羅的食物館雖然比不上香市那麼五花八門，但有幾間西餐館的菜色不錯。據任玲玲說，他們父女，常常到那兒去吃餐的。

正是由於「常常」去，所以呂偉良更加替她担心。

但任玲玲說：「只要我們機警一些，担心實屬多餘的。開羅這麼大，如果剛好在那兒遇上了他們的人，也算是我們活該了！」

呂偉良無可奈何的，只有跟她一起走了。

阿生走得較後，他在步步爲營，右手甚至放在口袋裏，手指扣住了袋裏手槍的機掣。

他知道這裏不是香市，甚至警方也不會相信他們是好人。

如果換上了別人，既然得回旅行證件，早已溜走了，但是，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並不這樣想。尤其是當他們感到被人拖進漩渦裏去，豈可甘心作小丑？

是因爲被人利用，也是因爲任敎授的被殺，更因爲金木乃伊的下落，呂偉良決定要追查下去。所以也就顧不了一切危險，跟隨着任玲玲進入一家餐廳裏去。

坐下之後，任玲玲替師徒二人叫了一些吃的、喝的，然後用阿拉伯話問一名侍者：「這裏是不是有一位叫做『依薩』的人。」

侍者懂得英語，但對方既然用阿拉伯話問他，他也用阿拉伯話回答：「是的，小姐貴姓？」

任玲玲道：「我叫利雅麗。」

「讓我替你通知他吧！」侍者說完便走。

呂偉良道：「你似乎跟這裏的侍者很熟悉似的。」

任玲玲道：「不怕對你說，我是來找綫索的。這裏有個阿拉伯人，懂得很多門路。我希望從他的身上知道沙德那班人的下落！」

阿生盯着她道：「怎麼你早不說個明白？」

任玲玲笑了笑：「我怕你們不陪我進來這裏，索性進來之後再說。」

這家餐廳的人客並不太擠，也許可能由於價錢太貴吧！

至於設備方面，也算得上是豪華了。

呂偉良留心着到此光顧的人客，都是外來遊客的模樣。而且，以歐美人士居多。

不久，食物來了。

就在各人進食的時候，有個蛇頭鼠眼的伙傢走過來。侍者告訴任玲玲，他就是依薩了。

任玲玲招呼他在身旁一張座椅上坐下來，同時替他要了一些飲料，侍者走開時，依薩又老實不客氣地叫住他，加了一客火腿鷄蛋三文治。

任玲玲道：「你大概還記得一位東方教授任東亭先生吧？」

依薩想了想，反應遲鈍地說：「噢！是的，是的，那位好好先生嗎？他爲人眞好，我頂喜歡他，嗯！他怎麼樣啦？」

任玲玲說道：「我就是任教授介紹來找你的，他說，你知道沙德那班人的下落的。」

「是的，小姐你想找沙德麼？」

任玲玲道：「對了，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呢？」

依薩猶疑地抓腮摸頭，束着眉梢。

任玲玲想再追問下去，呂偉良却提醒：「鈔票比任何武器都更厲害，希望你也能明白到這點！」

任玲玲果然給呂偉良提醒了，把一張鈔票塞到依薩的手心去！

依薩果然開口說道：「你是要想知道他常常去的地方呢，還是他的家裏的地址呢？」

任玲玲道：「你只希望一隻手握住鈔票呢，還是兩隻手都握滿了鈔票？」

依薩嘻嘻地笑了幾聲，立即用紙筆寫了兩個地址給任玲玲。

他還小心地解釋道：「這兒寫的是他常常在晚上去消遣的地方。

「這個才是他家中的居處。不過，我告訴你，他很少返家的，有時甚至晚上也未必回家去睡覺。

「所以，如果小姐你要找他，最好還是等會兒到這個地方。假如仍然找他不到，就讓我代你約會他，或者留下你的姓名住址等。」

任玲玲道：「不！我自己會設法找到他的，不必勞動你了。」

食物陸續送來，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一邊進食，任玲玲一邊給依薩一些鈔票。任玲玲又問他道：「沙德家裏有些什麼人？」

依薩答道：「他有妻子，和一個兒子的。」

任玲玲沉思着，沒有說什麼。

依薩道：「還有什麼事，要我帮你的呢？」

「用不着了。」任玲玲說：「不過，今晚的事，最好不要告訴任何人。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依薩把最後一塊三文治塞入了口中。然後站起來說了一聲「再見」！

當他打算離開那間餐廳時，侍者如吊靴鬼一樣，亦步亦趨地跟了上去，依薩於是給了侍者一些錢，這才離去！

呂偉良他們當然也看見了，這可能是依薩與侍者之間的默契，有人到這裏來，要找依薩，侍者代爲通知，但須要一點回佣。

呂偉良問任玲玲：「你以爲你有辦法可以找到沙德麼？」

「是的！」任玲玲毫不考慮地回答了他。

「今時不同往日，如果我猜得不錯，你不會把他找到。起碼，你不可能在今晚把他找到。」呂偉良說。

任玲玲道：「有心不怕遲，總之我一定要找到他算賬爲止！」

呂偉良看見她下了這麼大的決心，忍不住又提醒她：「你別忘記！對方不止一個人，而是一帮人，再說，這是開羅，不是香市。」

任玲玲苦澀地笑了一下：「我當然知道！」

一頓晚餐吃過之後，任玲玲突然又把依薩交給她的那張紙一撕爲二，交了一半給呂偉良，道：「呂先生，請你們與我分工合作，因爲時間無多，可能警方也憑綫索去找他。我們爲了捷足先登，還是分頭進行吧！」

呂偉良接過那張紙一看，上面寫了一個地址。呂偉良忍不住說：「爲什麼我們不一起行動？」

任玲玲道：「那是爲了爭取時間。如果你找不到他，就到這個地址來——同樣的，如果我在這個地址找不到他，也到你手上的地址去！」

呂偉良結了賬，於是和阿生首先離開了餐廳。

阿生問道：「師父，你眞的相信了她的話？」

「你覺得有什麼可疑之處？」呂偉良故意問道。

「她顯然又在利用我們，她手上所持有的，是沙德家的地址。她可能相信沙德這時候躲在家裏！」阿生又說：「如果她存心與我們分工合作，何不將兩個住址各抄一份？由此可見，她並不希望我們到沙德的家中去，這就是可疑之處。」

呂偉良笑着拍拍他的肩膊，道：「這想法是對的，她存心擺脫我們，獨自去找沙德算賬。我剛才也是這樣想！」

阿生道：「那麼，我們怎麼辦？難道眞的聽她差遣麼？」

「當然不是！」呂偉良說，「我們要在這裏等她出來，然後跟踪她！」

於是師徒二人便躲到黑暗一角，靜心等待着任玲玲出來！

約莫過了五分鐘，仍然未見任玲玲由餐廳出來。呂偉良正感覺得奇怪，一輛黑色汽車突然在餐廳門前停了下來！

車上撲出數名彪形大漢，門前留下二人，有三個人急急奔進餐廳裏去！

呂偉良大吃一驚！他看不出這些是什麼人，可能是歹徒，也有可能是警探！

但，姑勿論他們是什麼人也好，都有可能是爲了對付任玲玲而來的。

不過，這也只是猜想而已。

那幾個人走進了餐廳之後，與侍者交談了幾句，侍者指指後面，他們又追到後門去。

但是，結果也一無所獲，空手而回。

呂偉良沒有猜錯，這數名大漢是爲了找尋任玲玲而來的。可惜他們遲了一步，任玲玲已悄悄由後門遁去無踪！

呂偉良和阿生躲在黑暗給看着那輛車

子離去，不難想到那個叫依薩的綫人出賣了他們。

一輛街車經過，呂偉良把它截停，與阿生上了車，吩咐司機開往一個地址！

阿生不明不白地問：「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說：「到沙德的住宅去！」

「你怎麼知道他的地址？」

「我看見依薩寫給任玲玲的，所以一直記在心中。」呂偉良笑了笑。

是的，依薩用英文寫下了沙德家中的地址，呂偉良只偷偷看了一眼，就記在腦子裏。呂偉良現在就是憑記憶，把地址告知了街車司機。

呂偉良只是對街車司機說了街名，至於門牌却故意說錯了。他並非担心司機出賣他，只是爲了不想引起別人的注意。

師徒二人下了車之後，沙德的住家就在前面數間屋子以外！

他們按照門牌號碼找過去，發覺那屋子之內有燈光透出！

門前有一輛汽車停着，也有數名大漢圍在門前。但是，師徒二人憑記憶可以認得出，他們決不是到餐廳去的那一班人，極有可能是沙德的手下們！

呂偉良和阿生立即閃過一旁！

他們都不知道任玲玲是否已找到這兒來，但看情形，那兒好像有點混亂！

呂偉良把鐵枴杖中的望遠鏡裝配好，然後瞭望過去！

由窗口可以看得見屋子裏的情形，呂偉良果然可以從望遠鏡中發覺一些極不尋常的現像：任玲玲已經在屋子裏。此刻她正以一支手槍，指住一名七歲小孩子的腦門！

那小孩子神色極度驚惶！他被任玲玲抱在懷裏，淚水汪汪！

旁邊不遠處站了一名中年婦人，她就是這孩子的母親，也是沙德的妻子。原來被任玲玲持作人質的就是沙德的兒子。

沙德帶任他的手下回來時，已經遲了一步，當他踏入家門時，任玲玲已把小沙德摟在懷抱中，同時以手槍抵住他的額角一旁！

沙德太太呆若木鷄！她後悔剛才在屋後弄膳，否則不會讓任玲玲有機可乘的！

沙德是得到了依薩的通知，才帶了手下趕返家中的。

依薩那傢伙收了任玲玲的報酬，又從沙德這邊收了金錢，最後，他又以綫人的身份，向警方通風報訊，再收一筆綫人費的。

所以，剛才警探便趕往餐廳去捕人，可惜又遲了一步！

現在沙德一籌莫展，他已經四十歲的年紀，這個孩子是他唯一的兒子，怎麼忍心看見這無知小孩死在任玲玲的槍下？

沙德一邊制止他的手下，一邊說道：「你想怎麼樣儘管說吧，可千萬別發洩在這無知小生命的身上！」

「無知小生命？」任玲玲冷冷地一笑，「你說得眞動聽，本來我們一切已經說好了，你爲甚麼要出賣我們兩父女？」

沙德抱歉地說：「對不起，錯是我的錯，我因爲不滿你們的分脏方式，而且中間又加入了兩個中國人，所以我聽了手下們唆擺！但現在一切已成定局，你想怎麼樣儘管說好了！」

任玲玲道：「我想怎麼樣，相信你也可以想像得到了。」

沙德道：「就依了最早的決定，我要十份三，你要十份四，至於那跛子應得十份之三，就由我手下們平分好嗎？」

「哈哈哈……」任玲玲一陣狂笑，突然臉色一沉，又咬牙切齒地說道：「你的想頭可眞大啊！殺了我父親，還要分這麼多！」

「嗯……」沙德囁嚅着，不知說些什麼好。

任玲玲又說：「告訴你，我要你立即把所有的珠寶拿到這裏來！到時我會再告訴你如何分配！」

沙德呆住了！

沙德太太用哀求的目光瞪住她丈夫說：「看在兒子的份上，你就照了她的說話去做吧！沙德，千萬別讓她傷害我的小寶貝，否則，我也活不成了！」

沙德當然明白，這兒子不但是他妻子的命根，也是他的心肝寶貝！

於是，沙德回頭吩咐他的手下駕車到秘密地點去，把那些珠寶取來！

沙德完全處於下風，他除了千依百從之外，簡直一些辦法也想不到。

任玲玲却得意洋洋地坐在牆角那張沙發上，膝上坐着小沙德，那支手槍則壓在無知小孩的腦門之上，沙德太太稍爲接近時，就給任玲玲喝退！

沙德本來可以一槍把任玲玲射殺的，但是，正如他最初闖進來見到任玲玲時一樣，當時任玲玲說：「你可以殺我，但你要保証一槍就能令我動也不能動一下才好，否則，我會與令郎同歸於盡！」

於是，沙德不但不敢輕舉妄動，還要在任玲玲的命令下，和他的手下們一齊把槍械抛到一角！

現在屋內就留下沙德兩夫婦，以及任玲玲和小沙德等人。他們在等待着沙德的手下們，用汽車將金木乃伊中的珠寶運回來！

呂偉良可以從望遠鏡中發覺到每一個人的表情，除了小沙德帶住無限的驚惶之外，其餘每一個人都心情焦慮！

戶外仍有二名大漢把守住，他們是沙德的親信手下們！

阿生雖然沒有望遠鏡，但也看見了剛才的情形。

阿生道：「任玲玲雖然値得我們同情，但這種手段未免太過卑鄙了！」

「是的。」呂偉良也說：「這個女人好不心狠手辣！萬一沙德的手下見財變志，索性不回來，你猜後果會怎樣？」

阿生道：「還用問麼？小沙德一定會遭她的毒手。」

呂偉良道說：「不！即使沙德把所有珠寶交給她，亦未必可以保証她不殺死小沙德。」

「爲什麼？」

「你忘記了嗎？她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替她父親報仇嗎？」

「是的。但是，如果她殺了小沙德，沙德一定也不會放過她，那麼……」

呂偉良苦笑道：「那麼，便有如迷信

的傳說一樣，凡是企圖從木乃伊身上得到財富的人，都不得好死！」

阿生道：「師父，不如我們就趁這個時候動手吧！」

呂偉良道：「不！為了那孩子的安全計，切不可輕舉妄動！」

附近的屋宇很疏落，呂偉良和阿生所躲藏的地方只是一些樹木。後面雖然有些屋宇，但沒有燈光，靜得可怕。

屋子裏，小沙德又在哭，但任玲玲聽而不聞，眼睛一直瞪住了沙德。

沙德不敢亂動！他當然明白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會影响到自己心愛的兒子！

不久，屋外有汽車聲傳來！

屋內每一個人的心情都非常緊張。沙德立即就想走出去，但是，給任玲玲一聲喝住！他又只好無可奈何地站了下來！

任玲玲道：「你好好的坐下來，等你的手下把珠寶送進來！」

沙德不知道來者是不是他的手下們，但無論如何，為了他兒子的安全，他也只好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一會兒，有兩個人入來，他們抬了一大袋不知什麼東西。

這兩個人當然就是沙德的手下，他們把那個大蔴包袋傾倒出來，撒在地上的，是閃閃爍爍的珠寶和金塊——那些金塊正是木乃伊的甲胄和頭盔！但是從木乃伊身上了拆卸之後，便變得一塊一塊的七零八落。

沙德說道：「所有從金木乃伊身上找到的，都在這裏！」

任玲玲盯住沙德，問道：「會不會是贗品？」

沙德苦笑道：「你別開玩笑了！在這麼短促的時間裏，叫我去那裏找來一批假珠寶？你也可以看得見，這些珠寶還有些塵埃似的東西沾染着，那就是木乃伊體內的香灰了。」

「好吧！我相信你！」任玲玲表示滿意，「把它全部放進了袋子裏去！」

「怎麼？全部？」沙德怔怔地說，「你怎麼可以全部獨佔？」

「為什麼不可以？」任玲玲說，「難道你們殺了我父親還不够嗎？」

沙德無可奈何，只好叫手下全部原庄拾回那個蔴包袋之內。

手下要把袋子交過去，却給任玲玲一聲喝住：「不要走過來！」

跟住任玲玲又吩咐他把袋子帶到汽車裏去。任玲玲則抱住小沙德，步步為營地跟了出去！沙德夫婦緊緊跟在後面，又不敢迫得太近。

任玲玲帶着小沙德登車，沙德夫婦亦無從制止！

任玲玲回頭對他們說：「只要証明珠寶是眞的，而且沒有欠缺，只要你們不跟踪我，我安全離開這裏。那麼，我可以保証小沙德也安然無恙歸來！」

任玲玲話剛說完，立即開車離去！

沙德的手下看得呆了，沙德夫婦也獃在一旁，甚至躲在一角，冷眼旁觀的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一時之間也不知怎樣做才好。所有的人就這樣目送任玲玲駕車離開了那裏！

小沙德在汽車裏，那一袋珠寶也在汽車裏，但是却沒有人知道任玲玲打什麼主意！

照計她是無法可以把這批珠寶運出口的，因為「金木乃伊」的失踪，已令到埃及輿論大為不滿。當局對一切出入境旅客，均予以嚴密檢查。他們把木乃伊中的珠寶視為國寶，無論如何不能讓它流到國外去的！

任玲玲把車子開得很快，小沙德呆在一旁，他好像很懂事似的，已經給任玲玲罵得不敢再哭了！

任玲玲說過如果他再哭，她就會把他由車窗摔出去！

小沙德想到有一次摔了一交，跌穿了頭顱時的情形，果然不敢再哭！當然他還不知道如果萬一眞的由車窗摔了出去，不但會破了頭，甚至還會死。但孩子還是孩子，生的痛苦仍未滲透，又怎麼會曉得死之可怖呢？

忽然間任玲玲覺得後面有一輛車子在跟踪着她似的，而且速度比她的車子越來越快！如果那是沙德的，怎麼辦？想到這裏，任玲玲一手把小沙德拉了過來，拉得更接近自己的身邊。

現在她甚至不希望小沙德偶然發生任何意外，即如墮車等等，但她並非出於好心，只因為小沙德是她手上的一張皇牌而已。

車子「呼」的一聲在她身邊掠過，任玲玲是故意把她駕駛的一輛汽車速度減慢的。

可是，那輛汽車竟然眞的打橫在車頭前邊停了下來！

任玲玲立即煞掣，同時以手槍抵住小沙德的腦袋，而那袋金銀珠寶就在她的脚下沙板之上。

前面一輛汽車有人下來了，但是，那數名大漢似乎不是沙德的手下——起碼她就未見過他們！

是什麼人？任玲玲心中不禁為之忐忑不安！

如果是沙德派來的人那就易辦了，問題只怕對方是警探！

對了，一定是警探！「金木乃伊」的失踪鬧到滿城風雨，當地警方必然是到處廣派綫人，說不定他們已知道一切。

轉眼間，數名大漢已迫近車旁，為首一人用手電筒照射進車廂裏，照得任玲玲睜不開眼睛！

任玲玲怪叫着：「你們到底是誰？」

「你猜猜吧！」那個男子笑了笑，然後過來拉開了她的車門！

任玲玲喝道：「你們別過來！你再動我就先把這小孩殺了！」

「哈哈哈……」那男子忍不住狂笑一陣，然後又說：「好極了！你就把他殺了吧！但你不能傷害我們任何一個人，因為，你後面也有我的弟兄在着，他們會殺死你！」

任玲玲暗暗吃驚！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猜不着嗎？那麼，放下你的手槍，讓我告訴你。」那男子仍然用手電筒照住她！

任玲玲知道那小孩子要脅不了他們，輕輕放開了小沙德，手槍一揚，立即向車門外邊開了一槍！

但是，那站在車門旁邊的男子十分機靈，迅速避過！

任玲玲正要發射第二顆子彈時，突然有人從後腦這邊重擊一下，她只感到滿天星斗，一陣天旋地轉的感覺之後，以後的事就完全不知道了！

小沙德嚇得呆在一旁。他眞希望衝進車廂來的人是他父親，但是，那班人並不是他父親派來的，只見他們把那個袋子抖開，將其中一些珠寶帶走，却留下了那個蔴包袋和裏面的金塊！

小沙德急得要哭！剛才威脅着他的人這時已失去了知覺，但却不見他的父母來把他帶走！

小沙德終於開了車門，衝出馬路上！

突然有一道强烈的光綫照射過來，照得小沙德睜不開雙眼！

小沙德隱約聽到有個女人在叫道：「小寶貝，不要動啊！媽媽來了！」

果然是沙德太太！載着她追踪而來的，却是一輛警車！

大隊警察下了車包圍過來，他們都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因為沙德太太在報警時已經說出了一切，她只希望警方有辦法可以替她把小沙德找回來，想不到出乎意外地順利！

警察不費吹灰之力就替沙德太太找到了她的兒子。但任玲玲為什麼會暈倒車內？小沙德在驚魂甫定之後，說出了一切情形。於是更大批的警方人員奉召抵達了現場！

轟動一時的「金木乃伊」刦案似乎有了結果，那些用眞金鑄成的盔甲，終於在汽車裏找到了。但是最貴重的珠寶却失了踪！

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查究，却無法查出那班攔途截刦的「賊阿爸」是誰。

當然不是沙德。沙德和他的手下却因為沙德太太的報警而被警方帶走，事後經過任玲玲的指證，證明他就是刦「金木乃伊」的策劃人之一，至於另一個主犯任東亭教授，却因為那阿拉伯嚮導的報警，而給警方發現倒斃在豎坑之內。

警方雖然知道還有人逃掉，那就是呂偉良師徒二人，但是，任玲玲却沒有說出他們的名字和身份，沙德等人只知道他們是教授的朋友。因此，警方只知道有人漏網，却未知道眞實姓名和身份。

埃及警察水準很低，否則以色列特工就不會大顯神威，西奈之戰的戰果就可能要重寫。

儘管當地警方查不出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身份和行踪，他們大可以立即飛離開羅，但是，呂偉良並沒有那樣做。尤其是當他知道了「金木乃伊」內的珠寶失了踪之後，他更加要留下來！

「金木乃伊」已有數十年歷史，除了珠寶本身的價值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它的歷史價值，所以連日以來，開羅大小各報固然大事抨擊刦寶賊的所為。就是呂偉良也有點後悔，他不該被任教授利用。

因此，呂偉良和阿生決心要留在開羅，直至替埃及政府找回那批失寶為止！雖然他明知這是十分危險的事，萬一警方查出了他們是策劃刦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們可能被捕入獄。然而呂偉良還是希望盡了他自己的辦法把失寶尋回！

與任教授一同率領東方考古隊前來開羅的林博士，連日來已成為新聞記者的主要訪問對象。他是最早向警方報案說任教授神秘失踪的，但却沒有人敢證實任教授的失踪與「金木乃伊」事件有關。可是，現在已被警方證明了。

於是，記者一方面要聽聽林博士的意見，另一方面又想知道「金木乃伊」之內所蘊藏的珠寶的價值。

林博士不勝其煩，警方於是替他安排了一次盛大的記者招待會，讓他一次過發表了他的見解。

在記者招待會上，林博士表示他內心的慚愧，雖則這件事與他無關，但不幸的是：「金木乃伊刦案」的主謀是他的副手。還好警方對他表示信任——事實上如果他是合謀人之一，他就不會報警。這一點，警方當然也想到了。所以他的專家地位仍然受到有關當局的尊重。

由於除了任教授之外，他是唯一接觸過那尊「金木乃伊」的最高負責專家，所以除了記者之外，那班聞風而至的各國考古學家也紛紛要求他提供有關木乃伊方面的事。

但是，林博士心情不佳，他自認與任教授是好拍檔之外，私下裏也是好友。如今任教授已經不幸逝世，他的女兒也因此而被判入獄。

連日來，林博士因為一方面要應付外界的訪問，另一方面又要向警方作證，已感到疲乏不堪！

等到案子審結之後，任玲玲和沙德等人論罪入獄，雖然林博士站在朋友立場，聘了律師為任玲玲辯護，結果還是被判了十年監禁！

任教授的妻子因年老體弱，不能到開羅來，打了電報要求將她丈夫的屍體運返香市埋葬！於是林博士為了朋友道義，又忙於申請和奔走！

任教授的屍體經有關當局解剖之後，一直停放在政府殮房的雪櫃裏。

雖然由於任教授的所作所為使到東方考古隊的名譽蒙了污，但是，埃及政府當局仍然對這班學者和專家十分尊重！

林博士代任太太的申請獲得批准，於是他也打點一切，準備把故友的屍體運返香市埋葬。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一直留在開羅，目的要查出那批珠寶的下落，然而在這裏正是人生路不熟，他們弄得一籌莫展！

雖然師徒二人不斷從一些英文報章上讀到一些關於任玲玲的消息，却不敢去探望她。

阿生十分不耐煩，三番四次要走，但呂偉良堅持要留下來！

阿生無可奈何，於是他們只能向沙德周圍的人打聽，他們的想法是沙德的手下作怪。雖然沙德和一班手下已經先後被判入獄，但難保沒有人漏網的，正如師徒二人一樣，假如警探力量宏大的話，他們也該被捕入獄去了。

但是，一方面固然是埃及警力薄弱，另一方面也是任玲玲的口供帮了他們。因

為任玲玲一直都未曾有說出他們的來龍去脈！

儘管任玲玲壞到什麼程度，難得她有這一份理智，她知道父女二人無非想借助「鐵拐俠盜」師徒二人的力量去完成他們的美夢，如今自己不幸失手了，又何必再牽連無辜？

呂偉良和阿生早已遷到另外一間酒店，那是為了避免和林博士等人接近，以免惹人注目。

那一晚，呂偉良睡不閤眼，這一次不是第一次失眠，連日來他為這件事而感到忐忑不安。

他把這件事從頭想一次，但却想不出一點綫索來。

當然，他不單只靠躺在床上胡思亂想，連日來也用行動去偵查，但到頭來還是徒勞無功！

阿生已經呼呼入睡。像他這種少年人，思鄉病是常見的，所以阿生嚷着要返回香市去，呂偉良一方面同情他，另一方面又覺得這件事還沒有下文，良心上無法交代。

他不止一次地把整件事從頭想起！

任教授知道「金木乃伊」內藏有無價珠寶，找他師徒二人前來協助刦寶，這是不足為奇的，許多足智多謀的野心家，在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時候，都會設法去利用別人。

但是，任教授既然屬於東方考古隊的成員之一，怎麼可以隨便離去？他並非最高負責人，林博士才是隊長，那麼，林博士對於這位不能專心工作的隊友，應該存有懷疑才對！

對了！呂偉良想起了，當他們住到尼羅河酒店「三零七」號房時曾發覺林博士午夜時份起來找任教授。

後來侍者對他說教授整夜未返，林博士又潛入他房內去搜索。

會不會林博士也是同謀人之一？

呂偉良猛然想起林博士今晚要乘夜航班機離開開羅，立即就由床上躍起，一看腕表，差不多午夜十一點了。

他打了一個內綫電話詢問櫃面，酒店賬房代他查到了當晚開往香市去的班機，在一小時之後起飛，於是呂偉良立即叫醒阿生。

阿生有若夢遊病一樣，睡眼惺忪地被呂偉良帶往機場去！

還差四十分鐘飛機才起飛，但許多乘客已在打點行李。因為自從「金木乃伊」失踪後，機場海關奉命嚴密檢查每一位乘客的行李。以防有人將「金木乃伊」中的珠寶帶走！

呂偉良發覺東方考古隊的人已經在候機室之內，林博士也夾在其中。

阿生在汽車裏已知道了呂偉良懷疑林博士，呂偉良所持的理由是：那晚他進入任教授睡房搜索的行動和動機非常可疑。而且，他又是知道「金木乃伊」秘密的另一名專家。

那麼，他會不會明知任教授的陰謀，故意不加揭發，乘機混水摸魚？——呂偉良覺得大有可能。

由於乘客人數眾多，機場海關人員已經開始檢查行李，尤其是屬於東方考古隊的人員，關員們更加小心查驗！

但是，師徒二人冷眼旁觀，看見他們都順利通過。

最後到了林博士，海關人員幾乎連他的皮鞋也搜過了，却沒有任何珠寶或可疑物品！

呂偉良洩氣地說：「最後一條綫索也斷了，我原本以為他混水摸魚，把珠寶奪走的！」

阿生這時清醒了許多，他說道：「如果他有珠寶，海關人員，一定會有辦法查出！」

就在這時候，播音機內播出了林博士的名字，原來是海關要找他繳交驗關證。

呂偉良靈機一觸，立即拖住阿生往那邊走！

呂偉良走進了電話亭內，打了一個電話給警察局，他說：「如果我提供一條綫索讓你們找到金木乃伊中的珠寶，我有什麼好處？」

接電話的警官說：「你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獎金。」

「那麼，請你立即通知機場海關，那批珠寶有可能在任教授的屍體內。」呂偉良說，「如果我真有一筆獎金，請代我送給沙德太太，我同情他們兩母子。」

警官追問姓名地址，但呂偉良已掛了電話。

海關人員果然在任教授的屍體之內找出了一批珠寶，正是屬於「金木乃伊」的。於是，林博士立即被拘捕。

阿生雜在人堆中問呂偉良：「你怎麼知得這麼清楚？」

呂偉良道：「木乃伊既然可以藏珠寶，任教授的屍體雖然不是木乃伊，但亦同樣可能被人加以利用。既然林博士大有可疑之處，凡是與他有關連的物件我們都須加以留意。」

阿生點點頭。

師徒二人慢慢地走出了機場。他們打算明天離開開羅，所以今晚更加要多看這古國城市一眼。

——全文完——

千古英雄人物

尼庵梵唱空城計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華雲翔着涂香香、丘惠珠潛伏地獄庵，由彼單獨進入庵中偵查，詎入庵後被誘入陷阱，困入地牢鐵柵中，雖已揭破殺人魔就是他義女寇氏，但已身不自由，徒喚奈何！寇氏誘擒了華雲翔後，假作被殺人魔釋出，又用言詞騙丘惠珠偕她同返歇神灘，留下涂香香潛伏庵外監視，丘惠珠偕寇氏返回其家後，磨刀老人來見，又相偕往華雲翔家見歸志彪，值大刀王松之子王建一及劍堡七堡主林笛歌和成氏兄妹等來到，丘惠珠乃將史四堡主被害，華雲翔被擒之事說出，磨刀老人也將謝鏢師等被殺之事說出——

王健一悲憤萬分，握拳透爪，咬牙切齒道：「好個殺人魔，手段竟然如此殘酷，這筆血債非跟她算清楚不可！」

雙龍鞭傅天申怒沖沖道：「走！咱們立刻動身！大家合力將她擒下來碎屍萬段，為所有被害的人報仇！」

林笛歌道：「要不要留下幾個在此守候？」

磨刀老人道：「不必，距七月一日尚有十餘天，殺人魔大概不會在這個時候在鬼門關出現，咱們一起去地獄庵，萬一救人失敗，再回鬼門關不遲。」

林笛歌一指歸志彪道：「這位歸世兄腿傷未癒，他不能去吧？」

磨刀老人道：「是，他可以繼續留此養傷。」

林笛歌道：「那麼，事不宜遲，大家走吧！」

於是，一行十人當即步出茅屋，由磨刀老人和丘惠珠帶頭，朝渡江之處的涪陵縣城趕去。

×　×　×

當丘惠珠帶寇氏回到歇神灘之時——涂香香又悄悄的潛入紫竹林，來到了地獄庵外面，躲藏在竹林中窺視着。

目前，她除了嚴密監視敵人的動靜之外，已無其他辦法可施。

這一夜，地獄庵像往常一樣，顯得一片寧靜。

對於這種寧靜，她反而感到不安，她感覺到自己已不是在監視敵人，而是在被敵人監視着，她感到四周都像有一對對眼睛在向自己窺視，如果不是為了想救華雲翔，她實在沒有勇氣留下來。

約莫二更過後，突有馬車聲由山坡下響過來！

她前後到地獄庵已有四次之多，每次都發現有馬車於夜間開到地獄庵，但由於怕暴露形跡，不敢太靠近庵門外，因此都沒看清馬車所載何物。

現在，她一聽又有馬車駛來地獄庵，便決定冒險靠近庵門外一看究竟。

她沿着竹林提輕腳步繞到庵門外，在距離庵門只有五丈遠的地方蹲伏下來。

車聲漸近。

轉眼工夫，一輛馬車出現了！

這是一輛篷車，駕車的是個灰衣人，頭上戴着一頂草笠，低低的覆蓋着面部，因此看不清他是誰。

他把馬車駛到庵門口停住，下車站着沒動。

俄頃，牆門一開，由裏面走出三個老婦人來！

這三個老婦人年紀都在六十左右，當中一個身披袈裟，手拿一串唸珠，神色和祥中透着幾分冷峻。

她向駕車而到的灰衣人望了望，開口問道：「東西帶到了？」

灰衣人答道：「是的。」

老婦人又道：「一萬兩一點不少？」

灰衣人道：「是。」

老婦道：「好，搬下來。」

灰衣人道：「人呢？」

老婦道：「不必急，會還給你的。」

灰衣人道：「可否先讓我看看？」

老婦道：「你怕我們食言不放？」

灰衣人道：「我怕人根本不在妳們手裏。」

老婦笑了，道：「既然如此，你怎麼還放心把一萬兩銀子送到？把銀子送到才要看人，不是太遲了麼？」

灰衣人閉口不言。

老婦笑道：「你放心，我們不會食言的，現在快把銀子搬下來吧！」

灰衣人畧一猶疑，才轉身走到車廂後

面，撩開篷布簾，從車中搬出十三個看來十分沉重的木箱。

他將十三個木箱搬下，說道：「每一箱兩百斤，妳們要不要查看一下？」

老婦點頭道：「當然，萬一裏面裝的是石頭，那怎麼得了。」

灰衣人抽出一柄七首，割斷其中一個木箱上的繩子，然後揭開箱蓋，說道：「妳看吧！」

老婦上前看了看，點點頭，一指另一箱道：「再打開這一箱看看。」

灰衣人依言打開那一箱，讓老婦檢視，一面笑道：「銀子不會假，只要人不假就行了！」

老婦檢視無訛，便轉對左右二老婦道：「搬進去吧！」

那兩個老婦應聲上前，每人一次提兩箱，來回七次就把十三個木箱提進去了。

灰衣人道：「現在請放人。」

老婦道：「別急，馬上出來。」

灰衣人道：「妳是姊妹會主持人？」

老婦搖頭道：「不是。」

灰衣人道：「我可以見主持人麼？」

老婦又搖頭道：「不行。」

灰衣人道：「我認爲我們雙方可以建立友誼，要是貴會主持人願意的話，我願効棉薄之力。」

老婦笑道：「盛情心領，謝了！」

灰衣人道：「那麼請代我轉告貴會主持人，我對這次交易毫無不滿，並且還非常感激她。」

老婦道：「不必感謝，今後每年按時送一萬兩銀子來就夠了。」

灰衣人道：「沒問題。」

老婦道：「我們有他親手畫押的一張供詞，我們會好好保存它。」

灰衣人苦笑一聲道：「我知道，那是一個套繩套在我的頸上……」

老婦道：「你知道就好。」

灰衣人向庵內望望，問道：「怎麼還不出來？」

老婦道：「大概快出來了。」

一言甫畢，果見剛才搬箱子的二老婦挾持着一個手上戴着手銬的青年走出來！

這個青年是華雲翔！

涂香香一見之下，恍然大悟，驚忖道：「原來是他，這怎麼行呀！」

只見華雲翔一見那灰衣人時，面上現出歡欣表情，大叫道：「叔叔！叔叔！」

灰衣人很不愉快的應了一聲，隨即轉對老婦道：「請把他的手銬打開如何？」

老婦點點頭，探手入懷摸出一把鑰匙，替華雲翔打開了手銬，笑道：「今後行動要小心，莫再被人逮住，須知令叔這次是花了大錢才把你贖出來的呢！」

華雲翔轉臉望着灰衣人，不安的問道：「叔叔，這是眞的麼？」

灰衣人沉聲說道：「別多問，快上車吧！」

華雲翔惶然一哦，急急的鑽入馬車裏去了。

灰衣人隨向老婦一抱拳，說道：「明年此日，在下當再奉上一萬兩銀子，今天就此別過。」

老婦合十一禮，含笑道：「恕不遠送，阿彌陀佛！」

灰衣人轉身上車，開動馬車掉轉方向，即向山坡下疾馳而去。

涂香香看到這裏，心中可急了，暗忖：「不行！這惡賊不能讓他跑掉，非將他擒下來不可！」

於是，她急速後退入林，然後轉身朝下飛奔，尾隨馬車直追下去。

灰衣人也像在逃命似的，駕車直衝，不消片刻就將馬車開出紫竹林轉東疾進。

一口氣疾駛三十多里路，才在一處偏僻的樹林邊停了下來。

只見灰衣人一跳下車，將馬車引入林中，開聲道：「下來吧！」

車廂裏的華雲翔應聲跳出來。

灰衣人一指林內道：「那裏面有一間廢棄的祠堂，咱們到裏面去歇歇！」

說着，領路走入。

華雲翔隨後跟進，一面說道：「叔叔，小侄沒想到他們還肯放人，是不是叔叔給了她們什麼好處？」

灰衣人不答。

他穿林行入數十步，來到山邊一間破舊祠堂，跨入祠堂找塊乾淨的地方坐下，揭下草笠，才開口冷冷道：「坐下來！」

他揭下草笠，現出面部，原來正是七劍堡三堡主管承義！

華雲翔見叔叔一面孔冷峻之色，心知叔叔在生氣，當下不敢再開口，在他對面坐下來。

管承義含怒凝視他良久，才又說道：「明彥，我一再警告你行動小心，你怎麼不聽話？」

這個面貌是華雲翔而被稱爲「明彥」的青年嘆了一口氣道：「小侄一直是很小心的，可是……」

管承義冷哼一聲道：「可是什麼？」

管明彥道：「小侄根本不知有那個『死神』跟在後面，叔叔一定想不到他是誰吧？」

管承義道：「神州一劍涂嘯天？」

管明彥點頭道：「正是，他武功已臻化境，小侄哪裏是他敵手！」

管承義道：「他是眞的涂嘯天還是假的涂嘯天？」

管明彥搖頭道：「小侄看不出來，不過他的劍法十分可怕，沒幾個照面就將小侄制服了。」

管承義憂鬱一嘆道：「咳！你可知道你這一被捕，已把事情弄糟了麼！」

管明彥道：「他們都知道了？」

管承義道：「你未被逮住之前，沒人相信有你這麼個人冒充華雲翔，而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管明彥道：「也知是小侄冒充的？」

管承義道：「可能知道，因爲前天晚上我因得不到你的消息，就去咱們約定見面的那間破廟察看，不料華雲翔和丘惠珠在那裏過夜，我一見到華雲翔，以爲是你，言語露了破綻，他們可能在懷疑了。」

管明彥吃驚道：「這麼那樣巧？」

管承義嘆道：「可不是！」

管明彥道：「當時叔叔爲何不把他們幹掉？」

管承義搖頭道：「不行，華雲翔身手不弱，那丘惠珠也不含糊，我沒有殺死他們的把握。」

管明彥道：「後來叔叔就去找她們談條件？」

管承義道：「是的，我騙華雲翔要去找你，就連夜趕到地獄庵，求見姊妹會主持人，結果有個老婆子出來與我相見，問我有什麼事，我說要救你出來，請她們開出條件，那老婆子入庵與人商量過後，開出的條件是每年送她們一萬兩銀子。」

管明彥叫道：「嘿，這不是獅子開大口！」

管承義說道：「我沒有辦法，只好答允。」

管明彥問道：「她們會不會把這件事原原本本的告訴七劍堡？」

管承義道：「我想不會，因爲她們若將這秘密洩漏出去，就不能再拿我的銀子了，每年一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她們沒有不要之理。」

管明彥道：「叔叔剛才已給了她們一萬兩銀子？」

管承義道：「不錯。」

管明彥道：「哪來那麼多銀子？」

管承義道：「我偷了萬縣庫銀。」

管明彥笑道：「哈，叔叔倒成了竊賊了。」

管承義道：「沒辦法，我總不能回堡去取銀子，只好就地取材。」

管明彥道：「明年怎麼辦？」

管承義道：「屆時再說吧。」

管明彥道：「她們逼小侄在一張供詞上畫押，假如咱們能偷回那張供詞，便可不必再受她們控制。」

管承義道：「這不容易。」

管明彥道：「難道叔叔打算每年送她們一萬兩銀子？」

管承義道：「不，根據我的判斷，姊妹會主持人確是殺人魔不錯，目前有不少人要找她報仇，要是她死了，咱們就可不再受其要挾。」

管明彥道：「從今以後，小侄還能冒充華雲翔麼？」

管承義道：「不必了，剩下的那三個，咱們可以改用別的手段剪除。」

管明彥道：「行動要快才行。」

管承義道：「當然，現在你先恢復本來面目，天一亮咱們就趕回堡去。」

管明彥點點頭，當即舉手到頭上，在頭髮下摸了摸，顯然他戴的是人皮面具，現在要扯下來了。

「等一下，讓我見見再扯！」

隨着話聲，一條嬌小的人影一閃來到祠堂門口！

這人正是涂香香。

她知道自己這一現身，必將引發管承義的殺機，但她考慮再三，覺得非現身拆穿他們的陰謀不可。

理由是：管承義決定趕回七劍堡的目的，當然是打算殺害另三位堡主，而七劍堡距此甚遠，她又想救華雲翔，故不可能趕去七劍堡破壞他的殺人計劃，因此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現身拆穿他們的陰謀，使他們不敢再照預定計劃行事。

所以，她不計自身利害，毅然現身！

管承義和管明彥猛然見她出現，神色一變，一齊跳了起來。

管明彥立刻便要向她撲去，管承義喝道：「別動手！」

他喝住管明彥之後，接着堆出笑容，說道：「涂姑娘，妳是怎麼來的？」

涂香香巍立門口，冷冷一笑道：「跟蹤來的！」

管承義乾笑道：「那麼，我們叔侄剛才的一席談話，妳都聽見了？」

涂香香道：「聽得清清楚楚！」

管承義道：「好，事情到此地步，老夫也不能再瞞妳，但妳一定有許多疑問想知道，現在妳進來，待老夫把一切事情告訴妳吧。」

涂香香冷笑道：「不，我就站在這裏，你要說就說，我聽得見！」

管承義笑道：「涂姑娘不必害怕，我們之間沒有仇恨，老夫不會傷害妳的。」

涂香香道：「我如果害怕，就不敢現身！」

管承義道：「既如此，何不進祠堂來坐坐？」

涂香香道：「我喜歡站在這裏。」

管承義見她不肯走入祠堂，心中暗暗着急，當下又乾笑道：「涂姑娘是一個人來的，是麼？」

涂香香道：「一個人就夠了。」

管承義道：「華雲翔呢？」

涂香香道：「他在地獄庵中。」

管承義似感意外道：「噢，他被殺人魔擒去了？」

涂香香道：「是的，不過殺人魔不會傷害他，過了七月一日，他便獲釋。」

管承義道：「丘姑娘呢？」

涂香香道：「她很好。」

管承義道：「人在哪裏？」

涂香香道：「告訴你也不妨，她到七劍堡去了！」

管承義面色一變，說道：「她去敝堡幹麼？」

涂香香道：「通知貴堡那三位堡主防備被人暗殺。」

管承義一張臉登時沉了下來，目中殺氣畢露，瞪着她瞧了半天，忽又笑道：「涂姑娘，妳眞會嚇唬人，老夫不信她已去敝堡！」

涂香香道：「你不信最好。」

管承義笑道：「如果她去了敝堡，妳一定不會說出來，獵人絕不會把陷阱洩漏給野獸知道，對不對？」

涂香香道：「信不信由你。」

管承義聳聳肩，嘿嘿笑道：「想不想知道老夫爲什麼要指使我這個侄兒冒充華雲翔去殺害我那幾位結拜兄弟，嗯？」

涂香香道：「本來我以爲你們是蓄意嫁禍華雲翔，但現在我知道不是了。」

管承義道：「對，老夫與華雲翔並無宿怨，老夫只不過利用他一下而已。」

涂香香冷笑道：「你眞會利用啊！」

管承義笑道：「妳不必客氣，常言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老夫爲了達到目的，只好不擇手段了。」

涂香香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管承義道：「老夫在管理七劍堡的意見上與他們相左，所以決定整頓一下，由老夫單獨來管理。」

涂香香道：「這好比奸臣篡位？」

管承義哈哈一笑道：「可以這麼說，

總之人多嘴雜，七個人共管一個七劍堡，倒不如一個人來管理較爲方便！」

涂香香道：「如果這就是你殺害結拜兄弟的理由，那你可大錯特錯了，七劍堡之所以成爲當今武林勢力最强大的一個派系，主要原因便是有你們七位異姓兄弟在撐門面，要是七去其六，七劍堡也就不成其爲七劍堡了！」

管承義道：「這一點不用担心，老夫獨攬大權之後，有能力使七劍堡較前更爲强盛。」

涂香香道：「依我看，你的目的是要奪取全堡財產據爲己有吧！」

管承義笑道：「啊，不是！不是！」

涂香香忽然微微抿唇一笑道：「不管你的目的是什麼，如今你是落空了！」

管承義道：「是的，功敗垂成，的確叫人失望，不過要是涂姑娘肯帮忙的話，老夫還有成功的機會。」

涂香香不禁一呆道：「哦，你要我帮忙？」

管承義道：「正是。」

涂香香道：「帮什麼忙？」

管承義道：「把妳的命給我！」

話聲中，猛然電撲而出，探掌向她抓去！

涂香香一直在提防他猝然發動攻擊，故一見他動手，並無措手不及之感，當下雙足一頓，倒縱出兩丈外，口發嬌笑道：「對不起，這個忙我帮不了，再見啦！」

嬌軀一旋，再度縱起，欲竄入林中潛逃。

她知道自己絕不是他的對手，動手的結果必敗無疑，是以不願與他過招，要把力氣用來逃命。

只要能逃得性命，就等於打了一場勝仗。

這打算雖然不錯，可是却太低估了管承義的能力，這位三堡主的一身武功不在大堡主成鳳儀之下，現在他已把殺死她視爲這一生成敗的關鍵，因此蓄勢已久，此刻撲出之勢，眞如箭之脫弓，奇快無比！

就在涂香香只差數尺即可鑽入林中之際，他已如天馬行空般的由涂香香的頭頂上方飛過，飄落於林邊，攔住了涂香香的去路，哈哈狂笑道：「涂姑娘，妳還想逃麼？今夜老夫若讓妳逃掉，決心就此退出武林！」

涂香香一見他攔住逃路，懍然心驚，右腕疾翻，拔出寶劍，陡然一劍刺出，嬌叱道：「好，你家姑娘今夜就叫你退出武林！」

劍出如虹，凌厲異常！

但管承義浸淫劍術已有數十年之久，對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都不陌生，此刻他手上雖然無劍，却只移步一閃身就避開了她的攻擊，緊接着左掌暴探，厲笑聲中，颼然向她肩上抓落，勢如老鷹搏兔！

涂香香急忙挫腰蹲避，變招反攻，一招「金蟾吐虹」改刺他咽喉。

管承義偏身避開，右脚猛抬，踢她胸部，大笑道：「好丫頭，果有兩下子！」

涂香香身形一掠，向左邊飛去。

管明彥不知何時已找到一條木棍，這時迎上她一棍劈出，笑道：「別走，吃我一傢伙！」

涂香香揮劍格出，打算斬斷他木棍。

那知管明彥也不是易與之輩，只見他劈下的木棍突在中途一頓而住，隨之以搗臼之勢，由上而下，猛可反向涂香香的小腹搗去。

涂香香見他出招狠毒下流，心中大怒，嬌叱一聲，抬脚踢開他的木棍，寶劍一招「順水推舟」往他左肩削下。

管明彥手中木棍被她踢開，脚下一些也未浮動，看見她一劍削來，只偏身一讓，立卽揮棍再攻。

但當他一棍要掃打出去之際，腰上突然感到被某種東西打中，頓覺渾身一陣痠痲，舉起木棍再也發不去了。

他大驚失色，叫道：「叔叔，有人暗算——」

「算」字尾音未落，他右腿上已被涂香香一劍刺中，登時咕咚一聲倒了下去！

管承義在管明彥加入攻擊之後，卽退去一邊觀戰，他以爲侄兒必能擊敗涂香香，這時突見侄兒中劍倒下，不禁大吃一驚，暴喝一聲，縱身猛撲過去。

但涂香香並不想傷害管明彥的性命，她一招得手，隨卽倒縱出去，嬌軀一旋，一頭鑽入樹林裏去了。

× × ×

次日後。

丘惠珠領着磨刀老人，七堡主林笛歌，少鏢頭王健一等九個人，悄悄的到來了紫竹林對面山坡蘆葦中。

這是涂香香約定見面之處。

她以爲這是白天，涂香香必躲藏在蘆葦中等待，但進入蘆葦一看，見涂香香不在裏面，不由臉色一白道：「咦，她哪裏去了？」

磨刀老人問道：「她說好在此處等妳嗎？」

丘惠珠道：「是的，上次我帶華雲翔來，也是在此相見的，眞奇怪，莫非出了事？」

她四下望望，低聲喊道：「涂姊姊！涂姊姊！妳在哪裏？」

連喊數次，不見涂香香出現，心中更是驚慌，說道：「不好，她一定是沉不住氣，闖入地獄庵去了！」

磨刀老人眉頭一皺，說道：「這丫頭太不知天高地厚，她單獨闖入地獄庵有何用處？」

林笛歌道：「殺人魔既警告她不可進入地獄庵，否則便要殺死華雲翔，諒來她是不敢蠻幹的，只怕是在窺探地獄庵時，被發現而遭擒了。」

丘惠珠着急道：「這還不糟了麼？」

林笛歌道：「姑娘別急，咱們今天是前來救人的，救一個和救兩個並無多大差別，依林某愚見，咱們現在立刻攻入地獄庵，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丘惠珠轉望磨刀老人問道：「您老以爲如何？」

磨刀老人沉思有頃，道：「好是好，不過，萬一攻擊失敗，救人不成反而損兵折將，那可不好，所以……老朽另有個主張，咱們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何？」

林笛歌問道：「前輩有何妙計？」

磨刀老人道：「她們抓去了咱們兩個

，咱們也抓她兩個，大家以俘虜換俘虜怎麼樣？」

林笛歌笑道：「好是好，但如何去抓她們的人？」

磨刀老人道：「咱們守在紫竹林外，看見她們的人出來，就動手擒下。」

林笛歌道：「抓到的若非重要脚色，殺人魔豈肯交換俘虜？」

磨刀老人道：「殺人魔對外人兇橫，對自己人却不能不講感情，那怕咱們抓到的是兩個小嘍囉，她也非設法搶救不可，否則便無法收攬人心，所以老朽認爲她一定願意交換。」

林笛歌道：「此處距離地獄庵尚有多遠？」

丘惠珠道：「不遠，就在對面山坡竹林中。」

林笛歌道：「她們有人下來，在這裏看得見麼？」

丘惠珠道：「看得見的。」

林笛歌道：「那麼，咱們就在這裏等等看，若見有人下來，便將他們擒下。」

王健一道：「最好多擒一個，用來交換家父。」

磨刀老人笑道：「當然，能多擒幾個，談起生意來更便利一些。」

正說着，忽見成幼慧由附近蘆葦鑽過來，低聲說道：「有兩個人來了！」

磨刀老人神色一振道：「在哪裏？」

成幼慧一指東方，道：「在那山坡下，距離尚遠，看不淸他是誰。」

磨刀老人立時向東邊蘆葦裏鑽去，一面問道：「是不是從紫竹林中下來的？」

成幼慧道：「不知道。」

衆人一齊走到山坡高處，排開蘆葦往山坡下望去，果見有一條人影正朝山坡上奔來，一轉眼間，已鑽入山坡下的蘆葦裏面，不見了！

林笛歌輕嘿一聲道：「好極了，咱們正想抓人，不想立刻就有一個人自動送上來！」

磨刀老人道：「來人好像要上這座山坡呢。」

林笛歌道：「不錯。」

磨刀老人急向衆人道：「那麼，大家快散開躲藏起來，等來人走入咱們的包圍圈子，再動手擒他！」

衆人聽了立卽四下分開，在濃密的蘆葦中埋伏下來。

須臾，只聽一片「沙沙」聲響漸漸響近，隱約可見到蘆葦在幌動！

俄頃，來人已走入磨刀老人等十人的包圍圈子了。

首先見到來人的是飛虎鏢局的「日月雙輪趙克平」，他只看到來人的身子，還沒看見來人的面貌，立刻就來個餓虎撲羊，縱身疾上！

「嘿！」

「呀！」

兩人頓時在蘆葦裏幹了起來。

磨刀老人，林笛歌，王健一，丘惠珠及成家兄妹九人，一聽趙克平已和來人動上手，也立卽現身圍了上去。

走近一瞧，丘惠珠大吃一驚，急叫道：「快住手，是自己人！」

你道來者是誰？不是別人，涂香香是也！

趙克平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趙克平，因此兩人動手便打，及至聽到丘惠珠的驚叫，兩人才連忙撤招各自躍開。

丘惠珠跳過去，歡聲道：「涂姊姊，原來是妳呀！」

涂香香看看現身而出的磨刀老人等人，心中又驚又喜，舉劍一指趙克平及王健一問道：「這二位是誰？」

丘惠珠道：「他們是飛虎鏢局的。」

她一指王健一道：「這位是王總鏢頭的兒子，王健一王少鏢頭。」

涂香香「哦」了一聲，道：「你們怎麼攪的，把我當作敵人麼？」

丘惠珠笑道：「是的，我們以爲來的是地獄庵的人，妳別生氣。」

涂香香笑了笑，轉對磨刀老人一福道：「您老人家也來了？」

磨刀老人笑道：「正是，涂姑娘去了何處？老朽等到此找不到妳，還以爲妳被殺人魔擒去了呢。」

涂香香納劍入鞘，笑道：「我沒有被殺人魔擒去，但却險些死在另一個人的手裏！」

磨刀老人注目問道：「誰？」

涂香香道：「華雲翔。」

磨刀老人一楞道：「什麼？」

涂香香微笑道：「是假的華雲翔，不是眞的華雲翔。」

丘惠珠大驚道：「怎麼回事？那傢伙不是已被死神擒住了麼？」

涂香香道：「不錯，但有人花錢把他贖出來了。」

丘惠珠驚問道：「是誰花錢把他贖出來？」

涂香香沒有立刻作答，她環望衆人，含笑道：「諸位請坐下，待我把昨夜發現的一椿事情說給諸位聽聽。」

衆人聞言，便圍在她四邊坐了下來。

涂香香先看了林笛歌一眼，笑問道：「請問七堡主，貴堡的五，六兩位堡主眼下何在？」

林笛歌一怔道：「姑娘問這幹麼？」

涂香香道：「怕他們有性命危險。」

林笛歌變色道：「此言怎解？」

涂香香笑道：「我還是從頭說起吧，昨天夜裏，我又偷偷潛去地獄庵外窺視，約莫二更時分，聽到有一輛馬車開到地獄庵，我悄悄繞過去一看，只見開到的是一輛篷布馬車，駕車的是個灰衣人，頭戴一頂草笠，一時看不淸他是誰。」

她頓了一下，繼道：「那灰衣人把車停在庵門口，隨有三個老婆子出來，當中一個問灰衣人東西帶來了沒有，灰衣人答稱帶到了……」

她一句不漏的把當時聽到的談話說了一遍，接着道：「那兩個老婆子將一萬兩銀子提入庵中不久，便帶出一個青年來，那青年便是『華雲翔』，他手上還戴着手銬。」

丘惠珠忍不住打岔道：「那灰衣人到底是誰呀？」

涂香香笑道：「妳猜猜看。」

丘惠珠很想猜是管承義，但因有林笛歌及成家兄妹在場，不敢說出來，當下說道：「我猜不着，妳快說吧。」

涂香香故意賣關子，不肯立刻說出，道：「於是，那灰衣人便帶着假華雲翔駕車離去，當時我心裏十分着急，暗想若讓那兇徒逸去，華雲翔的寃枉如何得伸？便決定跟踪他們，看看他們到底是誰，跟踪了數十里路，他們在一間破祠堂歇脚，那時灰衣人才揭下草笠，我也才看清了他的面貌。」

丘惠珠急問道：「他是誰？」

涂香香緩緩道：「七劍堡的三堡主管承義！」

林笛歌一聽之下，跳了起來，驚叫道：「妳說什麼？」

涂香香道：「七堡主請勿激動，這是眞眞實實的事，指使那兇徒冒充華雲翔殺害貴堡成，石，史三位堡主的人，就是三堡主管承義，而那兇徒，就是他的侄兒管明彥！」

林笛歌雙目發直，面色一陣青一陣白，呆了好半天，才以發抖的聲音道：「妳沒有看錯麼？」

涂香香道：「沒有，因爲我還曾現身與他們相見，和他們動了手……」

當下，又將他們計劃回堡殺人，自己爲了破壞他們的計劃，只好現身出去與他們相見，以及後來有人暗中相助，自己才得脫險歸來等情，詳細說了一遍。

林笛歌震駭欲絕，顫聲道：「天啊！這怎可能？三哥爲何要殺害我們兄弟？」

涂香香道：「他說在管理七劍堡上與你們意見不合，所以要剪除你們六人，單獨管理七劍堡。」

林笛歌悲憤地道：「這是謊言！我們七人共管七劍堡從未發生任何齟齬！」

涂香香道：「我也不相信他說的理由，他要剪除你們六人必然是另有原因。」

林笛歌道：「哼，結義數十年，沒想到他竟是這樣一個心黑手辣之人！」

磨刀老人道：「林堡主最好即刻趕回去貴堡，免貴堡另兩位堡主慘遭殺害。」

林笛歌一點頭道：「是，此事刻不容緩，林某只好就此別過。」

他轉對成家兄妹吩咐道：「你們兄妹不必回去，留此協助解救王總鏢頭及華雲翔，若有事情，我會派人去歇神灘通知你們——我走了！」

他向衆人抱拳辭別，隨即縱身疾起，向北飛掠而去。

衆人望着他身形消失之後，相對沉默了片刻，磨刀老人才又開口問道：「那暗中助妳之人，妳認爲是誰呢？」

涂香香搖頭道：「我不知道。」

丘惠珠道：「可能是死神。」

磨刀老人輕哦一聲道：「不錯，死神對你們這幾個人似乎特別愛護……」

涂香香岔開話題，轉望成家兄妹，笑道：「你們兄妹，一直是認定華雲翔是殺害令尊的兇手，如今這個誤會可以冰釋了吧？」

成智雄尷尬地說道：「是的，將來擒獲了眞兇之後，我們兄妹，願向華雲翔道歉。」

涂香香笑了笑，回望坐在自己身側的丘惠珠問道：「還有那謝，葉，鄧三位鏢師怎麼沒來？」

丘惠珠道：「他們已不幸遇害了。」

涂香香一驚道：「啊，誰殺害的？」

丘惠珠道：「他們似是死於死神或金頭陀等人之手，屍體被吊在鬼門關下的樹林中……」

她把磨刀老人所發現的情景說了一遍，最後說道：「他們這樣做，目的在嚇阻武林人士於七月一日上鬼門關窺望，現在照這情形看，到時恐怕沒人敢上去了。」

涂香香道：「這對咱們十分不利。」

丘惠珠道：「正是，咱們這些人要和他們週旋，恐怕還嫌不够。」

磨刀老人道：「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這次咱們若能一舉攻破地獄庵，救出王總鏢頭和華雲翔，即使不能擒獲殺人魔，她也就無法再在鬼門關上殺人了。」

王健一問道：「殺人魔是否確實藏身於地獄庵中呢？」

磨刀老人道：「看這情形，她確在地獄庵中不錯，不過她對咱們的情況很清楚，這一仗很不容易打就是了。」

王健一道：「要是擒不到她的人，咱們下一步該怎麼行事？」

磨刀老人道：「咱們等到天黑，若不見她的人下來，只好攻入地獄庵與她一決勝負！」

涂香香道：「何不現在就攻進去？」

磨刀老人道：「老朽是想劫持她們幾個人，然後向殺人魔提出交換俘虜，看她願不願意。」

涂香香道：「我在此監視了好幾天，白天從未見到地獄庵的人走下來，所以要想劫持她們，恐怕不易實現。」

磨刀老人一怔道：「她們從不走出地獄庵麼？」

涂香香道：「是的，只有那幾個死神出入過，至於庵中的老婆子，一個也不曾下來過。」

磨刀老人皺眉沉吟道：「這麼說，老朽的計劃當眞不易實現了……」

王健一急想救出父親，接口道：「在下贊成涂姑娘的意見，現在就攻進去！」

磨刀老人想了想，毅然點頭道：「好，明張旗鼓的跟她們打一塲也好！」

當下，大家商量好進攻及撤退的策畧之後，一齊動身往地獄庵而來。

進入紫竹林，一直來到地獄庵門外，竟未見到一個敵人現身攔截。

磨刀老人感到奇怪，低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們未在庵外佈下暗哨？」

涂香香道：「是的，一直都如此。」

磨刀老人面露嚴肅之色道：「這表示她們早有萬全準備，不怕有人進犯，等下攻入時，大家可要格外小心提防埋伏。」

衆人點點頭。

磨刀老人道：「老朽已數十年未開殺戒，今天只好破戒一次了！」

說到這裏，大步走到牆門前，一脚踹上緊閉的牆門。

「砰！」然一聲巨响之下，兩扉牆門應聲倒下！

磨刀老人一揮手，大喝道：「大家進去！」

於是，老少十人，像一股怒濤般的，氣勢洶洶的衝進地獄庵中來了！

但一入庵中，視綫瞥處，却不禁都呆了。

因爲，庵中沒見一個人！

整個地獄庵靜悄悄的猶如一座死城！

涂香香見了大爲驚疑，渾身一陣悚然，駭聲道：「咦，怎麼沒有人？」

王健一沉聲道：「必是躲在裏面，大家上吧！」

他一揮九環刀，當先向前殿衝過去。其餘九人，亦緊跟而上。

那知衝入前殿一看，但見殿上一片空寂，仍無一個人影！

丘惠珠吃驚道：「奇怪，莫非都跑掉了！」

涂香香叫道：「不可能，昨天晚上她們都還在，怎麼會一下都跑掉了的呢？」

磨刀老人喝道：「再到後殿看看！」

於是，老少十人一齊轉出前殿，朝後殿奔來。

前後兩殿，相距不過數丈，大家再衝入後殿一看，只見殿上還是空無一人，磨刀老人不由得眉頭大皺，沉聲道：「哼，當眞逃了不成？」

王健一道：「再去看看那些禪房！」

庵中共有二十幾間禪房，每一間都是門窗緊閉，老少十人逐一打開搜查，結果仍未找到一個人。

整個地獄庵，眞的已無一人了！

衆人面面相覷，呆了好半天，涂香香才頓足叫道：「她們必是昨晚乘我不在時撤離的，逃得好快呀！」

丘惠珠道：「這庵中有地下室，她們會不會躲藏在地下室中？」

磨刀老人問道：「妳知道入口在哪裏麼？」

丘惠珠道：「前殿佛像座下，咱們快去看看！」

於是乎，衆人又來到前殿，丘惠珠在供人膜拜的那隻布墊上屈膝跪下，向殿上佛像行起三跪九磕頭的大禮。

王健一愕然問道：「姑娘還有心情拜佛？」

丘惠珠道：「這是寇大娘說的，她看見庵中老婆子，向佛像行了三跪九磕頭之禮，佛像便往後移去，現出一個地道入口來。」

王健一轉頭向佛像望去，道：「現在不靈了呀！」

丘惠珠道：「再來一次看看。」

說着，又膜拜起來。

但結果，殿上的佛像還是紋風未動！

丘惠珠迷惑道：「奇怪，莫非她們把機關破壞了？」

涂香香道：「妳有沒有聽錯？只怕地道入口是在後殿吧？」

丘惠珠道：「沒有錯，寇大娘說在前殿。」

磨刀老人上前揭起布墊看了看，見布墊下並無任何機關，說道：「也許膜拜不是啓開入口之法……」

王健一道：「不管機關消息在那裏，佛像之下果眞有個地道入口的話，咱們把佛像推動不就可下去麼？」

丘惠珠道：「推倒佛像不太罪過？」

王健一道：「菩薩知道咱們是爲了救人，不會責怪咱們的。」

說罷，移開供案，雙手按上佛像身子，運力向後推去。

但佛像竟似生了根，他連推數次，竟然推不動分毫。

雙龍鞭傅天申和日月雙輪趙克平亦上前帮忙，豈知三人合作仍然推不開！

丘惠珠嘆道：「人說『佛法無邊』，果然不錯！」

磨刀老人道：「三位退下，讓老朽來試試。」

王健一三人紅着臉退下去。

磨刀老人走上一步，在佛像前立定脚步，深深吸了一口眞氣，然後雙掌徐徐抬起，運聚全身功力於雙掌之上，突然裂帛般厲吼一聲，雙掌平推而出！

「轟！」的一聲，佛像應聲倒下，敢情佛像是銅鑄的，倒下之時，震得地動殿搖！

但大家定睛一望，却見佛像座下是結結實實的地面，並無什麼地道的入口。

王健一大叫道：「看，沒有地道入口呀！」

丘惠珠更爲迷惑，歪頭尋思道：「怪事，寇大娘明明說前殿佛像座下有個地道入口，難道她會騙我不成？」

磨刀老人上前踩踩佛像座下的地面，搖搖頭道：「這下面沒有地道，只怕是妳聽錯了。」

涂香香道：「對，妳一定是把後殿誤爲前殿，咱們出後殿看看。」

衆人轉到殿後，丘惠珠仍照前法跪在布墊上行三跪九磕頭之禮，當第九個頭磕下之後，供案後面那尊巨大的如來金身佛像果然往後移開了！

涂香香一見大喜，拍手叫道：「開了！開了！」

衆人一齊圍上觀看，只見地面下一條石級，地道內部黑森森的，看不見裏面的情形，王健一救父心急，立刻就要走下去，磨刀老人拉住他道：「且慢，裏面必有機關埋設，莽撞不得！」

王健一道：「不然，如何下去呢？」

磨刀老人說道：「先點一盞燈來。」

雙龍鞭傅天申見殿壁上掛着一盞氣死風燈，乃上前取下，將它點亮，遞給王健一。

磨刀老人道：「咱們不可一齊下去，這樣好了，老朽與王少鏢頭下去看看，其餘在此守候，準備接應。」

涂香香道：「我也下去好麼？」

磨刀老人搖頭道：「不行，女孩兒家不宜涉險，還是讓老朽這個死亦不算夭壽的人來吧！」

涂香香見他把燭台和數隻桃子放入了懷裏，不由一呆道：「您老拿那些東西幹麼？」

磨刀老人笑道：「用來破機關的。」

涂香香訝然道：「那些東西怎麼能破機關？」

磨刀老人道：「老朽每走上一段地道，就丟出一樣東西，若有機關佈置，便可使它觸發啊。」

涂香香恍然道：「原來如此，這法兒不錯，值得一學。」

磨刀老人由王健一手裏要過燈籠，當即領頭步下石級，一步一停，小心翼翼的走了下去。王健一手仗九環刀，隨後跟他走下去。

（未完待續）



祭心

緊張刺激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綫天、宋曉峯自從窺知了朱五絕施展詭計，制服了山主郭慕陶後，利用趙靈燕與莫天倚的關係，並用靈藥把莫天倚所中朱五絕的毒藥解去，終使莫天倚悔悟過來。一綫天得莫天倚歸順後，即着宋曉峯假扮莫天倚，返回朱五絕爲莫天倚等所備的住所中，宋曉峯在魔窟中先與臥底的谷中鶴取得連絡，然後又以解毒藥丸爲笑面天王曹晉解去身中巨毒，由中谷鶴旁敲側擊向曹晉遊說，冀他能幡然悔悟，以作他日制朱五絕的一着重子。那晚原是曹晉與宋曉峯約晤之期，忽傳朱五絕令召，乃中止——

帝君重臨日　梟雄競起時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在朱五絕指定的地方碰了頭，這次，就只有他們兩人，沒有獅王楊藩虎霸康騰與劍魂劍魄四人了。

朱五絕堆着滿臉笑容道：「晚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兩位老前輩了。」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不約而同的問道：「有什麼好消息？」

朱五絕道：「有位武林奇人，要見見二位老前輩。」

「什麼武林奇人？」無論黑白兩道，論年齡藝業，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都可算是老資格之中的老資格，聽朱五絕的語氣，那人的身份似乎高得不得了，倒眞引起了宋曉峯好奇之心，不由脫口問了出來。

朱五絕微微一笑道：「兩位到時自然知道……。」目光閃動，上下望了他們二人一眼，皺了一皺眉頭，接道：「兩位這身衣着倒是要換一換的了。」

話聲中，只見他輕輕的拍了二下掌聲，應聲走出二個漢子，一人捧出一件長衫，服侍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加在外面。

這樣，朱五絕才滿意的一點頭，道：「這樣兩位可以去見他老人家了。」

說着，舉步當先走了出去，宋曉峯微一側身，讓笑面天王曹晉先行。往日，莫天倚與笑面天王曹晉遇事一定爭先，就是行坐次序，如非山主事先指定，兩人也決不謙讓。

宋曉峯這一讓，笑面天王曹晉雖是不便當着朱五絕的面客氣，但却善意的向宋曉峯笑了一笑。

三人一行，快步如飛，奔行了十餘里地，來到一條河道之前，朱五絕停下身形道：「我們要在這裏乘船了。」

探手懷中，摸出一個扁形之物，振腕向半空中抛了出去。

但聞一陣夜鳥啼聲似的聲音，不絕如縷，劃破了寂靜黑夜。

傳音信物發出之後，等了約一盞熱茶時間，一陣打槳破水之聲，由遠而近傳來，接着，只見從蘆葦之中現出一條梭形快艇，來勢奇快，片刻之間，已到他們停身之處。

朱五絕一招手，點足飄身而起上了快艇，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跟着上了快艇。駛船漢子也不問話，當他們三人登上快艇之後，振臂起槳，快艇便箭也似的射了出去。

那漢子臂力奇强，船行迅速，在河岔中左轉右轉，一陣穿行之後，停在一片荒洲之

旁。

但見眼前一片蘆葦，阻去了視綫，四週景物，一無所見，朱五絕領先下了快艇，身形一矮，鑽入蘆葦之中，領着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深入了三四里路，朱五絕才停下了脚步，高舉雙手，互擊了三掌。

片刻工夫，遙聞擊掌相應之聲傳來，接着眼前荒草一陣波動，突然現出兩勁裝疾服的漢子，齊齊向朱五絕抱拳一禮。

右面那位漢子，打量了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一眼，問道：「這兩位，是什麼人？」

朱五絕笑道：「就是老人家要召見的人。」

朱五絕含糊其詞，那漢子却沒有追問，微一拱手，道：「請稍候！」轉身撥草而去。

過不多久，忽聞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傳來道：「你們自己出來吧。」

朱五絕高聲答道：「多謝玉姑娘！」

又分草前行了七八丈，眼前一亮，出了荒草叢，但見一位容光照人的美麗少女立在他們前面。

朱五絕示意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整理了一下衣冠，然後，恭恭敬敬對那少女作了一個長揖，道：「請玉姑娘轉稟至尊，五絕帶領莫天倚與笑面天王曹晉前來求見。」

那少女還沒有開口說話，只聽遠遠傳來一個蒼勁的聲音，說道：「帶他們過來吧！」

那少女欠身應了一聲，轉身帶着朱五絕他們向前而行，直向一棵連枝大樹之下走去。

到得大樹旁邊，只見大樹四週用油綢子方方的圍起來，中央開着一個門，門口守着了二個老人。

那少女對那二個守門老人極是恭敬，欠身一禮之後，才領他們穿門而入。

入門之後，是一座大得像房子一樣的緞子帳篷，帳篷裏面珠光照射中，太師椅上坐着一位髮鬚皆白，但臉却白中透紅，有如童顏的老人。

那老人左右兩側，分立着四個美貌少女，那四個少女，都年在十六七歲左右，每人手中抱着一把精光閃閃的長劍。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兩人，都是目光如電，觀察入微之人，一望之下，立時看出這四個年輕輕的少女，都有着一身超凡脫俗的身手。

宋曉峯正想先打量四週情勢之際，朱五絕已是躬身行禮下去道：「弟子領莫天倚笑面天王曹晉參見至尊。」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因見朱五絕行禮下去，他們兩人雖不知當面這老人是什麼人，也只有跟着行禮參見。

那老人一揮手道：「免禮，賜坐！」話聲震耳，簡單！威嚴。

朱五絕大聲應道：「謝座！」又是一禮，轉身走向一旁，在錦墩之上坐下，曹晉與宋曉峯依次坐在朱五絕手下。

那老人閃動精光望了曹晉與宋曉峯一眼，點了一點頭：「五絕，你把話向他們說明白了沒有？」

朱五絕欠身恭聲回話道：「弟子未奉至尊命諭，未敢擅專。」

宋曉峯見朱五絕在這老人面前言語神態，竟似換了一個人，臉上再也看不見他那陰險的微笑和狡獪的眼光了，代之而起是一片誠諸內形諸外的至誠至敬，不由暗自忖道：「這老人是什麼人物，能把朱五絕制得這樣服服貼貼，看來他是比朱五絕更厲害了。」

念中心神一凜，憂慮叢生，……。

耳中只聽笑面天王曹晉已發話問道：「不知老前輩上姓高名？」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你也年紀不小了，難道沒有看出老夫是什麼人來麼？」

笑面天王曹晉欠身一禮，道：「晚輩慚愧，………。」

那老人笑了一笑道：「老夫已數十年不在江湖上走動，說出姓名，只怕你們還是不會知道……。」

他微微一頓後，接着又道：「不過昔年老夫在江湖上行道之時，曾有一個渾號，說將出來，也許你們會知道。」

笑面天王曹晉應了一聲「是」，接着說道：「老前輩是何尊號，晚輩等洗耳恭聽！」

那老人朗聲道：「人寰帝君！你們知道不知道？」

人寰帝君！那是黑道中的老祖宗了，自數十年前，在江湖上掀起一陣腥風血雨之後，聲名大振，至今仍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談虎色變。

笑面天王曹晉與宋曉峯都大驚而起，再拜於地，道：「晚輩們該死，失敬，失敬！」

人寰帝君見宋曉峯他們聞名色變，大是震驚之狀，不禁心頭大喜，哈哈大笑道：「起來！起來！不要多禮了，其實兩位在今日江湖之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老夫對你們甚是重視。」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再拜而起，宋曉峯暗暗向笑面天王曹晉望去，只見笑面天王曹晉的臉色變得甚是敬服，顯然他已被人寰帝君的名頭鎮住了。

宋曉峯心中暗暗忖道：「怪不得朱五絕如此囂張，敢情，他另有恃仗，我這一場來得不寃了，只是，在笑面天王曹晉身上下的工夫，看來是要白費了，我該如何對他……。」

宋曉峯可不管他是什麼人，心中只担心未來大局，當時腦中便想個不停，一念未了，只聞人寰帝君又道：「老夫原意下手把你們幾個爲首之人，統統除去，由五絕另選新秀，接掌全權，但五絕力保兩位經驗豐富，爲人精明幹練，又復十分忠誠可靠，因此宣召你們前來，如今一見，兩位果然甚中老夫心意，將來由你們掌接郭慕陶的整個事業。」

宋曉峯暗笑一聲，忖道：「一見面就中了他的心意，完全一片鬼話，只不知這老魔頭又是什麼存心？……」

心念暗動間，只聽人寰帝君又接着說道：「老夫雖可把郭慕陶那份事業交由你們兩人執掌，但你們必須答應老夫三個條件！」

笑面天王曹晉微笑道：「不知是三個什麼條件？」

人寰帝君道：「第一件，你們要拜在老夫門下。」

宋曉峯一笑道：「老前輩春秋高壽，怕沒有一百五六十了吧！您還願再收我們這大年紀的徒弟麼？」

人寰帝君微微一笑，說道：「徒子徒孫，都是老夫門下，老夫收下五絕之後，已然關閉山門，你們只能算是老夫的徒孫了。」

宋曉峯暗罵道：「好大的口氣！」口中却含笑接着問道：「第二件呢？」

人寰帝君道：「第二件，後天老花子宴會上，你們要替老夫把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項上人頭取來。」

宋曉峯一皺眉頭，說道：「這件太難了……」

人寰帝君一笑道：「事情並不難，到時候只需你們舉手之勞而已。」

宋曉峯暗忖道：「果然所料不錯，兇心現出來了。」

笑面天王曹晉忽然接口問道：「老前輩另有準備？」

人寰帝君道：「這還用得着多問。」

宋曉峯道：「老前輩先給我們心理上一個準備，我們便更有自信了。」

人寰帝君道：「到時候當然會告訴你們，不過不是現在，因爲你們現在還不够資格參與老夫機密大計。」

笑面天王曹晉用眼色止住宋曉峯，話題一轉，道：「請問什麼是第三件？」

人寰帝君突然舉手一揮，身後四個美麗少女各自向前走出五步，轉臉向着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

人寰帝君做聲一笑，道：「第三件，最是簡單，只要你們就前面四女之中，挑選一位，作爲妻室。」

宋曉峯不覺一皺眉頭，回過臉去，只見笑面天王曹晉也皺起了眉頭，宋曉峯一笑向笑面天王曹晉道：「曹兄，你的意思如何？」

笑面天王曹晉轉頭向人寰帝君欠身一禮道：「老前輩所賜，晚輩理當受領，只是晚輩練的是童子功……。」

一語未了，人寰帝君已是哈哈大笑道：「你現在多大年紀了？」

人寰帝君忽然問出這種話來，寓意難明。

笑面天王曹晉不由楞了一楞道：「晚輩已經六十有五了。」

人寰帝君笑道：「打了六十五年光棍，還不討老婆，老夫眞替你可惜……不要担心，老夫特別傳你幾種絕技，包你太快朶頤，同時還對你的童子功有百利而無一害。」

笑面天王曹晉深沉的笑了一笑，抱拳道：「老前輩既然如此說，那麼晚輩是恭敬不如從命，謝過老前輩了。」

人寰帝君轉頭笑問宋曉峯道：「聽說你有位乾女兒，長得非常漂亮，你看老夫這幾個孩子如何？」

宋曉峯故意全神貫注的在那四個少女身上仔細打量了半天，點頭道：「很好！很好！」

人寰帝君問道：「比你那位乾女兒如何？」

宋曉峯雙眉一皺，大有難於出口的囁嚅地道：「這……這……」

人寰帝君呵呵一笑道：「都比不上你乾女兒，是不是？」

宋曉峯跟着笑道：「說來這幾位姑娘都是人間絕色，美若天仙，和小女比起來，原都難分上下，不過小女，在江湖上跑得久了，比較善於表現自己一點。」

人寰帝君大笑道：「老手，老手，經驗之談，經驗之談，看來只給你一位，是不足以厭你達人之量了。」

宋曉峯點頭笑道：「晚輩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

人寰帝君笑了一笑，又一沉吟道：「老夫對你們二人，只能一視同仁，不能厚此薄彼，都給了你，就沒有他的了……好，就這樣，你們一人二個，你們自己商量着辦吧。」

宋曉峯向笑面天王曹晉一笑道：「曹兄先請！」

這是霸王送禮，非受不可，笑面天王曹晉當然看得非常清楚，事在必行，當下一揮手道：「小弟就要靠近這邊的二位好了。」

他指定了二位，另外二位，自然是宋曉峯的，人寰帝君一揮手道：「你們從現在起，就是他們的人了，站在他們身旁去吧。」

四女轉身向人寰帝君一禮，分別站在笑面天王曹晉與宋曉峯身後。

人寰帝君面上笑容一收，輕咳了一聲，道：「二位既已收下老夫美女，那三個條件自是完全答應了？」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一欠身，齊道：「晚輩等完全同意。」

人寰帝君道：「美女你們現在就要帶回去成親，你們取得少林武當二派掌門人首級後，老夫再替你們舉行入門之禮，以後，你們就是老夫一家人了，今天沒有你們的事了，紅玉，送他們出去。」

紅玉，就是領他們進來的那女子，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拜別人寰帝君，隨着紅玉出了那片荒草地，乘船回到上船地方，這時已是天色微明了。

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帶着四女回程途中，二人都忍不住，暗中用傳音神功商量起來。

先是笑面天王曹晉一皺眉頭道：「莫兄，你是什麼意思？一個將來就够傷腦筋了，你還加倍的要了二個。」

宋曉峯一笑，道：「曹兄，你這就不懂了，不管你是不是眞要他們做老婆，二條心都比一條心好應付。」

笑面天王曹晉一點就破，恍然而悟，輕輕「啊！」了一聲，說道：「小弟明白了。」

宋曉峯道：「現在小弟請問曹兄，曹兄就此臣服人寰帝君座下呢？還是繼續我們昨天未完的談話？」

笑面天王曹晉道：「請莫兄先表示態度。」

宋曉峯很明白笑面天王曹晉的心理，患得患失之下，還不敢完全相信他，不過話又說回來，誰又能三言兩語之下，把如此重大之事立作決定。

宋曉峯暗暗忖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不能過於小心了。」心意一決，當下點頭道：「好，小弟坦誠告訴你曹兄，我想退出這個集團了，你曹兄呢？」

笑面天王曹晉沉默了很久，道：「你攷慮過人寰帝君的厲害沒有？」

宋曉峯道：「就是因爲想到他太厲害了，所以我們自己也更沒機會了，趁他正想利用我們時，還有機會脫身，再遲就怕想脫身都不可能了。」

宋曉峯的本意，當然不以勸誘笑面天王曹晉脫身一走爲目的，不過馬上說出要笑面天王曹晉與朱五絕反臉作對，恐怕他更難決定了，所以，退而先用這種說法試探他。

笑面天王曹晉點一點頭，說道：「莫兄，你的決定不錯，不過，小弟還要多想一想……。」

話聲微微一頓，馬上又接着說道：「但是，莫兄儘管放心，不論小弟的最後決定如何，對於莫兄的心意，小弟絕對守密了。」

宋曉峯暗笑一聲，忖道：「看來他還是雄心不死，但又沒有自信之心，因此猶豫難決。」

現在當然不好再追問了，只好笑了一笑道：「小弟靜候曹兄佳音。」

說話之間，六人已回到了駐地，先命人暫時安置了四女，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各自分手回房。

笑面天王曹晉一脚踏進房中，只見谷中鶴已先等在他房中了，看他臉色，微現焦躁不安之色，問道：「谷賢弟，什麼事情，使你這樣不安？」

谷中鶴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交到笑面天王曹晉手中，道：「請大哥看看這封信就知道了。」

笑面天王曹晉接過那封信，只見上面寫的收信人是谷中鶴，便沒有馬上取出信箋，道：「這是給你的信。」

谷中鶴沉聲說道：「這封信是宋曉峯寫來的……。」

笑面天王曹晉一聽是宋曉峯寫來的，連忙抽出信箋一看，說道：「他要約你見面。」

谷中鶴惶恐的道：「小弟不敢有瞞大哥，並請大哥作主。」

笑面天王曹晉一笑，說道：「賢弟，愚兄那還信不過你，……你去和他談談也好。」

笑面天王曹晉只要隨便一搖頭，說個「不」字，就表示他對宋曉峯已深惡痛絕，現在他這樣一點頭，谷中鶴心中已是笑開了，連連說道：「是！是！是！」

笑面天王曹晉接着輕嘆一聲，道：「賢弟，眞想不到，當年橫行天下的人寰帝君，竟然還活在世上。」

谷中鶴一震，張大着眼睛道：「照算他該一百二三十歲了，怎樣還沒死？」

笑面天王曹晉道：「愚兄與莫老兒，剛才就他那裏回來，同時還被强迫每人帶回來二個女人……。」

谷中鶴忍不住笑道：「你帶女人回來做什麼？」

笑面天王曹晉苦笑一聲，道：「做老婆呀！」

谷中鶴面色一楞道：「你的這身童子功不要了？」

笑面天王曹晉道：「人寰帝君說要傳給愚兄一種絕技，可以無害童子功。」

谷中鶴道：「他傳給了你沒有？」

笑面天王曹晉道：「當時他沒有交下來……但這都不是問題，他一天不將那絕技傳給小兄，小兄便有藉口不和那二個女人接近了。」

谷中鶴道：「那麼，大哥担心的是什麼？」

笑面天王曹晉道：「剛才莫老兒表明態度了，他是下決心要脫身而去。」

谷中鶴放胆的一笑道：「莫老兒一走，大哥就可以穩坐釣魚台了。」

笑面天王曹晉微含怒意的望了谷中鶴一眼，旋卽目光一收，笑道：「賢弟，人寰帝君復出，還會有我們的份麼？」

谷中鶴一不說，二不休，接着又道：「那你爲什麼下不了決心？」

笑面天王曹晉一嘆道：「在人寰帝君手中，你以爲想走就走得了麼？」

谷中鶴道：「那我們怎樣辦呢？」

笑面天王曹晉簡短而有力的說道：「等！」

谷中鶴一怔道：「等，等什麼？」

笑面天王曹晉道：「等莫老兒先替我們探道，他成功了我們機會更多，他要失敗了，我們就只有死心替他幹了。」

笑面天王曹晉這種想法，不能說他完全不對，因爲他與莫天倚，原來就是生死對頭，他不暗中告他一狀，在他的看法，已經很對得起莫天倚了。

谷中鶴一笑道：「大哥說得有理，只是莫老兒……」

門外，突然响起了莫天倚的聲音，說道：「曹兄，小弟莫天倚，特來有事與曹兄相商。」

谷中鶴話聲一歛，閃身而前，打開了房門，宋曉峯三脚兩步走到笑面天王曹晉身前，低聲道：「曹兄，小弟剛才收到靈燕一封來信，你看看！」說着，把信向笑面天王曹晉手中遞去。

笑面天王曹晉微微一笑，說道：「方便麼？」

宋曉峯道：「曹兄，小弟是一片誠心，有什麼不方便。」信已送到了笑面天王手中。

笑面天王曹晉對莫天倚別有計算，聞言之下，心中一陣內愧，接過信來，目光便不敢再與宋曉峯正目相對了，抽出信箋，便偬偬看了下去。

隨着他目光的移動，他臉上的神色也起了急驟的變化，驚訝之中是說不出的興奮，伸手抓住宋曉峯道：「莫兄，你看她這些話可以相信麼？她又怎樣會知道？」

宋曉峯道：「這個小弟就不知道了，不過曹兄咱們有辦法查明此事。」

笑面天王曹晉道：「莫兄你有什麼辦法？」

宋曉峯道：「曹兄，別忘了我們手中的四個女娃娃哩！」

笑面天王曹晉道：「你想從她們身上問出眞相來？」

宋曉峯一笑道：「有何不可？」

笑面天王曹晉雙眉一鎖道：「萬一問不出實情來，莫兄，你可有善後之策？」

宋曉峰道：「這個可放心，小弟有十分把握。」

笑面天王曹晉又道：「如果眞情正如

靈燕來信所說相反，你又怎樣辦？」

宋曉峯道：「小弟反正打定主意，豁開了……。」

笑面天王曹晉搖頭苦笑道：「可是小弟……。」

宋曉峯一笑截口道：「曹兄，你放心，小弟絕不會連累你，你不能出頭，儘可在暗中旁觀，如果出了事，算小弟倒霉，不過，萬一靈燕所言不假，小弟希望你曹兄能給小弟一個明確的答覆。」

笑面天王曹晉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一點頭，道：「如果靈燕所言不假，好，小弟和你同進共退。」

宋曉峯伸出右掌道：「君子一言。」

笑面天王曹晉與宋曉峯一擊掌，道：「駟馬難追！」

宋曉峯身形一退道：「小弟準備去了。」錯步一幌，人已出房而去。

谷中鶴在一旁，聽得雲裏霧裏，舉着迷惑的目光，注向笑面天王曹晉道：「大哥，你們說的是什麼事？」

笑面天王曹晉道：「靈燕剛剛給了他一封信，說那人寰帝君是假的……。」

谷中鶴截口表示自己意見道：「她怎會知道？」

笑面天王曹晉道：「所以小兄也不大相信。」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好在打頭陣的是他，我們落得坐享其成。」

谷中鶴一嘆道：「不瞞大哥說，小弟但願莫老兒成功。」

笑面天王曹晉點了一點頭道：「誰不願，不過小兄不敢過於相信他……我還是希望你，不要誤了宋曉峯之約。」

谷中鶴暗暗忖道：「聽他語氣，他不是拏不定主意，而是有點不服莫老兒的氣，說來也是，他們兩個人相爭了數十年，這時要他跟着莫老兒走，實在不是味道……」他眞想立時告訴他，這個莫天倚，其實就是宋曉峯的事實，但他回心一想，又怕看錯了笑面天王曹晉的心意，因此壞了事，那就糟了。

谷中鶴心中一連起了好幾個念頭，終於留在心中，沒有說出口來，不過曙光在望，爭取笑面天王曹晉，不過是時間問題了。

谷中鶴抬頭望了一望窗外太陽光的位置，一笑道：「差不多是時候了，小弟去了。」

谷中鶴辭了出來，找一個清靜地方一坐，只等晚間來臨了。

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臨老大走桃花運，當晚就準備作新娘了。

人多好辦事，不到旁晚，兩人的新房都準備好了，山主郭慕陶還親自替他們主持，開了二三十桌喜宴。

宴罷，新娘分別入了各自的洞房。

笑面天王曹晉入洞房的時候，忽然有人碰了他一下，立覺掌中有人塞來一樣東西，他偷偷的打開一看，不由老臉都紅起來了。

敢情，那人寰帝君沒有忘記所說的話，派人把他所說的絕技，這時當婚禮送來了。

屬下們鬧了一陣房，最後房中就只剩下新郎新娘三人了，二位新娘嫣然向笑面天王一笑，一位起身去關上了房門，另一位從懷中取出一隻扁酒瓶，倒出三杯其色赤紅如血，但却異香撲鼻的美酒，遞了一杯到笑面天王曹晉手中……。

兩位新娘一人端起一杯，鶯聲燕語，道：「請官人飲了這杯，……。」

笑面天王曹晉一笑截口道：「這是什麼酒？」

那兩位新娘子，一位叫春暖，一位叫春暉，兩人被問得吃吃一笑，春暖嬌羞的細聲道：「官人飲了這酒，春宵永駐，其樂無窮。」

笑面天王曹晉哈哈一笑，乾了那杯酒，二女一低頭，兩人也喝乾了各人手中之酒。

二女臉上立時現上一片紅暈，春暖舉手一揮，熄去了其他燈光，只留一對大紅喜燭，發着顫動的紅光。

搖晃的燭光之中，兩女背過身去，寬衣解帶，接着白光一閃，兩女已赤條條的隱入羅帳之中。

笑面天王曹晉早已有備，在她們寬衣解帶之際，已然偸偸的服下一粒藥丸，面孔雖然也紅得發光，但那完全是故意逼出來的，一點沒有被那藥酒所迷。

笑面天王曹晉故意不動的端坐了片刻，這時羅帳之內已經發出嬌喘吁吁之聲，在細語輕呼道：「良宵一刻值千金，官人……你……來……呀！」

笑面天王曹晉應聲一笑，說道：「來了！」

兩手一分羅帳，只聽羅帳之中發出兩聲輕輕的悶哼，兩女沒嘗到笑面天王曹晉的童子鷄，却先嘗到了他的無情指。

那二女武功本來不弱，只是這時酒性已發，心理上又毫無準備，正意亂情迷之際，笑面天王曹晉的手落在她們身上時，她們心裏還正暗叫「老寃家」哩！更不用說其他了。

笑面天王曹晉出手制住了二女，又靜坐了片刻，只聽房外傳來莫天倚的傳音神功道：「曹兄，時候到了。」

笑面天王曹晉從窗口掩身而出，掠身到了一處隱密之處，那處地方雜草交錯之中，聳立着四五株參天古柏。

笑面天王曹晉飛身隱入最左邊一棵古柏之中，目光一凝，向第三棵古柏之下望去。

只見莫天倚的新娘子春熒春昶，半臥半躺的靠在那棵古柏之上。

那二女神情，也似半醒半睡，星目微張。

敢情，宋曉峯已在二女身上施展了一綫天所授的役神之法，二女已像從前朱五絕落在一綫天手中一樣，落在宋曉峯手中，毫無反抗之力了。

笑面天王曹晉不知內情，心中大是驚訝，驚訝之中，也暗暗的對莫天倚另眼相看。

接着，只見宋曉峯用低沉有力的聲音，先向春熒問道：「春熒，我問你的話，你聽得明白麼？」

春熒點了一點頭，話聲說得很低，道：「聽得明白。」

宋曉峯道：「大聲說了出來！」

春熒大聲道：「明白。」（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長篇

七毒七

孫玉鑫·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快樂叟，神駝翁，過老實在正陽門城樓上，制服太湖前後四十八寨的二當家屈南松，證實太湖水寇到來向杜龍飛夫婦尋仇的幕後主持人是毛心如後，立卽趕往杜宅，詎知仍然遲了一步，杜龍飛夫婦已爲霍天華誘入園中假山的地窟中去了。快樂叟一面叫醒杜宅中人四處排搜，一面命過老實往召和氣老隋及往擒施放信鴿報信的人。排搜結果，毫無發現，未幾，過老實已把施放信鴿青年擒到，和氣老隋從他革囊中搜出毒藥及七毒七中的一柄毒七，快樂叟又要杜人傑將那青年全身衣衫剝去——

狡賊挾人遁　才女佈網忙

杜人傑面有難色道：「您老這……這可以叫僕傭們辦嘛，何必……」

「非你不可，否則萬一這僕傭恰是奸細的話，你就再也休想見到你失踪的雙親了！」

杜人傑無奈，上前動手，那後生雙目中突然現露出駭極的神色，杜人傑手觸衣襟，立卽驚呼出聲道：「大先生，她……她是個女孩子！」

快樂叟冷冷地說道：「不錯，否則我們老三早就搜她的身了！」

杜人傑道：「旣是女子，剝個赤身露體，豈不……」

「這有什麼辦法可想，她帶了一身的毒，若不剝個淨光，她一發狠自盡了，又到何處追查找你雙親的線索？」

「這……晚輩着實下不了手，叫僕婦們來……」

快樂叟沒理會杜人傑，却對那女子道：「你若不願自取其辱，就轉動一下眼睛，老夫拍開你的穴道問話，否則……」

女子轉動了眼珠兒，快樂叟道：「有問必須實答，若是暗藏詭詐，別怪老夫將以出奇的手段來對付你！」

女子又轉動了一下眼珠，快樂叟凌虛出指點開穴道，肅色道：「老夫僅問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你知不知道霍天華現在的藏處？」

女子點頭道：「我知道。」

簡樹人及薛謙聞言起座，快樂叟擺手道：「坐下，現在不急在一時了。」

簡，薛二人及杜人傑，心中不以爲然，救人要緊，其他閒事閒話事後有的是時間問，他們正要提醒此情，快樂叟已問出個驚人的問題，道：「第二件事，公孫介夫與掌門弟子於敬人，被霍天華和毛心如計捉之後，囚於何處？」

女子道：「太湖！」

簡，薛二人駭然木呆一旁，他們已由杜龍飛夫婦處獲知乃師可能的下場，但對十老推斷難以相信，如今事實人証俱在，罪魁竟是同門師兄，焉得不又驚又怒？

適時女子突然反問道：「敵樓上我見過你，好像屈南松曾稱呼你叫大先生，可對？」

「不錯，你直呼屈南松之名，似乎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中……」

「這可算你的第三問？」

「你聰明的過份，老夫早知你是毛心如的親信，屈南松算不得是個人物，女娃兒你準備好，老夫第三問就要開始了！」

「且慢，三問之後，怎樣發落我？」

「老夫說過，三問實答任你自去！」

「好，請快問。」

「第三件要問的是，霍天華藏身此宅何處？聽明白，這要你來証實才算數！」

「你好狠，這地方只有我知道，因此說出來之後，萬一霍天華脫逃而去，我更非死不可……」

「老夫無法顧及這麼多，不過你不說實話，是死在眼前，眼前老夫不信還有誰能救你，說了之後，生死未卜於將來，將來或許會有不死的機會！」

「不會的，我非回太湖不可！」

「什麼原因？」

「你當我甘作人走狗？我一家老小九口性命在人手中，別說我一個女流，就算你這武林十老的大先生，又能如何？」

「女娃兒，能說出你的名姓來嗎？」

「沈玉琳！」

落拓生這時接話道：「老夫有個三全之道，你可願聽？」

「你是幾老？」

「行九，人稱落拓生。」

「九老，我有不願或願的自由嗎？」

「目下你是別無選擇，聽聽吧，老夫之意你說出那個地方之後，在擒獲霍天華消息尚未傳入太湖以前……」

「不可能的！」

「怎麼不可能呢？」

「屈南松那個笨伯，在無心說出機密之後，我放『白兒』通知霍天華，也一併把『灰兒』放走了！」

「灰兒大概是信鴿，牠飛往太湖？沈姑娘，你雖已放出信鴿，但和老夫所提三全之策並不衝突，因爲你令信鴿報送消息時，並沒想到會失手被擒，這一點太湖方面和霍天華自也無法料及，只要霍天華尙未漏網……」

沈玉琳想通了，接口道：「他藏身在

此宅假山中！」

落拓生恍然道：「原來假山腹部中空，好個刁猾的霍天華，沈姑娘，開啓假山密道的暗鈕何在？」

沈玉琳道：「這是第四件事了，不過我仍然可以回答，暗鈕不能平空指明，要去了才能指出地方。」

快樂叟這時開口道：「沈姑娘，老夫決心拍開你的穴道，並且答應保護你一家九口的安全，希望你至誠合作。」

沈玉琳苦笑一聲道：「放心，只要有一線生機，人總是厭惡死的。」

落拓生突然含笑問道：「沈姑娘能說說出身嗎？」

「沒什麼不能，出身太湖漁家……」

「眞如姑娘所說，太湖平常的漁家女，會身懷武林中人人凜懼的『七毒七』之一的『玄陰七』嗎？」

「這不是我的東西。」

「當然當然，是有人所賜，攻可以殺人，守可以自盡，端的歹毒到了家，好啦沈姑娘，咱們去花園吧。」

沈玉琳笑道：「只怕要費那一位的心，抬着我走。」

落拓生也笑道：「這是姑娘偷懶，腿在姑娘身上。」

沈玉琳道：「穴道未解……」

落拓生接口說道：「誰說姑娘穴道被封住的？」

沈玉琳一呆，舉足抬手相試，果然被封的穴道，已不知何時被人解開了，她挺身而起，笑道：「十老功力，果是令人欽服。」

落拓生微微一笑道：「有勞沈姑娘帶路。」

沈玉琳報之一笑道：「現在只怕還要請識途的帶路才行！」

杜人傑不知落拓生和沈玉琳正在門智，接口道：「請姑娘隨我來。」

他這句話，結束了廳內的答對，羣俠及諸老在杜人傑引路沈玉琳後隨下，到了花園。

落拓生一邊走着，悄對身側的過老實道：「十弟，準備應付突然的變故！」

過老實低聲道：「這丫頭刁極，小弟早已有備。」

落拓生微吁一聲道：「此女麗質天生，聰敏過人，心性不失仁厚，只惜近墨日久，養成『心賊』，再加上全家人迫當人質，使其失去自信能力，這次是唯一還其自然面目的機會。」

過老實道：「九哥，你眞有意成全此女？」

落拓生道：「此女不比妮子稍差，我應該伸手。」

「如此，到時候小弟也盡一份心力就是。」

「這更好了，可惜此女守口如瓶，問不出身世來。」

過老實道：「何不把她交給小一輩的，也許……」

「我也有此意，等一下和大哥商量商量。」

適時，已到假山，沈玉琳停步說道：「你們若能信任我的話，請後退些。」

杜人傑當先退後過丈，薛謙問道：「沈姑娘，莫非還有什麼埋伏？」

沈玉琳道：「我只是聽霍天華說，暗門開啓時若有失誤，必將引起埋伏，事實是否這樣可就很難斷定了。」

落拓生一步跨到沈玉琳身旁道：「姑娘，毒藥和那『玄陰毒七』，現在對姑娘來說似乎沒有什麼用處了吧？」

沈玉琳一笑，毫不猶豫的把毒七毒藥取出交給落拓生，落拓生順手放在囊中，聲調一低又道：「姑娘請再聽我老頭子說一句話。」

沈玉琳竟接口道：「我好像記得您是九老……」

落拓生笑了笑，說道：「不錯，老夫行九，十分喜歡妳能對老夫稱呼聲『九老頭子』！」

沈玉琳嬌笑道：「您看來年紀並不大嘛？」

落拓生也一笑道：「以貌取人固然有失，但姑娘若以外貌而斷定人的老少時，祇怕所失更多！」

沈玉琳咯咯一笑道：「您高壽啦？」

落拓生道：「我們十弟再過一個月零三天，是整整的七十！」

沈玉琳喲了一聲道：「眞看不出，這沒有別的話說，依您啦九老頭子。」

落拓生突然正色道：「姑娘稱呼我九老頭子了？」

沈玉琳似覺意外的道：「是呀九老頭子！」

快樂叟掃了落拓生一眼，一笑，轉問沈玉琳道：「沈姑娘，妳曾說一家九口在太湖被迫留作爲人質，當眞？」

沈玉琳道：「這還能胡說？」

快樂叟道：「剛才妳可是稱我九弟叫九老頭子？」

沈玉琳道：「是呀，難道有錯？」

快樂叟突然一拍落拓生的肩頭，說道：「九弟一向好眼力，這次又被你搶去了先着！」

落拓生一愣，說道：「莫非大哥，你有意……」

快樂叟搖頭道：「我有個小龍，已經很操心的了，不過我想起六妹直到如今還沒個看上眼的孩子……」

沈玉琳聽出端倪，接口道：「慢些慢些，你們究竟在說我些什麼？」

快樂叟笑對沈玉琳道：「我們九弟已決定收妳作他的傳人了！」

沈玉琳一楞，呆了刹那，神色突然悲澀的說道：「這是眞的？」

落拓生道：「假不了，妳已喊過我九老頭子了！」

沈玉琳陡地一轉，迅速的彈落幾滴珠淚，身子一挺，重又恢復了那股傲氣道：「收徒拜師，不能一廂情願，九老頭子，您……」

落拓生接口道：「當然，現在我九老頭子還沒打算叫妳行拜師之禮，等老夫把妳留在太湖作爲人質的九口老小救出以後，咱們再談。」

沈玉琳面色一變，低頭不語，有頃抬頭道：「先進假山吧，其餘的事……」

落拓生再次接口道：「我還有句話要說。」

沈玉琳蹙眉靜待，沒有開口，落拓生

接着說道：「妳不論遭遇到什麼事情，或有什麼變化，別忘記我九老頭子已經是妳的師父了，不論稍待咱們還能否見面，這名份已不可更改，現在妳沒行拜師大禮，我也沒有諭示妳本門的規戒，但妳若作出有違良心的事來，今後仍須追罰不貸，所以深望妳好自爲之！」

快樂叟在一旁接話道：「我們九弟剛才說的，就算是拜我們老兄弟爲師的一點壞處吧，但却也有好處，好處是自今天之後，老夫十兄弟皆有隨時隨地帮助妳的義務！」

落拓生道：「好啦，妳該啓動暗鈕打開假山門戶辦正事了！」

快樂叟竟又接話說道：「假山中，黝黑難見一物，但若能心靜性明，靈鏡不染，計謀不與，無異『大光明境』，好自爲之。」

沈玉琳驀地抬頭，看看快樂叟，快樂叟正含着慈祥的笑容相對，瞧瞧落拓生，落拓生親切誠懇，她突然雙手掩臉，哇的一聲痛哭起來。

落拓生坦然的以雙臂環抱着她的肩頭，道：「有委屈儘管說，哭出胸間悶氣再說是更好。」

快樂叟說道：「喜怒哀樂率性衷生，方是人間至情的流露，哭吧孩子。」

薛謙，簡樹人等羣俠，非但都是成名多年的高手，更是飽經悲喜的人物，目下竟都忍不住衷心酸楚。

沈玉琳哭了個够，落拓生適時說道：「孩子，作我九老頭子的徒弟，該哭的時候就哭，但是不該哭的時候，打落門牙就連血吞，孩子，現在，就是不該哭的時候了！」

沈玉琳果然止住哭聲，挺挺胸，豪氣盡復了，快樂叟暗中點頭，和氣老隋開口道：「這孩子可眞惹人疼，早知有這一天，師伯我可就不用那床白被單子裹請妳來了，這算是師伯的錯，改天罰！」

沈玉琳聞言，破啼爲笑，羞垂粉頸。

落拓生道：「三哥要罰就在今天！」

和氣老隋道：「我是說着玩兒的，九弟怎能當眞！」

落拓生道：「三哥這樣說就更該罰了，師伯怎能和師姪女兒說不負責的話作玩兒的，所以不但要罰，並且還要重罰。」

和氣老隋無可奈何的對快樂叟道：「大哥，今後再有這種好差使，請便宜九弟去辦吧。」

沈玉琳頭一低悄聲似乎自語般道：「那有這麼多好差使。」

和氣老隋好尖的耳朶，道：「我說師姪女兒，妳可不能沒大沒小的。」

落拓生接話道：「三哥，小弟這可是給『妮子』找的好師姊，您要給嚇跑了，妮子找您算賬可沒有我的事。」

和氣老隋哈哈笑了兩聲，對沈玉琳道：「師姪女兒，今後妳算是狠啦，找了個最厲害的人來撐腰，妳師父有位掌上明珠，那份橫勁叫人……」

落拓生含笑接口道：「三哥你別認爲妮子沒來就背後講她，我可知道，這丫頭最鬼……」

和氣老隋道：「叫你說對了，不乘她沒來說兩句出出悶氣，當着面我算惹不起她。」

神駝翁接話道：「三哥你怕什，有壓箱底的玩意兒存着，就算妮子當面……」

和氣老隋搖頭道：「快別提快別提，就爲這個我才更惹不起她，否則叫她再把僅剩的玩意兒搾了去，我可怎麼向小木頭交待！」

快樂叟笑嘻嘻地說道：「我們都上過賊船，老三，你能脫的了嗎？」

和氣老隋道：「反正她沒有親耳聽到，不怕……」

話沒說完，一連串如仙樂般的嬌笑聲適時傳來，和氣老隋立卽閉上嘴巴，面前已多了位人寰罕見的美女！

少女正是妮子，和氣老隋認爲妮子現在不會來的，偏巧來了。

妮子對和氣老隋嫣然一笑道：「三師伯，姪女兒該向您磕頭拜安了。」

說是磕頭，人却沒動，和氣老隋已慌不迭的說道：「好了好了，妳的頭沒人消受得起。」

妮子微微一笑，道：「三師伯，今天這件事……」

和氣老隋道：「誰叫師伯當初也答應妳娘，又誰叫師伯記性不好，在背地裏說妳來着，沒話好講，大先生說的好，反正都得上趟賊船，這裏事了，我就開始傳授，這總可以了吧？」

妮子一笑，轉向快樂叟道：「大師伯您說說看，那賊船在什麼地方？」

快樂叟嘻嘻笑着道：「找上我了，告訴妳說，現在找不了我啦，妳早把我一身玩意搾乾了。」

妮子一笑道：「大師伯，那『神魄合化』神功可能傳？」

快樂叟哈哈大笑道：「眞有妳的，能找到小龍，他人呢？」

妮子道：「都來了，怕有事在四外守着。」

快樂叟道：「好，一路去太湖時，路上傳授。」

杜人傑早已焦急難耐，雙親被困，生死不明，自是怪不得他着急，此時實在忍耐不住，開口道：「老人家，晚輩敢請先煩沈姑娘開啓假山……」

妮子在旁接口道：「杜少俠放一百二十個心吧，假山腹中找不到令尊和令堂的，不過決沒有危險，我負責。」

說着，不管杜人傑，簡樹人，薛謙等神色駭變，却邁步到了沈玉琳的面前，仰臉向落拓生道：「爹，這位是沈師姊？」

落拓生道：「明知故問着實該打！」

妮子一笑，隨卽必恭必敬的對沈玉琳萬福一禮，道：「小妹叩見師姊。」

沈玉琳不知是什麼緣故，從心眼裏面喜歡妮子，想都沒想就忙扶起妮子，含笑道：「師妹眞是天仙化人，三師伯……」

說到這裏，她才發現不對，立卽住口，妮子却不怠慢，一拉沈玉琳的玉腕，跑到落拓生面前道：「師姊，俗話曾有『大丈夫一諾千金』這一句，小妹聽了就不順氣，難道說一諾千金祇有男人？哼！從前祇有小妹一個人暗中發狠，沒有伴兒，現在好了，我有了個好姊妹，快先給爹行禮，一切定了局再說。」

沈玉琳並非不願，但因剛才說過，一

家九口命懸人手，拜師的事必須挪後，可是現在在妮子順勢慫恿下，她竟然莫名其妙的拜下去，這一拜，鐵定了師徒名份，也掀起了一場江湖奇變，並且揭發了究竟那一個人是那隱於幕後的元兇罪魁。

沈玉琳拜罷起身，妮子一指假山道：

「沈姊姊，這裏面沒有埋伏吧？」

沈玉琳臉一紅，道：「沒有，剛才我是……」

妮子一笑道：「我就知道沈姊姊是說着玩的，請打開吧，不過我已經猜到裏面不會有人了。」

沈玉琳哦了一聲道：「師妹從那裏認定……」

妮子接口道：「裏面必定另有出口，否則人藏其內豈非死路一條，相信霍天華不會把內情全告訴師姊的。」

沈玉琳一楞，道：「有此可能。」

說着把假山暗鈕按動，門戶洞開，時已天明，日光恰好正照着門戶，因此可以由外面看清裏邊兩丈地方，果然是空無人在。

簡樹人心思細密，自聽沈玉琳說到假山中空時，已令人準備了火把，此時當先點起火炬大步而進。

假山腹中石室數間，除存着些臘味糧食及食水外，找不到任何一個人的蹤影。

一路行至最後石室，角落處有一地道，在火光照路下，羣俠魚貫而行，走約盞茶光景，方始步步升高，盡頭處，鐵板阻路，將鐵板推起而上，竟是另外一戶人家的堂屋，這戶人家正是杜府後面的近隣。

這是個小庭院，祗有三間房子，一明兩暗，羣俠已知事態果被妮子料中，霍天華已經擄走了杜氏夫婦。

事已至此，十老雖知杜氏夫婦有驚無險，但也不能再作猶豫，尤其是簡樹人和薛謙及杜人傑，更見焦愁，大家畧作商談，決定正午前各乘快馬趕奔太湖。

十老兄弟返回所居準備，妮子却一拉快樂叟走向一旁，快樂叟笑嘻嘻地向妮子道：「妳又想玩什麼把戲？」

妮子道：「姪女兒想和霍天華鬥鬥心智！」

「好胆量，講，妳想怎麼樣？」

「姪女兒敢說，霍天華還沒有離開京城！」

「你參剛剛已悄悄提醒過我，這判斷不會錯的。」

「參祗是判斷霍天華仍然藏在城中，姪女兒却想要求大師伯恩准，在杜家守株待兔！」

「不要我老頭子帮忙？」

「當然要，姪女想和小龍，小木頭，悄悄埋伏在杜大俠家中，三更前，大師伯請別露面，三更後，姪女兒就認定大師伯您已經到了，那時候如果霍天華……」

「且慢，也許大師伯我眞的老了，老到已經無法理解妳這『三更前，後』的巧妙安排。」

「不來了，大師伯明明已經懂了。」

「不錯，我老頭子懂了，妳不想想，叫我老頭跟妳『擺點子』，包括我老頭子在內，出京回京小半天時間跑上百多里的寃枉路，我還能答應嗎？」

「大師伯帮帮忙嘛，就這一遭，下不爲例。」

「這還有下次？我問妳，妳認定霍天華會再去杜宅？」

「他非去不可，杜夫人的那件東西，並沒帶着，霍天華忍了十幾年，就爲了那件東西，怎肯這樣放棄？」

「話是有理，不過我老頭子不信他有這大胆量再回杜宅，東西雖然要緊，他的性命却更要緊，就許……」

「大師伯，姪女兒猜到他回去，就一定會去，祗要大師伯答應帮忙，眞的率人趕出京，他認定衆師伯羣俠已赴太湖，還急有什麼顧忌呢？」

「好丫頭，辦法不錯，其實有了小龍，小木頭再加上妳，生擒霍天華已絕無問題，還要我老頭子帮什麼忙？」

「祗是生擒或殺他的話，正如大師伯您所說，絕無問題，姪女所怕的是，他太過刁猾險詐，萬一用特殊的方法先將杜夫人不能失去的東西送走，那怎麼辦？」

「哦，於是乎嘛，妳丫頭想到了利用我老頭子？」

「大師伯，說正經的，姪女有個預感，祗有大師伯在三更天趕回京城，悄悄埋伏杜宅，才能大功全成。」

「丫頭妳杞人憂天了，以小龍來對付霍天華，妳監視假想中帮助霍賊的人，我老頭子不信他能跑上天去！」

「大師伯不講理了，您可知道杜夫人所存之物是件什麼東西？」

「胡說話了，我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

「是嘍，萬一僅是一封信束，或飛鴿足可携之而去的東西，那時候鴿飛雲空百丈，我們又當如何？」

快樂叟儍了，妮子說得對，天下事人難料算，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就像杜氏夫婦失踪被擄一樣，出乎意料，若眞的被妮子料中，十老的十張老臉可就丟乾淨了。

想到這裏，快樂叟無可奈何的嘆氣道：「算妳說的有理，我老頭子答應了。」

妮子歡笑而笑，奔向小木頭等人身旁，低低的指手悄語機密，看來霍天華勢將難逃妮子的神機妙算了。

× × ×

有兩個人，在小院的角落上，身沐朝陽而低低聚說着。

左側身量高的先開了口道：「妮子的主意並不高明，大哥怎麼答應她的……」

「九弟，這孩子認定霍天華今夜三更必去杜宅！」

「霍天華絕不會去。」

「怎見得？」

「大哥應該從『寒荷公主』公孫荷身上想，並該對他們夫妻有信念，小弟認爲霍天華不會獲知……」

「九弟，有件事你大概忘了，屈二用的那引火之物，是道地公孫介夫所製，以此推斷，公孫荷恐亦難抗酷刑。」

「大哥，屈二不是說現在太湖已製成無烟的一種嗎？又說那是太湖經年試驗而得！」

「屈二是這樣說的。」

「如此不但不足證明公孫介夫已被迫服，並且恰恰相反，公孫兄十數年來從未失意，否則以那可供點燃的黑色圓狀之物

來講，太湖方面又何至於要費時經年才能改進呢？」

沉思刹那後的快樂叟，深以爲落拓生的推斷有理，當眞事態演變如此的話，霍天華何時才能擒獲就成了問題。

目下除了夜間潛隱杜宅守株待兔外，祗有去太湖這兩條路，落拓生的看法，認爲等下去不是辦法，必須下上一番工夫來搜捕霍賊，但天下之大，搜捕一個人無異大海撈針，落拓生再爲推斷，霍天華並沒離開京師。

快樂叟不由追問個中道理，落拓生認爲霍天華既然目下不能殺杜氏夫婦，則非點封杜氏夫婦穴道不可，又必須使杜氏夫婦可以行動，再加上霍賊料到十老及羣俠定在搜索，他怎敢妄動，不但不敢動，並且要有個藏身去處才行，以此推斷，落拓生說已獲有幾分生擒霍天華的希望了。

有理，這推論有理，快樂叟却仍不抱樂觀道：「那他藏身何處呢？」

落拓生道：「大哥，沈玉琳白鴿示警，出乎霍賊預料，匆促決定擄刦杜氏夫婦，怎能早已想妥藏處，所以小弟認爲他並無藏處！」

「九弟一向語含玄機，我聽不懂。」

「大哥，若此事換是大哥，在這種種事態急迫之下，還帶着兩名暫失自由的强敵，該躲向何處？」

「別難爲我了九弟，眞有這一天，我大概祗有以一身功力與人一拚的這條路可走！」

「不，仍有平安路可行。」

「哦，何處平安？」

「一個就是搜捕他的人全已去過並絕不會再去的地方！」

「九弟，你不是指杜氏夫婦那宅內假山腹中吧！」

「正是指那個地方！」

「對，對極了，咱們……」

「不，小弟雖然敢說這判斷百無失一，但也認爲霍老賊暫時是不會親身前往，必將派人預爲探路……」

「我懂了，咱們可以不動聲色，多等兩天！」

「可是小龍和妮子他們……」

「通知他們暫莫妄動。」

「不，小弟之意他們去最好，對付像霍天華這樣老奸巨滑的東西，必須虛實兼用，假若杜宅無人隱伏等他，他反而會多生警惕。」

「哼，對付這個東西可眞不容易。」

「大哥，我們仍須雙管齊下，方免失誤。」

「九弟是指太湖之行？」

「嗯，要越快越好。」

「這裏的事呢？」

「小弟想請大哥諭令此處由小弟和三哥主理，留妮子和小龍相助，足可應付任何奇變！」

「九弟之意是要我直撲太湖？」

「是的，去晚了祗怕懊悔不及。」

「太湖死地，遲早何關大局？」

「霍賊恐已通知賤婦了，遲去那賤婦焉有不逃之理！」

「太湖那大的局面，她怎捨得？」

「大哥，太湖是別人的基業，她們祗不過是利其之險用其人力罷了，一朝可供利用的價值消失，她們祗要能將公孫兄，及杜氏夫婦安移他處，太湖存亡與她們何關？」

快樂叟才明白一切，頷首道：「好，立刻分頭行事，小牛和沈玉琳我帶走。」

話已談完，恰好衆俠一切也準備妥當，人眞不少，男女老少全有，看上去十分扎眼，這正是落拓生有心的安排，他深信霍天華會巧裝喬扮雜在人羣中窺探。

大隊出城，路旁稍息時，落拓生召集小龍和妮子及小木頭三個人，在一株古木前低聲道：「你們什麼時候走回程的？」

小龍看看妮子，又瞧瞧小木頭道：「九叔，木頭是算上一份了？」

小木頭把眼一瞪道：「怎麼，掌門師兄多我一個？」

小龍知道小木頭說話尖酸，立刻道：「正缺人手，有便更好，只不知二叔願不願意你留下來。」

小木頭得理不饒人，道：「祗要掌門師兄代我求求，保管如願。」

落拓生笑駡道：「臭木頭，小龍去碰釘子，好處却是你的，鬼東西！」

小木頭道：「不是侄兒多話，小龍哥現在是眞的多着我了！」

妮子看出小木頭有心撒賴，也聽出小木頭話中含意，接口道：「我說了算，小木頭，有你一份。」

小木頭心中暗喜，却仍夾纏，道：「怕不行吧，咱門的師兄還沒答應……」

妮子星眸一瞪道：「我說算你一份，就算你一份，你要再敢多說半句話，今後不管什麼事休想再能如願！」

小木頭，天地不怕，可就怕妮子，急忙道：「當然當然，從說完這句話起，我不再開口，連屁都不放。」

這話連落拓生都引笑了，小龍搖頭道：「木頭，你這是跟誰學的撒潑耍賴？」

小木頭搖搖頭，手指自己嘴巴，再指指妮子，又對小龍擺擺手，表示眞的已不能說半句話了，氣的妮子揚手要打，小木頭一滑溜，躲向落拓生背後，這時落拓生道：「別調皮，你們是不是現在回程？」

小龍道：「還早，前面二十里處有座村鎮，也有車！」

「車？什麼車？」

「不瞞九叔，今天一大早我叫小牛去僱好了車，在前面村鎮上等，然後我們坐車回程。」

「這爲什麼？」

「是妮妹說的，如此可以避免被霍賊發覺。」

「好，你們都很清楚，三先生仍在無遮棚留守，若仍覺人手不够，別忘記了分人去請三先生。」

「參您放心，女兒和小龍哥早有了妥當的安排。」

「儍丫頭，你先前的打算用不上了，大先生必須疾行太湖，去救公孫介夫及玉琳的九口家小，不再回程。」

妮子一呆，正要開口，落拓生已肅色又道：「你們記住三件事，第一，行踪要隱秘，第二，作事要量力而行，第三，不論所謀能否成功，都必須每天分人去次無遮棚！」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神眼遊龍

（原名金鳳剪）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領綰南六省軍政大權的王爺，府中驚暴，七王爺最寵愛的王妃蘭妃，遭受强盜先姦後殺，七王爺悲忿異常，親向應天府尹領江南巡撫胡正光報案，胡正光不敢怠慢，立率文案劉文長、總捕頭楊晉前往王府勘查。七王爺恩准楊晉限期三月破案，並將當夜值班侍衞十八名押交應天府偵詢。胡巡撫以案情重大，除限楊晉依限破案，特撥萬兩銀子爲費用，並許楊晉有權調動江南六省捕快。楊晉奉令後，帶同副手王勝、張晃返回住宅，共商如何進行，張晃指出此案恐另有內情——

訪賢求能　軟哄硬迫

楊晉歎口氣，道：「兄弟這麼一說，倒也提醒我一件事，如說一個人甘冒奇險，闖入王府，只爲了姦殺王妃，除非是七王爺的仇人，但他貴爲王子，托土封疆，誰會和他有仇呢？」

張晃道：「如若那位王爺寵妃，有一件價值連城的珍貴之物，被人偷覷，盜物爲主，姦殺只不過是故佈疑陣……」

這時，酒菜送上，三人一面吃酒，一面又開始研究案情。

高頭大馬的五花刀王勝，三杯黃湯下肚，人也似乎精明了不少，插口說道：「總捕頭，張兄弟，七王爺不是一般的苦主，咱們那點不明白，再去問問他，至於動機何在，不妨慢慢研究，眼下最重要的事，是什麼人做的案子。」

張晃道：「王兄說的是，咱們出動全府捕快，再傳令各縣中捕頭，嚴密查訪近三天內，應天府和隣近各縣中可疑人物，再砂中淘金，找出可疑的人物來，逐一追查。」

楊晉點點頭，道：「張兄弟，這件事你去辦，動員所有埋下的暗樁眼綫，要查就查的清清楚楚……」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這一次胡大人，手諭撥下來一萬兩銀子……」

王勝訝然接道：「一萬兩銀子，這次咱們大人，當眞是大方的很。」

楊晉道：「咱們能不能破去此案，和他前程有關，這一萬兩銀子豈是好用的，限期屆滿，咱們如不能破案，只怕都要被拏問牢中候審，好在大人也吩咐下來了，要咱們放開手幹。」

張晃道：「總捕頭，幾個鏢局子的人，是否要去問問。」

楊晉道：「胡大人待咱們不錯，這件案子公誼私情，咱們都責無旁貸，幾家鏢局子要問，就是幾個退隱的武林高人，我也要親自去拜訪一下——」

張晃接道：「對！總捕頭，王府血案，事關重大，一不作二不休，乾脆拏帽子扣他們一下，逼他們出手，助咱們一臂之力。」

楊晉道：「我也是這樣打算，這件公案破後，咱們等三個一起告休，搬到千里之外去，過一段平靜日子。這碗公事飯，實在越吃越寒心了。」

張晃灌了兩杯酒，道：「聽說丐帮耳目一向最靈，但丐帮中，一向不和咱們吃公事飯的人搭訕，金陵分舵的舵主，更是丐帮中一位很難纏的人物，如能和丐帮搭上綫，對咱們定有帮助。」

楊晉道：「丐帮在江湖上勢力龐大，黑，白兩道中人，都對他們敬畏三分，但



這次事情太重大，也顧不得這麼多了，他們如是不肯帮忙，那就只好動公事了，我不信他們眞敢明目張胆的和官府作對。」

張晃道：「總捕頭，在江南的聲望，不管如何，他們也該賣點面子，不過，最好是不動公事，你老親自去拜訪一下，丐帮雖不和衙門中來往，但他帮中以忠義相傳，保善除惡，做了不少好事……」

楊晉接道：「這個我明白，吃完這頓飯，咱們就分頭行動，我先去拜會幾位退休的武林前輩，和丐帮分舵，然後，再請幾家鏢局子首腦聚聚。」

夜鷹張晃站起身子，道：「總捕頭，事不宜遲，我這就去辦事。」

楊晉一把拉住張晃，道：「兄弟，先坐着，吃完這頓酒飯，再去不遲。」

張晃笑一笑，道：「我吃不下，破了這件血案之後，再陪總捕頭痛飲。」

楊晉素知張晃的爲人，雖然精明幹練，但却是急性子，也就不再攔阻。

五花刀王勝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道：「我去給張兄弟帮忙。」

楊晉揮揮手，道：「你坐下，這件事由張兄弟一個人去辦，咱們人手不多，你還別有差遣。」

張晃笑了一笑，道：「總捕頭說的是。王兄，調遣人手的事，兄弟一個人足够了。」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張兄弟，派出的人，只告訴他們查什麼的可疑人物，案情方面，暫時不用宣佈。」

張晃道：「我知道。」

楊晉道：「不論你事情是否辦的完，今天掌燈的時分，趕到秦淮河的四鳳舫來一晤。」

張晃道：「四鳳艷名，早傳金陵，遊客如鯽，去那裏幹什麼？」

楊晉道：「我招呼他們一聲，今天不接客人，我準備邀幾家鏢局的當家的，在那裏聚聚，四鳳舫馳往秦淮河中，別人無法登上，豈不是鬧中取靜，而且宴客四鳳舫，幾個鏢局的當家人，也不致於心中動疑。」

張晃笑一笑，道：「總捕頭想的果然週到。」

楊晉目光轉到王勝的身上，道：「王兄弟，你去一趟四鳳舫，包下來整個的花舫，再拏我的名帖，邀請江南，金陵，長江三家鏢局的當家人今夜到四鳳舫去。」

王勝道：「他們要問起來，我如何回話？」

楊晉道：「你就說請他聚聚，叫他們務必賞光。」

王勝道：「酒也差不多了，我這就去辦。」

和張晃聯袂而去。

兩人走後不久，一個十六七歲，梳着兩條辮子的青衣少女，緩步行入了內廳，欠欠身叫道：「爹爹，兩位叔叔飯還未用，就匆匆而去。」

這是神眼楊晉的獨生女楊玉燕，楊晉年近半百，膝下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楊姑娘生的是伶俐聰慧，善解人意，承歡膝下，甚得楊晉的歡心。

楊夫人出身大家，幼讀詩書，教女兒讀了不少的書，也教她做的一手好女紅，但楊玉燕除了讀書，女紅之外，却磨着楊晉學武功，楊夫人本來不贊成一個女孩子家，舞刀弄棒，但楊晉却受不住女兒的磨工，沒有法子，只好答應下來。

那曉得楊玉燕天生蕙心蘭質，悟性過人，楊晉本來想胡亂傳她一點武功應付一下，那知楊姑娘學的很快，練的又勤，使楊晉大感驚異，頗有生女如鳳之感。

這一來，楊晉不得不全力傳授了。

五年了，聰慧的玉燕姑娘，竟然全得了老父一身武功，除了內功火候上差一些之外，靈巧，尤過乃父，輕功更是成就不凡。

神眼楊晉善用金錢鏢，也被楊玉燕嚷着學了去。

但楊玉燕却又感金錢鏢體積太大，既不適合女孩子用，就別出心裁的把金錢鏢，改成了一種蜂翼鏢。

那是一片銀子合銅，打成的暗器，其薄如紙，形似蜂翼，三面鋒刄，發出時，不帶一點聲息，不過，這等蜂翼鏢，份量太輕，既不易取準，又不易打遠。

但楊玉燕很喜愛自己創造的暗器，竟然痛下苦工，每天夜裏起來，苦練手法。

足足下了兩年苦工，再加本身的功力增强，一手蜂翼鏢，已到了四丈百發百中的境界。

因那蜂翼體積微小，楊姑娘忽發奇想，又苦練一手多鏢的手法。

又一年時光，楊姑娘在蜂翼鏢上，又有了極特殊的成就，一手五鏢，出神入化，既能分向合擊，又可以合出分襲。

年事漸長，懂事日多，楊姑娘發覺了自己的暗器十分歹毒，發時無聲，而且體形半圓，薄如蜂翼的利刄，又帶着强烈的旋轉之力，既不容易閃避，又不易封擋，其歹毒兇殘，不在江湖上人人深痛惡絕的五毒梅花針之下。

說起來，楊姑娘的蜂翼鏢比起梅花針，確是更難應付，梅花針用强力機簧射出，射向固定，只要能避開那籠罩的範圍，就不會爲針所傷。

但是蜂翼鏢却是用手發出，巧力加上內勁，鏢身旋飛而去，可高可低，來勢難測。

大約是楊玉燕也知道自己這得意傑作太惡毒，所以，一直就未敢讓楊晉知道。

神眼楊晉，望着亭亭玉立，已成大人的女兒，心中忽生感慨，不禁輕聲一歎道：「爹吃的是公事飯，官身不自由，你兩位叔叔，爲了要查案，等不及吃飯了。」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爹，這一定是件很重大的案子。」

楊晉點點頭，道：「很重大——」

楊玉燕接道：「可否說出來給女兒聽聽，也許我能帮爹出個主意。」

楊晉聽得一怔，這是玉燕第一次問他公事上的事情。

他雖很疼愛這顆掌上名珠，但却從來未和她談論過公門中事，玉燕也從未問過，不禁一皺眉頭，道：「女孩子，不許問公事，回房去吧！爹也要辦事去了。」

那知道玉燕受了申斥後，並未離去，却微微一笑，行到楊晉的身側，說道：「爹，我上無兄姊，下無弟妹，你只有我一個女兒，爹有事，我這做女兒的怎能不問

呢？」

話說的很婉轉，也流露出來一片的孝心。

楊晉搖了搖頭，說道：「燕兒，爹是應天府的總捕頭，管的是盜匪强樑，辦的是强刦殺人案子，妳一個女孩子，問它作甚？」

楊玉燕笑一笑，道：「我不是普通的女孩子，你不是傳了我一身武功麼？」

楊晉一皺眉頭，道：「女兒之身，就算學得了一身武功，也只能用來强身保命，難道要妳帮爹辦案不成。」

楊玉燕道：「如是女兒能帮忙的地方，也應該替你老人家分擔一些——」

不待玉燕姑娘話完，楊晉就一揮手，道：「去，去去，女孩子家，不許問大人的事。」

伸手拏起了案上的方巾戴好，舉步向外行去。

楊玉燕望望楊晉的背影，輕輕歎一口氣。

楊夫人已習慣了丈夫數十年捕頭生活，察顏觀色，和王，張兩位副總捕匆匆而去行色，已知道丈夫遇上大案子，雖然看見了楊晉匆匆而去，却未多問一言。

楊玉燕緩緩由內廳行出來，低聲叫道：「娘……爹好像有很多憂苦。」

楊夫人歎息一聲，道：「一定又遇上了什麼重大案子，唉……這碗公事飯，實在不好吃。」

楊玉燕道：「娘，女兒記憶之中，很少看到爹這等形色。」

楊夫人道：「是啊！這幾年來，應天府在你爹管理之下，很少有重大案件，我也好幾年沒有見他這副愁容了？」

楊玉燕喃喃自語道：「那一定是很重大的刑案了。」

楊夫人搖搖頭，道：「燕兒，我一向不問你爹這些事，妳個女孩子，更是不能多問了。」

楊玉燕笑一笑，未再開口。

且說楊晉離開了宅院，帶三分酒意，直奔南大街江家綢緞莊。

這是一座很大的商號，七八個店伙計在店面上照顧。

楊晉一脚踏進門，坐在後櫃上的賬房先生，立時臉上一變，起身迎了上來，低聲道：「楊爺，客房裏坐。」

賬房先生年約四十七八，瘦長的身材，留着把山羊鬍子。

一個年輕的學徒，奉上了兩杯香茶，悄然而退。

賬房先生裝了袋水烟遞過去，道：「楊爺，抽袋烟。」

楊晉揮揮手，道：「欠食。」

賬房先生吹起紙捻子，呼嚕嚕，吸了一大口，才低聲道：「楊爺，你老今個清閑啊！」

楊晉笑一笑，道：「二先生，我想見見當家的。」

賬房先生放下水烟袋，抓抓頭皮，道：「楊爺，這個，你是知道，當家的已經閉門謝客，五年沒有看見過外人了，就是兄弟，也只有年三十才能見他一面，平常日子裏，誰也不去打擾他。」

楊晉笑一笑，接道：「這個，我知道，二先生，咱們是一筆寫不出兩個楊字，你二先生，無論如何要帮帮這個忙，想法子，給我通報一聲……」

敢情，這位管賬的二先生，也是姓楊的。

楊二先生爲難的沉吟了一陣，道：「楊爺，非見不可麼？」

楊晉道：「是的，二先生，在下如沒有急事，實也不敢驚擾當家的。」

楊二先生道：「楊爺，你替我想想，找個法子通知他，今晚上我給你回信怎麼樣！」

楊晉臉色一變，道：「一家子啊！（同姓互稱）我可是很敬重貴號當家的，我不想動公事，但又非見貴號當家的不可，二先生要是不賞給我這個臉，在下如何向上面交代——」

楊二先生吃了一驚，道：「楊爺！你是說上面追下來的。」

楊晉道：「一家子，我不能解說，總之，事情不小，要是我楊晉能担待，也不感驚擾到貴當家的，二先生你替我想想看，我交不了差，只有動公事了，那時間，拉破了臉，大家都不好看。」

楊二先生道：「楊爺能不能透漏一點內情，當家的可是牽上了什麼案子。」

楊晉一拱手，道：「二先生，你包涵，見到當家的，我會說個明白。」

楊二先生站起身子，道：「楊爺既如此說，兄弟實也作不了主，我這就去通報一聲，看看當家的怎麼一個吩咐。」

楊晉道：「多多有勞！」

楊二先生面色沉重的舉步而去。

楊晉端起茶碗，慢慢的喝着茶，等待着。

足足等了有一頓飯工夫之久，楊二先生才匆匆行入客房，道：「楊爺，勞你久候。」

楊晉道：「當家的怎麼說！」

楊二先生道：「當家吩咐下來，請楊爺內廳叙話，恕他沒有遠迎。」

楊晉道：「當家很給楊某人的面子，二先生帶路吧。」

隨在楊二先生身後，穿過了兩重庭院，到了一座跨院的門外。

跨院木門虛掩，楊二先生輕輕一推，木門已呀然而開。

一道白石鋪成的通道，直通上房。

這是一合院，房舍不多，但院子却不小，院裏種了不少花草。

楊二先生帶着楊晉直入上房。

只見一個鬚髮蒼然的老者，身着藍綢長衫，坐在廳中一張太師椅上。

楊晉急急一抱拳，道：「末學後進楊晉，給當家的見禮。」

蒼髯老者笑一笑，道：「不敢當，楊爺，恕我未遠迎大駕，請坐下吧！」

楊晉一欠身道：「晚進謝座。」

木桌上早已擺好了一碗棗子茶，蒼髯老者一面舉茶奉客，一面揮手對楊二先生說道：「你去前面招呼。」

楊二先生應了一聲，欠身一禮，悄然退去。

蒼髯老者喝了口茶，笑道：「楊爺，這番駕臨寒舍，定然有所指教了。」

楊晉笑一笑，道：「老前輩，不敢當

，晚進這次驚擾大駕，主要的是求老前輩指點迷津。」

蒼髯老者哈哈笑道：「恕老朽托大，叫你一聲老弟，你身任應天府總捕頭，聲勢喧赫，要老朽指點迷津，豈不是太過謙虛了麼？」

楊晉說道：「晚輩實是誠心討教而來的。」

蒼髯老者微微一怔，道：「老弟，老朽退隱十餘年，未離開寒舍一步，近五年來，更是閉門謝客，雖昔年故友相訪，亦遭婉拒不見，楊老弟如是想探問江湖中事，只怕老朽無可奉告了。」

楊晉道：「老前輩昔年威名震江南，想不到在你老留居的應天府下，竟有人敢做下血案……」

蒼髯老者一揮手，接道：「我已經退出武林，過去的事，早埋黃泉，別拏大帽子扣我？」

楊晉肅然說道：「這件血案，非比尋常，破不了此案，楊某和一般捕快，故難逃拏審杖逼之苦，但住在應天府轄下的武



林同道，只怕都很難脫此關係。」

蒼髯老者道：「什麼事如此嚴重！」

楊晉道：「七王爺，這個人，老前輩也知道吧！」

蒼髯老者道：「不太淸楚，但我聽說他是當今皇上的兄弟。」

楊晉道：「不錯，七王爺府中鬧出了血案。」

蒼髯老者接道：「什麼人這樣大的胆子？」

楊晉道：「胆大妄爲的是，他竟敢殺了王爺的寵妃。」

蒼髯老者神情一呆，問道：「有這等事？」

楊晉道：「晚輩受命限期破案，但目下仍然是毫無頭緒，只好來求老前輩指點指點了。」

蒼髯老者沉吟了一陣，道：「按道理，老弟你一句話，老朽就應該答應，不過，我已退出江湖，不能破例，這一點，還得你楊總捕頭多多的替我担待了。」

楊晉微微一笑，說道：「大當家，楊晉此番造訪，並無存有挽請老前輩出山之意，——」

蒼髯老者道：「那你的意思是——」

楊晉道：「晚輩的意思，希望老前輩能够提供一點線索，只要打聽出他是那一道上的人，追捕人犯的事，自然不敢勞動大駕。」

蒼髯老者道：「忝爲應天府中一位居民，發生這大的事情，老朽本不該袖手，只是老朽已然退出江湖十餘年，人未離開過金陵一步，縱有相助之心，却是無相助之力。」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當家的，以你的威望，暗中摸摸事情底子，多少總可找一點線索來，我這裏先告辭了，三天後，我再來拜訪老前輩聽候回音。」

話雖說得很婉轉，口口聲聲老前輩，大當家，但骨子却有點霸王硬上弓的味道，不論那蒼髯老者是否願意，似乎都得帮助。

蒼髯老者一皺眉，道：「楊總捕頭，這件事……」

楊晉抱抱拳，打斷了蒼髯老者的話，道：「我就這麼說定，我也不想驚擾你老前輩的靜修，三天之內，老前輩如不想晚輩驚擾，那請遣人送封信到府裏去，第三天我接不到信，第四天晚輩再來。」

轉過身子，大步向前行去。

蒼髯老者口齒掀動，但却忍下去未再出聲，望着楊晉的背影發怔。

楊二先生恭候在二門口處，見楊晉行了出來，立時迎上去說道：「總捕頭，大當家的說些什麼？」

楊晉笑一笑，道：「大當家的說，他願意帮忙，三天內給我一個回信。」

楊二道：「啊！這眞是難得之事，大當家好幾年不見客了，楊爺，你天大面子啊！」

楊晉笑一笑，道：「是嘛，俗語說的好，窮不和富鬥，富不和官鬥，大當家肯帮忙，那是給我楊晉面子，二先生別忘了，催着他老人家。」

楊二先生一聽話裏有骨頭，心中盤了盤，正待追問，楊晉已三步併成兩步的行入了大廳。

回首抱拳，出門而去。

離開了江家綢緞莊，楊晉直奔向夫子廟。

他當了十幾年的總捕快，對金陵城中一草一木，很熟悉，何處藏龍，何處臥虎，那裏是蛇鼠會集的地方。

這時，夫子廟夜市還早，顯得有些凄清。

楊晉放緩了脚步，行到夫子廟左面一塊空地上，果然見到一個叫化子，靠在紅磚牆上打盹。

輕着脚步走過去，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朋友！你醒醒。」

叫化子睜開眼睛，瞄了楊晉一眼，道：「閣下是——」

楊晉笑笑，道：「咱們光棍眼睛不揉砂子，在下應天府總捕頭楊晉。」

叫化子年約三十左右，打個呵欠，伸伸懶腰，道：「大人物。」

楊晉道：「借你朋友的口，給我通報一聲，我要見貴帮金陵分舵主。」

總捕頭神眼楊晉對丐幫弟子說要見丐幫分舵主。

叫化子看看楊晉那神光閃閃的雙目，似乎自知騙不過，笑一笑，道：「楊大人，你的招子很亮啊！」

楊晉道：「你朋友根底紮實，油污掩不住臉上的英挺之氣，在下這神眼之稱，也不能讓江湖朋友們白叫。」

叫化子無可奈何的笑一笑，說道：「就算我是丐帮中人吧，你總捕頭，想也早知道了咱們丐帮的規矩，從不和衙門中人來往。」

楊晉道：「十幾年來，我沒有找貴帮中人——」

叫化子接道：「楊爺，咱們丐帮，可也沒有給你添過麻煩。」

楊晉道：「不錯，咱們是河水不犯井水，但這一次——」

叫化子雙目一瞪，接道：「怎樣？」

楊晉道：「出的麻煩太大，所以在下非得見見貴帮的分舵主不可。」

叫化子皺皺眉頭，道：「楊大人，事情不大好辦。」

楊晉道：「怎麼說？」

叫化子道：「半年前，也許容易一些，但此刻，——」

楊晉接道：「有什麼碍難之處？」

叫化子道：「的確是的，楊大人，半年前我們分舵主換了人。」

楊晉道：「這有什麼不同，不都是貴幫中人麼？」

叫化子道：「這位新任分舵主，對你們六扇門中人，有一點成見。」

楊晉哦了一聲。

叫化子道：「所以，楊大人如是能了，彼此都省些閒氣。」

楊晉淡然一笑，道：「朋友，第一件重要的事是：我非見貴分舵主不可，他要見也得見，不見也得見——」

叫化子雙肩一聳，接道：「怎麼？這是威脅——」

楊晉接道：「你聽下去，我說完了你再作決定不遲。」

叫化子冷哼一聲，未再接口。

楊晉道：「第二，公門中人，身難自主，也許有地方開罪江湖朋友，但就在下所知，至少應天府的轄下，沒有開罪過丐幫中人，再說第三，這樁麻煩太大，楊某人也頂不住，事情鬧開了，大家都吃不完兜着走。」

叫化子看楊晉說的神情嚴肅，火氣頓消，緩緩說道：「什麼？」

楊晉道：「見了貴分舵主，楊某人會說過清楚。」

叫化子沉吟了一陣，道：「楊大人，你在此等一陣，我給報上去，但分舵主願不願見你，我叫化子可沒有法子作主。」

楊晉道：「有勞你朋友了，記着，我非要見他不可。」

叫化子道：「我可以原意轉達，但他見不見，我不能預先奉告。」

楊晉一揮手，道：「有勞了。」

叫化子站起身，舉步而去。

但不過片刻工夫，人就轉了回來。

楊晉一皺眉頭，問道：「閣下回來的好快。」

叫化子道：「另有人去通報，我在這裏陪陪楊大人。」

（未完待續）

新穎俠義長篇連載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絕情拾三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少林派監院宏道大師偕同四羅漢尊者，聯手與拾三郎相搏，雙方約定以五十招爲限，相鬥數招，就在拾三郎一掌震得心影大師負傷之際，化子大師偕老化子西門維正趕到，喝退少林宏道大師等。卓重山眼見陰謀被化子大師破去，正欲揮手下令屬下高手一齊圍攻拾三郎，銀龍帮少帮主易華隆突揚聲叫止，並拿出一面黑豹令向卓重山詢問該令令主是誰？現在何處？卓重山得知易華隆身份，及其帶來銀龍帮所有高手之後，心中又生挑撥之計，說願將秘笈讓予，易華隆反譏他慷他人之慨——

刀現血光迸　指出魔頭傷

卓重山正容道：「少主應該明白，老夫這是誠心交少主這麼個朋友，可絕不是慷他人之慨。」

易華隆眨眨星目道：「這我就不明白了。」

語聲一頓即起，接道：「我請問，『金佛武學秘笈』現在何處？」

卓重山道：「拾三郎身上。」

易華隆道：「如此我再請問，它是你卓朋友的麼？」

卓重山道：「它雖然不是老夫的，但已與是老夫的並無兩樣。」

易華隆目光凝注地道：「這話有道理麼？」

卓重山道：「道理就是拾三郎今天已是老夫的網中之魚，秘笈已等於是老夫囊中之物。」

「哦。」易華隆淡淡地道：「原來如此。」

卓重山乾咳了一聲，接着又道：「俗語有云『寶劍贈俠士，紅粉送佳人』，這種武林絕世奇學秘笈的得主，應該是少主這等天賦資歷兩皆過人的俊逸之士，才不致糟塌埋沒了這種絕世奇學，也才是武林之福！」

易華隆微微一笑道：「卓朋友眞會說話，這番話直使我有飄飄然之感，心中舒服極了！」

語鋒一頓，接道：「卓朋友的這份心意，我先謝謝了。」

說着，抱拳拱手欠身一揖。

卓重山哈哈一笑道：「少主無須客氣，老夫雖說是把它送給少主了，但是還得勞駕少主自己伸伸手才成。」

易華隆眨眨星目道：「是向拾三郎伸手麼？」

「不錯。」卓重山道：「少主是聰明人，當該知道世上沒有一件不勞而獲的物事。」

易華隆含笑地點了點頭，道：「卓朋友說的是，不過⋯⋯」

語聲一頓，目光瞥視了神色冷漠凝立在一邊的拾三郎一眼，道：「但是我却想檢個現成的。」

卓重山雙目微睜地道：「少主是不敢向拾三郎伸手麼？」

易華隆淡然搖頭道：「不是不敢，而是不願。」

卓重山眼珠微微一轉，道：「少主可是怕落個强取豪奪的惡名？」

易華隆點頭道：「不錯，此時此刻，我如向拾三郎伸手，那與『强取豪奪』何異？」

卓重山倏然嘿嘿一笑，道：「這麼說，少主是不想知道什麼地方以可找到那劉百陽了？」

易華隆劍眉不由陡地一揚，道：「卓朋友這是要脅我？」

卓重山搖頭，道：「少主誤會了，這不是要脅，老夫也無意要脅少主，這是交易。」

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繞了這麼大圈子，原來是這麼個「交易」。

卓重山這「交易」的用心何在？

很明顯地，他是想以秘笈作餌，誘惑易華隆，利用易華隆對付拾三郎。

俗話說得好，「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他坐山觀虎鬥，不管是那一方落了敗受了傷，對他都毫無損失，只有好處沒有害處。

萬一天從人願，二虎相爭的結果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那更好，他不但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而且還可以趁機會落井下石，打打落水狗。

易華隆心中雖然早已猜料到卓重山不存好意，這種老奸巨滑的老狐狸嘴上越是說得好聽，用心越是險惡難測。

但是却未料想到竟是以此作爲「交易」要脅。

他心念電閃地想了想，道：「我如果不答應這『交易』，卓朋友便不告訴我劉百陽在何處了麼？」

卓重山點頭一笑道：「少主要見『黑豹』令主人，就必須先找到劉百陽，想找劉百陽，就得答應老夫的這項交易。」

易華隆雙眉微蹙地默然沉思了刹那，忽然抬望着拾三郎，問道：「拾兄以爲如何？」

拾三郎淡淡地道：「這是易兄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有權決定。」

易華隆眨眨星目，說道：「兄弟如果答應卓朋友向拾兄伸手，拾兄能成全兄弟麼？」

拾三郎反問道：「易兄以爲呢？」

易華隆劍眉微皺了皺，說道：「拾兄應該看得出來，兄弟本無向拾兄伸手的意思。」

拾三郎道：「但是爲了要找到『黑豹』令主人，所以不得不答應卓重山的『交易』，不得不向我伸手，是不是？」

易華隆道：「情勢被迫處此，希望拾兄能成全兄弟。」

拾三郎冷冷地道：「易兄原諒，我無法從命。」

這時，「銀龍幫」高手左秀士「神機秀士」范思亮，右神叟「旋風神叟」湯萬原，和四大護法，都已來到易華隆身後站立着。

「旋風神叟」湯萬原乃是個性情剛強，脾氣火爆之人，他目睹拾三郎那種冷漠得近乎目中無人般狂傲的神情態度，覺得十分不順眼得很。

因此，拾三郎話音一落，他立卽忍不住沉聲說道：「拾三郎，你太也不認抬舉了！」

拾三郎兩道濃眉一挑，道：「閣下是銀龍幫何人？」

湯萬原道：「老夫右神叟湯萬原，拾小子……」

他「拾小子」剛一出口，左邊三十多丈高的一座峯頂上，驀地傳來一個淸朗的聲音，喝道：「湯神叟，不可無禮！」

朗喝聲中，峯頂上飄起一雙青影，衣袂飄飄地併肩瀉落。

這一雙青影好高的輕功，自三十多丈高處飄身瀉落，竟是身如飄葉落地，點塵不揚。

這是一對夫婦。

男的年約四旬開外，生得劍眉星目，面如冠玉，白中透紅，神淸氣朗，顎下長髯飄胸，身穿一襲青衫，瀟洒俊逸脫俗。

女的則是明眸秋水，黛眉如畫，瑤鼻絳唇，檀口，貝齒，玉骨冰肌，一身青衣青裙，風姿綽約，望之雖已三十許的年紀，但是歲月並未能掩去她那天生的麗質，美絕塵寰的姿容，她那淸秀高雅的絕代風華，令人幾疑是九天仙女謫降人間。

這一雙夫婦身形甫一落地，易華隆立卽搶步上前，神色恭敬地肅容躬身行禮道：「弟子拜見恩師師母。」

易華隆這裏剛躬身行下禮去，身子尙未直起，拾三郎那裏已舉步瀟洒地走了過來，他躬身行禮，說道：「小弟拜見師兄師嫂。」

一句「師兄師嫂」，聽得易華隆心中不由愕然一怔！心中暗忖道：「他是恩師的師弟？怎麼從未聞聽恩師和師母談起來過？……」

原來這一雙夫婦正是那名震天下武林，無人知其師承出身的「東海幻影客」白雲飛，「素心仙子」葛婉玫。

易華隆暗忖間，白雲飛夫婦已雙雙欠身還禮道：「師弟請少禮。」

接着，白雲飛轉向易華隆肅容說道：「華隆，這是你師叔，也是本門掌門，上前叩見。」

易華隆連忙神情一肅，雙膝跪地恭敬地道：「弟子易華隆叩見掌門師叔，並請恕有弟子無知冒犯之罪。」

拾三郎站立着沒有動，臉色神情冷漠如舊，實實地受了易華隆的大禮拜見之後，這才展開含笑，伸手虛挽地說道：「俗話有云，『不知不罪』，你起來吧。」

易華隆恭恭敬敬地說道：「謝謝掌門師叔。」

說罷長身站起，垂手肅立一旁。

「東海幻影客」白雲飛看起來雖然只有四旬開外的年紀，其實他成名武林四十年前，實際已是年逾花甲之人。

卽連「素心仙子」葛婉玫的實際年華，也已超過了五旬以上。

俗話說得好，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

「東海幻影客」夫婦名震天下武林，他夫婦一現身，卓重山的臉上立刻就變了色，心中暗暗直犯嘀咕。

及至一見拾三郎是其掌門師弟，易華隆是其弟子，心中不但嘀咕更甚，而且驚，更有點兒發慌！

他萬想不到，威譽滿天下的「東海幻影客」夫婦會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突然現身，使他眼看着已經挑撥成功，卽將展開的一場惡戰化泡影，白費了一番心機。

他一直想知道拾三郎的師承出身，現在他總算是道知了。

他心裏在暗想：「怪不得這小子的所學功力那麼奇高卓絕驚人，原來竟是『東海幻影客』的同門師弟，而且還後來居上，是個掌門人的身份……」

可是，關於拾三郎的師承，他眞的知道了麼？

事實上，他除了知道拾三郎是「東海幻影客」的同門師弟以外，他又知道什麼呢？

「東海幻影客」的師承何門何人？他仍然毫無所知，因爲這在武林中本就是個「謎」！

易華隆拜見過掌門，起身站立一旁，「東海幻影客」白雲飛立卽望着拾三郎，問道：「師弟，事情已經查出一點眉目了沒有？」

拾三郎道：「查出一點眉目了，不過，是不是現在還不敢確實，尙要等到見面時加以証實。」

白雲飛點了點頭，又問道：「關於謀害三師弟的兇手，已找出什麼綫索來沒有呢？」

奇怪？白雲飛還有位三師弟，那是誰？怎地從未聞聽人提說過？

其實白雲飛有一位三師弟，別說是武林中無人知道，卽連白雲飛自己，如不是上回途經峨嵋巧遇「胖彌勒」和拾三郎，得知拾三郎是自己的掌門師弟，由拾三郎口中獲知還另有兩位同門早於三十年前卽已出道江湖之事，也根本絲毫不知。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刹那，道：「此事雖然尙未找出綫索，但是小弟心中已有所疑，認爲可能就是他。」

「可能就是他」，這「他」指的是誰？局外人自是無從得知，但白雲飛却能會意，雙目不由倏然一睜，道：「師弟認爲這有可能？」

拾三郎點頭正容道：「小弟認爲十有八九有這可能。」

白雲飛目光凝注地道：「師弟認爲這有可能，是根據？……」

拾三郎搖頭道：「這只是小弟的猜料，據小弟猜料，可能是三師兄發現了他，他害怕了，因此他謀害了三師兄。」

這猜料不能說沒有道理，不能說是絕無可能。

白雲飛想了想，問道：「師弟，你找到他時，你打算怎麼辦？」

拾三郎道：「那就要看情形而定了，他如能知錯認罪有改悔之心，小弟想放過他，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白雲飛道：「如果三師弟確實是他謀害的，師弟也打算放過他麼？」

拾三郎雙目倏閃過一絲凜人心顫的煞芒，道：「小弟衷心希望他不是，萬一是的話，小弟決不能寬容他，一定要他替三師兄償命。」

他說時雙眉挑煞，神色冷凝，威儀凜人。

白雲飛默然未再開口接話，因爲，這話他有點不好接，他既不便贊成也不好反對。

白雲飛沒有開口，「素心仙子」葛婉玫却眨了眨美目，望着拾三郎問道：「師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眞知道那『金佛武學秘笈』的藏處麼？」

拾三郎點了點頭，便把前後經過與及請丐幫弟子幫忙在江湖上傳佈消息，讓各路江湖人物趕來的用心，摘經扼要的說了一遍。

「素心仙子」聽後，沉吟地笑說道：「你眞正的用心只怕還是在於想把他引來此地，以便在旁觀察加以証實吧？」

拾三郎笑了笑，沒有點頭承認，也沒有搖頭否認。

白雲飛接口問道：「師弟，以你看他一定會來嗎？」

拾三郎道：「這個，小弟就不敢說了，不過，他就是來了，也決不會現身露面了。」

「素心仙子」愕異地問道：「爲了什麼？」

拾三郎目光一瞥垂手肅立在一旁的易華隆，微微一笑，說道：「那是因爲易華隆不明內情，一劍揭開了小鐵箱內的謎底了。」

白雲飛和「素心仙子」都明白了，是易華隆破壞了他的大計，夫婦倆立時不由全都微皺雙眉，深望了易華隆一眼。

易華隆心中不禁微微一跳，連忙跨前一步，躬身請罪道：「弟子實在該死，壞了師叔的大事，願領師叔的責罰。」

拾三郎抬手一擺，笑說道：「此事你無須認錯，以當時的情形立場而言，站在你的立場，你那麼做不但沒有什麼錯，而且是對的，也是聰明之舉。」

這時，由各方各路趕來的江湖人物，又陸陸續續地來了不少，情形很顯然，後面必定還會不斷地有人趕來。

白雲飛目光掃視了現場的情勢一眼，雙眉微蹙了蹙望着拾三郎道：「師弟，眼下的這等場面，你打算怎麼處理？」

拾三郎似乎胸有成竹，神情從容地微微一笑，說道：「師兄放心，小弟自有道理。」

語聲一頓，倏然目視卓重山冷冷地道：「卓重山，這一次你又是白費心機，失敗了，我眞替你感覺非常遺憾得很。」

卓重山嘿嘿一聲陰笑，道：「拾三郎，你少得意，今天我究竟鹿死誰手，還是個未知之數呢！」

「你說的是。」拾三郎淡笑了笑，道：「你還有什麼花樣沒有？」

卓重山眼珠兒轉了幾轉，倏然凝目問道：「拾三郎，你先前說的話，還算數不算？」

拾三郎兩道濃眉一揚，道：「我說過的話永遠算數，也永不更改。」

「如此甚好。」卓重山點頭嘿嘿一笑，道：「現在請你要白大俠夫婦和『銀龍幫』的人都退出十丈以外去。」

拾三郎雙目一凝，問道：「要他們退出那麼遠去做什麼？」

卓重山道：「有他們和你在一起，老夫怎好下令讓一衆屬下和你動手？」

拾三郎冷哼一聲，道：「你怕他們出手幫助我？」

卓重山道：「老夫的目的只在你一個人，和他們又無怨無仇，也不願妄傷無辜，是以必須請他們退出十丈以外去。」

拾三郎微一沉思，轉向白雲飛夫婦說道：「師兄師嫂，你二位請和易華隆他們就退後十丈作壁上觀好了。」

白雲飛尙未開口，「素心仙子」已搖頭道：「那怎麼可以，你一個人……」

拾三郎含笑擺手截口道：「師嫂請放心好了，他們決奈何不了小弟的。」

「素心仙子」道：「可是他們的人那麼多……」

拾三郎語聲倏然一低，說道：「不要緊，小弟萬一不敵時，自會有人出手相助的。」

白雲飛心念忽地一動，也低聲道：「是化子和尚和西門老化子麼？」

拾三郎微一點頭道：「還有『千毒書生』和『天香四鳳』等人。」

「哦。……」

白雲飛神情不禁有點詫異地瞥視了「天香四鳳」等人一眼，他忽然發覺這位掌門師弟實在不簡單，有着令人高深莫測的神通，出道江湖祗才不過三數月的時間，所交不但都是當代武林中的一些高人怪傑，而且連那向來不和男人交往的「天香谷」也交上了朋友。

白雲飛心中不由在暗想：「難怪恩師會對他特別垂青，傳以衣鉢，付予掌門重任，看來恩師實是慧眼獨具，他也必能不負恩師之期望，重揚『寒木神劍』昔年之聲威！」

他心念閃電般暗想中，抬手朝易華隆一揮，道：「全都後退十丈。」

話落，立卽伸手一挽「素心仙子」，夫婦倆雙雙飄身後退。

「素心仙子」於飄身後的同時，却關切地叮囑了一句道：「師弟，你可要小心呀！」

拾三郎點頭一笑道：「多謝師嫂提醒，小弟自己省得。」

說着脚下跨前一大步，目視卓重山朗聲說道：「卓重山，在未動手之前，有個問題我可得要先作聲明。」

卓重山道：「什麼問題？」

拾三郎道：「在你我動手之時，不管你多少人，我都只是一個人，不過，除了我師兄師嫂和『銀龍帮』屬下他們決不出手之外，如果另有江湖朋友看不順眼你這種有違江湖規矩的行徑，心中不平而出手的話，那可與我無關，你可不能借題指責我不守信諾。」

卓重山倏然哈哈一聲大笑，說道：「拾三郎，不會有人爲你不平的，你別做夢了。」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世事多難逆料，這話可是很難說得很。」

卓重山道：「你別徒費口舌了，老夫決不相信眞會有那樣不開眼的人，願意與本宮結仇爲敵！」

拾三郎冷冷一哂，道：「卓重山，話不可說的太滿，滿必溢，我是說萬一，萬一有呢？」

卓重山微一沉吟，道：「好吧，萬一有，那就與你無關。」

語聲一頓，心中倏然一動，忽地轉望着化子和尚和西門老化子二人問道：「你二位怎麼樣？有出手的意思不？」

化子和尚淡然搖頭道：「白大俠夫婦是他師兄師嫂，他們二位既然都能放心作壁上觀，我化子和尚和老化子自是不會管你們的閒事了。」

卓重山抱拳一拱道：「如此，老夫這裏謝謝你二位了。」

化子和尚忽然輕聲一笑，擺手道：「你謝早了，我化子和尚還有後話呢。」

卓重山不由眉頭微微一皺，道：「你還有什麼後話？」

化子和尚道：「我化子和尚和西門老化子雖然不打算管你們的閒事，不干涉你們多少人打一個，但是只限於光明磊落的打法，憑眞實武學功力決戰勝負生死，可不得施弄狡猾陰謀暗算，否則……」

語鋒一頓，雙目倏射寒電池沉聲說道：「我化子和尚和老化子可就決不會袖手了！」

卓重山心中不由暗暗一凜，嘿嘿一笑道：「這個，你放心，不會有人使用暗算的。」

化子和尚冷冷哼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

卓重山却突然揚聲說道：「各位江湖朋友請聽清楚了，在本宮和拾三郎動手時，各位最好在旁靜作壁上觀，千萬別輕舉妄動，否則便是本宮的生死大敵，就休怪老夫心狠手辣，沒有先打招呼。」

一衆江湖豪雄，雖然大都還是第一次聞聽「七星宮」之名，不知「七星宮主」究竟是何許人物？有多厲害？但是由於眼見武林五大家中的「擎天宮」，「黑鷹門」，「追魂堡」都聽命於卓重山，成了「七星宮」的屬下，已知道「七星宮主」必定是個極其厲害的不世梟雄人物。

因此，一衆江湖豪雄對於卓重山的這番話，雖然聽得心中微微一震！雖然有着過份狂妄欺人霸道的反感，但却並未有人開口發話。

卓重山他根本不管一衆江湖豪雄的反應如何，話音一落，他立卽抬手向「黑鷹門主」褚武强一揮，沉聲說道：「褚門主先上！」

「毒鷹爪」褚武强立時應聲而動，率領着其門中高手，齊朝拾三郎撲出。

剎那，頓見刀光灼灼，劍虹如電，竟是九件兵刃件件搗向拾三郎的要害重穴部位。

九對一，而且個個都是當今江湖的一流高手，在兵刃上也都各有其獨到的火候造詣，各有其狠辣歹毒的招式。

江湖上以多勝少，三五個或者是十來個打一個的情形，雖然並不少見，但是像這種九名一流高手對一個場面，可是極爲少見得很。

蓋因凡是江湖一流高手，大都是成了名的人物，成了名的人物，大都自恃身份，不大願意和人聯手合鬥一個人，以免被同道輕視，落人譏諷。

拾三郎雙眉微挑，口中一聲冷笑。

冷笑聲中，驀見寒芒如電飛旋，在九件兵刃間一閃卽斂。

緊接着是一連串的悶哼倏起，九個人左手捧着右腕暴退了四對半。

九件兵刃全都撤了手，跌落在地上，每個人的右腕脈門處都被劃破了一道口子，鮮紅的血，由那道口子裏往外直冒，令人觸目驚心！

拾三郎左手提着蛟皮長袋，左手握着一柄寒光奪目的短刀，氣精神沉，岳然峙立當地，臉色神情一片冷漠，沒有一絲表情。

不用說，適才那一閃卽斂，如電般飛旋的寒芒，就是拾三郎手中的那柄短刀，他們九個右腕脈門上的那一道口子，也是那柄短刀劃下的了。

快！拾三郎這一刀傷退九名高手的招式手法，完全佔的是一個「快」字，快的令人咋舌。

最令人震駭的是，在場各方豪雄高手百數十雙眼睛，竟未有一雙看出，拾三郎手中是何時撒出短刀，怎樣傷敵的？使用的是什麼招式？

拾三郎這種武功身手實在太高，實在太以驚人心顫了。

卓重山目睹這等情形，臉色不禁倏然一變！

他一變之後，突又抬手一揮，沉聲道：「巴宮主，羅堡主你們齊上！」

「活殃神」巴可成和「追魂堡主」羅揚波二人，互望了一眼，同時身形移動，各率着自己的屬下高手，朝拾三郎緩緩的逼近！

他們似乎都自知論所學論功力，兩皆差遜於拾三郎甚多，論快，更快不過拾三郎，雖然佔着人多的優勢，但是那並不見得就管用。

適才「黑鷹門」褚武强和其屬下高手之敗就是個明顯的例子，也是前車之鑒。

是以，這一回他們捨棄了褚武强等那樣掠身疾撲的快攻，而採取了緩緩迫近之勢。

他們都是成名江湖多年，久經搏戰，經驗閱歷兩豐的高手，他們脚下雖在緩緩向前迫近移動，但是兩隻眼却全都擺出攻擊的架勢，分別籠罩着拾三郎全身各處重穴要害部位。

由於他們個個的兵刃上都貫注了內功眞力，是以每一件兵刃都顯得特別的光芒奪目，冷氣森森凜人心胆生寒！

這情勢很明顯，不發則已，一發之威必然勢如石破天驚，罕世絕倫！

這時，各路江湖豪雄高手，他們雖然都是爲了『金佛武學秘笈』而來，大都和拾三郎毫無瓜葛，但也都不禁替拾三郎担上了心。

除了「七星宮」的屬下之外，其他的人莫不希望拾三郎能出奇制勝，希望拾三郎和先前一樣的再來一次，一舉擊敗這一宮一堡的二十多名高手。

爲什麼？

這些江湖豪雄高手，他們爲什麼不希望拾三郎落敗？

此時此際，如果有人就着這問題向他們發問的話，保險都會瞠目不知所答，無人答得上來。

這就是人的「矛盾」處，人的心理就是那麼的「矛盾」，那麼的莫明其妙！

其實這種「矛盾」，正是人性的不平，自然反抗暴力的潛在意識。

因爲卓重山所表現的，給人的印象，全是强橫，霸道，目中無人的暴力的行爲，引起衆人心理上的不平，激發了潛在抗暴意識，希望卓重山落敗！

這時，場中的氣氛繃得無比的緊張，也瀰漫着一股凜人胆戰心寒的殺機，有着暴風雨降臨前般剎那的沉靜。

卓重山站立在一邊，本是沉重的臉色，此際浮現起了得意的陰笑。

拾三郎左手提着蛟皮長袋，右手握着那柄長不及尺寒光耀目的短刀，仍是那麼氣定神凝地峙立場中，臉上仍然是一片冷漠之色，沒有一絲表情。

那站立在十丈以外地方的「東海幻影客」白雲飛夫婦和「銀龍帮」一衆高手等人，眼見場中這等緊張無比的氣氛殺機，一個個的心弦全都繃得緊緊的，臉色神情也全都顯得十分緊張而凝重。

「素心仙子」葛婉玫忍不住低聲問道：「雲飛，你看拾師弟能應付得來麼？」

白雲飛雙眉微皺了皺，道：「對於拾師弟我和妳一樣，今天也只是第二次見面，他一身所學功力究竟高到了怎樣的境界，我也是莫測高深？」

「素心仙子」聽得兩道黛眉方自一蹙，白雲飛接着又道：「不過，看他適才一招傷褚退武强等人的情形他應該可以應付得下來，最低限度自保應該沒有問題。」

驀地，一聲嬌叱倏起。

嬌叱聲中，一紅一白一青四黑七條人影掠空，身法奇快，七道寒虹如電，威勢凌厲絕倫地分朝那緩緩向拾三郎迫近的巴可成，羅揚波等人撲下！

巴可成羅揚波和一衆屬下高手見狀心中不由齊都一驚，顧不得再向拾三郎迫近，連忙各揮手中兵刃上迎凌空撲下的寒虹强敵。

事起突然，卓重山臉色不禁倏然一變！才待喝令站立在他身旁的四名中年大漢出手之時，可是，拾三郎却已抓着這「事起突然」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剎那，騰身而起，快逾電射地撲向了卓重山。

卓重山心頭駭然大驚！身形一動，便要飄身暴退閃避。

但是，慢了，已經來不及了。

拾三郎左手蛟皮長袋一抬，已凌空點出一縷勁風。

卓重山只覺得身軀微微一震，軟麻穴業已被封，動顫不得，眼前寒光一閃，森森冷氣撲面，拾三郎右手中的那柄短刀，已抵在他的咽喉上，他心中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臉色一片煞白。

站立在他身旁的四個中年大漢見狀，心頭一驚之下不禁紛紛欲動。

拾三郎突然沉聲喝道：「你們誰要敢動一動，我就一刀割斷他的喉管！」

這句話立刻收了效，那四個中年大漢硬是沒有敢動。

接着，拾三郎目射威稜地逼視着卓重山，沉聲說道：「卓重山，現在你該下令巴羅兩個和他們的屬下歇手停戰了。」

他這裏話音未落，鬥場中厲吼慘叫之聲已突起劃空震耳，巴可成和羅揚波的屬下高手已有四人在那七道寒虹之下斷了魂，巴羅二人也都受了輕傷，見了血。

那七道寒虹是何許人？竟然如此厲害，凌空一撲之下能令得巴羅二人受傷，四名高手斷魂。

他們七個，一紅，是「天香谷」四旗令之首的「紅旗令主」曲彩霞，一白，是那位易釵而弁的白衣美少年賀雲卿，一青，則是「千毒書生」司徒眞，四黑，則是四名懾震武林的「天香四鳳」。

這七個人，雖然只有司徒眞是個男人，六個都是紅粉佳人，但是却無一不是身懷絕學，功力絕頂，當世武林一流高手中的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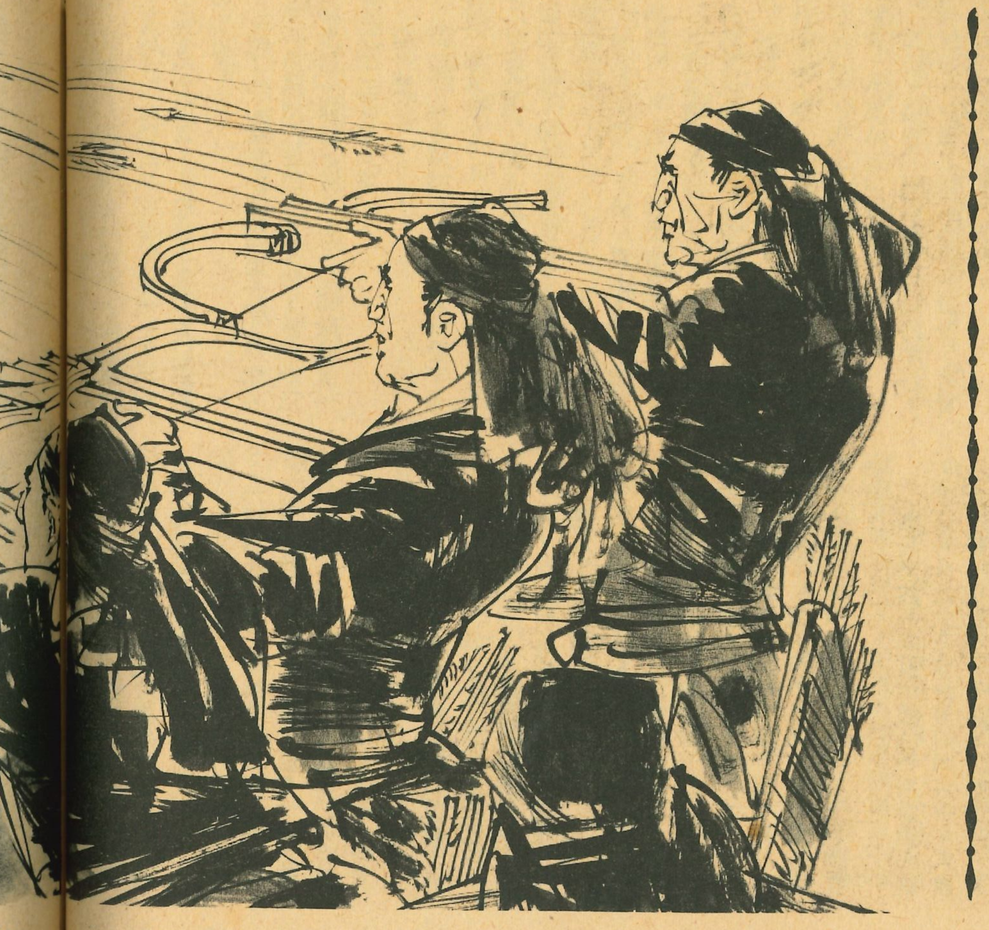
巴可成，羅揚波和一衆屬下雖也算得上是當今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可是比起司徒眞和賀雲卿她們來，就差遠了，就不敵的了。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長篇

高皐·文
培新·圖

無弦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與小晴漂流到高麗，適逢其會的拯救了負傷與土人拚鬥的白娥，土人不忿，空群而出，幸小晴機智，擊敗當地首領之女金芙，擄爲人質，脅迫彼等駕舟送他們到遼東。將養二月，白娥傷勢已經全癒，卜靖立偕彼等上路，擬直搗潛龍幫總舵，途次王家堡子，紅衣寨老少寨主老龍王龍七與子龍衞民率領寨中嘍囉尋釁，要卜靖交出血刀與刀訣，卜靖自是不允，龍七喝令手下擺設籐牌陣，陣中藏伏弩弓手，把卜靖等圍在核心，卜靖睹狀，不特不驚，反而豪氣勃發的仰天大笑——

人生多磨難　勞燕再分飛

卜靖道：「閣下的江湖是白跑了，血刀傳人豈能作城下之盟！」

老龍王一呆道：「你當眞不怕死？」

卜靖道：「人生自古誰無死，閣下如此說法，怎能承担一方霸業！」

他說話之際，已取出無弦弓鞘，右手執刀，左手握鞘，以無比沉穩的步法，緩緩向老龍王迫去。

在如此險惡的局面之下，能夠擧步從容，忽視生死，單憑這份慷慨赴義的豪氣，已足使這般匪徒喪魂落胆了。

更令人感動的是他身旁的一雙嬌娃，她們一左一右，緊緊護着卜靖的兩側，分明瞧到死神已在向她們招手，那冷肅的粉頰之上，却找不出半點怯懼之色。

四週的空氣凝結着，除了卜靖三人踏出的脚步之聲，整個王家堡子，靜得落針可聞。

忽然，一股顫抖嘶啞的聲浪响了起來：「射……」

這是老龍王的呼叫，就像被人揑着脖子一般，聽來恐怖已極。

跟着他這聲嚎叫，只見萬弩齊發，漫天激射，左右兩側的弓弩手，一起向中心攢射而來。

紅花寨的箭陣，果然是一個久經訓練，威力驚人的陣法，單看這第一回合的兩旁側射，就可以瞧出他們對陣法的運用是如何靈活了。

老龍王下令射擊之時，他仍在卜靖身前八尺之處，如若前後的箭手也參加攢射，他們很難不受到池魚之殃。

現在只是側射，正好掩護他們從容逃入箭陣，然後八方齊射，卜靖等就形勢危殆了。

這雖然是他們打的如意算盤，按一般常理來說，應該不會有什麼差錯的，可惜他們碰到的是卜靖，所謂一子之失，滿盤皆輸，獨霸遼東的紅花寨，竟然就此江湖除名。

當箭陣開始攢射之時，卜靖身如遊龍，冲霄而起，血刀略一揮舞，湧起一片堅逾金鋼的氣勁，方圓一丈以內，滴水也難潑入。

同時無弦弓鞘奔騰如電，一吸一震，將那些呼嘯而來的强弩，擊得倒竄而回，縱有少數漏網的利箭，也就發生不了威脅的作用了。

紅花寨中不乏久闖江湖，身經百戰之人，但他們絕未想到天地之間，竟有如此驚人的武功，雖然他們懷中抱着殺人的利器連珠弩，却已嚇得眞魂出竅，沒有人再敢輕於一試。

這是一個大好良機，卜靖自然不肯輕易放過，足尖輕點地面，身形再度縱起，以驚濤擊岸之勢，追躡老龍王的身後，直搏箭陣的籐牌。

籐牌刀槍難入，但無法拒抗鋒利的血刀，紅光急閃，熱血飛濺，銅牆鐵壁般的箭陣，立被他劈出一道缺口。

白娥小晴跟踪衝入，這雙絕世嬌娥，也變成了追命閻羅，她們刀劍併施，招招殺手，絕不留給敵人半分生機。

箭陣潰不成軍，老龍王也急紅了眼，一聲悽厲的長嘯，揮着旱烟鍋衝了上來。

老龍王龍七，在關東是一個頂絕高手，就整個武林而論，也算得是一位頗够份量的人物。

但他那浸淫數十年的旱烟鍋，却無法盡展所長，他只遞出了一招，便帶着一溜血雨仆倒下去。

紅花寨的頭兒一刀了賬，自然更影响他們的鬥志，樹倒猢猻散，小嘍囉還能不狗跳鷄飛！

卜靖不願意趕盡殺絕，他收起血刀，向遍地遺屍瞥了一眼道：「血刀傳人，又留給世人一樁罪惡的證據了，唉……」

白娥一哼道：「不要迂了，難道血刀傳人就應該任人宰割？」

小晴道：「咱們先歇息一下，順便找點東西充充饑，未來之事，待吃飽了再慢慢研究吧。」

小晴一提，卜靖白娥倒有點饑腸轆轆起來。

他們再回到招賢客棧，發覺旅客及店伙已逃得一個不剩，好在廚房裏食物很多，白娥小晴自己動手，做了一桌頗為豐盛的筵席。

飯後，白娥柳眉一皺，道：「卜靖！你說我爹是不是眞的當上潛龍幫的副幫主了？」

卜靖道：「我看是半眞半假。」

白娥道：「怎樣叫半眞半假？」

卜靖道：「當副幫主並非自願，而且形同傀儡，事事受制於人……」

白娥怒道：「你敢侮辱我爹！」

卜靖歉然道：「不要生氣，白娥，我只是就事論事罷了。」

白娥長身而起道：「走，咱們到八達嶺去。」

卜靖道：「不要衝動，白娥，八達嶺咱們勢在必行，但也不必忙在今晚。」

小晴也勸慰道：「咱們今後可能步步荆棘，如果不能使身心保持極佳的狀態，就很難適應瞬息萬變的情況了。」

卜靖道：「小晴說的對，咱們終日奔波，再加上適才那場戰鬥，再不歇息一晚，體力勢必難以支持。」

在他們兩人勸說之下，白娥總算勉強同意。翌晨天剛破曉，他們便離開王家堡子逕向海域進發。

經海域，過盤山，由溝幫子南下錦州，這一路之上不僅平靜無比，而且連一個武林中人也沒有發現。

這天到達高橋鎮，已經是日薄崦嵫的薄暮時分。白娥縱騎領先馳入街頭，她忽然用力勒住韁繩，在馬上呆呆發起怔來。

卜靖隨後馳到，見狀一呆道：「白娥！有什麼不對？」

白娥道：「你瞧……」

其實卜靖早已瞧到了，他對高橋鎮的怪異情形，感到無比的詫異。

此地算不得著名的重鎮，但它貫通錦州錦西，是錦州至天津的必經之道，而且它靠近海港，交通上頗為發達。

像這麼一個水陸碼頭，往來旅客必然十分之多。

但他們縱目四矚，竟瞧不到半隻人影，所有的店舖，也全部大門虛掩，寂靜得令人生出一股寒氣。

白娥瞧了半晌，道：「這是怎麼啦？難道高橋鎮的居民遭到了什麼意外？」

卜靖道：「不，因為此地要變為一個戰場，居民被人勸走了。」

白娥啊了一聲道：「你怎麼知道？」

卜靖道：「咱們一路之上，沒有碰到半個武林同道，妳不覺得奇怪？」

白娥道：「這與高橋鎮有關？」

卜靖道：「自然有關了，因為他們在躲避血刀傳人。」

白娥道：「我還是有點不太瞭解。」

卜靖道：「血刀傳人出現江湖之事，必然已轟傳武林，一般武林同道，自然要將咱們當作洪水猛獸而遠遠的避開了。」

白娥道：「你說到那兒去了？」

卜靖道：「我說的就是高橋鎮，妳想想看，咱們既是洪水猛獸，一般所謂衞道之士，以及別具用心之人，還能放過咱們？這高橋鎮就被他們選作戰場了。」

小晴道：「我不懂，要打要殺，那兒不可以，為什麼要選擇一個鎮集？」

卜靖道：「這是有道理的，高橋鎮右依山林，左靠大海，對參與衞道者的集中及潛伏不是較荒山來得方便？」

白娥柳眉一豎，振吭大喝一聲道：「不怕死的出來，姑奶奶要瞧瞧你是什麼變的。」

她這一聲大喝，當眞如响斯應，一隊身着勁裝，黑帕蒙面的長槍隊，由一條巷子中轉了出來。

沙沙的脚步聲剛剛傳入耳鼓，另一股懷抱紅纓長刀大刀隊由另一巷子走出來。

於是，長槍，大刀，弩箭，激筒，劍陣，分別由不同的方向向他們逼來。

卜靖長長一嘆道：「卜某不想殺人，但人人要想殺我，江湖是非，竟是如此的可怕。」

白娥道：「江湖之中，本來就沒有什麼是非可講，而且這般人全是黑巾蒙面，想必都是些見不得天光的鼠輩，縱然殺盡了也沒有什麼可惜的。」

卜靖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如非萬不得已，咱們還是少造一點殺孽為是。」

他們說話之際，對方已逐漸迫近，而且五隊合併，以激筒隊先作攻擊。

卜靖向來敵瞥了一眼，面色凝重的道：「對方激筒之內，可能是一種絕毒之物，看來咱們只好犧牲這三匹馬兒了。」

白娥道：「你是說讓馬匹先衝？」

卜靖道：「是的，咱們使馬兒負痛，拚命前衝，咱們同時向房上退走……」

小晴道：「既向房上退走，何必叫馬兒去衝？」

卜靖道：「也許房上另有毒惡的埋伏，一旦遇險，咱們立即退下，再附身馬兒之後向前衝，可能躲過激筒噴射之危。」

當激筒隊逼近至三丈之處，他們忽以隨身兵刄向馬股猛刺，卜靖一聲輕叱，三條人影由馬背上竄起，像夜鷹般的撲上房屋。

他們身在空中，發現屋瓦之上呈現一片深藍之色，同時弦聲震耳，弩箭像飛蝗一般由四邊射來。

卜靖心頭一懍，立即沉聲道：「退。」眞氣猛的一沉，以殞星瀉地之勢，一把

抓着奮蹄急馳的馬尾。

白娥小晴依樣葫蘆，三匹瘋狂般的駿馬，帶着密雷似的蹄聲，向激筒隊衝了過去。

他們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火石，激筒隊方一猶疑，三匹怒馬已衝得他們波分浪裂。

卜靖估計的不錯，他們終於闖過了激筒噴射之危，但長槍攢聚，大刀劈風，他們立刻陷入險惡的攻擊，三匹首當其衝的怒馬，幾乎同時橫屍就地。

卜靖一聲怒叱，揮刀衝入人羣，憑他那身懾人心魄的煞氣，曠古絕今的武功，他像一個執行死刑的劊子手。只見刀刀見血，斷肢橫飛，血刀所至，立刻變為慘不忍覩的修羅地獄。

然而，敵人像燒不盡的野草，仍前仆後繼的向他圍攻。這般蒙面敵人之中，不乏功力超卓的好手，雖然他們還是逃不過血刀的搏殺，卜靖却因而時常遭遇到頑强的抵抗。

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卜靖十盪十决，雖然兇猛如虎，但時間一久，血刀的威力自然就減退幾分。

終於他受了傷，腿臂後胸，中了不少的冷箭。

更使他難過的是與白娥小晴失去了連絡，他聽到遙遠的喊殺之聲，却無力與她們聯手却敵。

自然，他的景況如此之慘，白娥小晴更是危如纍卵了。

現在惟一的願望是會合白娥小晴，全力衝出戰場，傷勢雖然使他的功力大不如前，他仍咬緊牙關的奮戰着。

此時他的背部依靠在一塊牆壁之上，是減少背部的顧慮，當敵人三枝長劍向他攻來之時，他忽然感到身後一虛，竟一跤跌了進去。

牆壁無故裂開，可能大有蹊蹺，他剛剛暗道一聲不好，便迷迷糊糊暈了過去。

× ×

夜雨在淅瀝着，池中的殘荷，在响着天籟之音。這是一個寧靜而美妙的夜，有着一種詩情畫意的景象。

荷池之旁是一座龐大的假山，山上亭台雅緻，花木扶疏，稱得上匠心獨運。

可惜久經廢置，荒草沒脛，在夜雨之中，景色更顯得一片凄凉。

但山腹之內，却別有洞天，陳設的精美，不亞於王公閨閣。

在一個約莫兩丈方圓的石室之中，地下鋪着一層厚厚的紅氈，四壁浮雕玲瓏，古色古香，室頂垂着一盞宮燈，射着柔和的淡紅光芒。

石室一角，是一張其美無比的牙床，繡帳流蘇，衾枕華貴，鴛鴦枕上，正睡着一個丰姿飄逸的俊美少年。

吱呀一聲輕响，由一道暗門之內走出一位輕紗籠體，熱香四射的美人，她長髮披散，光潔若玉的胴體之上，還殘留着些許水漬，這位神情慵懶的嬌娃，敢情是浴罷歸來。

她美目流轉，向床上的少年瞥了一眼，櫻唇輕輕一吸，粉頰上掠過一絲令人難解的恨毒之色。

她光着一雙纖足，走在柔軟的紅氈之上，如微風輕拂細草，聽不出半點聲息。

但床上的少年還是醒來了，雙目一張，向那出浴美人投下冷漠的一瞥。

「公子醒來了，你的傷勢可曾好了幾分？」

這位出浴美人，她臉色變換得十分之快，此時春生粉頰，再找不出半絲恨意。

可惜她的表情浪費了，床上少年只是哼了一聲，目光早已收了回去。

她臉色微微一變，緩緩走到床前，身形一側，斜着坐了下去，道：「公子！你還在記恨我麼？唉，那時候……我是情非得已……」

「妳現在如願以償了，我應該恭喜妳才是。」

「不，公子，你誤會了，我適才救你確是一片眞心。」

「哦，那我得謝謝姑娘了。」

「唉，我費如烟，生不逢辰，命遭鬼妒，……」

原來這位身籠輕紗的出浴麗人，竟是女孟嘗費如烟，那負傷臥牀的俊美少年，正是危急之時一跤跌進牆內的卜靖。

女孟嘗列名五美，身份何等的崇高，此時却淚洒輕紗，像受到什麼委屈似的。

良久，她幽幽一嘆，接道：「家母被公孫如筠所擄，以擒獲公子為交換條件，如烟那時開罪公子，實在是迫於無奈。」

卜靖冷冷道：「那妳就不必惺惺作態了。」

費如烟一哼道：「如若在一月之前咱們能再度相遇，費如烟就不會落得這般下場了！」

卜靖身形一側，扭頭向費如烟冷冷一瞥道：「瞧姑娘現況，似乎愜意得很。」

費如烟目蘊怒火道：「不錯，如烟享用豪華，不亞於王侯的嬪妃，哼，可惜你不是女人……」

卜靖惑然道：「這麼說姑娘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了！」

費如烟泫然欲涕道：「如烟無法刦持公子，不得不接受命運的安排，一月之前……只得嫁給諸葛桼了。」

卜靖一怔道：「白彥虎的門下？」

費如烟道：「是的，不過他已改投潛龍帮，是公孫如筠的得意高足了。」

卜靖道：「這是公孫如筠釋放令堂的條件？」

費如烟點點頭道：「家母雖被釋放，却難以擺脫公孫老賊的控制，唉……。」

卜靖道：「諸葛桼人品武功，兩皆不凡，得婿如此，姑娘也應該滿足才是。」

費如烟怒道：「我一直把你當做好人，原來你是一個幸災樂禍的傢伙！」

卜靖淡淡道：「也許在下瞧錯諸葛桼了，但絕無幸災樂禍之意。」

費如烟面色一霽道：「我適才過於激動，請你不要介意，唉，此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的武功日高，人品也日趨下流，我與他新婚未及十日，他已將我棄若敝屣了。」

卜靖道：「少年夫妻拌幾句嘴是常事，姑娘讓他一點就是。」

費如烟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小賊出道不足半年，已蹧蹋了近十名良家婦女，如果我猜的不錯，尊夫人白娥此時……

哈哈……」

卜靖如被雷殛，忽然一把向費如烟抓去，嘶的一聲輕響，女孟嘗的籠體輕紗，已被他抓脫，一幅完美的女神雕像，也毫無保留的展現在他的眼前。

卜靖傷勢未愈，又被封着武功，以費如烟的一身成就，要抓脫她的輕紗，如何能够！

但費如烟絲毫沒有閃避，輕紗脫體，片絲不存，她還是像木雕泥塑般沒有移動半分。

這景像，使得卜靖窘迫無比，他只好擰轉身形，長長一嘆道：「對不起，姑娘，妳走吧。」

費如烟面色一沉道：「你不想報復麼？諸葛棻侮辱了你的妻子……」

卜靖忽然大吼一聲道：「我想，如果我能够……」

費如烟道：「你能够的，因爲替丈夫還債，是做妻子應盡的義務。」

費如烟的言語，使得卜靖大爲錯愕，他沉默半晌，終於搖搖頭道：「卜某頂天立地，豈能做出此等喪德敗行之事！姑娘如若當眞同情在下，請妳解開在下的穴道，並交還兵刄衣物，在下就感激不盡。」

費如烟冷冷道：「你怕喪德敗行，爲什麼要抓去我的輕紗？難道你不明白女子守身若玉，除了丈夫，沒有人能讓她衣衫盡除，裸裎相對麼？你已經做出喪德敗行之事了，在如此情形之下，你還想抵賴不成！」

卜靖吶吶道：「在下是無意的，請姑娘多多諒解。」

費如烟幽幽一嘆道：「我諒解你，誰能諒解一個裸露於男子之前的女人呢？公子，你可以自鳴清高，費如烟却掬盡西江之水，也無法還我清白了。」

她說話之際，已然掀開錦被，縱體入懷……

卜靖估不到名噪江湖的女孟嘗，竟如此大胆，如此無恥，一時之間竟被她弄得心情卡卡，手足無措起來。

在愧疚，報復，及難以拒抗的誘惑下，這間斗室之中，終於傳出一片惱人的春聲了。

良久……

「後悔麼？弟弟。」

「中了妳的圈套，我自然要後悔。」

「不錯，這確是我佈置的圈套，可惜你已聚九州之鐵鑄成大錯，再後悔已來不及了。」

「妳究竟爲了什麼？」

「問得好，我不妨告訴你，是爲了報復。」

「哦……」

「諸葛棻以卑鄙的手段侮辱了我，而且新婚十日就棄如敝屣，我贈他一頂綠頭巾並不爲過……」

「如此報復，妳不認爲太過不值？」

「不，我認爲十分值得。」

「天下的男人如此之多，姑娘爲什麼偏要在下來承担這項罪惡？」

「因爲你也是我要報復對象之一。」

「在下自問並沒有開罪姑娘之處。」

「沒有開罪我？哼，當眞來說，你姓卜的才是眞正的罪魁禍首！」

「此話怎講？」

「公孫老賊不是以擄刦你爲釋放家母的條件麼？你如果不出現江湖，咱們母女怎能落得這般凄涼！」

「如此說來，在下是一個不祥之身！爲今後着想，姑娘應該遠離在下爲是。」

「怎麼，你想始亂終棄？」

「姑娘言重了，唉，始亂者既非在下，以咱們的處境，也絕無結合的可能，姑娘蕙質蘭心，應該知道適可而止。」

「不，一誤不能再誤，今生今世，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那麼姑娘就違背妳的初衷了，難道妳不爲令堂想想？」

「唉……」

一聲嘆息，費如烟的熱情冷了下來，沉默半晌，她忽然銀牙一挫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在如此情形之下，我只好殺死他了。」

卜靖道：「姑娘要殺死誰？」

費如烟道：「自然是諸葛棻了，只有此人才是咱們結合的障碍。」

卜靖道：「姑娘錯了，殺死諸葛棻並不能解決問題！」

費如烟道：「爲什麼？」

卜靖說道：「公孫如筠要得在下而甘心，妳是他的徒媳，他會叫咱們如願以償麼？」

費如烟愕然道：「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卜靖道：「請姑娘解開在下的穴道，不論白娥是否遭到毒手，在下都不能不管，咱們之事倒不急在一時。」

費如烟道：「我會替你解開穴道，但你縱能找到諸葛棻，依然於事無補……」

卜靖道：「怎麼說？」

費如烟道：「諸葛棻習會了玄黃絕藝，當今之世已無人能敵，血刀縱然鋒利，同樣傷他不得。」

卜靖一怔道：「姑娘是說諸葛棻習會了玄黃眞解所載的絕世武功？」

費如烟道：「不錯，我曾經目睹他表演身法及內功，只要他輕輕一閃，立化人影十條，舉掌一揮，十丈外仍有熔金鑠石之力。」

卜靖道：「玄黃眞解爲血手褚前輩所有，公孫如筠是怎樣獲得的？」

費如烟道：「褚逸民被潛龍幫飛鳳堂主召眉皃以迷藥迷倒，然後託神駒鏢局運送八達嶺……」

卜靖失聲驚呼道：「那軟轎……。」

費如烟道：「是的，當日在泰安附近，他毁掉乾坤三絕，爲神駒鏢局擊退了刦鏢之人，段婺華只是匆匆一謝，便擁着一頂軟轎急奔而去，當時小晴認爲事有蹊蹺，他却將那軟轎輕輕放過，估不到一時失察，竟留下如此嚴重的後患。」

費如烟瞧他神色有異，不由詫然道：「你怎麼啦？」

卜靖道：「沒有什麼，我只是奇怪，飛鳳堂主召眉皃爲什麼會委託神駒鏢局罷了。」

費如烟道：「也許是掩人耳目吧，來，待我替你解開穴道。」

她運指連點，震開卜靖閉塞的穴道。然後披衣下牀，回頭嫣然一笑道：「你先

調息一下，我替你準備一點飲食。」

爲了白娥小晴的安危，卜靖心急如焚，但他創傷尚未痊癒，加以穴道初解，運功調息是必須的，因而不再言語，匆匆着好衣衫，立即闔目運功起來。

一個時辰之後，他參加了一項十分尷尬的筵席，酒筵倒沒有什麼出奇之處，不過是些山珍海味罷了。

只是酒桌之上，燃着一對龍鳳喜燭，女孟嘗費如烟鳳冠霞帔，一副新娘子的打扮，瞧到了此等情景，竟使他大吃一驚。

他錯愕半晌道：「姑娘，妳這是做什麼？」

費如烟螓首一抬，抛給他幽怨的一瞥道：「也許你認爲我是殘花敗柳，但我却是眞正的付出感情，咱們定情之夜，不應該愼重一點麼？」

一頓接道：「我不敢褻瀆大婦之位，你總該給我一個小星妾侍的名份吧？再這麼姑娘在下的，不是太生份了麼？」

卜靖長長一吁道：「女孟嘗名列五美，譽滿江湖，卜靖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

費如烟道：「名列五美的是家母，怎麼會弄到我的頭上來了？不要自卑，相公，血刀傳人，並不是無名之輩。」

微微一笑，舉着注滿葡萄美酒的玉杯，接道：「相公！咱們乾。」

卜靖出道江湖以來，已見識過不少女人了，論美麗，當以紅蝙蝠黃瑛爲最，講風騷，這位女孟嘗費如烟算得是冠蓋羣芳，無與倫比。

她端杯微微一笑，便有一種使人無法拒抗的魔力，何況卜靖已經與她緣結合體，自然更不能推却！

三杯落肚，卜靖似乎憂愁更甚，想到白娥小晴，他實在有着坐立不安之感。

費如烟安慰他道：「相公不要着急，我已派人打聽諸葛棻的行踪去了，現在不知道他藏身何處，必須等待回報才行。」

卜靖道：「妳知道白娥小晴確是被諸葛棻所擄麼？」

費如烟道：「是的，當時我也在門塲之上，親眼瞧見白姑娘被小賊點倒，挾持着向鎭外馳去，否則我也不會一氣之下，出手相救於你了。」

卜靖愁容滿面道：「如此說來，白娥當眞是凶多吉少了，剩下小晴一人，只怕也會遭到毒手！」

費如烟道：「晴姑娘刀法凌厲，只要諸葛棻不在門塲，突圍逃生，應該很有可能。」

卜靖道：「但願如此。」

費如烟再爲他斟滿一杯，道：「相公再喝一杯，先到牀上歇息一下，待採聽消息之人回來，我再叫你就是。」

她語音甫落，一陣震耳的鈴聲，忽然噹噹噹的响了起來，費如烟面色一變道：「是諸葛棻來了，相公快由秘道退到仙女廟等候賤妾。」

她迅速將懸掛壁間的血刀及無弦弓鞘遞給卜靖，伸手一按牀頭的暗鈕，整個牀鋪忽然向一側旁移三尺。

掀開紅氈的一角，提起一塊石板，一個黑忽忽的洞口便現了出來。

最後再取出一隻鹿皮小袋交給卜靖道：「袋中是賤妾祖傳的煜熠神珠，除了可祛百毒，還能作照明之用，地道十分黑暗，相公帶着它方便一點。」

卜靖接過煜熠神珠道：「仙女廟座落何處？」

費如烟道：「地道盡頭，是仙女廟後園的廢井，廟中主持善性大師與我娘是方外之交，相公只要出示這隻鹿皮袋，任何要求她都會答允你的。」

卜靖道：「好的，我到仙女廟等候妳就是。」

待卜靖進入地道，費如烟才匆匆蓋好石板及紅毡，並將繡榻回復原狀，已來不及收拾桌上的碗筷，諸葛棻已闖了進來。

此人在白彥虎門下之時，已養成一種目無餘子的驕狂個性，現在投到公孫如筠的門下，又習得一身曠古絕今的武功，他的眼睛更生到頭頂之上去了。

他一脚踏進石室，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道：「怎麼，妳又要成親了，新郎呢？怎麼不給我介紹介紹？」

費如烟冷冷道：「不錯，我是想再度成親，只是像你這般英俊的少帮主，走遍天下也尋找不到。」

諸葛棻向桌上的龍鳳喜燭及杯筷瞥了一眼，道：「能得女孟嘗如此推許，諸葛棻實在榮幸之至。」

語音未落，忽然身形一閃，一把抓着費如烟的前胸，嘶的一聲，一件大紅錦緞衣衫，已經被他撕了下來。

費如烟嬌靨一沉道：「諸葛棻，你欺人太甚了！我雖是你的妻子，可不能接受你的侮辱！」

諸葛棻嘿嘿一陣冷笑道：「侮辱？哼，妳如不交出奸夫，大爺還要消遣妳！」

費如烟冷漠無比的哼了一聲道：「你以爲費如烟像你一樣的朝秦暮楚？這裏是石室，上不能昇天，下不能入地，你找到了再發狠不遲。」

不必費如烟提醒，諸葛棻早已目光亂轉，向石室搜尋一遍了，除了一面衣櫃及牀下，這間斗室可以說一目瞭然。

他曾經凝神默查過，相信除了費如烟，確無第三者存在，那麼龍鳳喜燭及兩副杯筷，又當如何解說？

費如烟知道他的心意，也早已想好了說詞，幽幽一嘆，投給他一瞥怨恨的眼神，道：「咱們完婚不過數日，你便移情別戀，今晚你又要去蹧蹋一個好姑娘了。你可以隨心所欲，難道我懷念一下新婚之夜，佈置一個洞房的情景都不行麼？」

如果說她當眞是在懷念新婚之夜而擺上兩副杯筷，諸葛棻說什麼也不會相信，但這間石室是屬於費如烟所有，他自然無從知道另有秘道，捉奸不能拿雙，空有滿腔怒火却無法發洩。

於是，諸葛棻語氣一轉，哼了一聲道：「大爺喜歡那個娘兒，算是她們的造化，妳以後少管大爺事，別要自討苦吃。」

費如烟道：「那麼大爺你就請吧，也許那位有造化的姑娘在等着你呢！」

諸葛棻哈哈一笑道：「大爺今晚心情不好，還是咱們尋舊歡算了，快過來伺候大爺。」費如烟粉頰一變道：「費如烟是何等之人，能够讓你呼傳之卽來，揮之卽去？」

（未完）

姣妻的媚眼(三)

蛇丐彎喇叭故事之二

小平·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梁晶擬混進鄧和次官邸盜竊一支藏有新式武器製造圖的金簪，得到不知是何居心的鄧和次的心腹密查隊長鄔又成之助，將梁晶扮作其女婿王定岩，通過總管鄧光的關係，假王定岩與妻鄔仙姑雙雙被送往鄧和次官邸當文書。多疑狡猾的鄧和次對王定岩身份不敢確定，幾經試驗又找不出破綻，最後命人往找王定岩胞妹王定麗到來認人，結果梁晶又通過了這一關。原來這也是經過鄔又成的安排的。鄔仙姑將梁晶假扮王定岩已經洞悉，但不明白梁晶到底是誰，那晚候王定麗走後，要與梁晶推心置腹一談——



智救義士 勇抗贓官

鄔仙姑道：「合法丈夫對待一個合法妻子，如此冷酷，是不近人情的。所以，我一直在希望你能回心轉意。現在，我要知道，你是不是有回心轉意的可能呢？」

「是不是你以爲長江裏滾滾東流的波濤會倒轉來，向西流嗎？」

「這是你給我的答復？」鄔仙姑問。

「是。」

「你這個答復，傷了我的心，也給了我無法忍受的難堪。」鄔仙姑說着又滾下了幾顆晶瑩的淚珠。「但是，你以爲我不能向你報復，不能也叫你難堪難堪嗎？」

「你儘管報復吧，我的好樣子。」

「你別後悔啊。」鄔仙姑說。

「決不後悔。」

鄔仙姑旋轉身子就朝臥室裏走，並且用足力氣，把門砰的一聲關上。

這一種震撼屋宇的關門聲，顯示了鄔仙姑對他的無比怨恨。

一天一天過去，蘇媽媽的病仍沒有痊癒。這本來是慢性疾病，一時很不容易康復。梁晶不得不另覓途徑，探聽那支空心金髮簪的下落。

他利用空閒時間，雕刻好了一支麒麟送子的篾竹髮簪。他雖沒有學過竹刻，但學過刻牙章與玉章，所以，這支篾竹髮簪刻得倒也不差。

二月初一那天上午，他的晚姑母鄧樊氏挈了寵愛慣的女兒——馨馨來拜師了。

女傭鋪了紅氈毯，燃起了大紅燭，在書房裏舉行了入學拜師禮。

從此，鄧樊氏每日早上親自把馨馨送到書房裏，每天中午又親自把掌上明珠接回去。換一句話講，也就是鄧樊氏每天跟梁晶有兩次見面談話的機會。

這一天是初五，梁晶選擇一個適宜的機會，把那支篾竹髮簪送給她，要求她暫借若干花紋不同的金髮簪給他，作爲雕刻竹髮簪的參考。

翌日，鄧樊氏拿來了一大綑金髮簪，至少有四，五十支。她笑着對梁晶說：「這些金髮簪都是人家孝敬你姑爹的。你喜歡那一支，你儘管揀吧，你要多少，我就送你多少……」

「不，不，不，鍋巴，」梁晶連連搖手，「我只要看看這些髮簪上各式各樣的花紋，看過之後，全部奉還……」

「噯，定岩，你不必客氣，你儘管拿去好啦，」鄧樊氏笑吟吟地說，「我見了這些金髮簪已經厭煩了。我倒非常喜愛你……的竹髮簪。」

逢到這種場合，梁晶又假痴假呆地變成天下第一個大傻瓜，非但不接任何下文，還把話題七岔八繞地不知繞到什麼地方去了。

鄧樊氏挈了馨馨離去之後，梁晶把那些金簪藏好。

午膳後，梁晶在書房裏一隻篾竹躺椅上稍微休息了一會兒，癩蛤蟆來辦公了。

他們一直忙到斜陽從北窗隙縫中側射

進來時，還剩下一封文件。癩蛤蟆自己懶得閱讀，就是閱讀，不認得的字，也太多，需要程津與衞保兩人共同研究，集合了三個人的力量，還有難解難辨之字。因此乾脆就命梁晶朗讀。

梁晶拆開文件，唸道：

「據可靠消息：嚴州城外七里坂合與鐵舖主人，莫善鑄，乃係一極爲卓越之冶金技師，此人所鑄之刀劍，莫不鋒利異常，幾可削鐵如切泥。他曾秘密煉鑄無數刀劍，專供流賊使用（指起義軍）。近有流賊將領凌大碑者，喬裝改扮爲運貨客商，從合與鐵舖秘密運走大批刀劍，我等發覺此種情況後，立即加以追緝，奈何凌大碑已一去無踪，杳如黃鶴矣，爲避免打草驚蛇，我等未向該鐵舖查究。特此呈報，伏乞迅即採取措施。

三七二廂蠅」

「嗯，莫善鑄，久聞此人大名，我想……想想請他打一把鋒利的寶劍，他老是推三推四，說什麼他只會打打劈柴刀與切菜刀，鑄劍是門外漢。我強迫他打……打……打打了一把寶劍，拿回家來一試，就砍了一個缺口出來，砍了幾十下後，他媽的，這柄寶劍根本就變……變……變成一柄鋸子！」癩蛤蟆怒氣沖沖說。

「要給三二七廂蠅寫什麼指示嗎？」梁晶問。

「不，我直接派人逮捕他。」癩蛤蟆說完，就和程津，衞保走出公事房去了。

莫善鑄確是一個冶金技術非常精湛的技師，梁晶自己那柄鶴嘴劍，也是莫善鑄根據梁晶的特殊要求而鑄成的。

爲了全國黎民與起義軍的利益，他不能眼看這樣一位優秀的冶金技師，落入癩蛤蟆的魔掌。

梁晶取出那本小冊子，用其中約定的音符暗語，安排成一首曲子，在窗口等待了一忽兒，百靈鳥的歌聲，從遠處飄過來了。他立刻把那安排好的曲子用笛子吹了起來，命令唐可轉告唐品，立即化裝一個農民，到七里坂合與鐵舖去伴購鋤頭鐵鏟，同時用紙條通知莫善鑄，癩蛤蟆已探悉莫善鑄爲起義軍鑄造刀劍，交於凌大碑運出之事，叫莫善鑄火速轉移，稍遲即有殺身之禍。

梁晶送出這一個緊急消息後，心境比較舒服一點。

這晚，夜闌更深之時，梁晶從榻床上悄悄地起來，把耳朵貼在臥室房門上，察聽了一忽兒，發覺臥室裏的鄔仙姑正在酣睡之中，他輕輕門上起坐室，書房與公事房的門閂，懷着異常興奮的情緒，開始在書房裏檢查那些金髮簪。

臥室的鄔仙姑確實在酣睡之中，並且發出濃濃的鼻鼾。可是，她不是躺在床上酣睡，而是用站在通起坐室的門旁，把耳朵貼在門上的姿勢酣睡的，所以她聽見梁晶移動門閂的聲音，微笑掛在她的櫻桃小口上，輕輕拉開那扇沒有上閂，通往迴廊的房門，一直走到書房門口，在上一天就已鑽通的，一個微小的門眼裏張望進去。

梁晶先數了一數這些金簪，一共是四十七支，他把每一支金簪擱在手掌裏戥輕重，哪一支最輕，哪一支就是空心的。然而，戥完四十七支金髮簪，每一支是沉甸甸的，顯然，其中並無空心髮簪。

他的興奮情緒，已低落了一大半，爲了謹愼起見，他在四十七支髮簪中，選出了五支刻有吉祥如意花紋的髮簪，仔仔細細察看它們有無「人口古口」四個小字，但是，他的眼睛告訴他，這些髮簪都不是他所要找尋的髮簪。

興奮變成了悃悵，希望又一次化爲泡影。

迴廊裏的鄔仙姑呢，她跟他同樣悵惘，同樣失望，因爲梁晶背對着迴廊門，燭光既幽暗，他的動作也極微小。

她只看見他仆在書桌上幹着某些工作，但看不見他幹什麼，甚至沒有看見那些金髮簪。

翌晨，梁晶接得了百靈鳥唐可的通知，莫善鑄帶着他的兩個兒子——莫翼與莫耀，在天色黑暗後，化裝成三個老婦人，從屋頂上爬到隣人院子裏，然後，在監視他的軍兵視線下，溜之大吉，癩蛤蟆的大隊人馬，在他離去不久後，衝進了鐵舖，但什麼人也沒抓到。

梁晶的臉上，泛起一種快慰的笑容，然而這種笑容，立刻被另一個消息所湮沒了。

那消息是，「今晨天剛破曉之時，史固在我們所租的鄉村茅屋附近，用暗號通知我們，欲與我們晤談。我與品正想用暗號回答他時，他發覺有敵人追踪，立刻又用暗號通知我們停止與他會見。後來，史固就被便衣偵緝兵逮去了。」

他感到窒息般的不舒服，整個身子似乎陷在泥漿中似的。

早膳時，他裝得像一個沒事人一般，但臉色畢竟不大好看，也不挺像一個沒事人。

「有心事？呃？」鄔仙姑一雙眼睛，像刀一樣銳利。

「有心事？我有什麼心事？」梁晶冷冷地說。

「滿腹心事，心事可不輕呢！」鄔仙姑諷嘲着說道，「知子莫若父，知夫莫若妻。」

「如果我眞有心事的話，那就爲了我有着像你這樣一位好樣子啊！」梁晶的嘴吧，也不肯饒人。

不久，鄧樊氏送馨馨來讀書了。

梁晶把一大堆金髮簪還給她，說：「這些我都已看過了，倘然鍋巴還有其他金髮簪，請再給我看看。還有一件事，要麻煩鍋巴，你有沒有上好的盤香？」

「有，有，金簪還有幾十支，上好的盤香也有。」

中午，鄧樊氏來接馨馨回去時，又帶來六十五支金髮簪，與十盤最好的安息香到來。

下午，癩蛤蟆比往日遲來了一個時辰。這天要回復的公文不多。

「鍋貼，那個可惡的莫善鑄，抓來了嗎？」

「嘿，不……不……不提也罷，提起了眞令人可恨，自從我當了這個專門緝捕叛逆的官職後，抓一個，牢一個，抓兩個，牢一雙，偏偏這一會，却抓……抓……抓抓了個空，那逆賊……逆賊好像有順風耳朵似的，就在我抓他之前逃跑了。」

「諒他也逃不走，」梁晶說，「鍋貼遲早能把這逆賊抓回來的。」

「那當然，別說莫善鑄，就是名望普普的史固，十二年前從我手裏逃了出去，今晨，是照樣把他抓回來了。」

「哪一個名望普普的師姑（師姑也就是尼姑）？」梁晶故意跟他胡纏。

「不是師姑……」癩蛤蟆講述了史固的來歷。「現在，我手下的人，正在用大刑迫供，可是，他死也不肯招出任何口供來。」

梁晶聽見這個慘酷的消息，幾乎忍耐不住，要顯出他本來面目，撲將上去，把癩蛤蟆的脖子扭下來，他可以想像這般魔鬼用慘無人道的酷刑，威迫史固招供的慘景。

他強裝了一臉笑容，說：「對待這般造反的人，用硬功效果不大，反不如用輭功來得靈驗……」

「怎麼樣的輭功？」癩蛤蟆很感興趣地問。

「根本別迫他招供，只要客客氣氣，溫溫和和跟他談談家常。這件事就把一切都談出來了，蜀漢丞相臥龍——諸葛孔明，審問奸細俘虜，就是採取這種客客氣氣談談家常的方法來進行的。我就把這種方法，叫做諸葛臥龍精神審問法，鍋貼，你知道藥材店裏出售的發痧藥，臥龍丹靈不靈？」

「臥龍丹是諸葛亮發……發……發明的，靈效無比。」

「所以臥龍精神審問法也萬試萬靈。」梁晶信口開河地給癩蛤蟆上當，「你不信，把史固帶到這兒來，讓我來用臥龍精神來跟他談談，不消一兩個時辰，什麼都問出來了。」

癩蛤蟆心花怒放，感到他的內姪眞是博古通今，無書不覽的學者。他現着一副欣佩的神情問：「你是從哪……哪……哪一本書裏讀到的？我看過三國演義，裏面沒有提起這……這……這臥龍精神審問法啊。」

「羅貫中著的三國演義裏沒有，」梁晶一本正經，很嚴肅地說，「就是陳壽著的三國志裏也沒有。這是在一本失傳已久的『臥龍行軍札記』裏提到的，我有一個朋友藏着這本書，他輕易不肯示人，所以，我想盡辦法去偷看，書中還有許多其他寶貴史料，但是我只偷看了臥龍精神審問法這一章……」

梁晶正說得天花亂墜時，有人來向癩蛤蟆報告。

「史固已昏厥四次，還是一點口供也沒有。」

「把史固喚醒了，帶到這兒來審問，」癩蛤蟆吩咐。他又對梁晶說：「賢姪，要費心你用臥龍精神審問法問出史固的口供來……」

「要獲得史固的口供，眞乃易如反掌，」梁晶補充說，「不過，我跟他談家常，就是在審問，你們千萬別插嘴，也別打擾我，還有，我要給他點什麼，你們千萬別吝惜小氣，這是臥龍精神審問法，要以德服人，而不以威懾人，否則，就不靈驗，什麼也不問出來……」

「一……一……一切都依你就是，只……只只要你能夠問出供來。」癩蛤蟆說道。

須臾，兩個惡狠狠的彪形大漢，挾持着史固走進機要文書的公事房來了。

史固穿着一條短褲，全身裸露，只披着一件褶子筆直地站在那兒，身子却在搖幌，渾身上下，皮破肉綻，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他對癩蛤蟆，程津，衞保掃了一眼，也對梁晶瞅了一眼，冷靜堅定地說：「要殺就殺，要剮就剮，要問口供待西天出了太陽再問。」

梁晶對史固端詳了一忽兒，心裏難過得幾乎要滾出眼淚來，他把眼睛一瞪，用兩隻手指，指着那兩個彪大漢叱罵道：「你們這兩個混帳忘八蛋，誰叫你們虐待這位英雄的？」

「我們奉了……」兩個彪形大漢的言語，被梁晶的叱喝打斷了。

「咋……不奉命令，擅自拷打人犯，還敢在這兒饒舌，還不與我滾下去！」

兩個彪形大漢被梁晶弄糊塗了，但是，他們並不滾下去，呆呆地對癩蛤蟆瞧望着。

癩蛤蟆對他們霎了霎眼睛。於是，這兩個傢伙糊理糊塗地滾了下去。

梁晶親自搬了一張椅子過來，讓史固坐了下去。

「來，快去向軍醫取一匹白絹，取一小缽棒創藥膏，一包制痛藥粉，與一包止血藥粉。」梁晶像一個丞相似的發出了命令。

程津，衞保站着不動，癩蛤蟆對他遞眼色，於是衞保不情不願地走出去，吩咐走廊口兩個衞兵去拿這些東西。

不久，兩個衞兵取了東西來，梁晶把止痛止血藥粉混和在藥膏裏，親自給史固洗去了污血爛肉，隨後，給他渾身上下都塗上了藥膏，再用白絹給他包扎起來。

梁晶又道：「來，把這位史英雄的衣服拿來。」

「是，」一個衞兵飛奔出去，拿了衣服，又飛奔回來。

梁晶又幫助史固穿好了衣服，隨後，他開始跟史固談家常了。

諸如：你這位英雄有多大貴庚？你有幾位令郎？幾位令媛，令郎娶了媳婦沒有？令媛嫁了沒有？堂上雙親健在否？什麼的，各式各樣問題都問，就是一句也沒問起起義軍的問題。

癩蛤蟆，程津和衞保都感覺到，這不是向犯人問口供，這是大夫在給病人醫創傷。但是，他們都忍耐着，一言不發。

梁晶却在這些亂七八糟的問題，嵌進了一些暗語，叫史固假裝在不知不覺中，漏出一些口供來。

史固起初只是唯唯諾諾，不大說話，當他知曉梁晶的意圖後，回答的言語，就漸漸地多了起來。

這時梁晶又發出了命令：「來，快些拿上好的茶點來！」

癩蛤蟆他們氣得連肺也幾乎要氣破了。但他們拚命嚥下唾沫去，好像要利用這些唾沫遏制胸中的怒火似的。

衞兵拿上好的茶點來了。

梁晶與史固一邊喝龍井，吃佳點，一

邊談一些毫不相關的事情，彷彿兩個知己的朋友正在促膝暢談衷曲似的。

「這一次史英雄遊西湖，遊九溪十八澗，可是跟一個朋友同去的？」梁晶問。

在這種熱烈親切的氣氛下，史固好像忘記自己是個階下囚似的，愈來愈無顧慮地盡情暢談了。

「是啊，我跟一個好朋友去的。」史固不假思索地回答。

「這好朋友是誰，我一猜就着，是不是姓梁名晶？」

「是啊，你怎麼知道的？」史固說。

「我跟梁晶也有一面之交，」梁晶說，「聽說梁晶到雲南去了，是不是？」

「不，梁晶到河南去找李自……去找李自成了……」

這時癩蛤蟆暗暗佩服內姪定岩的臥龍精神審問法，果然有神效，史固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漏出梁晶到河南去參加李自成部隊的消息。

「來啊，快去拿二兩人參來，用一兩人參煎一杯濃湯來，一兩人參拿到這兒來！」梁晶又發出了命令。

衛兵聽到這一個命令，對癩蛤蟆呆着，癩蛤蟆覺得請造反叛逆喝人參湯，這太不像話了。

所以他走到梁晶身邊，湊在他的耳邊說道：「人參湯免喝了吧，這可太不像話了。」

「這是臥龍精神審問法啊，」梁晶也湊在癩蛤蟆的耳邊說，「沒有人參，還有什麼臥龍精神，我問不下去了！」

癩蛤蟆嚥了一口唾沫，回到原處，吩咐衛兵說：「快去拿人參來！」

不久，人參湯與人參都拿來了，梁晶叫史固把人參湯喝下去，又把一支人參交給他，叫他慢慢地嚼來吃。

史固喝了人參湯，精神更充沛，言語也更多了。結果，漏出了一大堆分文不值的假口供。

梁晶吩咐把史固帶下去。衛兵們就把史固帶走了。

於是，梁晶提起筆來，把史固招的口供，寫成了口供單，遞給癩蛤蟆。

癩蛤蟆的喜悅，眞是無法可以形容，這一份口供，再加上史固這個人，解送到浙江總督的轅門上，毫無疑問，他又可以升官發財了。不消多久，他可以由副指揮使擢升爲正指揮使，而再升任浙江總督，而再升爲兵部尙書，而入閣拜相，而謀王篡位，當他坐上金鑾殿，就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了，他想到這兒，突然大笑起來，好像他已經穿了龍冠龍服，做了皇帝似的，竟用皇帝的腔調對梁晶說：「愛卿，把史固的口供再抄寫一份，另外再擬寫一份呈報浙江總督的公文，朕宮立刻要把史固解往省府去。」

程津與衛保瞇起眼睛來對這個野心家凝視。

梁晶若無其事地給他抄寫起來。

公文擬寫好了，癩蛤蟆吩咐衛保：「你去挑選五百軍兵，立刻把史固押解到杭州去。」

「啊喲喲，鍋貼，你這樣大張旗鼓地把史固解送到杭州去，等於向外界洩漏機密消息，不在半途上被人刦去才怪！」

癩蛤蟆想到十年前，解送梁晶一家門到杭州去，確是在半途中遇上起義軍而被刦去的。

所以他沉吟了一下，說：「依你之見，怎樣押解？」

「可以用四隻竹筐，三隻竹筐裝滿土產，一隻竹裝史固，把他也當作土產。然後，你只要派兩名軍兵，僞裝客商，僱了一小舟，悄悄然人不知，鬼不覺地押了這四筐土產，從水路直達杭州。浙江總督既收到你孝敬他的土產，又收到你給他擒住的朝廷要犯，他一定大喜過望，馬上就把你擢升爲正指揮使。隨後，我們再設法把那個捉狹鬼梁晶擒住，啊喲喲，鍋貼，那時你就可能升任浙江總督了……」

老奸巨滑的癩蛤蟆被一種漫無止境的野心冲昏了頭腦，他感到內姪王定岩的主意，非常高明。因此，沒有仔細考慮，就吩咐衛保按照王定岩的計劃行事。而且還要求他，立刻秘密地辦好這件事，立刻命兩個軍兵把四筐土產押送到杭州去。

衛保奉命而去。

癩蛤蟆把自己的內姪誇讚了一通後，正想離去之時，只聽得那扇通往書房的門，咿呀一聲地被推開了，只見一個絕色的年輕女子，打扮得華麗奪目地，在門口出現了。

「噯喲，我以爲……」鄔仙姑欲言又止地向癩蛤蟆投了一個嫵媚得少見的媚眼，又對他抿嘴一笑，柳腰一扭，彷彿含羞似的，要逃回書房去，但又好像窘住在那兒，沒有氣力挪動足步似的。

她那種具有強大魅力的神態，曾經把梁晶的魂魄勾去過，但他終於把出了竅的魂魄又奪了回來。所以她沒有能够把梁晶俘擄去。

可是，現在她要攝取癩蛤蟆的魂魄，眞是不費吹灰之力。

癩蛤蟆的三魂六魄，早已整個兒被她掌握在手掌裏了。

癩蛤蟆的眼睛，睜得豬油湯糰一樣大，咧開了嘴，獃住在那兒。

梁晶對鄔仙姑瞪了一眼，心裏想：「她來搗什麼蛋？向癩蛤蟆告發我不是王定岩嗎？不，她不敢，這跟她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那末，她來做什麼？噢，是了，她想在癩蛤蟆身上得到一些什麼。」

他突然用僵硬的聲調說：「你不在內房，闖到公事房來做什麼？」

「噯喲，請原諒我，請原諒我，」鄔仙姑做出一副異常可憐的樣子說，「我嚇死了呀，內房有許多老鼠……噯喲，我嚇死了呀！」她談鼠色變地逃到癩蛤蟆身旁。「我嚇死了呀，我嚇死了呀！老鼠，那麼多的老鼠……」她身子搖幌不定，好像嚇得立刻昏倒在癩蛤蟆的懷裏似的。

癩蛤蟆在王定岩初進官邸時，曾見過她一面，那時她匆匆行過禮後，就走了，所以，根本沒發現她這種勾魂攝魂的美麗。以後，他也一直沒再見過她。今天在這種情景下再度相見，簡直使他有相見恨晚之憾。

他伸出兩條胳臂，把她攙扶住了，說道：「別怕，別怕，是老……老……老鼠咬了你嗎？」

「是呀，姑爹，請你立即給我另外換幾間房間，」鄔仙姑媚態百出地嬌聲說道，「這兒老鼠實在太多了，我快要嚇死了呀……」

程津的魂魄沒被勾去，所以腦子很清爽，他說：「這兒一直沒有老鼠的。」

「先前是沒有老鼠，有嘛，也偶而有一二頭，」鄔仙姑說，「但是定岩是一個專門看了皇曆研究老鼠的行家。所以他引來了許多老鼠。不信，問定岩！」

癩蛤蟆扭過頭來，問他的內姪：「定岩，是這樣嗎？」

鄔仙姑以毒攻毒，梁晶一時倒也無話可辯。

他在那天晚上的確對她說過，他在研究老鼠。

這時，鄔仙姑又把梁晶畫的三張老鼠圖給癩蛤蟆閱看。

「唔，唔，唔，是……是……是是有鼠，」癩蛤蟆非但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有別種野心，他將計就計地說：「我另外給你們安排幾間房間吧！」

「既然如此，請姑爹立刻就陪着我去揀選房間，好嗎？」鄔仙姑的魅力，使癩蛤蟆變成一個有求必應之人。

「好啊，我們立刻就去。」

癩蛤蟆說着和鄔仙姑並肩同行，往門外走去。

他走了幾步，想起了他的內姪，扭過頭來說：「定岩，你不去嗎？」他這樣問法，顯然不希望他同去。

梁晶本來想跟他同去，以便監視鄔仙姑。

但是他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搖搖頭說：「我不去，你們去，還不是一樣嗎？」

於是，癩蛤蟆與鄔仙姑走在前面，程津跟在後面。

他聽得鄔仙姑這樣對癩蛤蟆說：「暫時讓我一個人搬出去住。定岩不怕老鼠，並且還喜歡老鼠，讓他單獨在這兒研究老鼠好啦。」

不多一忽兒，他們去得很遠了。

梁晶立刻到書房裏，把要講述的言語，安排成曲譜，等到百靈鳥响起歌唱之後，他就吹起了曲子，送出了他的消息與指示。

他感到，他在這兒的活動，愈來愈棘手了。他必須在這六、七天之內完成史固給他的任務——覓回那支空心金髮簪裏的設計圖，至少，也得明白那支髮簪的確實下落。

他煩躁地在書房裏踱來踱去，不停去踱着。

如果，他筆直地踱，這時也許已踱到山海關了。

突然，他在那隻竹躺椅上抽出了幾根長長的竹篾，藏置在隱蔽之處。隨後，他的兩條腿又在室中踱來踱去，他的思想却飛馳在未來的戰鬥計劃中。

這晚，鄔仙姑沒有回來吃夜飯。梁晶趁她不在之時，關緊了書房門，檢查那些金髮簪。

結果還是跟上夜一樣，在這許多金髮簪中，依然沒有找到史固的那支空心髮簪的踪跡。

梁晶感到窒息般的煩悶與失望。

這時，走廊口傳來了開啓鐵柵門的聲音，梁晶急忙藏好那些無用的金髮簪。隨手抓了一本書，回到起坐室躺在木床上，裝出專心讀書的樣子來。

沒隔了多久，鄔仙姑嬝嬝娜娜地走進來了。

她在木榻上邊緣坐了下來，默默地的對梁晶凝視了一忽兒，然後，聲調柔和地說：「官人，你有點氣惱嗎？」

「氣惱？爲什麼氣惱？」梁晶的眼睛依然盯住在書本上。但是，書本上的字一個也沒有看進去。

「我對癩蛤蟆飛去媚眼。」鄔仙姑說道。

「不，我一點也不氣惱，你愛給他多少媚眼，就給他多少吧。」

「你願意欣賞自己的妻子跟癩蛤蟆談情說愛，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一直在希望你能回心轉意。看來，這個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了。」鄔仙姑的眼眶裏又滾下了幾滴淚珠。

「我佩服你控制眼淚的本領，欲它來，就來。欲它止，就止。好啦，你是個非常出色的演員，我已領敎了你表演天才，請你別再演下去了。」梁晶不耐煩地扔去書本，從榻床上跳了起來，在室中踱來踱去。

「嘿，」鄔仙姑那種柔和的聲調消失了，冷笑一聲，嘴唇一撇說：「你何嘗不在演戲呢？你既不是王定岩，也非張鐵口。你是梁晶，三喜，白鶴童，你是史固的同黨。你那種臥龍精神審問法，只能戲弄戲弄那個滿腹稻草的癩蛤蟆，怎能瞞得我。簡直是胡謅。」

「你在癩蛤蟆面前揭穿了我這個臥龍精神審問法嗎？」梁晶有點不自在起來，因爲這與史固的安危有極大的關係。

「我要揭穿你的秘密，早就揭穿了。」鄔仙姑說。

「那你爲什麼不揭穿？」

「因爲我愛你，你是我的丈夫——拜過天地的丈夫。我也愛你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好漢……」

「因爲我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好漢，你要把我俘擄過去，加以利用。」梁晶打斷了她，說：「也許我願意被你俘擄過去，也許我不願意被你俘擄過去。你說，你說，你在爲誰服務？」

「我爲誰服務？嘿哈，我爲誰服務？」鄔仙姑臉上泛起一種怨恨的感情。「我上了我那後父鄔又成的陰謀圈套，把你當作王定岩，跟你結爲夫婦。我是爲你服務啊！」

「誰會相信你這種遁詞。」梁晶笑着說，「鄔又成爲誰服務呢？」

「我不知道，」鄔仙姑說，「我眞的不知道。你要明白，鄔又成並不是我的親生父親，我吃足了他的苦頭。」

「那你向癩蛤蟆扔媚眼，想在他身上撈些什麼東西？」梁晶緊緊地逼問。

「噯喲，我什麼也不想，我只想能够脫身，及時逃出這個牢籠。」

「爲什麼這樣急急地要逃出這牢籠去？」梁晶問。

「嘿，你還睡在夢裏，我倒看得很清楚：你把史固救去之後，最多不出五六天

，癩蛤蟆就會知道，史固並未押解到杭州，在半途上被刼救去了。那時，他立刻會想到，救史固的人不可能是任何人，只可能是你這個僞裝王定岩。」鄔仙姑有條不紊地說，「難道你被他砍下頭來，要我陪着你一同砍下頭來嗎？我不趁事情還沒有暴露之前，安排好一個脫身之計，呆在這牢籠裏待死嗎？」

「嗯，你已有了脫身之計。那末，我呢？」

「你？這要看你對待我的態度如何了，我可以帶了我的丈夫一同遠走高飛。否則，我只得把你留在這兒，」鄔仙姑用威脅性很濃厚的語氣說，「不管癩蛤蟆砍下你的頭顱來也好，把你剁成肉漿也好，反正，我不能為我自己增添麻煩。」

「好吧，讓我留在這兒吧，我倒很願意試一試癩蛤蟆怎樣砍下我的腦袋來？怎樣把我剁成肉漿。」

「別這樣樂觀吧，」鄔仙姑的嘴唇撇了又撇，顯出一種極度輕蔑與不以為然神態。「也許，你有些武藝，也有些小聰明，但這到得哪裏？你要明白，在這座官邸中，除了幾千軍兵外，你還被圍困在粗壯堅固的鐵柵之內。你挿翅難以飛出。再說，癩蛤蟆身邊兩個形影不離的保鏢：程津與衞保的武藝相當高強，這兩個人兩柄鋼刀，已够你受用了。還有癩蛤蟆兩個兒子——大雄和次雄，不日卽將從京師回來。據說他們是天下名師詹且的徒弟，學得一身了不起的武藝。凡是詹且的徒弟，跟人動手用武，從來沒有敗過一次，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除非遇上他們師伯詹旭的徒弟，才或許有敗北的機會。總而言之，他們既是詹且的徒弟，武藝的高強，也毋庸贅述了。他們跟王定岩從小在一起遊玩的。四年之前，他們也見過王定岩。所以，大雄跟次雄一到，你的眞實身份，就此無法遮蓋。如果，你跟他們動手用武，我想，人手衆寡懸殊，武藝高低懸殊，你絕非他們的對手。況且他們有稱手的武器，你却赤手空拳。還是跟我一起走了吧，怎麼樣？」

「謝謝你的美意，我跟癩蛤蟆有不共戴天之仇，留在這兒，正可以跟他拚上一拚。」

「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執拗的人，」鄔仙姑咬咬牙齒說，「好吧，明日早晨，我就要走了，這兒老鼠實在太多了。我們後會有期，祝你順利。」

「你的新屋在官邸外面嗎？」

鄔仙姑道：「要搬，就該搬到這牢籠裏的外面去。傻得要死的傻瓜，才會留在這牢籠裏。」

「新屋子有沒有老鼠？」

「當然沒有老鼠。」

「老鼠沒有，癩蛤蟆諒必是有的？」梁晶譏嘲地說，「不一定哪一天，我會來拜訪你的。」

翌晨，在晨光熹微中，鄔仙姑就由總管鄧光陪同着離開了癩蛤蟆的官邸。

現在這些裝置着非常堅固的鐵柵的房間裏，只剩梁晶一個人了。

他是不是像鄔仙姑所說的那樣，對自己無比危險的處境，還睡在夢裏，漠而不覺呢？不，他知道得很淸楚，但是，在他沒有完成任務之前，不論有多大危險，他堅持着要在危險中繼續呆下去。

不久，鄧樊氏送馨馨來讀書了。

梁晶把那些金髮簪還給她。

「鍋巴，你還有別種花樣的金髮簪嗎？」他問。

「沒有了，我所有的金髮簪，都給你看過了，只有我的頭上那支吉祥如意花紋的金髮簪，你還沒有看過，你要不要看看呢？」

梁晶的心情突然激動起來。毫無疑問，她頭上的金髮簪，一定就是史固那支空心髮簪了。他裝得非常冷靜，特別緩慢地說：「鍋巴，如果方便的話，就讓我欣賞它那精美的雕刻技術吧！」

「定岩，你要什麼，我都肯給你，你儘管大胆地說吧，你還要什麼？說啊，為什麼你不說？」

鄧樊氏說着就把頭上那支髮簪拔了下來，換上了一支髮簪。

梁晶接過剛從她頭上拔下來的髮簪，在手裏一戥份量，很重。失望的陰影已把他籠罩住了。他再仔細察看花紋，儘管它雕着吉祥如意的花紋，可沒有「人口古口」四小字。

失望的漩渦，把梁晶沉到漩渦的底裏，幾乎把他淹死。

但他終於振奮起來，跳出了這個可怕的漩渦。

他定了定心神，把金髮簪還給了她，說：「鍋巴，不瞞你說，我正在跟鍋貼比賽雕刻技術。就在這一，二天內，鍋貼也要來問你拿金髮簪，看簪上的花紋。我想，請鍋巴不要把金髮簪一次全都給他。他問你拿時，你每次就給他十幾支，分七八次給他。這樣，我的雕刻技術，就可以勝過他了。」

「你的要求，我都應允，我一支不給也可以。」鄧樊氏說。

「一支不給他是要懷疑的，」梁晶說，「請你也別向他提起比賽雕刻之事。」

「這隻斷命癩蛤蟆，我一見他，就惹氣，誰還高興跟他說話。憑良心講，我正在盼望他能早死一天，好一天。我不懂，那個斷命梁晶，為什麼不來取他性命！」

「這一次，你帮我的忙，過幾天，我也可以帮你的忙。你的要求，我也一定能够應允。」梁晶含蓄着深刻的意義，微笑着說。

鄧樊氏却誤會了他的意思，懷着無可形容的喜悅回返內堂去了。

梁晶呢，在煩悶焦躁與一籌莫展中，度過了三天三晚。

第四天早晨，傳來了百靈鳥的歌聲。這歌聲向他報告：

史固已安然無恙地出險了。其他也都根據指示實行了。

梁晶用笛子傳達了另一個指示，並要唐品測量官邸圍牆外面的那條溪河的深度。當天傍晚，就得到了一切照辦的答覆，以及溪河的深度。

他還在鄧樊氏口中獲悉，癩蛤蟆果眞向她要金髮簪，並且已要過三次了。

第五天早晨，出於梁晶的意外，那個蘇媽媽的風濕病痊癒了，又來送早膳了。她由衷地感謝梁晶那張祖傳秘方，治好了

她的風濕病。

梁晶直截了當地向她探詢癩蛤蟆在雙溪鎭起義英雄家裏刼奪來的那支金髮簪的下落。

「唉喲，別的我不知道，這支份量輕得像屁一樣的金髮簪的下落，我倒知道得一淸二楚。蘇媽媽有點自豪地說。「我是送掉這支髮簪的原經手人啊！怎麼，姪少爺，你不知道？」

「我實在不知，你怎麼是原經手人？那支金簪送給誰了？」梁晶的心，激動得少有少見。

他似乎看見自己那顆心，在衣服裏一起一伏地狂跳。

「你的王氏姑媽，在病重的時期裏，除了我服侍她外，還有你的母親王楊氏也在她床邊服侍她，她為了報答你母親，就叫我在首飾箱裏取出一支份量最輕的金髮簪送給你的母親。我想挑選一支份量最重的，但是，你那王氏姑母，吝嗇成性，只肯送一支份量最輕的上面刻着吉祥如意花紋的髮簪給你母親。後來，這支金髮簪就被你的母親帶回蘭谿去了。你怎麼不知道啊？」

藏有設計圖的空心金髮簪，現是有了確實的下落，但是不是仍在王定岩的母親——王楊氏手中，這是個疑問。

因為王楊氏家很貧窮，可能已經典去了，或者甚至已經賣去了。

不過，既有了這樣一個綫索，就該一步步地追究下去。

梁晶等待蘇媽媽離去後，立卽用笛子與百靈鳥取得聯繫。這幾天，由於形勢緊急，百靈鳥整天在那兒等候消息。

梁晶命唐品立刻到蘭谿城裏土墩巷三十三號王楊氏家裏，用高價向王楊氏或王定麗姑娘購買那支金髮簪，或追詢它的確實下落。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但仍舊給以優厚的代價。最遲在次日黃昏之前，必須回來覆命。

第六天，是無形秘密炸彈爆炸的一天，又是梁晶扮演王定岩這個角色的最後一天，也就是史固被押解到杭州去後的第六天。

爆炸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解送史固的兩個軍兵，從杭州總督轅門回到這官邸中，使它爆炸起來。另一種就是癩蛤蟆的兩個兒子——獨眼癩蛤蟆——鄧大雄，與小癩蛤蟆——鄧次雄，從京師回到家裏，使它爆炸起來。

梁晶在黎明之前，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昨晚，他曾聽蘇媽媽說，大雄與次雄將在今天下午抵達官邸。也聽蘇媽媽講過了總管鄧光的來歷。

當然，這是一場勝負難以逆料的戰鬥。他一個人要跟這麼許多人戰鬥，能應付裕如嗎？梁晶用堅韌的意志，使他自己的情緒與態度，保持一種難能可貴的沉着與冷靜。

上午一幌，就過去了。午膳後，梁晶又做了一些最後的準備工作。

他又在那間長方形的，寬大的公事房裏燃起一盤安息香。濃郁的香氣，瀰漫在整個房間裏。兩扇明瓦窗一扇緊緊關閉着，一扇稍微曳開了一條隙縫，讓新鮮空氣可以不斷地流進來。

未幾，他聽得走廊口，開啓鐵柵門的聲音。拉開門，朝外看去，只見癩蛤蟆穿着戰袍手執寶劍。程津，衞保手拿鋼刀。

另外還有三個軍官打扮的彪形大漢，手裏各執一對沉重的鐵錘。四，五十個武裝軍兵，像泥土似的，把走廊堵得水洩不通。

拿鑌鐵錘的三個大漢充當先鋒，三脚兩步，衝進了公事房。接着，程津衞保與癩蛤蟆也衝了進來。

癩蛤蟆臉上的肉疙瘩，全都暴漲得像一座座的紫灰色小土墳。

他揮動寶劍，指着梁晶咆哮：「梁晶，三喜，白鶴童，你……你……你你的秘密被你自己的臥龍精神審審審……審問揭穿了。所以你再要冒充王定岩是冒充不下去了。如果，你束手就縛，本將軍心腸慈悲，尚可設法網開一面，饒你一死。倘然，你不識時務，執迷不悟，還想困……困……困困困獸猶鬥，抵抗拒捕，那末，立卽就把你打……打……打成肉餅，砍……砍……砍砍為肉漿。」

梁晶對三個彪形大漢手中六柄鐵錘一看，每一柄至少有三四十斤重，這六柄鐵錘打在身上，的確可以打成肉餅。再對癩蛤蟆，程津，衞保手中的刀劍看看，這兩刀柄一把劍，也的確可以把他砍為肉漿。再看看自己手中，寸鐵全無，怎樣跟他們戰鬥呢？

他曾經想，一旦戰鬥爆發，抓住癩蛤蟆，用癩蛤蟆的身子作為抵抗的兵器。可是，現在這個意圖是破滅了，他沒法抓住癩蛤蟆。這個無恥的爛小人，躲在程津與衞保的身後張牙舞爪。

而程津與衞保躲在三個鐵錘手的後面。他們正排着一二三的陣式。

梁晶嘿嘿嘿地發出了一陣冷得像冰的冷笑。這一陣冷笑的寒氣，一直鑽進癩蛤蟆的骨髓，使他渾身戰慄而怔住，從而暫時擋住了三柄鐵錘，二刀一劍的總攻擊。

不過，用冷笑抵擋六件兵器，猶似盛夏炎暑用扇子揮着，只能暫時搧去一些酷熱，却不能把整個炎熱揮去一樣。

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消逝之後，梁晶泰然自若，輕輕揮動王定岩那柄書畫扇，緩緩地說：「你懷疑我不是王定岩已非一次，但是，每一次懷疑的結果，都是你向我低頭賠罪。今天，你又無風起浪，懷疑我不是王定岩，難道王定麗會把陌生人當作他自己的哥哥嗎？」

「這一個王……王……王定麗是你的同黨，」癩蛤蟆說。

「誰去把王定麗邀到這裏來的？」梁晶採取是拖延策畧，盡力的把爆炸時間往後拖。

「總管鄧光。」

「總管鄧光是你的心腹，他會把我的同黨邀來嗎？」

「嘿，總管鄧光也……也……也是你的同黨。他潛逃無踪。」

「眞是笑話，他溜逃無踪，怎麼就說他是我的同黨？你要拿出我不是王定岩的眞憑實據來啊。」梁晶輕揮紙扇，態度安詳，有時踱來踱去，踱幾步方步，有時用手指擦擦鼻子，顯出一副不折不扣的書生本色來。

（未完）

新派俠義中篇　連載

散髮生・文
董培新・圖

橫劍震蒼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不換在桃枝嶺上，誤把閻王宮使女當作是羅剎宮中人，隨着那兩名女子進入了閻王宮，爲傷殘七子硬誣爲盜去孩兒面果實，關閉宮門，强迫金不換交出果實，金不換無以應，又不能向宮門逃遁，乃向後進急逃，誤進絕龍洞，無意中破壞了閻王娘娘神功，被娘娘暗算，中了她大冰神氣，被囚於井底，幸得宮中侍女彩雲相救出險，時值宮中失火，彩雲命其逃往桃林，金不換依言，不料在桃林中又遇宮中總監郝石波，金不換施展鬼步，與郝石波遊鬥——

白骨共嬋娟　荒林接丘壑

金不換也笑道：「一班牛小子？你不要看走了眼，郝石波，你的大尅星全到了，你還要在這兒與我逞能？如果見機，小爺倒可救你一命！」

郝石波果然怔了一怔，道：「我的大尅星？誰是我的大尅星？」

金不換原是在信口開河，怎知郝石波有無尅星？他要使郝石波分出精神，以照料宮內的安寧爲重。因爲他既稱總監，定是負有宮內安寧的重責。想不到郝石波竟認眞起來。

金不換卽道：「自己事，自己知，還待我說？」

郝石波急道：「鬼小子，你今天是衝着我來的？」

金不換料到自己的言語已經套上了，剛閃過郝石波的一招，輕輕搖頭道：「這一招使得不好！如果我是衝着你而來，也不致讓你發到一百二十四招了。我要替你叫屈，在我面前拚命獻醜，忘記了宮內的責任，娘娘如有閃失，你們怎的向你王爺交代？」

金不換眼裏，那位娘娘的修爲，還遠在郝石波之上，但，細想郝石波對娘娘的態度，這位總監，可能是受有王爺的命令，連娘娘的行動也在他的監管之下的。金不換套得一點聲口，就故意的進逼一步，且看郝石波的反應。

郝石波陰惻惻的一笑道：「鬼小子，我已早知你的來意。你想將娘娘騙走，就將這冥宮看得太小了！」

話可越說越奇，怪不得郝石波對娘娘是那樣的一種態度，他將金不換看着是來拐騙娘娘的，這使金不換大出意外，也大感興趣，這冥宮的神秘，更是非打聽不可。娘娘而可拐騙，還疑到了自己身上。

金不換隨機應變的道：「蠢材！我要拐騙你娘娘，難道就要我親自帶走？你避重就輕，豈能逃得閻王爺的刑責！」

這一句，似是甚爲有力，郝石波向後一退，停了手腳，直着眼向金不換望住，又卽喝道：「鬼小子你們來了多少人？」

金不換更得意了，隨口應道：「你連來了多少人也不知，你這總監也太不成話了！你要免死，我可指你一條生路。」

郝石波道：「免甚的死？」

金不換道：「丟了娘娘，你死不死？除非給我剜掉一雙眼睛，說是早已敗在我手下，王爺就或者不會將你處死！」

郝石波怒道：「放屁！」

然而，怒罵聲中，雙腳一併，並非進招，而是閃進樹林去了。金不換心裏好笑，他是眞的被騙去看娘娘去了。大體上已經知道，這娘娘並不一定是閻王爺的心腹，則彩雲相救，可能也是出自娘娘的酬答救命之恩。

但，她何以修那必死的神功？金不換一面推想這冥宮的奧妙關係，同時也想到自己留在此處可非善策。

進到樹林，必是回頭路，如上山坡，郭石波是打坡上而來的。何去何從，値得重重考慮。

主意未定，聽得林中急促的道：「你，你怎來了此處？」

金不換聽得是彩雲的聲音，甚爲高興，卽應道：「彩雲姐，我穿不出樹林，就到了此處，遇到了娘娘與郭石波。」

彩雲急道：「我也救不了你了。你趕快將內襖除下，藏到任何人所不能見的岩穴中去，不要誤了我們的大事。」

金不換道：「你不必驚慌，這些人還奈何我不得！」

彩雲道：「快快脫下，我走了！」

金不換連聲道：「慢走！慢走！」追到了林邊，裏面已再無音響。

這彩雲，是有心打救自己的，現在說不能相救了，當然自己不依循她的指示，胡亂闖來了落鳳坡，定是一個絕境。想到此處，雖然未見險兆，也大是担心。

這內襖之內，必有甚麼秘密，可能是連累到她的，不能不依她的吩咐行事。

乘此無人之際，卽將內襖褪了出來，裏外翻看一遍，並無可疑之處，卽行捲成一團，向山坡四週瞭望，稍遠處，有一塊突出大石，石臨深壑，可以將內襖抛下。

但，金不換認爲這內襖旣有大關係，可不能一擲了之，再又想到身上有那五個紙包兒，假如眞的一旦被擒，這紙包兒也必被搜出。

爲了不可預測的未來遭遇，也以謹愼爲宜，不如將紙包兒也一同藏起。

事在緊急，卽從內衣裏取出手帕兒，納入內襖裏，再將內襖捲好，用口含着，雙手雙脚，纏住外突的岩石，一翻而轉到石底，居然在石底見到有條石縫，這時是四肢朝天，憑內力與輕功，將身附在岩石的底面，稍一不愼，卽將墮下深壑，勉强挪動一隻手，一張口，總算將這件內襖塞入了那石縫之內。

然後，再翻上石面，幸而也無一人前來，連一點人聲也聽不到。

其實，在這連一點星光也沒有的黑夜，除非是金不換的鬼眼，否則是什麼也見不到的。

金不換想找出路，認爲高處是辨認方向的有利之地，明知這落鳳坡必有古怪，

也得向上闖去，好過在樹林裏被困於奇門陣中。

由於彩雲在樹林裏來去，更証明這所謂萬寶林，更與冥宮中接近些。

山坡既非陡峻，坡頂有疏落的幾株古樹，登高一望，定可一覽週圍形勢。

金不換以最快的步法，幾縱幾竄，即到了坡頂的古樹之前。

每有大樹之處，可能有瞭望或伺伏之人，金不換是留意的，他不立即走到樹下，先向山坡下望，所見的仍是那個樹林。背對大樹，裝着全不留神似的。

頭上金風乍响，果有暗器襲來。

金不換側身回手，摺扇向暗器來處一煽，摺扇「嘶」的一响，一枝袖箭落地，金不換的摺扇也被劃出了一道裂口。

這可使金不換一驚，自己這柄摺扇，並非等閒之物，扇更是用一種野絲織成，普通利器，絕難割開，何況是暗器。

可見這發暗器之人，絕非庸手。

同時，一團黑影，自樹上飄下，哈哈笑道：「小子，你在岩石下面，鬼鬼祟祟作甚？」

金不換這一驚非同小可，收藏內襖，已給這人看到了，這怎得了？

再看那人，頭戴冲天冠，身穿道袍，胸前飄着三綹長鬚，足踏雲鈎鞋，是一位老道士。

金不換見他落下身來，並不發招，自已退了一步，即道：「我是看看那裏可藏有歹人！」

老道士仍然笑道：「小子有勇無謀！那下面如有歹人，你下去還有活命？」

這確使金不換為之毛骨悚然，想起自己四肢並用的攀到石下，下面如果有人襲擊，既不能去還手，豈不是送肉上砧板？當時怎的未曾想到這太危險？

事實上，這也不是金不換的疏忽，須知那岩石之下，以金不換的身手，尚須四肢並用，又豈能藏人？

可是，一山還有一山高，也不能說全無可能。

金不換不由得道：「前輩所言極是。」口裏如此說，心裏的想法可大不相同，這老道士，當然是冥宮中人物，他已知道了自己的秘密，這內襖是終於會被搜出，可不能將他留下，非得殺掉滅口不可。

金不換殺機方動，老道士竟然問道：「好小子，看你確有一番好身手，是何人弟子？來此何為？」

金不換心念一動，這言語，頗不像冥宮中人。即道：「晚輩是鬼奶奶門下，金不換，誤入這冥宮！」

老道士笑容驟斂，道：「你是鬼奶奶門下？」

金不換道：「正是！不知前輩是怎的稱呼？」

老道士仰天大笑，似是向天說話道：「却是救錯了一個人！」

笑完又道：「金不換只怕還值不了一個破銅錢。鬼婆子，在何處？」

敢向鬼奶奶的弟子，直叫鬼婆子，這又不是鬼奶奶的朋友了，金不換即正容道：「家師現正雲遊，不知出處。是着晚輩來此拜候桃枝宮主的。不想誤入寶宮，還乞老前輩宥諒！」

老道士道：「就是，你有胆獨闖冥宮，貧道所以救你一命。你闖得好，是不是為了要取孩兒面而來？」

又是孩兒面，金不換馬上頭痛了，即道：「晚輩不知甚的是孩兒面？」

老道士大笑道：「你不知什麼是孩兒面，為什麼要見桃枝宮主？又為什麼要來闖冥宮？」

金不換道：「奉家師之命而已，今天，就因這甚麼孩兒面，才與冥宮中人衝突起來。老前輩如是冥宮中人，尚望念在家師薄面，消除誤會！」

老道士笑道：「如念你師父薄面，今天就要將你毀了。但，只念你有胆闖入冥宮，對貧道也有借助之處，所以才先救你一命！」

金不換道：「老前輩也是前來拜訪冥宮的？」

老道士道：「只是來索取孩兒面，順便看看王萬知的作為。」

金不換道：「王萬知是何人？」

老道士奇道：「你眞連王萬知的名字也不知？」

金不換道：「晚輩未曾聽到過！」

老道士沉默了一會，道：「鬼婆子門下，言語是靠不住的。你誑我！」

金不換道：「晚輩與老前輩既不相識，何必打誑語？與我也絲毫無益。」

老道士道：「你未取得孩兒面？」

金不換道：「晚輩但知其名，從未見過，也從未想尋取。」

老道士一笑，道：「既是如此，你就走吧！這裏的一切危機，我都替你消除了，翻過山坡，就可出桃枝嶺。見了你師父，說是我逍遙散人在冥宮落鳳坡見了你就是。」

金不換聽到逍遙散人的名字，連忙向地上一拜道：「原來是逍遙老前輩，家師常在晚輩面前提到的，可惜未曾拜識。」

逍遙散人又是哈哈大笑道：「少說些門面話了，她定是告訴你，見了我，一定是要碎屍萬段！」

金不換忙說道：「家師極其欽佩老前輩！」

逍遙散人道：「快走！快走！這些話不必說了，鬼婆子眼裏，除了老怪物之外，再無別人，豈會佩服到我。」

金不換站起身來，可又有了猶豫，那件內襖留在崖石之下，是逍遙散人見到了的，如果自己離開，他去將內襖取出，不僅有關彩雲的秘密在內，還加上了怪爺爺給師父的那些紙包兒。這怎能就此走！

金不換不起步，逍遙散人道：「你還不走，要等待冥宮裏的人馬集會前來，將你生擒？」

金不換望着逍遙散人，不知如何說話。眼前這位武林前輩，確是常在師父口中聽到，但究是師父的友人抑是敵人？則不得而知，鬼奶奶對任何人，都是罵口不絕的。

就是對怪爺爺，也經常罵為老怪物或老賊，似乎全世界都是她所痛恨的人。

然而，有些常被她痛罵的前輩，見面時，又像是好朋友。

金不換未曾見過逍遙散人，只知道他的武功奇高，當然摸不清他與師父關係。

而聽逍遙散人的聲氣，顯與師父有仇，果眞如此，這件內襖，就絕對不能落入他手中。

金不換尚未作答，逍遙散人又催道：「你還不走！我走了，你就沒命離開這落鳳坡！」

金不換見逍遙散人，至少對自己尚無惡意，即道：「老前輩，這座冥宮，甚是古怪，晚輩想得知些少內情，也好回稟師父。」

逍遙散人忽含薄怒說道：「給你一條生路，你還有這多妄想！回去說，這冥宮，就知王萬知的巢穴，鬼婆子自然就知道了。」

金不換已聽懂了，逍遙散人，絕不是冥宮主人王萬知的朋友，他之前來冥宮，也是不懷善意的，金不換希望將逍遙散人使開，自己好取回那件內襖。

逍遙散人在催自己離開，自己可找不到遣開逍遙散人的藉口。

迫得道：「老前輩，是否已取到了孩兒面？」

逍遙老人微微一笑道：「鬼婆子門下，眞有些鬼噱頭。其實，鬼婆子即使服了孩兒面，依然還是一個鬼婆子，豈不暴殄天物。」

金不換聽得驚了，這逍遙散人似是認定自己也是來取孩兒面的，他是否也懷疑到孩兒面就藏在那內襖裏面？

金不換仍然神色自若的道：「老前輩，家師並無取孩兒面之命。晚輩此來，也全然與此無關。」

逍遙散人似笑非笑的道：「然則，你見桃枝宮主，有何事務？」

有何事務？金不換實在答不出來。師父着他察看怪爺爺的動靜，然後再找桃枝宮主。為什麼？並未說明。

鬼奶奶的命令，經常是這樣無頭無尾的，見到桃枝宮主，自然就有下文。

可是，金不換並未見到，反而是怪爺爺着他不必尋找，從速將五小刀的紙包兒送回師父。

再度前來桃枝嶺，誤入冥宮，全是自己的主意。

逍遙散人見金不換遲遲不能作答，即道：「不用說了，這孩兒面，你師父也沒有用場，留給我，還可作成一件大功德。快走吧！」

金不換急道：「晚輩並未取得孩兒面，拜見桃枝宮主，師父並無甚交待，大約只是普通的拜會而已。可惜未曾見到。」

逍遙散人的面色，已經很難看了，厲聲道：「告訴你吧！桃枝宮主已經閉關，在不會再見外人，連宮門也封閉了。你可死了這條心了吧！快快離去，還可留得一條活命兒見你鬼婆子。」

金不換道：「晚輩就此回去，也難免家師責備，老前輩就讓晚輩相隨，看看這冥宮的究竟吧！」

金不換實在想不出留在此處的理由，只得牽上對冥宮的好奇之心。

逍遙散人向金不換上下一望，面色又變得溫和了些，並道：「你還想看這冥宮的究竟？傷殘七子已與你交過手，郝石波也與你交過手，還有甚究竟？王萬知確已外出，你還想與王萬知交手不成？」

金不換說道：「晚輩不敢作此想，但是，這裏面的娘娘，可能不是閻王爺一道的。」

逍遙散人愕然的道：「什麼？還有甚的娘娘？」

金不換也奇了，這位前輩，似是不知宮裏有娘娘，即道：「娘娘，有很多宮人，而且，晚輩是將那娘娘從一個封閉的石龕裏救出來的！」

逍遙散人道：「石龕？在何處？」

金不換道：「就在絕龍洞！」

逍遙散人道：「你去過絕龍洞？」

金不換道：「晚輩就是被傷殘七子逼進去的！」

逍遙散人將頭輕輕搖動，更是溫和了，道：「你且說說經過。」

金不換即將破石龕，見娘娘，被推落枯井之事，詳細說了，但，隱瞞了彩雲解迷及相救之事。

逍遙散人奇道：「有這等事？你怎能在絕龍洞停留？你怎樣抵受那龍涎光？」

金不換以為所謂龍涎光，就是使自己迷離恍惚的娘娘天冰神氣，即道：「晚輩不知有甚龍涎光，曾經一度迷迷糊糊，後來又清醒了！」

逍遙散人哈哈一笑道：「小子，儘在我面前說鬼話，快快滾開，否則，我可不客氣了。」

金不換見逍遙散人又變惡了，忙道：「老前輩，這是句句眞言，也用不着來相騙。老前輩是否進過後宮？」

逍遙散人又沉默了，大約在推想往事。一會才道：「你既然到過後宮，且帶我前去！」

金不換道：「晚輩胡亂逃了出來，可不知是否再能進去，晚輩是從下面的樹林裏逃出來的。」

逍遙散人點頭道：「傷殘七子說你盜了孩兒面，墮入了絕龍洞，想不到你還能逃出來。奇怪奇怪！小子，你說的一定還不盡不實。」

金不換忙道：「晚輩全說清了。」

逍遙散人道：「我逍遙散人尚未找到抵禦龍涎光之法，你就平安出入絕龍洞，騙誰來？鬼婆子自己尚難有這本領，何況你？」

金不換道：「老前輩，晚輩確未遇到甚麼龍涎光。只有一會兒迷迷恍恍，不久就好了。」

逍遙散人想一想，始道：「龍涎光豈是迷迷恍恍？非死不可！」

金不換也奇了，郝石波曾提到過龍涎光，傷殘七子也不敢進入絕龍洞，則逍遙散人所說，必是屬實。

為什麼自己當時並無感覺？也立即想到，彩雲相救自己，娘娘也無惡意，不為龍涎光所害，定是娘娘相救。

自己還顛倒是非，以為自己救了娘娘，這就更加的難於作解了。

逍遙散人竟催道：「快帶去後宮！」

金不換道：「晚輩所見的，這樹林，他們稱為萬寶林，設有奇門陣，進出之後，極難辨認途徑。」

逍遙散人笑道：「區區奇門陣，怎難得了爺爺？有我在，你就可以放大胆。」

金不換靈機一觸，想到這萬寶林，自

已有彩雲所告的認路方法，定可脫身。

將這老前輩引入林中，如能將他擺脫了，自己就可再來岩石之下，取回內襖。這正是一個好辦法。

但，仍是裝作爲難之色地道：「老前輩，林裏確是多古怪，晚輩迄今還有些胆怯！」

逍遙散人道：「你怎的出到來的？」

金不換道：「大約這落鳳坡也是一條死路，所以，他們讓我穿出來了。」

這也很有道理，逍遙散人卽道：「不必怕，去！我要去見見這位娘娘！」

金不換旣是求之不得，卽向坡下行。

逍遙散人在後相隨，才到林邊，金不換卽道：「老前輩，晚輩不敢先入。」

逍遙散人道：「我早在坡上看準了這林子的方位，困不了的，走！」

袍袖向金不換一拂，金不換的身軀，自然而然的被袖風吹了進樹林。

逍遙散人果眞也跟隨而入。

金不換在裏面緩步而行，逍遙散人道：「放大胆，深入些，再看方位！」逍遙散人似有甚大的把握。

兩人走了百數十步，裏面更是黑漆一團。

金不換暗中打量身邊的桃樹，這一望，不由得有些心驚了，那來的桃樹？各種樹木都有，就是不見一株桃樹。

這時，逍遙散人已走在前面，金不換不見桃樹，心中已失了主張，也只得跟着向前走。

逍遙散人，口裏唸着一些聽而不明的歌訣，脚步是東一步，西兩步踏着魁罡。

金不換本是精通奇門遁甲的，只因這林子的布陣，較自己更爲高明，就全然摸不着頭緒，唯有待逍遙散人的施爲。

這樣走了許久，對與不對，無從得知，而兩人仍是在樹林之中，却是事實。

逍遙散人忽然停步道：「你是怎樣去到落鳳坡的？」

金不換道：「晚輩在樹梢上，亂竄而得！」

逍遙散人笑道：「對！」說着，已縱身上樹。

金不換察言觀色，知道逍遙散人似也是迷了路。

他旣竄上了樹梢，正是躲避他的好機會了，當然不會相隨而上。聽頭上樹葉悉率之聲，知道逍遙散人經已飄動身軀，金不換仍然怕他見疑，竟高聲道：「老我輩，找到了方向沒有？」

逍遙散人在上面道：「你快上來！」這聲音，已離原地約有十丈八丈了，可見他飄動之快。

金不換立卽使開鬼步，朝着與逍遙散人相反方向而行，避之愈快愈遠，就可將他擺脫。奔走了一程，先還聽到逍遙散人的呼喚聲，後來，連呼喚聲也聽不到了，金不換才將脚步放慢，這時，開始攷慮如何走到落鳳坡。當然，辦法仍是一樣，仍須在樹上瞭望才行。可又有些怕給逍遙散人見到了。再走一會，才輕輕升到樹巔，四望仍是茫然，天色，可能是快將黎明了，由黑而灰。但，四野盡是濃霧，這比黑還更可怕。僅是黑，可憑夜眼看得到，獨是濃霧，任何眼法也失了作用。金不換望不到落鳳坡，更怕被逍遙散人發現，行動更爲小心，約莫的依着記下的方向，一直向前，總期先出到林外，再作道理。憑着日光，定出了東南西北，濃霧也散了，脚下忽有一顆小石子，穿過樹葉，彈了上來。金不換一驚，知道下面已有人發現了自己，趕忙一伏身，藏在樹葉中，剛藏定，卽有人道：「下來！」金不換聽得大喜過望，竟是彩雲的聲音，毫不思索，一滑而下，林裏，因爲有密葉遮蓋，仍然昏暗，却見到彩雲正站在一棵樹邊，金不換忙道：「彩雲姐，我又迷了路！」彩雲將手搖動，金不換不敢往下說了，彩雲向前急行，金不換想到是爲自己引路，也發脚相隨，只走到數百步，彩雲向前一指，讓金不換近到身邊，低聲道：「往落鳳坡直出桃枝嶺，今天算你命大，可不要忘了我的吩咐！」說畢，閃到樹後，金不換追過去竟已不見。這林裏有奇門陣，當然不是她走得如此快，而是隱藏不可見。金不換可記不起彩雲有何囑咐，僅是說內襖不可失，想必所謂囑咐，就在裏面。已然近落鳳坡，就可將內襖取回外出了，也不再遲疑，依彩雲所指而行，十餘步外，外邊有光透入，向光而行，果然出到林外，面對着落鳳坡。金不換急不及待的奔向那崖石邊，一矮身，四肢並用，就轉到了岩石之下。眼望到那石縫，石縫依然，可空空如也，內襖已經不見了。這一驚，差些將金不換驚得掉下深壑。勉强停留，認眞察看，根本也看不出任何痕跡。只得又翻越岩石，再向下望，深不見底的絕壑，是否當時藏放不穩，掉了下去？可也望不明白。金不換此時只希望內襖是掉了下去，而不是被逍遙散人取走了。

卽使掉了下去，自己怎樣向師父覆命？而且，怎樣對得起彩雲？這裏面必有她的重要事故相托。想一想，可不能就此一走了事，至少要再見一見彩雲，說明白，問明她相托何事。找彩雲，也唯有再度進入樹林。能否找得後宮的方向，並無把握，好在此刻麗日當空，對奇門陣的觀察，多了一點便利。更想到這冥宮中，至多也不過是傷殘七子與郝石波，自己還不全落下風，冒險一闖，又有何妨？於是，金不換第三度入林。而這次，根本就先竄上樹梢，不再走林下道路。先作觀察，這次見到與夜晚就大不相同，樹林確是緜亘不絕，高低起伏，全是依着山而長，十餘里之內，不見土地，但見一片青葱。後宮究竟在何方，仍是難於判斷。金不換擺動身形，向中心處急走，走到自認爲中心處，再將身落入林裏察看。所見仍是密密的樹幹，同樣也不見桃樹。再復上樹梢，轉瞬之間，已由東至西，將樹林走完了。

前面出現的，是個小平原，再過去，又是山嶺。落到平原，蔓草而已，甚麼也不見。却驚起了草裏面的大羣毒蛇，昂首吐舌，向金不換射過來。金不換不敢留步，只得仍是竄回林中。一狠心，又在樹梢上，向南而行，預算先將四方的環境看清，再由南而北，看這究是一個怎的古怪處所。這時又想到了逍遙散人，此時都已全無蹤跡，至少已不在樹梢上了，他不是已進了後宮？更爲之不安的，是不是他故意將自己引開，他則回到落鳳坡，將內襖取走？

金不換原是要打聽冥宮的秘密，失落內襖之後，更是勢成騎虎，非將內襖找回不可，至少，也應找到彩雲，將詳情相告，再共商善後的辦法。他對逍遙散人有些畏懼，此時却又想見到逍遙散人，討個實信。如果內襖果由逍遙散人取去，自己是無力索回的了。一面走，一面想，對這脚下的古怪樹林，不勝氣惱，光天化日之下，怎的會有這樣一個古怪的樹林將後宮掩住，致使無法找尋？金不換對奇門遁甲之術，自信修爲頗高，偏是勘不破這林裏的陣式。但，也知道奇門遁甲，原只是一種令人眩惑而迷失方向的佈置，黑夜，尤其是森林之中，最易施爲，却絕對無法在光天化日之下，將這樣整個一大座大森林，也都佈下陣法。

因此，在樹梢上，自南而北，眼所見，盡是實物，這已根本無奇門陣法可言，是實實在在的叢山中的大森林。林裏也無別的動靜，就此直走到北面，樹林盡處，下望可見田疇、驛道，不大像是在深山之中。金不換在桃枝嶺一帶行過幾天，也僅識得那一帶路徑，眼前所見，則全無印象。幸而望見山下已有鄉人在田中耕種，就一躍落地，這樹林原是在山中，再循着方向，不擇道而行。

直到山下，遇了農人，打聽這究是何處？這可又是不明了，據說，這就是覆鼎峯之下，屬於覆鼎山，在福州之西百餘里，與桃枝嶺，西寶山，根本相距很遠了。

這一晚，却是糊裏糊塗的亂跑了這多路。

金不換明明記得是進了西寶山的冥宮，僅經過一段絕龍洞的隧道，以後，就是後宮、花樹、林園、落鳳坡。應該都在西寶山附近，怎會來到這遠呢？

當然，金不換也會想到，這一晚的奔馳，自以爲在一個林子裏兜圈子，而實在所走的路程，總不會少過三五百里，方向稍有錯誤，走岔百餘里，也不足奇。奇只奇在這冥宮居然有如此廣闊的佈置，竟由西寶山而聯繫到了覆鼎山。相距百餘里，而行來但覺是一個樹林裏。

金不換問明了路徑與方向，反而徬徨了。此處，已是脫出了冥宮的勢力範圍，如果不是因彩雲的囑咐，而將內襖脫下，可說已脫離險境，就此可以回去向師父覆命。然而，內襖已失，失了怪爺爺交付的紙包兒，更失落了彩雲的機密東西，可以影響到彩雲的安危。難道，就此離去不成？如不離去，又怎樣能在這樹林中找到直通冥宮的道路？站在驛道旁，仰望覆鼎峯上緜亘不絕的樹林，使一個身懷絕技，聰明過人的金不換，竟是茫然不知所措。

想了一會，這樣事，終于不是自己力之所及，雖然是違背了怪爺爺之命，自行再訪蓮花山，內襖旣失，就得投奔怪爺爺，請他想辦法了。事實上，怪爺爺爲甚麼在這蓮花山下作狗屠？十居其九，與這冥宮或桃枝宮主有關。見到怪爺爺，少不免一場責罵，也總好過自己全無辦法。從驛道轉回蓮花山，有的是陽關大道，金不換主意卽決，也就拔步起行。百數十里，用不着一兩個時辰便到。

金不換上次在怪爺爺的屠狗作坊裏買過狗肉，路徑熟悉，午末未初，卽來到了蓮花山中一個小山坳裏，望見了那間小茅屋，連忙整頓衣冠，放慢脚步，走上前去。上次，茅屋的柴扉是敞開的，還見到劏狗櫈。這次柴門是緊閉，來到門前，輕輕叩了幾下，還喚道：「爺爺，孫兒金不換叩見！」却是無人應門。如是別處，可以打破壁縫向裏張望，但這是怪爺爺住所，金不換就沒有這份胆量，給他見到，定是大罪。停一停，再叩再喚，仍是全無消息，想是兩祖孫都不在家了。大着胆去找着個破壁縫向裏一張，小茅舍，裏裏外外，就是一間房，一望了然，劏狗櫈上，還有一隻已劏肚，尙未切開的狗，並無人蹤。由這情形判斷，怪爺爺與小金兒定是有事匆匆離去。金不換不敢破門而入，卽在屋前屋後，找尋了一遍，還高聲喚了幾次「小金兒」，山坳裏，回聲四起，可惜全是金不換自己的聲音。金不換這時也覺又飢又渴，想到不妨到桃枝坊去進點飲食，也可問問張五爺，有無見過小金兒。

下山不過半里之遙，就到了山脚的桃枝坊，那隻大黑狗正在門外，見到金不換，十分親熱的迎上來。金不換擅長馴獸術，可以在任何禽獸身上，借力使力，外行看來，還會以爲這禽獸別具有天大本領。

張五爹見了金不換，也忙道：「相公打山上來？遊够了？」

張五爹只知金不換是要上蓮花山遊覽的。金不換與張五爹招呼過了，請張五爹取來些酒食，再請張五爹就坐共用，那隻大黑狗小黑，更是喜歡的在兩人身前身後亂跳。

金不換急於要知道的是小金兒來過沒有？張五爹笑答道：「今早還提來了一大籃狗肉，賣給了兩位客官。眞的，小老兒這幾天來，才知道附近山坳上設了一間屠狗作坊。說來也怪，這兩天，來小店進食的客官，多是喜歡狗肉的，那小金兒眞做了不少生意。每天總得送幾次貨來，每次都是一到就能碰上客官。」

金不換卽道：「今天他還會不會來？在下也正想買一點，相煩五爹烹煑。」

張五爹笑道：「前天有位道爺，在此歇脚，竟敎了小老兒一些烤煑狗肉的方法，五媽學着，試了一試，果然香氣特濃，客官們都同聲讚好。小金兒的生意就會更好。今天，至少還會來兩次。昨天，未牌已來過第二次了，想也就快到了。」

金不換聽得心中甚是高興，但是，作坊裏並未見有人，是不是今天會出了甚麼事故？

金不換一面飲酒，一面等待小金兒。等到未末，小金兒未來，這桃枝坊也不見有客人光顧。在焦灼中，金不換就向張五爹動問近兩天這裏來往的客官，是些甚麼人物？究有多少？這一點甚是可疑。怪爺爺豈是爲了賣狗肉？必是與這些來往客人有關。敢莫有很多人前來蓮花山或西寶山？張五爹也記得很清楚，近這兩天，外路的遊山客，確是不少，就是在桃枝坊吃過狗肉的就有十多位。有道士，有和尙，有壯漢，也有中年的婦人。金不換卽將逍遙散人的服飾面貌說出，張五爹笑道：「你一定在山上見到他了。就是他告訴五媽的烹煑狗肉法。這位道爺，好酒量，也好食量，挺和氣的。」

金不換再問道：「五爹，你見過小金哥的爺爺沒有？」

張五爹道：「我聽小哥說，狗是爺爺宰的，却未見過面。」

金不換道：「有一位白髮、白眉、白鬚的老人家，生得很矮小，鄉下人打扮，你見過沒有？」

張五爹搖頭道：「也未見過。」

談話之間，外面人聲雜亂，是大羣過路客人經過，還發着肩挑背負的「荷嗨」之聲，金不換向外一望，見大羣挑夫。

前面有十餘担有蓋的篋籮，不知裏面所盛何物，後面，却是十多壯漢，抬着一口極大的棺木。棺蓋另有四人抬着，可知這棺材是空的。他們都歇了下來，卽見一個身着白色長袍的老者道：「都進桃枝坊用午膳，用完後再起行，抬到桃枝嶺，你們今晚還可以回城去。」

金不換可望得一驚，這白衣老者，正是傷殘七子中的學老大白衣秀士呂方。他爲甚麼要下山採辦這多物品？而且還要買下這大口棺木？想是冥宮中有人傷亡，正想起身躲避，呂方已跨步進入，一瞥眼就見到了金不換，也正是驚異的道：「金公子，原來尚在此處！」

金不換只能坦然道：「老前輩出宮，何以購此不祥之物？」

張五爹正待張羅酒食，見老者與金不換談話，笑道：「你們相識的？要不要同席？」

金不換笑道：「相請不如相遇，晚輩就作了這一個小東道。五爹，這位呂老丈的杯筷設在此處，其餘衆人，請你另行招待，費用一律算在我賬上！」

呂方頗有猶疑之色，却也未相阻。金不換知道呂方厲害，自己可不畏懼，正好從此打探一點冥宮裏面的情形。

呂方的一雙眼睛，盯在金不換身上，徐徐道：「金公子，高明，高明！老朽不勝佩服！是則，娘娘是承你成全的了？」

金不換驚道：「甚麼娘娘出了事？」

呂方陰陰的一笑道：「金公子何必再裝糊塗？老朽兄弟都走了眼，罪有應得！不過，不想仍能在此相逢，金公子可以以實情見告！」

金不換道：「老前輩，晚輩自絕龍洞救出娘娘，就被囚入天牢，幸憑末技脫險，又復被困萬寶林，險些喪命落鳳坡，今晨才得脫身，正對貴宮的奇門陣法，不勝傾慕。更有何眞情可告！而且，尚盼老前輩將娘娘遭遇見示。」

呂方道：「金公子倒推得乾淨。然則，娘娘是受何人所逼，自行散功？」

金不換道：「娘娘武功蓋世，豈是晚輩所能傷害？她怎會自行散功？現在怎樣了？」

呂方嘆息道：「金公子，你這一場禍，闖得使老朽兄弟固然脫不了怪責，只是，王爺得知，對尊師與公子，恐怕也不會隨便罷休。你還要留在此間，等待王爺御駕不成？」

金不換聽得莫明所以，但知道宮中出了重大事故。這，必與逍遙散人有關，卽道：「老前輩誤會了，晚輩所言，句句屬實。但，落鳳坡前，曾經遇到逍遙老前輩，後來又不知所終，不知是否有關？」

呂方道：「逍遙道長，索取孩兒面，孩兒面早入公子之手，冥宮怎能交出？然而，他仍然並未得手，娘娘之事，與他無關。」

金不換道：「也曾經聽郝總監說另有許多人進入貴宮，怎能疑到我這早已被困之人？」

呂方笑道：「是的，金公子是被困之人！過絕龍洞，越天牢，穿萬寶林，破落鳳坡機關，安安然然，再在此桃枝坊飲酒！這一困，眞困得離奇！」金不換不能說出彩雲相救之事，只能道：「老前輩，落鳳坡，晚輩根本不知有何危險，僅得逍遙老前輩相告，說是所有危機，都給他挑破了。」

呂方道：「這些話，現在也不必由老朽來爭辯。金公子你，既已取得孩兒面，還要在此何爲呢？」

金不換忙道：「晚輩確是未曾取得孩兒面，也無意取此是非之物。而且，晚輩連爺爺的書信也失落在貴宮，正不知如何是好，正想找爺爺禀明一切。」

呂方作道：「你有甚麼書信失落？」

金不換道：「就是被老前所懷疑的內衣袋裏的那個小包兒。你們以爲孩兒面，其實，確是爺爺給奶奶的書信，現在也失落了！」

呂方冷笑道：「金公子不必再編造這些故事了。老朽這時候，卽使明知孩兒面藏在金公子身上，也是無力取回，你也不必多心。」

呂方續道：「連娘娘也能被你的鬼招所傷，當然是來者不善，這以後的事，老朽等也只能奏明王爺親自作斷了。」

張五爹捧上了酒菜，呂方也毫不客氣的用起來。金不換可越想越不明。逍遙散人，有本領大鬧冥宮，他們反說並未得手，却將責任全推到了自己身上。

逍遙散人如眞的將娘娘擊傷，娘娘又何必說是中了自己的鬼爪？娘娘如有不測，彩雲將怎樣？這時，却又有了一個奇想，不如借此機會，再入冥宮。卽道：「老前輩，娘娘說是中了在下的鬼爪，是否在下在慌亂中偶然對娘娘有所冒犯？現在也記不準確。但，晚輩絕無傷害娘娘之意，也就是絕無與貴宮作對之意。娘娘果中鬼爪，也用不着散功自棄，晚輩有法可以相救。但不知娘娘現在情形如何？」

呂方聽得一躍而起，道：「金公子，這是你的本意？」

金不換道：「我們無寃無仇，昨日之事，根本起於誤會，怎能隨便傷人？如娘娘確爲鬼爪所傷，晚輩決意前往救治，以贖前愆。」

呂方向金不換打量着，面露猶疑，對金不換的言語，不敢深信。

金不換續道：「老前輩，不必懷疑，請問娘娘傷已發至何等程度，如已過時，晚輩也回天乏術，此話也不用再提了，晚輩無心鑄此大錯，唯有望王爺回來能加原諒！」

呂方道：「娘娘傷勢如何？我們當然不便觀望，據郝總監說，背上五條指痕，色如珠砂，郝總監還不知厲害，娘娘自述是中的鬼爪，非鬼奶奶不能相救。因此，傳旨準備後事。爲了減少無望中的疼痛，

娘娘定今晚子時，自行散功。」

這可說得金不換更是駭然，他習的是鬼爪，這是金不換目前所能的唯一絕招，可以制人於死。多數是中敵人之背，傷痕也確是五條珠砂指痕。可是，昨晚從未與娘娘交過手，逃出天牢之後，雖曾與娘娘交談，也未見面。

一在林內，一在林外，娘娘怎會中了自己的鬼爪？莫不是師父親自來了，如是師父，娘娘怎說是自己？以她的修爲，絕不會連對方也見不到，卽行受傷。

金不換可眞不想這位娘娘就此畢命，他始終認爲這位娘娘對自己絕無惡意，甚至，彩雲的行動，都是受她所命，果眞中了鬼爪，自己理應前去相救。

卽使是師父出手，也得向師父求情，說明原委。因此，急道：「傷尚可治，娘娘此時尚未自行散功，老前輩你就快領我前去如何？」

呂方道：「傷之於前，又何以要治之於後？」

金不換只得道：「逃離後宮時，爲娘娘追及，無意中就發此重招，實屬罪過！」呂方稍停一會，道：「這件事，我可作不了主。但，解鈴繫鈴，你能醫好娘娘，我們守護之責，也好對王爺說話。你且隨我入宮，先在外殿相候，待我們與郝總監商量之後，再作決定。」

金不換也知道冥宮中，郝石波權力最大，卽應道：「晚輩一心相救，但求彼此互解，不必因此誤會而結下深仇。一切從老前輩吩咐就是。」

呂方卽起身向那些挑夫壯漢道：「我須先行，你們將東西挑到桃枝嶺側面小徑上，自會有人前來接取。」

金不換道：「老前輩，晚輩定能相救，用不着這些不祥之物了。」

呂方也相信金不換旣能傷，也必能治，卽向一名跟隨的長隨道：「你且留在此處，暫時不必上山。我回宮後，再着人前來處理。」

金不換趁此時機，將張五爹拉過一邊道：「五爹，小生有所奉托，如是小金哥前來，請代告知，我已來此，又與白衣秀士呂方前輩，往西寶山去了。」

張五爹愕然道：「公子，你去西寶山，近年來，西寶山鬧山魈，連樵子也不肯前去，你怎能去得？」

金不換笑道：「大好古跡，並無甚麼山魈，外面以訛傳訛罷了。這位呂老前輩就此常來自西寶山的，五爹不必担憂。但請緊記告知小金哥，我原是來此找他，却未找到。」

張五爹也道：「今天眞不巧，小金哥早應來了，怎的不見？」

張五爹剛說完，外面應聲道：「五爹，我來了！」正是小金兒，從門外擺着的那口大棺材裏跳了出來，笑嘻嘻的向裏面急奔，這可使呂方與那些抬棺材的壯漢，都大吃一驚，這棺材怎會藏着一個娃兒？

金不換當然一點也不爲奇，怪爺爺祖孫兩人，甚麼奇怪的行徑不能做出來？忙喚道：「小金哥，我正要找你！」

呂方急道：「金公子，你認識他？想是同道了？」

金不換應道：「也僅是在此間認識而已。他經手發賣上等狗肉。」

小金兒已跳上前道：「公子，你要不要狗肉？今天狗肉沒有了，狗頭或者還找出幾隻。」

呂方見這娃兒，躍躍跳跳，全是頑童身手，但，他打何時鑽進了棺材？怎的這多人一無所知？卽問道：「娃兒，你怎的進到棺材裏去的？」

小金兒向呂方望住，道：「老丈，你是不是也買狗肉？今天沒有貨，明天準有，要多少？」

呂方號稱白衣秀士，十分和藹的笑道：「娃兒，你賣狗肉嗎？我買，不過你得告訴我，怎的會睡在棺材裏面？」

小金兒笑道：「昨晚，爺爺要打我的屁股，我就逃，他老是追了來，逃了一晚，逃到天明，才知道已經到了城邊。實在累了，給爺爺捉住，我扯着他長鬍子要他抱我回來，他不肯，仍是打了三大板。金公子，好痛啊！我祗是不肯走了。爺爺告訴我，坐轎回來舒服。恰是你們抬着這頂大轎出城，我就坐到了裏面。」

金不換笑道：「這是棺材，怎會是大轎？」

小金兒道：「甚麼叫做棺材？盛甚麼的？」

金不換道：「盛死人的！」

小金兒笑道：「這可給爺爺咒了，却叫我坐死人大轎，把我當作死人啦！」

呂方靜聽他們的對話，心中料到這娃兒必有來頭，而且，口裏連稱「爺爺」。

冥宮裏，早得郝總監通知，怪爺爺已在這蓮花山出現，不用說，這娃兒定是怪爺爺門下了。

震驚之餘，仍是向金不換道：「金公子，原來他是爺爺門下，與金公子正是通家至好，怎的說素不相識？」

又向小金兒道：「小哥，不知你前來，有何見教？」

呂方有自知之明，此時此地，遇上了怪爺爺，不僅使不得强，更是不能稍稍得罪，對小金兒也得另眼相看了。

小金兒瞪着眼道：「見教？甚的見教？爺爺要我給金公子帶錢來了。他說請客，你們這多人，吃了這多酒食，其實，他連荷包也丟了，有甚銀錢付賬？」

金不換聽得猛然而怪，不禁面紅了。他的衣服，在冥宮之外被駝老三金鉤索信撕落後，彩雲送回時，僅有一把摺扇，些許散碎銀兩及碎物，都未歸還，也許還是散落在冥宮外面的地上。他答應呂方，作一小東道，實尚未曾想到囊空如洗。羞愧之餘，又不禁大喜，這明是小金兒說出，他祖孫對金不換昨夜的遭遇，有如目擊。

更可想到，昨晚的冥宮出了大事，而自己全未遭些危險，定是怪爺爺在暗中加以保護。不過，小金兒未曾將話說穿，金不換也不敢當着呂方詢問。

呂方接口道：「原是不敢要金公子破費的。」說着，已掏出了一錠十兩大銀，遞給張五爹，說道：「剩下的，慢慢再算吧！」

張五爹喜出望外，連聲多謝。

小金兒卽道：「五爹，既是有人請客，我也要吃上一份。」

呂方笑道：「小哥，你儘量自用好了

，都由我請，但不知爺爺現在何處？我還想請他喝一杯哩！」

小金兒也笑道：「那可使不得，你這大一把鬍子，請來爺爺，也一樣要做孫子，我才不高興。」

傷殘七子，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當然知道怪爺爺的怪脾氣，任何人都要自稱孫兒。

所以，也不以小金兒的話為忤，仍是帶笑道：「請是請不到的了，不知爺爺現在何處？」

小金兒道：「你不要問他了，提起來，我就吃不下去了！」

金不換道：「怎解？」

小金兒道：「他惱了那些假孫兒，却來打我這眞孫兒。金相公，你去哪兒？我與你一道走，讓爺爺見了，先打你，後打我，就打得輕些了。」

金不換見小金兒的身份已經公開，即道：「小金哥，你怎的還喚我作相公？」

小金兒說道：「你怎的還喚我作小金哥？」

金不換道：「以後改了，你喚我做阿哥，我喚你做小金兒，可好！」

小金兒點一點頭，說道：「好到極啦！只怕你口袋裏有了錢，就不再認我做兄弟了。」

金不換道：「我們是兄弟，永遠是兄弟，剛才去找你，門關了，你與爺爺都出去了。」

小金兒道：「我不是說過了嗎，爺爺昨晚追了我一整晚，今早才得在這死人大轎裏睡了一覺。」

金不換也不敢再躭誤時間，即道：「小金兒，我要與呂前輩去冥宮救娘娘，你代我稟告爺爺。」

小金兒道：「不，我不見爺爺，我要與你一同走！」

金不換道：「爺爺未曾答應，你怎能去？」

小金兒即道：「爺爺未答應，你怎能去？」這一句，將金不換難倒了，言中之意，頗有至理。有了爺爺的踪跡，怎還能自由行動，然而，娘娘要自行散功，非即去相救不可。只得道：「我與你先去拜見爺爺。」

小金兒道：「這幾天生意太好，爺爺捉狗去了，怎能見得到？」

金不換道：「甚麼時候可以回來？」

小金兒道：「我不是爺爺，我又怎麼知道！」

張五爹送上了些飯菜，小金兒自顧自的大吃起來。

呂方站在一旁，外貌尚甚鎭定，心下可不得安寧。冥宮裏，對怪爺爺已早加戒備，知他已到蓮花山，為了甚麼，不得而知。

郝石波却十分緊張，即使是傷殘七子，也因為曾經與鬼奶奶有過節，才投到冥宮王萬知門下，以求庇護。怪爺爺與鬼奶奶找尋自己兄弟，這些天，已足跡不敢越出宮門。昨天見到金不換，更是大驚，幸而金不換詳加解釋，認定鬼奶奶並未發現他們兄弟的踪跡，金不換也只是為了盜取孩兒面而來，孩兒面已為金不換盜走！娘娘又復受傷，可能怪爺爺不會找自己兄弟的麻煩了，昨晚才奉郝總監之命，進福州城備娘娘的身後衣衾購棺槨。

可不料在此再遇到了怪爺爺的親孫兒，等於是遇見了怪爺爺。儘管金不換態度誠摯，全無惡意，這位身懷絕技的鬼奶奶門下，豈是隨便可以深信的？加上這小金兒，一流天眞氣概，而語意之中，却時常有刺，究不知怪爺爺有何意圖，小金兒能在福州城外躲入棺材中，可證自己的行動已全在怪爺爺的指掌之中。

一個金不換，呂方已經無能為力，何況還有後台？當今之計，唯有好好與他們兩人打交道，能使金不換眞的救治娘娘，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小金兒埋頭吃飯，金不換正為應不應先稟明爺爺而不能決定，也沒說話。

呂方即道：「金公子有心相救娘娘，為善最樂，爺爺也一定高興的。就請小金哥代稟爺爺好了。」

小金兒口裏含着滿口的飯，搖頭道：「我不，我不，我與阿哥一同走。阿哥，你去何處？」

金不換道：「冥宮裏的娘娘中了鬼爪，我得去解救！」

小金兒笑得連飯也噴了出來道：「鬼爪，定是你使用的了！隨便殺人，我告訴爺爺，打你的屁股！」

金不換忙道：「我沒有殺人，一時大意了！」

小金道：「不說也行，你帶我一道兒去！」

金不換道：「爺爺找你呢？」

小金兒笑道：「爺爺找我，就會自己尋上來，有一次，我躲到小翠花床底下，也給爺爺找到了。」

小金曾躲在小翠花的床底下，金不換心知肚明，自己的行踪，全被怪爺爺管住了。心念一轉，小金兒堅要隨行，可能也是怪爺爺的安排，立即改口道：「帶你去不打緊，但，宮禁森嚴，不知讓不讓你進去！」說着，日覗呂方。

呂方面有難色，他怎敢招惹怪爺爺上門？怪爺爺自行前來，無話可說，自己帶路，就難免不遭責怪了。

小金兒却道：「要就也不去，陪我等爺爺，先打你，後打我。」呂方急要救轉娘娘，否則，無以對王爺，想想，仍是道：「小哥願去，就一同前去好了。不過，仍須在宮外等候郝總監作主意。」

金不換道：「那是當然！」

小金兒一連吃了三大碗飯，呂方道：「天已不早，還有一段路程，我們可以起行了吧！」

小金兒咂咂嘴道：「走就走！你那裏有沒有飯吃？要不要帶乾糧？」

金不換道：「宮裏多的是珍饈百味，包你吃不了！」金不換即牽着小金兒飄然起程。

途中，金不換想知道些冥宮中昨晚發生的事故，故意撩起呂方敘述昨晚的事，呂方像是不知，也像是推諉，只道：「老朽兄弟，全是奉旨拱衞外殿的，後宮出了甚的事故，不得而知。」

金不換道：「後宮除了郝總監之外，是否還另有衞護人員？」

呂方道：「詳情不知，不過，後宮是機關重重，高手如雲，當然，比起金公子，就相差得很遠了！」

金不換忙道：「晚輩算得甚麼！不過，昨晚見到了逍遙散人，似乎還另有很多外來人，冥宮有無別的損失？」

呂方苦笑道：「金公子是如願以償了，他們怎能還有所獲！」

金不換道：「晚輩躭了一日夜的驚恐而已，怎有所得？」

呂方微笑，並道：「金公子，寶物得來不易，眼見得覬覦之人，為數甚多，公子也須特別謹愼才是！」

金不換知道又是扯到那「孩兒面」上面去了，即道：「晚輩並沒取得甚麼孩兒面，前輩仍是不信。晚輩連爺爺的書信也失落在宮裏，如能救治娘娘，尚望准予找回失物，也就感激不盡了。」

小金兒揷嘴道：「甚麼？你失了爺爺的書信？該打！該打！這次，看你要打多少板！」

金不換對那件失落的內襖，原有兩種猜測：一是跌落深壑，一是被逍遙散人取去。現在，似是怪爺爺祖孫也來過冥宮，也可能是被怪爺爺取去了。但願如此，雖將受些責罰，可不會誤了彩雲的大事。雖說金不換尚不知彩雲所托何事。現在有機會進宮，總得找機會與彩雲一談。

金不換本想一詢小金兒，昨晚是否來過，因為呂方在旁，就不便開聲。

黃昏未到，他們已來到了西寶山的閩王墓之前。小金兒忽道：「他們說，這裏有山魈，不男不女，吃人心肝，阿哥，你怕不怕？」

金不換笑道：「你怕不怕？」

小金兒道：「見過之後，應怕就怕，不應怕就不怕。」

呂方即道：「金公子，請與金小哥在此稍待，老朽與郝總監一商。」這陵寢以外的地形，金不換昨日已熟悉了，呂方向門側的石壁前，移開一塊大石，逕自入內，金不換則正察看昨日被駝老三撕破長衫之處，果然見到一些碎銀與身邊雜物，還散落地上。立即上前拾取。

小金兒將手指劃在臉上道：「隨便檢取別人的銀錢，羞！羞！羞！」

金不換道：「昨天被人扯破了衣裳，掉了下來，原是我自己的！」

小金兒更是笑道：「衣裳給人扯破了，更是羞！羞！羞！」

金不換這時見四野無人，即低聲說道：「小金兒，昨晚你與爺爺，進到了這冥宮？」

小金兒懵然不知，仍是大聲道：「你想我死，爺爺也想我死，你要我進墳墓，爺爺要我睡棺材。我偏不死！我死了，就沒有人扯爺爺的鬍子了。」

金不換忙道：「低聲！你見到我的那件內襖沒有？」

小金兒笑道：「怎麼？連內襖都不見了？你究是在作甚麼來？」

金不換靈機一觸，道：「你沒有見到？」照金不換意料，如是爺爺與小金兒來過，小金兒定會道：「我見到了。」然而，小金兒仍說道：「我怎會見到？你是在這墳墓裏給死人纏住了？」

金不換有些失望了，爺爺與小金兒未來過，這內襖，仍然是落在逍遙散人手上的成分居多。

兩人邊談邊等，直等到天已全黑，裏面仍未見有人出來。

小金兒道：「我的肚子又餓了。人也不見一個，還說有珍饈百味哩！」

金不換也覺得有些奇怪，定是郝石波反對將兩人放進去。小金兒嚷着肚餓，要回去，金不換只是拖延着道：「再等一等！他們定在作商量。」

小金兒道：「是不是要先搬開裏面的死人，才好讓我們進去？」

金不換道：「裏面的死人早就搬清了，全是活人，還有很多活人哩！」

小金兒道：「這些人都是想死的，先就住到了死人屋子裏。」

再等了一會，見到堆在正門門口的大石，一塊塊的向外落下，露出了門口，呂方與郝石波，雙雙步出，郝石波先是一揖道：「難得金公子古道熱腸，鄙人不勝感激。」

郝石波是非男非女的裝束，小金兒先已笑道：「阿哥，他可是那不男不女的山魈？」

金不換忙道：「小金兒不要亂說話。」同時也還禮道：「在下特自前來請罪。不知娘娘的情形如何？」

郝石波道：「且請入正殿再說！」這時，金不換又湧起了另一個念頭，會不會他們已佈下了陷阱，讓自己進去落網？

但是，金不換藝高胆大，又有小金兒在旁，小金兒本身已是一個大助手，何況，有小金兒在，怪爺爺也必是相距不遠的，更是有恃無恐。這冥宮，實在非再度闖入不可。找內襖，通知彩雲，都是要事。

看到他們先一敞開正門，也就牽着小金兒昂然舉步，可能他們也不敢暗加陷害。進到正殿，裏面有駝老三金鈎李信與那個老叫化啞老四和尹中平等，拱立相候。先行讓座，全由郝石波說話，先道：「有勞久候，萬分抱歉。因為娘娘決意升遐，不願金公子救治，由在下等苦苦相勸，才獲應允。因此阻遲了，尚望金公子多多見諒。」

金不換也不自覺的為之歉然，此時好似眞是自己大意將娘娘傷害的，忙道：「晚輩自知罪過，尚望娘娘能予寬恕，就此前去施術如何？」

郝石波道：「因為娘娘心有不願，所以，先得向公子說明，施救時，娘娘言語如有衝撞，務請公子忍耐。」

金不換心想，這位娘娘，修為已高，受此重傷，當然有愧有恨，不想救法，就是不願受仇人的恩。忙應道：「晚輩內愧至極，即使娘娘見責，也是罪有應得，焉敢在意！」

郝石波仍不起身，又道：「敢問金公子，施術時，應須何種手法？請先見示，以便準備！」金不換聽到，這可能是宮幃規矩，男女有別，應有避嫌之處。聽說，眞正的皇帝妃嬪患病，太醫們須隔着一層紗巾把脈，從來不能直接望見顏色。這冥宮，是不是也學得一模一樣？即道：「本門招式，並無毒物，非用藥物解救，全憑內氣，通關過節，再加上通常療傷劑，即可復原。」

（未完待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　新・圖

百花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應允在三日期限內為百花帮研製出解毒藥汁，期前一晚，他預將辟毒珠浸在水中，相當時間後取起辟毒珠，將缸中之水以化解毒汁，果具效力，翌日，故意裝模作樣，當着芍藥、玉蘭之面，試驗成功。百花帮主特在仙春舘設宴慶賀，宴罷，凌君毅隨同芍藥前往晉見百花帮太上帮主。乘坐小舟經過一條深長狹仄溪流後，又在一條崎嶇、狹小的洞道奔行，方始來到一處美若仙境的谷中，不大工夫，便已來到一座精緻的樓前，芍藥引領着他進入一間小客室，要他在此稍候——

解去毒汁毒　惹來煩上煩

凌君毅道：「副帮主只管請。」

芍藥沒再說話，轉身匆匆走出。

凌君毅獨自在椅上坐下，先前只當芍藥進去通報，很快就會出來，那知等了頓飯工夫，還是不見芍藥的人影。

心中漸漸感到不耐，站起身子，背負雙手，觀看壁間掛着的字畫。

這樣又過了一刻之久，才聽門口响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

凌君毅立即轉過身去，只見走進來的是一個身穿花布衣袴的姑娘。

這姑娘不過十五六歲，生得眉目如畫，額前梳着一排劉海，兩條又黑又亮的辮子，分左右垂到胸前，小嘴角兒露着一絲淺笑，看去還有些稚氣。

她跨進門，正好凌君毅也轉過身來，小姑娘一雙烏溜溜的眼睛，看到凌君毅，不由的脚下一停，臉蛋兒登時飛起兩朵紅雲。

這也難怪，小姑娘長年住在與世隔絕的山谷之中，從未見過男人！

自然更從未見過這般俊美的男人！

這一含羞，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

凌君毅見她沒開口，慌忙含笑道：「姑娘可是副帮主要妳來叫在下的麼？」

花衣少女定過神來，含羞點點頭道：「你是凌公子？太上請你進去。」

凌君毅抱拳道：「那就有勞姑娘帶路。」

花衣少女低着頭，很快轉過身去，說道：「凌公子，請隨我來。」

走出小客室，是一條長廊，面對山谷，四面青山如屏，瀑布如練，谷中景物，盡收眼底！

這五楹樓宇，中間一間大廳，像是佛堂，正中長案上，供奉着一尊白玉觀音。

敢情這位「太上」，終年長齋禮佛。

花衣少女領着凌君毅，跨進佛堂，走到東首一間廂房門前，佇立簾外，躬身說道：「啓禀太上，凌公子來了。」

只聽簾內傳出一個婦人的口音道：「叫他進來。」

花衣少女打起簾子，低低的道：「凌公子請進。」

凌君毅畧微低頭，跨入室中。

這裏敢情是「太上」日常的起居室，上首一張紫檀雕花錦榻，榻上坐着一個身穿黑色衣裙的婦人。

尖瘦臉，皮膚白皙，頭髮畧見花白，但却梳得一根跳絲兒也沒有，額上戴着黑絲絨包頭，中間綴一顆明珠。

只要看她坐在那裏，不怒而威的神氣，自然就是百花帮的太上帮主了。

芍藥就站在她身後，垂手伺立，狀極恭謹。

錦榻兩旁，是八把椅几，中間放一張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盂「毒汁」，和一小瓶自己配製的藥汁。

難怪芍藥進來了這許多時光，才着人來請，原來「太上」要她當面試驗「毒汁」解藥。

這原是一瞥間的事，凌君毅堪堪跨入廂房，就聽芍藥嬌聲說道：「凌公子，這就是敝帮太上了。」

她站在「太上」身後，朝凌君毅暗使眼色，呶了呶嘴，似是示意他伏身下拜。

凌君毅只作不解，走上兩步，抱拳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凌君毅，拜見太上。」

太上端坐不動，兩道冷電般的眼神，直盯着凌君毅，好像要從他臉上找出什麼來一般，過了半晌，才冷冷說道：「你先坐下。」

凌君毅道：「太上面前，那有在下坐的份兒？」

這原是客氣話。

太上微帶慍意，冷聲道：「老身叫你坐下，你就坐下，我有話問你。」

芍藥焦急的朝他遞着眼色。那是示意他趕快坐下。

凌君毅瀟洒一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謝座了。」

退後兩步，就在錦榻左首一張椅子上坐下，抬臉道：「太上寵召，不知有何見教，在下洗耳恭聽。」

太上臉上，似有厭惡之色，不耐道：「老身說過有話問你。」

凌君毅道：「不知太上要問什麼？」

太上冷聲道：「你姓凌？」

這話就問得奇怪，不姓凌，會叫凌君毅？

凌君毅應了聲「是。」

太上又道：「何處人氏？」

凌君毅道：「潁州。」

太上追問道：「世居？」

凌君毅又應了聲「是。」

太上問道：「你爹叫什麼名字？」

這倒像是應試，要背三代履歷。

凌君毅感到有些奇怪，這位「太上」似乎對自己身世，十分注意，而且她在問話之時，目光冷厲，盯注着自己，也似乎有些不太友善。

這就奇了，自己什麼地方得罪了她？心念轉動之際，口中答道：「先父名諱，上瑞下圖。」

「凌瑞圖？」

太上口中低低念了一句，接着問道：「你爹去世了？」

凌君毅又應了聲「是。」

太上問道：「去世已有幾年？」

凌君毅道：「先父棄養，在下只有三歲，算來已有一十九年了。」

太上又問道：「你爹生前，是做什麼的？」

她愈問愈奇，連伺立她身後的芍藥也感到有些意外。

凌君毅道：「先父耕讀爲生。」

耕田讀書，正是書香門第。

太上又道：「家裏還有什麼人？」

凌君毅道：「只有家母一人。」

太上問道：「你娘姓什麼？」

凌君毅看她盤問的這般的詳細，心頭已有警覺。

同時也想到師父在臨行時，囑咐過自己，如果有人問起母親姓氏，不可說出姓鐵來。

此時聽到「太上」問起母親姓氏，隨口說道：「家母姓王。」

話聲出口，突然想起自己曾經告訴過百花帮主，說母親姓鐵；但話已出口，無法收回，差幸太上聽了之後，並未追問。

這點，已可証明百花帮主並未將自己詳細情形，報告太上。

不錯！她（百花帮主）前晚也並沒有把自己的詳情，告訴芍藥。

太上臉色稍霽，點頭道：「很好。」

聽到這兩個字，芍藥總算暗暗替凌君毅鬆了口氣。

太上接着問道：「老身看你武功不弱，師父是誰？」

這句話，聽的芍藥又是有些担心起來，在太上面前，必須有問必答。

但凌君毅曾說過他師父不欲人知，這話如何能對太上說？她心頭一急，忙向凌君毅暗暗點頭，示意他快說。

凌君毅這回倒是依了她，欠身答道：「在下出身少林。」

太上頷首道：「你是金開泰門下。」

凌君毅道：「不是。」

太上又道：「那是潛山大師弟子？」

潛山大師，乃是少林方丈。

凌君毅道：「不是。」

太上不耐問道：「那你師父是誰？」

凌君毅道：「家師法號不通。」

太上身軀微微一震，凝目道：「你是反手如來門下？」

她這句話，口氣之中，驚多於訝！

少林門人，她不在乎；但反手如來的傳人，她可惹不起。

不但是她，放眼江湖，二三十年來，黑白兩道，幾乎沒有一個人惹得起這位說正即正，說邪亦邪的不通和尚。

這可眞靈，已經和凌君毅說了半天，太上那張瘦削臉，始終其寒如冰，但這回聽說凌君毅是反手如來不通和尚的傳人，她臉上就像春風解凍，有了笑容！笑雖很微，但笑容後面，似乎，含有得意之色。

凌君毅是反手如來的傳人，她爲什麼會得意呢？

當然，這「得意」後面，另有文章。這點，凌君毅還差得遠，他是想不到的，他所看到的，只是太上臉上有了笑容而已。

太上語氣也緩和了，徐徐說道：「令師一代高僧，武林奇人，老身欽仰已久，可惜無緣識荆，凌相公是大師高足，老身是幸會之至。」

這眞是前倨後恭。

世間上有許多閥閱門第，顯赫身世的紈袴子弟，所以能到處吃得開，就是靠山紮硬也。

凌君毅欠欠身，連說不敢。

伺立太上身後的芍藥，聽的深感驚異，她從沒聽太上對人說過這樣的客氣話，她望着凌君毅，心中暗暗得意，不禁朝他嫣然一笑。

又是一個得意的人！

太上接着又道：「凌相公替老身製成『毒汁』解藥，老身極爲感激。」

早就該感激了。

凌君毅欠身道：「太上誇獎，黑龍會以『毒汁』淬製兵刃暗器，中人無救，日後必爲害江湖，在下能替貴帮効勞，配製解藥，也可以說是畧盡在下一點心意，好使江湖同道不再受『毒汁』的威脅，太上感激二字，在下愧不敢當。」

太上點點頭道：「凌相公行俠尚義，

眞是菩薩心腸，只是老身和黑龍會結怨甚深，凌相公能否把配製解藥方子見告？」

凌君毅那有什麼解藥方子？

這一問題，他早就想到，太上一定會向自己提起，但却始終想不出較好的理由來。聞言不覺面有難色，遲疑了下道：「這個……」

芍藥及時說道：「太上，凌公子不好意思說出口來，還是由弟子代他說吧！」

太上稍微轉過臉去，道：「妳說。」

芍藥臉含嬌笑，深情欵欵的看了凌君毅一眼，說道：「弟子也問過凌公子，凌公子說：他在咱們這裏，安危莫測，如果交出藥方來，咱們可能會對他不利。」

太上居然並不生氣，微微頷首道：「江湖險惡，人心譎詐，凌相公顧慮的也是有理，但老身一生禮佛，創立百花帮，也只是爲了對付黑龍會而已，豈會如此心狠手辣？」

芍藥道：「弟子也這麼說。」

凌君毅拱拱手，說道：「太上幸勿誤會，在下既肯替貴帮配製解藥，豈會對貴帮有此存心？那是因爲副帮主問在下方子，在下一時無以爲對，只好如此說了，實則……」

太上目光一注，問道：「凌相公有什麼難言之隱，但說無妨。」

凌君毅靈機一動，這回却想到回答她的說話了！

那是他看到自己說出師父名號之後，太上的臉色，有了極顯著的轉變，自己何不把解藥推到師父身上去？

這就欠身答道：「太上明鑒，這解藥方子，是家師得之於一位西域高僧，專解天下奇毒，在下只能依方給貴帮配製，至於這方子，未得家師同意，在下不敢洩漏，此事還望太上原諒。」

這番話，說的入情入理，令人無可厚非。

果然，凌君毅猜的沒錯！

太上聽說是反手如來的秘方，就不再追問下去，淡然一笑道：「凌相公不用爲難，各派都有不傳之秘，老身怎好勉强，好在凌相公已替咱們煉製了兩缸解藥，也差不多够用了。」

芍藥道：「太上，凌公子說，他配製的兩缸解藥，有效期限，只有三個月。」

太上道：「不錯，藥汁是水做的，不易久貯。」

她忽然「哦」了一聲，看看凌君毅，說道：「老身有一不情之請，不知凌相公肯不肯答應？」

凌君毅欠身道：「太上言重，太上有何吩咐，但請明示。」

太上藹然道：「老身手創百花帮，帮中上至帮主，下至花女，均是老身的弟子，但本帮也有不少使者，是從各大門派中遴聘而來。凌相公藝出反手如來，人品武功，自是不用說了，老身也知道像百花帮這樣一個小組織，留不下凌相公，更不敢以『使者』一類名義，來延凌相公。但老身內心，却極希望凌相公能協助百花帮，維護百花帮，因此老身之意，想聘凌相公爲本帮護法，不知凌相公意下如何？」

芍藥站在太上背後，笑了。

凌君毅連連拱手道：「太上厚愛，在下江湖末學，實在不敢應命，至於貴帮需用『毒汁』解藥，在下自當隨時爲貴帮配製，區區愚忱，還望太上垂諒。」

太上看了他一眼，說道：「老身看的出來，凌相公人中龍鳳，咱們百花帮屈留不住，但本帮護法，地位超然，和護花使者完全不同，也不用長留在帮裏，對凌相公來說也十分適合，凌相公幸勿推辭。」

凌君毅道：「太上雅意，在下十分感激，只是在下年輕識淺，實在不敢當此重任。」

太上臉色有些異樣，默然不語。

這下，芍藥可急了，柳眉微顰，一雙美目，望着凌君毅，只是朝他暗暗點頭。

那是示意他趕快答應。

凌君毅道：「在下冒昧，有一件事，想請太上指點。」

太上唔了一聲，注目問道：「凌相公想問什麼？」

凌君毅道：「在下想請太上指示，黑龍會的巢穴所在。」

太上臉色一變，目光凝注，問道：「凌相公要找黑龍會巢穴麼？」

凌君毅道：「正是。」

太上緩緩收回目光，說道：「不錯，凌相公問對人了，黑龍會行迹隱秘，大概除了他們死黨，江湖上能够知道他們巢穴的，只有老身一人。」

話鋒一轉，接着問道：「凌相公要上黑龍會去作甚？」

她說話之時，目光烱烱，直要看穿凌君毅的心事一般。

凌君毅自然也看出來了，她方才聽自己提到黑龍會，就臉色爲之一變，此時又目光盯注，追問自己去黑龍會作甚？

「難道黑龍會和百花帮之間，有什麼隱秘不成？」

凌君毅心念閃電一轉，說道：「在下是聽總管說的，在下有兩個朋友，落在黑龍會手裏，黑龍會的人，把他們當作貴帮護花使者，聲言要貴帮用在下作交換。」

太上道：「此事老身已聽芍藥說過了，不知凌相公有何打算？」

凌君毅道：「那兩個敝友，是在下生死之交義無反顧，還望太上賜告黑龍會巢穴，救人如救火，在下打算立卽動身。」

太上點點頭，微笑道：「凌相公肝胆照人，這份義氣，老身無任欽佩，只是黑龍會高手如雲，凌相公縱然藝出反手如來，但單人涉險，不但救不了令友，只怕連你也非失陷不可……」

她口氣微頓，接道：「老身和黑龍會仇深似海，這二十年來，老身隱忍迄今，一是他們『毒汁』之毒，始終無藥可解，二是老身人單勢孤，自審雙拳敵四手，老身創立百花帮也就是爲了對付他們……」

凌君毅暗暗哦了一聲。

太上續道：「如今總算老天有眼，得凌相公之助，『毒汁』有了解藥，百花帮經老身二十年培養，也調教出百名女弟子，凌相公且在帮中寬待一二日，容老身畧作部署，當親自前去，了斷二十年舊賬，凌相公要救令友，可和老身同去。」

說到這裏，不待凌君毅回答，回頭朝芍藥吩咐道：「芍藥，妳叫茶花送凌相公下山。」

芍藥說道：「還是由弟子送凌公子下山好了。」

太上道：「不，妳留在這裏，爲師另有吩咐。」

芍藥口中應「是」，立即輕移蓮步，走到門口，叫道：「茶花。」

先前那名花衣少女掀帘走入，躬身道：「副帮主有何吩咐？」

芍藥道：「太上命妳，送凌公子下山去。」

茶花偷偷的看了凌君毅一眼，雙頰紅暈，應了聲「是」，轉身朝凌君毅道：「凌公子請隨小婢來。」

凌君毅轉身朝太上拱了拱手道：「在下告退。」

太上頷首道：「老身不送。」

凌君毅走後，太上臉色頓時變的十分陰沉，說道：「芍藥，妳看此人如何？」

芍藥心頭猛然一驚，抬目道：「弟子覺得咱們決不能讓他離此而去。」

太上嘉許的看了她一眼，點點頭道：「不錯，爲師第一眼看到這小子，就有把他除去之意。」

芍藥吃驚道：「太上要殺他？」

太上沉哼一聲道：「沒想到這小子會是反手如來的徒弟。」

芍藥聽出太上言外之音，好像反手如來的徒弟，就不能加以殺害，心中暗暗高興，問道：「反手如來很厲害麼？」

太上道：「三十年前，他大鬧少林，反出佛門，少林中已經沒人是他對手，妳想想看，這老怪物有多厲害，這些年，他從未收過門人，既然收了姓凌的小子，自然是他衣缽傳人，爲師若是把這小子殺了，反手如來豈肯甘休？」

芍藥試探着道：「那麼太上準備如何呢？」

太上嘿然道：「老身自有主張。」

探手從大袖中取出一顆白色藥丸，隨手遞了過去，說道：「去交給妳大姐，要她命玉蘭把此丸暗置飲食中，讓姓凌服下，不得有誤。」

「迷迭香丸！」

芍藥她伸手去接，已感到有些顫抖。

太上冷厲的望了她一眼，說道：「只有讓他服下『迷迭香丸』，才能永遠歸心，忠於百花帮，也可免得罪反手如來。」

芍藥道：「太上說的是。」

太上揮揮手道：「還有，再告訴妳大姐一聲，明日正午，爲師要在百花殿親自選拔隨行人員，着全體護花使者暨本帮弟子，悉在清晨集合。」

芍藥躬身應是，匆匆而去。

× × ×

太上要「御駕親征」的消息，已經傳遍了百花帮！

三十六護花使者，百名花女，全都人心振奮，磨拳擦掌，迎接戰鬥。

× × ×

天色還未全黑，百花帮主從前廳回來，脚步沉重，跨進「仙春館」書房。

她在前廳只轉發了一道命令；但人却疲累的好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

跨進書房，走到窗前一張太師椅上坐下，已經再也支持不住，一手支頤，緩緩閉上了眼睛。

茉莉睜大眼，關心的問道：「帮主，妳怎麼了？那裏不舒服麼？」

百花帮主微微搖頭道：「沒什麼，我只是有些頭昏。」

茉莉很快的倒了一盅熱茶，送到帮主面前，說道：「帮主喝一口熱茶，也許會好些。」

百花帮主道：「放着就好。」

話聲甫落，只聽門口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玉蘭已經舉步走入。

茉莉躬躬身道：「小婢叩見總管。」

百花帮主雙目一睜，有氣無力的道：「三妹，妳來了。」

玉蘭道：「帮主方才吩咐，要屬下辦完事兒，就到妳書房裏來。」

百花帮主點點頭道：「不錯，我有一件事，要和妳商量。」

說到這裏，目光朝茉莉一瞥，吩咐道：「妳到門口去站着，不論什麼人，未經我許可，不得擅入。」

茉莉躬身道：「小婢遵命。」轉身退了出去。

百花帮主道：「三妹妳也坐下來。」

玉蘭望望帮主，問道：「帮主身子不舒服麼？」

百花帮主微微搖頭道：「沒有，我很好。」

玉蘭沒有坐，接着又道：「帮主有什麼事，要屬下去做的麼？」

「嗯！」百花帮主有氣無力的輕嗯一聲，伸手入懷，緩緩取出一顆白色藥丸，朝玉蘭遞去。

玉蘭目光一注，驚愕的道：「迷迭香丸。」

「嗯。」百花帮主又輕嗯了聲。

玉蘭伸手接過，目光一抬，望着百花帮主，不解的道：「帮主這是做什麼？」

百花帮主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裏，漸漸起了露水，幽然歎道：「拿去給他服了。」

玉蘭身軀一震，詫異的說道：「要給他服下？」

兩人都像打啞謎，這個「他」字，心照不宣，誰也沒說出誰來。

「嗯！」百花帮主生似快要虛脫了一般，嗯的十分虛弱。

玉蘭拿着白色藥丸的右手，起了一陣顫抖，抬目道：「這……是帮主……妳的意思？」

她內心顫抖的比手更厲害，連聲音都帶着點憤慨。

百花帮主微微搖頭，慘笑道：「三妹，妳錯怪我了。」

玉蘭道：「那是誰的主意？」

百花帮主道：「這是太上的意思。」

玉蘭嬌軀猛震，失聲道：「會是太上的意思。」

百花帮主幽然長嘆一聲，道：「我早就料到會有這一着的。」

玉蘭低聲道：「咱們能這樣做麼？」

百花帮主說道：「咱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玉蘭逼緊一步道：「帮主忍心？」

百花帮主苦笑說道：「三妹，妳我無力救他。」

玉蘭道：「帮主若有此心……」

百花帮主及時阻攔，截着道：「三妹，妳不能這麼說。」

玉蘭一怔，道：「屬下覺得他是個人才，帮主妳錯過了可惜。」

「我……」百花帮主羞的搖搖頭。

玉蘭輕聲道：「小妹看的出來，妳對他有了情。」

百花帮主一顆螓首低了下去。

玉蘭又道：「大姐眞要有心，小妹甘冒萬死，今晚讓他……」

百花帮主眼中忽然流出兩行淚水，搖搖頭道：「三妹，我感激妳，但這不是辦法。」

玉蘭道：「大姐，難道妳眞要讓他服下迷迭香丸？」

百花帮主幽幽說道：「三妹，妳是知道的，服下此丸，除了永生不生二心，對人並無多大毒害。」

玉蘭道：「不錯但也毀了他一生。」

百花帮主道：「我想不會的。」頓了頓，接道：「我考慮了很久，太上的意思，咱們無法違背，暫時先讓他服下……」

玉蘭道：「但大姐該知道此丸沒有解藥。」

百花帮主忽然笑道：「三妹莫要忘記了，『毒汁』咱們也沒有解藥。」

玉蘭輕啊了聲。

百花帮主又道：「我方才聽二妹說，他是反手如來的傳人，那解藥，也是他師門專解奇毒的秘方，既能解『毒汁』之毒，自然也能解『迷迭香丸』毒了。」

玉蘭眼睛一亮，又「啊」了一聲。

百花帮主接着輕聲道：「所以我的意思，不如先讓他服下，應付過明天，慢慢再設法不遲。」

玉蘭眨動眼睛，喜道：「原來大姐心裏，早就有了計較。」

百花帮主徐徐道：「但我還是要和三妹商量了，才能決定。」

玉蘭道：「大姐想的沒錯，太上既已交待下來，不照辦也不行，明天這一關，先就通不過，好在『迷迭香丸』，藥性還算平和，除了誠心悅服，永無二心，對神智並無多大影响，等過了明天，小妹再行設法好了。」

百花帮主感激的看了她一眼，輕聲道：「三妹，妳令人感激。」

玉蘭道：「大姐這是什麼話，自家姐妹，還說什麼感激？小妹但願……」

百花帮主抬眼柔聲道：「三妹，妳放心，有我就有妳的。」

玉蘭只覺臉上驟紅，羞澀的低叫了聲「大姐……」

百花帮主道：「三妹，不用說了，時間差不多了，妳快去吧！」

玉蘭道：「小妹遵命。」欠身一禮，轉身朝外行去。

就在她舉步跨出書房，陡地住足，口中也同時驚「咦」出聲！

百花帮主自然聽到了，心頭機伶一震，急急跟了出來，問道：「三妹……」

目光一注，不禁臉色大變，問道：「茉莉怎麼了？」

原來奉命守在書房門口的茉莉，此時雙目緊閉，身子倚着牆壁，像在打瞌睡。

這時天色還未全黑，又不是半夜裏，會困倦得站着打瞌睡！

玉蘭伸手連拍了她幾處穴道，茉莉仍然昏睡未醒，不覺黛眉微顰，說道：「茉莉不像是點穴手法所制。」

百花帮主目光凝沉，一言不發，走到茉莉面前，伸出玉管似的手指，翻起她眼皮，看了看，再伸手抓起茉莉左手，按了一回脉息，說道：「氣機流通，脉息平和，顯然不是穴道受制，倒像眞的睡熟了一般！」

說着，用手掌輕輕在她臉頰上拍了兩下，叫道：「茉莉，妳快醒醒！」

茉莉一顆頭軟軟的，只是不醒。

玉蘭心頭猛然一動，迅快返身入室，取起一盞冷茶，朝茉莉臉上潑去。

茉莉身軀一顫，倏地睜開眼來。

玉蘭輕哼了一聲，道：「果然中了賊人彈指迷香。」

百花帮主目注茉莉，問道：「妳怎會中了賊人的迷香？可曾看清這人是誰？」

茉莉張大雙目，說道：「沒有啊，小婢站在這裏，什麼也沒有看到，方才只是……只是覺得眼皮有些沉重，就像打了個瞌睡。」

百花帮主怒聲道：「蠢丫頭，連着了人家的道，還不知道。」

茉莉惶恐道：「小婢眞沒看到人。」

玉蘭道：「快去看看瑞香，薔薇，是不是也中了暗算？」

瑞香薔薇今天輪值「仙春館」大門。

茉莉答應一聲，立即朝外奔去。

百花帮主攢攢眉道：「三妹，妳看這人會不會是……」

她底下的話，忽然住口，沒說出是誰，但螓首一偏，一雙眼睛却朝玉蘭望來，含着詢問的意思。

玉蘭道：「我想不會是二姐，她已經走了一回！而且此人使的彈指迷香，二姐也不諳此種手法。」

百花帮主沒說出誰來，但從她口中說出來了。

百花帮主輕輕歎息一聲道：「不是二妹就好，方才我們說的話，若要被她聽去了，傳到太上耳裏，就不得了。」

玉蘭沉吟道：「但此人使用彈指迷香，潛入仙春館來，必有目的，顯然不是本帮姐妹。」

正說之間，只見茉莉和瑞香兩人，匆匆走入。

玉蘭目光一抬，問道：「瑞香，方才是妳和薔薇值班，守在門口，可曾見到有人進來？」

瑞香躬身道：「回總管，方才除妳之外，並沒有人進來。」

玉蘭臉色微變，揮揮手道：「妳快去吧，這裏沒妳的事了。」

瑞香又躬了躬身，匆匆退出。

玉蘭望望百花帮主，道：「大姐，照此看來，這人是從後面越窗進來的，他對咱們花家莊院路徑已經摸得很熟……」

百花帮主微微頷首，說道：「三妹，妳快去吧，別誤了正事，這裏的事，我會派人查的。」

玉蘭應聲「是。」便自辭出。

（未完待續）

都市社會技擊傳奇小說

東門白　文
董培新　圖

女俠金燕子（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女俠金燕子追踪張法，終於把被張法迷昏遭擒的岳敏救出，她自一歹徒口中獲知歹徒會往勒索另一打撈商李雲，乃命岳敏往李雲家保護，岳敏走後，金燕子在那囚禁岳敏的鋸木廠中，中了機關，爲歹徒所擒。張法現身與金燕子談判，要她放棄任務，恫嚇利誘，但金燕子不爲所動，張法乃囚之於一客廳中。岳敏在李雲家盜得一袋鑽石回家不見金燕子，藉所豢燕子引路，來至鋸木廠，恰值金燕子在火爐焚燒星石發出求救訊號，岳敏潛至屋頂擊昏三名漢子，放下繩索要扯金燕子上來——

精心盤虎窟　大意陷狼窩

當岳敏正要往上拉時，後腦上被重擊了一下，眼前金星迸射，此刻回身有生命危險，順勢向前一栽，伏在瓦面上。但面部却是側着。

屋面上能見度甚低，他微微睜眼，發現一個高大的人，眼部以下用手帕紮着，正在拉那尼龍繩。

岳敏猜不透此人的來歷，如果是「蛛網俱樂部」的人，把他擊昏，應立即告警，叫下面的人準備，爲甚麼也在拉那尼龍繩呢？

當然這人更不會是警方的幹探。

原來在烟卣三步外屋面上，有個出口，這人似乎自這出口鑽上來，而由此猜測，這人又可能是下面同伙的人。

現在也不暇多想，他相信金燕子在下面還不知道拉索的人不是他，估計人快拉到烟卣出口處時，岳敏的身子像一隻大蚱蜢原地蹦了起來。

他一手抓住尼龍繩，左膝猛撞大漢的肋骨。

這一手出乎神秘大漢的意料，雖然身手不俗，畢竟晚了一步，身子飛出。因屋面陡坡坡度極大，收勢不住，翻了下去。

這時金燕子已被拉了上來。岳敏說：「表妹，快走！剛才有個身份不明人物，差點破壞了我的救人工作，被我打下屋面去了。」

金燕子說：「是那一面？」

岳敏一指，金燕子拉他向相反方向奔去。這時下面响起了鈴聲。還有沉喝聲。

只聞張法的口音在擴音器中傳出來，說：「在東面，來人仍在鐵欄以內，任何人放走了這個女人，他自己最好先停止呼吸。」

金燕子和岳敏來到西邊，距一大樹約四尺左右，金燕子說：「竄到樹上，容易藏身，然後再決定下一步驟。」

「表妹，我恐怕不行。」

「快，用力……」她拉了他一下，二人上了大樹，她說：「你說那個人不是他們同伙？」

「是呀！如果同伙，把我擊倒，怎會繼續往上拉妳？」

金燕子說：「這裏還有很多秘密，既然來了！不能白來，現在他們在東面追逐偷襲你那個怪人，咱們到這屋中看看。附近有防腐劑的氣味。」

樹下有個小屋，窗子上面開着小拉窗，但門却鎖着，金燕子說：「你在樹上監視着也好，我進去看看。」

她掠到窗上，輕得像一片落葉，那小腰之軟又像一根麵條。扳着窗柱，側身自上端鑽了進去。

不久，屋中發出了微光，那是袖珍照明工具，叫着「夜窗」，又叫「六月星」，光線集中在目的物上，在旁邊三五碼外却只見極弱的光芒，像點火星。

金燕子發現此屋是空的，只有角落處有個大缸，本想再到別的屋中看看，又感覺這既是空屋，爲何有鐵門？而且鐵門上有三種鎖？

她來到巨缸旁，還沒有開蓋子，岳敏已在告警，但她就須看看。缸蓋推開一縫，在「六月星」照射下，她心頭一凉。

缸中坐着一具屍體，也可以說是用防腐劑「富馬林」泡着一具屍體。藥味太濃，也就聞不到屍臭。

屍體的頭髮在藥水中擺動，那是因爲缸未放平，她一拉蓋，缸身搖動之故。

屍體的面部灰白而浮腫，雙目微張，眼珠定滯，射出死魚眼般的色澤。

此人是誰？爲何死後不馬上處理而泡起來？一個普通匪徒，絕無這種殊榮。

「你是說看到屋中有光？」門外有人說話。

「是呀！希望不是我的眼有毛病。」

「可是咱們還沒有資格開這鐵門。會不會是有人進去了？」

岳敏在樹上摘下兩個未熟的果子，抖手擲出，菓子在兩個匪徒頭上變成果醬，人一倒下，金燕子已經竄了出來。

這時搜索的人已奔向這邊，足有十二三個之多，金燕子打個手勢，二人掠出鐵欄外，滾下坡。可是金燕子却發現二十碼外小路上有輛車子，駕駛座上有個人，另有一人扛着一個沉重物體入車中。人也鑽了進去。

金燕子向那車子輪胎射了兩槍，但那車子仍然開走，消失于林叢陰影間，顯然是不須充氣的輪胎。

「表妹，剛剛入車中那漢子的身材，可能就是剛才在屋面上偷襲我那個。我沒有看錯。」

金燕子沒有出聲，她知道這件案子愈來愈複雜了。

第二天下午，金燕子和岳敏都在帮辦陶光的辦公室內，金燕子說：「陶帮辦，現在你必須逮捕四個打撈商了。」

陶帮辦說：「他們的罪名呢？」

金燕子說：「盜撈國有寶藏，還有殺人滅跡之嫌。我們找到了『鬼手』替身的弟弟，他已知哥哥被孫七利用，向林國泰等人押圖及贖圖，被林國泰殺死，黑吃黑

吞了沉船圖。只是在目前還不知道是林國泰一人幹的，或是四人合伙？」

陶帮辦派出得力部下，前往捉人。他說：「半月前在海邊發現的孫七屍體是假的了？」

「是的，孫七當初的計劃頗爲周密，明知這四個打撈商個個陰毒，明知他們証實寶藏確實之後，必起歹念。所以以替身被殺，孫七暗中監視，待他們得手均分後，再出現以揭發謀圖害命爲威脅，向他們勒索鑽石，據估計有半噸鑽石。」

「半噸？」陶帮辦以爲鑽石應以克拉計重，半噸鑽石，不敢想像，他要鼓起勇氣和對金燕子的信心，才能相信這件事的眞實性。

「但這四個打撈商也不簡單，不甘讓孫七不勞而獲，各自拿出了少量鑽石。」金燕子說：「孫七貪婪成性，自然不肯罷休。」

陶帮辦說：「裝神弄鬼，嚇唬少女又刦走了她們，也是孫七幹的了？目的是分散警方的注意力？」

「原則上是的。孫七所以敢讓他們明分鑽石後再勒索，是因爲他知道四個打撈商都有女兒，而且十分鍾愛，先威脅之，再刦走少女，作爲人質，四個打撈商必定屈服，那知鑽石是人性的試金石，大量鑽石，竟擊潰了父女之愛，他們雖然關切女兒，焦急萬分，但却不像孫七預期那樣順利。要他們吐出大部份的鑽石，顯然辦不到。」

帮辦喜形于色，說：「金小姐，如此說來，案子已經快要結束了？」

金燕子搖頭說：「陶帮辦，事情還沒有這麼單純。」

陶帮辦面色一變，說：「是不是孫七明知事敗不敵，已經遠高飛走了？」

「當然不是。有些事在目前僅憑臆測，說出來于事無補，反而有害。」金燕子說：「帮辦，前幾天你不是說過，有一個日本人在報上登尋人啓事。」

「不錯，登啓事的人名叫宮澤信，他找尋一個名森山雄的人，像這類尋人啓事，警方都列入記錄，以便查尋，但必須先與尋人者接觸問明失踪者之身份及形態然後才能行動。然而，警方始終沒有找到這個名叫宮澤信的人。當然也沒有找到那個森山雄。」

金燕子說：「請繼續找尋那個宮澤信，一旦找到，請馬上通知我。另外請調查一個名叫張法的人，會那一種外文？」

「當然，」陶帮辦茫然說：「金小姐，這則尋人啓事，和這件案子能扯上關係嗎？」

「很可能！但也可能毫無關係。」

這時派出的警方人員打電話回來報告，四個打撈商自昨夜外出就沒有回去。且說是和一個十分高大的紳士外出的，外出時也沒有向家人交待何時回來？

金燕子對這件事不感驚異，大部份鑽石已在她的手中，甚至於四個打撈商也不知道被何人盜走？那麼刦持他們的人，暫時不會殺死他們。

金，岳二人離開陶帮辦的辦公室，金燕子駕車，岳敏坐在後面，忽然說：「他媽的！孫七這小子硬是不敢出面，有一天被我遇上，先打扁他再說！」扯開胸衣，又露出了小山似的胸膛及茸茸黑毛了。

金燕子在反光鏡中看了一眼，不禁皺皺眉頭。每當她看到岳敏這種粗獷的作風，就不免大皺眉頭，但她那深不可測却又清澈無比的美眸中，總是昇起一層令人無法捉摸的光霧。

金燕子說：「你知道孫七替身的弟弟是不是？」

「是的，表妹，我們要不要去訪問他一下？」

二人見到這替身的弟弟，知道替身叫趙仁，弟弟趙義，乍見金燕子和岳敏來了，虔誠地接待。此人是個光桿，私生活不正常，也無正當職業的獨身男子，他們的住處之髒亂都差不多。

金燕子說：「趙先生，你是說孫七的替身是令兄？」

「是的，金小姐。」

「怎能證明你們是兄弟？」

「這很簡單，」趙義取出照片簿，有很多和他的哥哥合拍的照片，金燕子仔細觀察，此人的確像孫七。因爲在陶帮辦處見過孫七的照片。

金燕子說：「趙先生，你參加『蛛網俱樂部』是爲了替哥哥報仇？」

「是的，但進去以後，我發現太困難了！根本見不到孫七本人。」

金燕子說：「他們一直不知道你是死去那替身的弟弟？」

「當然，如果知道，我不會活到現在。」趙義說：「主要是我像家父，家兄則像家母，況且我改了名字。」

金燕子點點頭，說：「你參加了多久？才不過十天左右吧？」

「是的，家兄死了才二十天左右，由於家兄爲孫七作替身這件事對我說過，而我也相信，家兄沒有告訴孫七他有個弟弟，所以我發現海邊浮屍，一看便知是家兄而不是孫七，但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

金燕子說：「自你進入『蛛網俱樂部』之後，每次孫七都是在黑暗的屋中出現，從未讓部下見到他的眞面目嗎？」

「是的，金小姐，我十分懷疑，那個頭子是不是孫七？」

金燕子點點頭，說：「看身材不大像，而且孫七不跛。」

金燕子續說：「趙先生，你從未聽到那頭子說話，總是張法代爲發言嗎？」

「是的，張法本名叫張世法，我過去認識他。」

金燕子很激動說：「那太好了！你知不知道張法會那一種外文？」

「張世法看來四十左右，但他已經五十出頭了。據說二次大戰期間，他在日本佔領馬來亞那一段時期，曾幹過一任通譯，自然會日文了。他是個潛水專家。」

「行了！趙先生，你要自己小心，萬一有困難，馬上和陶辦帮連絡，他會保護你的，你的資料太有價值了。」

二人返回寓所，岳敏說：「表妹，張世法過去幹過日本人的通譯，這和本案有何關連呢？」

金燕子說：「表哥，以後多利用你的智慧，我發覺你並非沒有，而是不會利用，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來龍去脈和蛛絲

馬跡。

「就以那頭子來說，每次見自己的部下，必須在黑暗的屋子裏，而且永不出聲，由張法代爲發言，這有三個可能。」金燕子續說：「第一，此人是啞巴，根本不能發音。其次，此人的嗓音特殊，怕部下聽出口音。第三，此人根本不會說中國話，所以必須找個代言者。」

「這……」岳敏驚愕地：「他……他是日本人？」

金燕子不正面回答這問題。她說：「第一，孫七不跛，且趙義剛才也說過，此人的身材也不大像。第二，孫七狂妄囂張，我們既已找上門去，他似乎不必再藏頭露尾。第三，依我猜想，孫七也沒有那種身手。此人不但速度快，出手沉猛，和你不相上下。」

岳敏吶吶說：「那麼孫七呢？以他的狂妄，會屈居人下，作日本人的部下？」

金燕子也不回答這問題，這並不是她故弄玄虛，愛吊胃口，而是任何一件事，尚未肯定之前，絕不隨便下定論。

岳敏說：「既是孫七找個替身去押圖，林國泰等殺了替身，撈出鑽石，而孫七開始裝神弄鬼，與警方鬥法，他應該是『蛛網俱樂部』的頭子，怎會是日本人呢？莫非壓根兒孫七就是『蛛網俱樂部』的二號頭子？」

「不，頭子移主，是最近發生的事。」金燕子說：「研究一件案子，應該注意它的原始導因，你僅知道那張沉船圖是孫七的，可是孫七又自何處得來的？」

岳敏似有所悟，說：「妳是說孫七的圖，得自日本人的，那日本人，又奪了回來？」

「還記得張法裝酒鬼所說的話嗎？」

「那會是眞話嗎？」岳敏說：「他說有個日本人携圖來到B城，認識了孫七，二人去勘查沉船位置，那日本人下水之後，再也未上來。那不是死了？」

金燕子說：「再往下推研，應該有答案了。張法說到這裏，沒有再說下去，其實前面說的可能十之八九是眞的。這就叫着虛虛實實，眞眞假假，當然，他也知道，不說點眞的，也瞞不了我。」

岳敏大力拍了後腦一下，說：「我大概猜着了！可能孫七害了日本人，但那日本人未死，却因而致殘，他的腿跛了，很可能就是那次負傷所致。他好了之後，殺了孫七，攝服了張法，取代了孫七的地位。但其餘部下並不知道……」

岳敏一轉身，金燕子已不見了，却聽到她在內間，說：「表哥，咱們這兒，已經有客人來過了！」

岳敏奔到房門口，金燕子拿着一張信箋走出來。信上是這樣寫的：「我們知道妳需要什麼？相信妳也知道我們需要什麼？但是，我們絕不貪婪，僅要妳手中所有的一半，而我們送給妳的却是全部，那包括四個打撈商和三個少女，以及引起此案的『鬼手』孫七，如果妳認爲這交易公平合理，請帶着東西，於今晚十二點正，到B城北方約二哩的檸檬山莊交換，如逾時不來，或帶警方前來，明天一早妳將發現人質的屍體。而且僅能和妳的助手前來，希勿自誤……。」

後面具名是「冷眼旁觀者」五字。

「他媽的！半路又殺出一個程咬金。」岳敏說：「一定是昨夜偸襲我那個人，簡直是吹牛，咱們在『蛛網俱樂部』中沒有得到什麼，那小子昨夜去了一次就能把四個打撈商，三個少女以及『鬼手』孫七弄到手？」

金燕子說：「凡事急暴沒有用，表哥，你先到帮辦那裏弄淸幾件事：檸檬山莊的構造與設計，是否有電話？」

岳敏說：「你相信這人不是胡扯？」

「我以爲不可能全是假的。」二人也在屋中檢查一次。

「怎見得呢？反正鑽石能使某些人發高燒，胡說八道。」

金燕子說：「此人能查出我們的住處，而且留下信不動屋中任何東西，就憑這一點，只好姑妄信之。」

岳敏走後，金燕子寫了封信，却駕車來到「蛛網俱樂部」的大宅附近，小燕子站在她的掌心上，她把那封信讓燕子啣着：「燕子，把這封信送進去，最好是丢在有人的屋中，馬上讓他們看到。」她指指那大宅。

燕子眞能如此通靈嗎？這是訓練的技巧問題，海豚能表演很多花樣，連人類都作不到，狗也會表演，肩負偵探及間諜的工作，且能够主動救主。就連最受人類歧視的猪，也有人予以訓練，表演細膩的花樣。

所以燕子送信，也就不足爲怪了。

暮色蒼茫，正是夕陽剛剛消失後不久，燕子展翅飛出車外，飛向大宅。在外面看來，沒有人知道大宅中是否有人？但燕子知道。

牠在大宅上空飛了一周，聽到人聲，卽穿窗而入，信掉落時，牠已經又掠了出去，飛回車中。

岳敏見過帮辦，特別陪他到B市建設局查明，當他駕車回程時，必須經過一條林陰小道，兩邊環植花木，忽然聽到翻車聲，和女人的尖叫聲。在這種較窄的小路上開車，最易和迎面的車子撞上。

果然，一輛小跑車側在地上，輪子還在動呢！而一個女人却摔在三五碼之外。

岳敏奔出車子，把那女人抱起來，眼見她的臉上，臂上及腿上都有血漬，似乎已昏了過去。

他把她放入後座上，掉回車子要送入醫院，那知一隻玉手搭在他的肩上，以黏黏地，軟軟的語音說：「岳大哥，你眞好——」伸手用手帕捂住了岳敏的鼻子。

這叫着「君子可以欺以方」。車子是以駕駛特技弄側的，她身上的血漬也是假的。而現在，岳敏躺在後座中，那健美的女郎駕車而行。

自反光鏡望着後座中的岳敏，憨厚而令人極生好感的面孔上，沒有痛苦的表情，十分安詳。胸衣敞開，黑毛茸茸，幾乎可以嗅到生鐵氣味。

「嘖嘖！」她嫣然一笑，自語着：「這小子可眞够勁……」

十分鐘後，車子開入市內一幢小洋房的後門，女郎把岳敏抱入屋中。

又七八分鐘之後，她自浴室內走出來。這種走路的姿態，如果說她是在蜿蜒游

動就比較恰當的了。

而她，正是那天在那日本浴室走出來，被金，岳二人搶走了鞋中秘室那個惹火的日本女郎。

她的胴體很高大，身上的「零件」也是大號的。所以走起來「零件」在顫動，腰與隆臀也在作奇妙弧形的扭擺。雖然披着蟬羽似的浴褸，仍可隱隱看到有透明感的玉腿，甚至於更奇妙之處。

進入房中時，並沒有爲岳敏銹上，因爲她知道這種藥先使人昏迷約二十分鐘，然後醒來，進入另一境界。

那是一種奇妙的境界，視界所到之處，都是粉紅色的，即使素日最討厭的事物，此刻看來，也都充滿了生氣，令人賞心悅目。

岳敏果然醒來了，女郎開了美術燈，然後作了一個嬌慵的姿態，這姿態能使胸圍更挺，「海拔」高不可測。而下圍則作極爲輕微的扭擺。至於她那美目中的光芒，有一種奇妙的力量，能使任何道學先生，岸然道貌的君子面紅耳熱，血脈賁張。

但岳敏只是木然地睨着她，沒有任何原始的慾念的衝動跡象，像一頭巨豹看到一頭斑馬正在思春，牠們之間，沒有任何衝動的導體。

「嘖嘖！」女郎說：「眞能忍！其實越是能忍的男士越是勁道十足，亞賽猛虎……」她脫了浴褸，晶瑩的肌膚，在美術燈下泛起一層光輝，使人直覺地以爲這是一塊烙鐵，溫度再高些可以變爲液體。

岳敏木然地：「是妳本身慾念泛濫，抑是必須作出各種最原始的挑逗姿態引起我的慾念？」

女郎似感吃驚，說：「到現在爲止，你還沒有感到無比的需求？」

「不，我的需求遠超過妳，但解決這問題，我從不光顧人肉市場。」

「什麼？妳把我當作妓女了？」她扭得已經不太起勁了。她非常信任那種藥，任何鐵漢，任何能自制的君子，都會原形畢露。正因爲岳敏是例外，好奇引起了她的興趣。

「當然不，妳的條件是接近一流的，妳的技巧也是一流的，具備了一流妓女討好客人的高度藝術性誘惑。但是一個男人所追求的不僅是肉體的快感，神經的刺激，而是心靈的契合，和互惠的樂趣。」

「我不懂你的意思。」

「簡言之，對方快樂，自己才能獲得眞正的快樂，少婦，妳是爲了解決自己的問題，抑是喜歡我？」

「看你！當然是喜歡你了！」

「那麼請告訴我，妳們的頭子不是『鬼手』孫七，是一個日本人吧？」

「你……」女郎憬然而失色，說：「你的神智仍是淸醒的？」

「讓我告訴妳，對『飲食男女』問題，我有一種特殊風格，如果不是雙方互相愛悅，我幾乎是先天免疫的。」

「怪人！那不可能，那違反了自然，也就是違反了人性。」

「眞的！」岳敏說：「請眞心回答我的問題。」

「是……是的，我們的頭子是日本人，而不是『鬼手』孫七。」

「『鬼手』孫七呢？」

「他沒有資格作頭子。」

「你們的頭子就是沉船圖的原始持有人嗎？」

「也許不是，但在目前，他在盡一切可能造成這種事實，使所有的人都相信沉船圖是他的。」

「可是『蛛網俱樂部』的嘍囉們，似乎仍以爲頭子是孫七。而且你們的頭子不敢讓部下看到眞面目，聽到眞的聲音，這又如何解釋？」

「你……」女郎是奉命刦持岳敏，但沒有奉命以這種方式誘惑他，現在的醜態畢露，可以說是掉落自設的陷阱之中。

人類的慾念最難控制，所以古人以「意馬心猿」形容之，一個氣血方剛的年輕人，想以色慾去誘惑別人，就像一個敷設太多陷阱的獵人一樣，往往一轉身即會掉落自己的陷阱之中，那是因爲岳敏渾身充滿了男性魅力。

女郎的慾念全消，伸手拉開了抽屜，握住了一柄手槍，可是岳敏根本沒有昏迷，像這種太陳舊的刦人方式，他見得太多了。在女郎以手帕捂他的口鼻時，適時閉住呼吸，佯作昏迷。

在這一刹，他的身子像怒隼般的飛掠，他的脚在她的持槍手腕上造成肉碎骨裂之聲。手槍飛起，被岳敏接住。

女郎的腕骨已斷，可是她還不想認命，嘶呼着施出「廻旋擊」。晶瑩修長的玉腿，貫滿了力氣，虬筋栗肉，不再予人以非非之想，帶起强烈的風聲。

只可惜岳敏不是憐香惜玉的人，揮臂一撩，在那玉腿根處，切了一掌。這一掌力道之沉猛，足以憑那肌肉的震動之力，震破女人最貴重的一道網膜，假如她有的話。

女郎的身子倒飛出去的同時，床下一個大漢一臂抱住了岳敏的雙腿，另一手貫注了所有的力道向他的胯間抓去。

這一手來得太突然，但岳敏最厭惡這種襲人的方式。伸手按在大漢頭上一扭，「格支」一聲，他忘了自己手上勁道太大，大漢嗓中，發出鷄叫似的怪聲，手就鬆了。

但這一按一扭，竟把大漢的頸子按入胸腔之中，乍看起來，好像沒有脖子。

女郎昏過去迄未醒來，岳敏扯開衣領，打開電風扇吹了一陣，然後用床單把女郎捲起來，挾着就走。

岳敏駕車離去，女郎醒來在床單內大力掙扎。說：「岳先生，快放了我！我可以告訴你一切了。」

「回去再說吧！」

「你帶我回去是不聰明的。」

「妳又在自作聰明吧？」

「眞的！你把我帶回去，當金燕子看到我赤裸着，她一定不高興。」

岳敏對於女性心理方面，等於一張白紙，他愕然說：「那是爲什麼？我擄個敵人回去，她該高興才對。」

女郎說：「岳先生，你結過婚嗎？」

「沒有。」

「金燕子呢？」

「當然也沒有，媽的！妳儘窮囉嗦什麼？」

女郎說：「岳先生，你們是表兄妹關係，你們有相愛而結婚的可能，想想看，一旦你表妹看到我半裸着，如果你是她會怎麼樣？」

「他媽的！妳想挑撥是不是？我們雖是表兄妹關係，可是她從不下意識地看我一眼，而我也從未想到我會……」他不敢說下去。表妹在他的心目中高不可攀，僅是說出這句話，對她已是不敬了。

女郎在被單中笑起來，說：「岳先生，讓我告訴你，一個女人，愈是不正視一個男人，她的心目中愈是注意這個男人。所以表面的冷，反映着內在的熱。當然，金燕子這女人畧有不同，但不是絕對的不同。」

岳敏在她的屁股上擊了一掌，說：「妳懂的似乎不少，妳爲什麼不分析一下，妳剛才在那屋中脫光了窮扭，那是一種什麼心理？」

女郎說：「岳先生，你的見色不惑，心如止水，正是任何女人都會醉心於你的主要原因。坦白告訴你，我淪爲匪徒，絕非生而下賤，而是一時不愼，涉入歧途，我的行爲雖然邪惡，但却能看清好人與壞人。我很喜歡你，剛才的一切絕非上級要我那樣做的。」

岳敏說：「他媽的！他們沒有叫妳那樣做，妳又何必？」

女郎慨然說：「請放開我！我決定回答你三個問題。」

岳敏停下車子，說：「放開妳？是不是仍在迷信妳的魅力？」

「錯了！岳先生，像金燕子那種人間絕色，女人中的女人，你都不生非非之想，我又算什麼，爲了尊敬你的坦蕩正直，這三個問題絕對誠心作答，但僅限三個，你要想好了再問。」

岳敏一扯床單，女郎的身子像個陀螺轉出床單，聳胸隆臀，細皮白肉的健美胴體又裸裎了。

「請問吧！岳先生。」

岳敏說：「你們頭子刦去了四個打撈商？」

「沒有，岳先生！」

「他媽的！妳這是誠心作答嗎？」

「如有一字不實，就叫我淪爲五流妓女。」

岳敏說：「近來有個神秘人物和你們『蛛網俱樂部』的人作對嗎？」

「沒有，岳先生。」

「他媽的！妳又在扯謊，我能放掉妳嗎？」

「岳先生，時代越進步，人類也許越迷信，對誓言的效果，還是有很多人相信的。人類的迷信，也許並非怕冥冥中的果報，而是怕發誓後的或然率。況且沒有任何女人願意淪爲五流妓女。」

岳敏冷笑說：「妳仍然不承認自己說謊？」

「是的，岳先生，對你這位坦誠的人說謊，對自己的人格是一種侮蔑。」

岳敏說：「可是，昨夜表妹陷入你們手中，我去救她，親眼看到一個神秘人物，他們的人，還曾追逐他，但仍讓他逃去了。」

女郎說：「岳先生，我只能告訴你，有這麼一個人，但在目前，已經不是本俱樂部的敵人了。岳先生，三個問題，你已問了兩個，而且都不是最重要的，最後一個問題你要好好把握。」

岳敏說：「你們的頭子叫什麼名字？他爲何代了孫七作了頭子？」

「岳先生，這是兩個問題，你只能選擇其中一個。」

岳敏說：「就選擇第一個好了。」

「他叫森山雄。」

「森山雄……森山雄……」岳敏一拍大腿，說：「前些日子，有個日本人在本市各報刊登尋人啓事，他找的正是森山雄，是不是這個人？」

女郎點點頭，說：「岳先生，這已經超出你所問的三個問題之外。我破例答覆了你，現在我不能再回答任何問題，即使你把我弄回去也是一樣了。」

岳敏說：「妳的答案都可信嗎？」

女郎說：「終有一天，你會知道我菊池香這個女人，也有眞實的一面。我現在就是再向你發誓保證，又有什麼用呢？」

岳敏揮揮手，說：「好吧！妳可以走了。」

菊池香大感意外，說：「岳先生，是眞的嗎？」

岳敏說：「我要殺妳，比捏死一隻蟑螂還要容易些，殺人對我沒有吸引力，雖然有出手太重，有人以爲我嗜殺若渴。」

菊池香開門下車向他作了個飛吻，扭身就走了。

岳敏大怒，說：「他媽的，妳就這樣走？」

菊池香愕然說：「是不是又改變主意了？」

岳敏說：「妳不披上被單，就這樣半裸着走了？」

菊池香扭着無骨的胴體，說：「這樣走，有人看到，會以爲我剛剛夜泳回來，如果披上了被單，那就會令人以爲我作了不可告人的事，或者以爲我是完全赤裸的了。」

岳敏一想也對，眼見她消失於夜色中。駕車返回，發現金燕子在焦灼地踱着。

「表妹，讓妳久等了。」岳敏說：「我遭遇了一點麻煩。」也說了檸檬山莊的內部構造。

金燕子漠然說：「在別人根本就不是麻煩，在你却是。」

「表妹，妳已經知道了？」岳敏說：「你以爲菊池香的話是否可信？」

金燕子說：「部份可信，有的須要進一步印證。」

岳敏以爲剛才那些事，若是表妹暗中看到了，那眞是一件尷尬的事。內心一急，額上滲出汗珠，又扯開了胸衣，說：「表妹，那些事可信，那些不可信？」

金燕子說：「她說頭子叫森山雄，大致可信。第二，她說『蛛網俱樂部』沒有刦去四個打撈商，也大致可信。但她說昨夜偷襲你那個怪客沒有和『蛛網俱樂部』作對，這件事必須進一步證明，而今夜就可以獲得答案。」

岳敏說：「表妹，我雖猜不透那怪客的身份，但因昨夜他的行爲，以及『蛛網俱樂部』中人也在追擊他。且臨走時，似

乎刦去了人質，丟入車中，憑這一點證明她說的話不可信任。」

金燕子並不回答這個問題，說：「準備一下，今夜咱們要去赴約。」

岳敏說：「去赴『冷眼旁觀者』的約會？」

「不錯，而且還要帶着鑽石。」

「這……」岳敏說：「妳眞要以鑽石交換人質？」

金燕子說：「你說値不値得？」

岳敏說：「表妹，我們的任務是殲滅該俱樂部，救出人質，然後把國有寶藏交還本國國庫，而和這個怪客鬥法，不是離題太遠了？」

金燕子說：「自我們來到B城，着手偵察這件案子開始，所見所聞，以及親身所遭遇的事，沒有一件與本案扯不上直接關係。卽使姓古的打撈商使你瀉肚，張法裝酒鬼騙過我，也都與本案有關了。」

岳敏說道：「此人和本案，有何關連呢？」

金燕子說：「若無關連，人質怎會在他手中？」

「可是我不信。不能因爲他昨夜自那俱樂部中扛出一個人丟入車中離去，就相信人質在他手中，況且他還說孫七也在他的手中。」

金燕子說：「如果四個打撈商和少女都在此人手中，孫七也在他手中，並非沒有可能。」

岳敏說：「果眞如此，此人不是比我們更靈嗎？憑他一個人，能自該俱樂部中刦走這些人，他要具備魔術的『大搬運』手法才行。」

「今夜我正要證明你所懷疑的，也是我所懷疑的。」金燕子說：「我們要休息一下，十一點開始行動，把門窗上的所有監視儀器打開。」

岳敏說：「那個『冷眼旁觀者』進來時，不也開了偵察系統？」

金燕子說：「僅開了一半，但那人已經不簡單了。」

× × ×

夜，一寸寸地加濃加深，像一幅瑰麗的潑墨畫。但却下着毛毛雨，十一點還差十二分。

在出發赴「冷眼旁觀者」的生死約會之前，金燕子先和陶辦帮連絡，他獲得的尋人啓事資料是這樣的：森山雄，一切問題都可以見面解決，見報後，務希在約定地點見面。宮澤信啓。

金燕子請陶帮辦立卽拍急電到日本，請日本警視廳查明森山雄及宮澤信二人的來歷。

當然，全日本名叫森山雄和宮澤信的人，恐怕不下數千人，但其他方面要完全符合才行，然後用個手提箱裝了些鑽石。

車子開出，岳敏說：「表妹，妳猜想俱樂部的頭子必是森山雄了？」

「大致是這樣的。」金燕子說：「今夜可以知道俱樂部中人和那怪客到底是敵是友？」

岳敏說：「妳以爲『冷眼旁觀者』就是那個尋找森山雄的宮澤信？」

金燕子點點頭，說了用燕子到「蛛網俱樂部」中送信的事。她說：「信上指明，要他們的頭子和一個女郎前往『冷眼旁觀者』所約定的地點，不能再多一個人，要把孫七及三個少女帶去，我們則以一大半鑽石交換。」

岳敏說：「可是孫七和三個少女不是在怪客『冷眼旁觀者』手中嗎？」

「我不是說過要作一次試驗嗎？在目前，我們所担心的不是打撈商和三個少女的生命，而是所假設的俱樂部頭子森山雄和怪客是不是眞的敵對？」金燕子說：「弄清了這一點，事情很好辦。」

「這不該有問題吧？」

凡事都作一體之兩面設想，就不會出岔，出了岔也來得及補救。金燕子似乎不屑反駁他的話。

三公里很快就到了。正如怪客所說的，的確有幢檸檬山莊。過去是一個日僑的別墅，顏色像檸檬，故以名之。

相距五百碼就停了車，金燕子交待一番，放出了燕子，二人向檸檬山莊掩進。

山莊全是平房，樹木掩映，且因有毛毛細雨，能見度很差，像頭碩大無朋的怪獸，匐伏在夜色中。

這山莊有一道不太高的木籬，籬上爬滿了凌霄花蔓。

靜，山莊中一片死寂，當然也沒有燈光。毛毛細雨落在花蔓上，發出輕微的「沙沙」聲。

突然，籬內傳來了奔跑聲，接着有人竄上籬頂，自花蔓中翻出來。呼呼牛喘着，扯開身上的花蔓踉蹌奔行。

而山莊內也傳來了低喝及打鬥聲。

金燕子打個手勢，二人竄上去揪住了這個負傷的人。這人一看是金燕子，立卽失去了鬥志。因爲他的肩上有刀傷，大腿上還有二三處，每一處傷痕都有二三寸長，深達五七分。鞋襪已被血濕透。

金燕子說：「你是『蛛網俱樂部』的人？」

「是……是的……金燕子，要殺就快動手……反正我失血過多……也活不多久了……」

金燕子說：「你們來了多少人？」

這小子還算挺得住，他冷峻地說：「都是妳這個女人，今天給我們頭子一封信，要他和一位女郎帶着人質到此處來交換鑽石。妳要知道，我們的頭子已換，早已不是『鬼手』孫七了。他說話負責，就帶了人質來，因爲他知道妳一向守信。但爲了謹愼，仍由張法率領一些弟兄在四週戒備。那知果然上了妳的當，裏面的人不是你們，而是另外一撥人……」

金燕子說：「另一撥人有幾個？」

「我只看到三個，但他們以逸待勞，我們吃了虧，我剛才奔出時，四周七八個人衝進去，已有三個重傷了。」

岳敏說道：「你們的頭子，是森山雄嗎？」

這漢子愣了一下，冷冷地說道：「不錯。」

「另一撥的頭子是誰，你知道嗎？」

「不知道。」

金燕子揮揮手，岳敏劈昏了大漢，然後爲他紮住了傷口，放在一株大樹下，和陶帮辦連絡，派人來帶回。

岳敏說：「表妹，我說過，『冷眼旁

觀者』有誠意，可能眞要和我們交換，但妳却招來俱樂部的人攷驗他們，使他們雙方火併。會不會把事弄糟？」

金燕子此刻也有點迷惘，她所想的不是這麼回事，但由這負傷的漢子所說的，俱樂部的森山雄和怪客的確是敵對的。她假設森山雄和「冷眼旁觀者」是同伙。

裏面的打鬥聲愈來愈烈，偶爾也會傳來負傷的慘嗥聲，七首交格聲及附有滅音罩的槍聲，這顯示雙方正在放手大幹。

金燕子和岳敏計議一番，像海上的飛魚，作拋物綫型掠入籬內。

打鬥聲來自內院及大廳，仍未開燈，就像一羣墨魚，在放出大量的隱形墨汁之後，閉着眼睛拚了。

金燕子一打手勢，二人分開，一左一右，先在大廳窗外向內望去，隱隱看出肉搏仍在進行，人影幢幢，刀光閃閃，偶爾藉七首上的寒芒可看清持刀者的猙獰的面孔。

地上有幾具屍體，還有幾個在輾轉呻吟。

這一切似都否定金燕子的看法，雙方是在認眞的拚鬥。

金燕子和岳敏離開大廳窗子，向內院奔去，因爲內院也有打鬥聲。

這裏的打鬥更烈，隱隱看出，俱樂部方面的人有張法，到古家去勒索的寬肩大漢，以及菊池香等人。對方僅有兩個，似已不支。

毛毛雨仍在下着，造物者對這羣愚昧的人的悲傷是可以想見的。像一位慈母眼見兄弟鬩牆，手足相殘一樣，除了傷心落淚還能說什麼？他們僅是在爭家產呀！

金，岳二人再向四處去找人質。這山莊太大，屋宇重重，千門萬戶。而且這種日式的建築，材料多採用木板，走起來終會發出聲音。而房間也是以紙門隔間。

二人逐屋搜索，未見一個人影。金燕子不免疑心重重，因爲，迄今未見到俱樂部的頭子森山雄，和那個怪客「冷眼旁觀者」。

儘管雙方正在慘烈的拚搏，金燕子却仍然不太相信，她是一個擇善固執的人，自己認爲合理的跡象，在未揭開之前，絕不輕易更改。

現在，她正要拉開一個大套房內間的紙門，一柄雪亮的戰刀，自紙門內猛戳出來，逕奔她的胸腹之間。

這危機來得太快，不容思考，身子疾扭，刀身自她的柳腰貼身擦過。她踢開了紙門，不由愕住了。

內間一字排開，八個大漢，兀立不動，八支新式〇·二五口徑的大手槍，齊指向她的心窩。剛才用戰刀施襲的漢子站在旁邊。

刹那間，檸檬山莊內，一片死寂，好像這裏根本就沒有發生打鬥搏殺的事件一樣。

卽使金燕子眞是一隻燕子，在這八支新式快槍的瞄準之下，也會被射得血肉橫飛。

所以金燕子暗責自己的大意，沒有使自己的懷疑產生高度的警覺，而使自己再次入陷，但她沒有動。

而且打鬥停止，証明她的想法是對的，俱樂部和「冷眼旁觀者」是同路人，卽使不是一丘之貉，也有暫時合作之默契，誘她上鈎。

由此可見，對敵人稍有輕估之心，卽能帶來災禍。

但這時却傳來了岳敏的怒吼之聲，他在隔壁房中，被五個大漢困住，由於証實了金燕子的預測，也深信表妹已遭不測，怒極之下，有如一頭瘋虎狂獅。

吼聲中拳脚交舞，三個漢子被擊倒，破門飛出，其中一個大漢自恃蠻力過人，自後面抱住了他。

但他一肘撞出，那漢子慘呼一聲，右邊肋骨至少斷了三根。

由於奉命擒活的，無人用槍，七八柄七首有如架房蓋屋般罩下。岳敏就地一滾，鐵棍似的一腿掃出，就傳來了腿骨折裂和嘶呼聲。

當他竄起來時，腰上中了一脚，但他抄住這隻脚一扭一送，那人的身子像陀螺似的急旋着撞破紙門，落在院中。

人潮稍退卽上，他一掌切中匪徒的肩頭，「克察」一聲，琵琶骨立斷，左拳揮出，把另一個匪徒的下顎擊裂。

岳敏的勇猛使匪徒胆寒，不信邪的還在俟機猛撲，那個到古家去的寬肩高大漢子滾過來施出一式貫手。但岳敏揪住他的手，另一手抓住他的腰帶摜了出去。

他的力氣太大，竟把這大漢的身子隔着一個小院，摜到對面走廊上去了。

接着，向天花板上射下數十發子彈，彈着點都落在岳敏身邊半尺之內。

用連發衝鋒武器，如此準確，是相當不容易的。

金燕子大聲說：「岳敏，不用拚了！咱們認啦！」

這一手頗使岳敏不解，他也看出匪徒爲了鑽石，絕對不敢射死他們，表妹爲何輕易認栽呢？

可是匪方雖不願殺死他們，但必要時可以射傷他們。卽使負傷也是化不來的。到目前爲止，金燕子身上，還沒有一個豆粒大的疤痕。

一個美好的女人，的確不願使自己身上留個疤痕，但是，像金燕子這種女人，當然不會爲了怕留下疤痕而奢言屈服投降。那是有原因的。

岳敏冷峻而粗獷地說：「他媽的！把森山雄和那個『冷眼旁觀者』擒出來，姓岳的要是不能把他們打扁，我就是他的孫子。」

有個匪徒大聲說：「你本來就是個孫子，堂堂男子漢，聽一個女人指揮——」

岳敏竄上去抓住大漢的下顎一扭，「咯崩」一聲，立卽脫臼，大漢殺豬般地叫起來。

但在此同時，岳敏四周又多了十五六個彈着點，只聞低沉而冰冷的聲音，來自屋外說：「金燕子，妳是够聰明的，但要警告妳的助手，別再蠻幹。在目前我們固然不能殺死你們，但在你們身上不重要部位，來幾個透明窟窿，並不影響我們的計劃……」

語氣陰冷，像嚼着脆生生的冰塊。於是金燕子先繳出了武器，岳敏不停地詛咒着，也摔出他的武器。（未完）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天龍爪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九子魔母率衆强闖五鳳帮，把設伏襲擊的胖瘦雙魔擒下，直薄鳳儀峯。龍門棋士師徒假冒數十平前曾擊敗九子魔母的牯老，擬嚇阻魔母，詎爲魔母識破，直闖峯頂要擒龍門棋士，幸龍門棋士習成天棋陣，把魔母誘困陣中。天龍老人與冷面仙子則透過口氣，突睹金鳳飛奔進來禀告冷必威投敵，與呼啦法王勾結進侵，龍門棋士忙喝令衆人依照原定計劃迎敵。唐繼烈偕雅素雅文飛轉馳往玉屋，途中迷途，唐繼烈入林探路，中了一女人的詭計，吸入毒氣，小腹發熱，丹田有異樣感覺——

金石良箴三姬悟　噩耗頻傳法駕驚

唐繼烈已知不妙，强捺怒火攻心，猛運玄功，潛行眞氣，鎭靜搖曳蕩漾的心神。他本想趺坐下來，運功逼出邪香之毒。

可是敵踪在邇，不行呀。

慌亂之中，腦中靈光一閃，仰天引吭，發出一聲怒嘯！

同時，裝作不支，頹然地倚靠在一株大樹幹上，却是緊咬鋼牙，一面竭力冷靜沸騰的心潮，一面功聚雙掌，以便對方一有動靜，立下殺手搜取解藥……

空山廻聲，嘯聲嗡嗡未斷，對面山峰也傳來兩聲急促的淸嘯。

唐繼烈一愕——

難道「雅文」，「雅素」有所發現？

或者，也遇到了敵人？

全身燥熱，越來越烈，如同火炙，難受已極。

他想找一處山澗，泡入冷水中去。

一陣陣的慵懶襲上身來，有骨軟筋酸之感。

試運眞氣，竟直聚不起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

呼吸已成喘息，可以感觸到呼出的盡是熱氣。

同時，腦中浮起不可名狀的念頭。

意識在逐漸模糊，只覺得有一種不可忍耐，不可遏止的迫切需要。

如果，這時那狗女人出現，多好了！

一定撕裂她！

眼，好像黏在一起，欲張無力。

面紅如火，雙目烟薰，紅得怕人，透出使女人心顫的異光。

俏影一晃——

像幽靈一樣，由一棵大樹上如落葉飄墜。

接着四丈外另一株樹上也飄下一人。

如花面，柳素眉，桃花眼，櫻桃嘴。

是兩個美人兒。

一個深紫色衣，淡黃衣裳的女人，妖艷已極，一落地，就迫不及待地向着樹幹，剛有所警覺，想動手的唐繼烈撲去。

纖指指處，閉了唐繼烈的「左右肩井」，縱情地格格蕩笑道：「奴的哥，奴來侍候你，你有氣，只管出在奴身上吧！」

如在平時，唐繼烈如生龍活虎，再加兩個女人也會被他劈掉。

可是，現在他除了人類本能的衝動，全身血液如沸外，眞氣難提，骨軟筋痲，再被點了穴道，等於待宰之羊。

不！他現在的表情，活像欲攫人而食之猛虎。

他喘着氣，雙目赤紅，瞪着正在忙着自行寬衣解帶的女人。

那是九分慾念中尙有一分難以形容的怒憤！

在他雙目烱烱之下，女人快成一頭白羊了。

羊投虎口！她向他懷中撲入，白藕似的玉臂一張，一抱，把他抱個結實，嬌喘吁吁地一面送上香唇，連舌頭也加上……

一面如庖丁解牛似的爲唐繼烈寬衣。

那紫衣女人眼饞地頻嚥香津，大約不好爭先搶吃，表面靜靜地站在一邊，面紅紅的，眼睛水汪汪的有點手脚不知放處。

看着淡黃女人急如救火的樣兒，她終於忍不住吃吃嬌笑道：「月姊，羊肉到口，還像沒見過男人似的急麼？……」

嚥了一口口水，接道：「好好受用，他功力深厚，眞陽充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難得『爐鼎』，十分難逢的童子雞，我出去轉轉，替妳把風，記着，不能全部獨吞，多少要留半杯羹……」

人已笑着轉身，俏影輕搖掠出林外。

她必須離開，固然非避開不可。

如不，好像餓肚壯漢眼看人家大吃大喝，空嚥口涎，未免太難受了！

黃衣女人早已把唐繼烈的外衣，馬褲連皮靴脫下。

聽了紫衣女人的話，也無暇回答，只嗯嗯道：「奴是怕煮熟的鴨子會飛了……唔唔，自那姓柳的寃家死鬼斷了氣，還沒碰到好口味，天天鬧飢荒……奴的哥，怎麼啦？……你……你穿的什麼牢什子衣？自己快解開吧！……」

猛伸手，把他一摟往地上一滾，嬌喘吁吁地伸手解了他的穴道，不住叫「快，……快……」

原來，唐繼烈一身貼肉緊身內衣，由肩下直到膝上，好像一體渾成，雖然可鬆可緊，却不知由何處解開，非布，非絲，不知什麼料子織成的？

唐繼烈咬牙出血！他實在無法忍受！

尤其，從未接觸過女人軀體，現在，蘭息細細，觸鼻肉香，粉滴酥搓，肌膚相接，溫香軟玉，好比在燃燒的烈火上潑下了油。

他有寧願燒個痛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感……

她瘋狂揉着他，搓着他，不住地叫：「快……快！奴的哥……」恨不得把他撕碎似的，纖指用力拉扯着他的緊身內衣。

却是任由她用盡力氣，把內衣扯得像帳篷一樣，却總是扯不破分毫！

她用牙齒去咬，也沒用！用力過度，差點把貝牙也咬脫了！

唐繼烈氣喘如牛，猛地把她摟住，好像猛虎撲羊。

奇怪，他好像全身都是力氣，却忘記殺死她！

鐵腕反圈，正要扯開背脊間一條與肉色一樣的小帶……

猛聽林外一聽嬌叱：「誰？」

一聲咳，有人朗聲吟道：「蘭魂蕙魄應羞藏，獨佔春光，夢斷高唐……浮雲掩月過女牆，纏綣情，可人香……」

嬌叱又起：「站住！」

倏地，夜空中又傳來一聲大吼：「什麼？老大，我去看看就來！……」

唐繼烈正在萬事無如馳馬急，背上小帶剛拉下，猛聽一陣風響，林外嬌叱聲急：「不准進去！」

匐匐兩聲，已動上了手。

接着一聲嬌哼：「是你！呀……」

有倒地的聲音。

一聲咳：「林中的朋友，可是……唐繼烈兄……」

唐繼烈剛如懸崖勒馬，羞恥心鎭住了瘋狂慾火。

底下的綿羊，本在張牙舞爪。

突然，咬牙有聲，猛地把他推開，跳起來，亂抓衣服，忙不迭地向林中深處竄去。

她剛匆匆穿好衣裙，背後冷冷一聲：「快把解藥拿來！」

不容她轉念，一個指頭已頂到她背心上！

她心悸的噓了一口氣，由襟底掏出一個小玉瓶——

一聲：「好，妳喜歡躺下，就再躺一下吧……」

她眞的身不由主躺下了，被點了軟痲二穴。

唐繼烈正手忙脚亂地穿衣。

猛聽一聲：「接着！快服下……」

他伸手抄住由林中拋出的一個小玉瓶，迅速倒出二粒白色藥丸，仰面吞下。

只聽林陰中有人促聲道：「繼烈兄，小弟是『天龍』門下葛品揚，剛由對面峰上二位姑娘處得悉兄台在此，匆匆趕來，兩位姑娘已和『五台三魔』動上手，這兩個被小弟制住的女人，正是禍水三姬『閉月姬』和『羞花姬』，原來都是三魔老二『淫魔』的小妾，淫魔快要趕來了，小弟先去應付應付，」

說到「應付」二字，人已在二十多丈外的林外了，

唐繼烈解藥下喉，小腹以下立時一片清涼，燥熱褪去，神智一淸。

他幾時吃過這大虧？眞是奇恥大辱！

他對自稱「葛品揚」而未見面的人，說不出的感激，想起剛才的事，面紅耳熱，恨無地洞可鑽。

慾火一淸，怒火勃發，鋼牙一挫，飄身而起。

游目四望，他想殺死兩個女人出氣。對峰淸嘯又起，迫急而短促，顯然，是「雅文」，「雅素」二女不敵陷險，傳聲求援。

唐繼烈爲之一驚，迅忖道：「這兩個丫頭身手不弱，據姥姥說，足够應付中原一流好手，爲何恁地狼狽？………」

狂笑震天傳來，十分暴烈：「憑妳兩個小丫頭也能作怪？還不給佛爺躺下！」

唐繼烈一聽，心中叫道：「是了！原來還有番狗！可見那位老人家所說不假！大約姥姥她們也在那邊了……」

忙引吭長嘯，大呼：「殺不盡的番狗！我來了！」

人已彈射出林，飛馳下峰，向對峰撲去……

猛地一聲：「好小子……」

迎面飛來一條人影，呼地出掌，撲截唐繼烈。

唐繼烈身在半空，隨手一記「天龍捲尾」。

轟！勁氣四溢，唐繼烈身形下瀉。

另一條人影悶哼一聲，翻落地上，顯已吃虧。

一聲哈哈：「唐兄身手，果然高明，姓嚴的老色鬼，『追魂煞手印』也碰到尅星了吧，把他交給小弟好了！」

聲出，人現身。正是葛品揚。

唐繼烈一瞥之下，看出葛品揚和自己差不多年紀，却是十分穩重，平靜，頓時，惺惺相惜，好感上更加好感！

忙叫了一聲：「葛兄，謝謝你，我馬上就來！」

說得好輕鬆，大有他一到，手到成功，立可回轉敍話似的？人已比風還快，掉頭飛掠而去。

葛品揚也看淸了唐繼烈形貌，迅忖道：「碰得巧，遲一步，不堪設想……」又想：「這位老兄很爽快，就是性急了些，不脫霸道氣，情急救人，這也難怪！」

一仰面，向發呆的「淫魔」嚴尙性哼了一聲：「滋味如何？如不好受，先調息調息再說。」

「淫魔」由對峰趕來，勢子也急，蓄勢出手，本想把唐繼烈斃於「追魂煞手印」之下。

不料，雙方空際相遇，掌力甫接，竟被震得眼黑頭昏，喉底發甜，氣血騰湧。

落地又見對手竟是一個小伙子，想不到如此厲害，登時愣住——主要是一眼之下，發現小伙子的相貌極像老對頭「天龍老人」藍公烈！也可說活脫脫是三四十年前的藍公烈化身。

如果葛品揚冷不防趁他出神刹那下手的話，大有便宜可佔。

一聽葛品揚挖苦，腫泡眼一瞪，嘿嘿怪笑：「好小子！是你呀！」

葛品揚胸有成竹，雙臂叉胸，啞然道：「久違，久違，想不到吃蟑螂，又吃毒酒，居然命大，孽報何時才到？」

「淫魔」因臟腑翻動，身受內傷，對葛品揚恨在心頭，却不敢像以前那樣不放在眼裏，眼珠一轉，獰笑道：「小子，你有幾條命！報應就在眼前，還敢胡說？」

又哼了一聲：「剛才哼喝鬼叫的可是你這小子？那賤人呢？」

葛品揚迅忖道：「聽這老淫蟲的口氣，『天衣秀士』死了這麼久，他還沒有找到『閉月姬』？他大鬧『白龍幇』，刦走『羞花姬』，怎地又給她溜了？必須好好『利用』一下……」

故意笑笑道：「你這老王八，還是不死心？她和『羞花姬』已被什麼『法王』看上了……」

「淫魔」眼鼓如鈴，噓了一口氣道：「你說什麼？」

葛品揚已看出對方激怒而又胆怯的心情，心中好笑，哼了一聲：「你是嚇昏了頭，還是聾了耳朵，你不是給什麼『法王』跑腿的嘛？再馱上一塊石牌，也壓不死你呀……」

「淫魔」實在掛不住臉了，額暴青筋，大吼一聲，道：「小子，你怎麼知道的？快說，……」

葛品揚神色不動，道：「我剛才聽到二人正在計議，說馬上應召去找『法王』獻身邀寵了……」

「淫魔」挫着牙道：「好賤貨！我非把她們撕成兩片……」

眼一鼓，吼道：「兩個賤人是向那邊去的？」

葛品揚也吼道：「我好意告訴你，你應當客氣點！」

「淫魔」吐了一口氣，瞪眼道：「小子；你快說，我不難爲你！」

葛品揚啞聲笑道：「你以爲本少俠會放過你？」

「淫魔」大吼：「好小子，拿命來！」揚聲就抓。

葛品揚側身讓過來勢，還了一記「天風浩蕩」，喝道：「告訴你也沒用，你敢動『法王』的到口羊肉嗎？……」

「淫魔」硬接了一掌，退了一步哼道：「怎麼不敢……你小子倒有幾下子！」

要知道，葛品揚功力與日俱進。

而「淫魔」酒色斲喪，眼前又受內傷，所以，葛品揚一掌，「淫魔」雖然接了下來，却牽動內傷，有百上加斤之痛。

葛品揚已想出計較，收了勢，笑道：「你如有種，可能還……追得上她們！」

「淫魔」吸氣道：「快說！看我劈了兩個賤人給你瞧！」

葛品揚向山下一指道：「她們剛由這邊離去不久，却是跑得飛快……」

「淫魔」目射凶光，哼了一聲：「好！小子，瞧我的……」

彈身而起，忽又扭身回頭道：「你小子人小鬼大，不是騙人吧？」

葛品揚哼道：「你怕了？願當王八，聽憑尊便，快縮頭還來得及！」

「淫魔」挫牙道：「好小子，不怕你飛上天去！」

人已向山下飛馳而去。

葛品揚目送「淫魔」背影消失夜色茫茫裏，啞笑一聲：「雖是『死子』，也算一着閒棋！」向身後林中匆匆瞥了一眼，便向對峯掠去。

半峯一片石坡上，正打得天昏地暗。

葛品揚定神凝目一看……鬥場中，「金魔」正和一個少女拚鬥。連展殺手，却總被少女巧妙身法躱過。

另外，是兩個黑色袈裟的番僧……一個纏住另一個少女，那少女，已經險象橫生。

唐繼烈正鐵腕翻飛，掌影幻動，如一圈又一圈的旋轉車輪，把另一黑色袈裟番僧逼得走馬燈般亂轉，却是一時也未見可以得手。

葛品揚緊張的心情署弛，忖道：「還好，番禿只有二人，沒有大批湧到，大約『呼啦』尙在後面擺着架子！」

是三對三的局面。

其實，他不知「呼啦」法王已經率衆入山了，由於這位法王老奸巨滑，想等接到先派出的人回報情況，並待「九子魔母」已和「五鳳帮」拚得差不多時，再出面坐收漁利，又因那一段山徑十分險惡，恐有炸藥埋伏之類，所以緩緩前進。

這兩個黑衣喇嘛，乃是「呼啦」法王留下等待「四方教」的人的。

由於「金魔」等提早趕來報到，直撲王屋，恰好和「雅心」，「雅素」相遇，番僧好色，想順手携下，因此，引起了惡鬥。

葛品揚知道「五台三魔」中的「醉魔」曾在洛陽丐帮分舵和「三煞」中的「鎖喉絕手」吳良鬥得兩敗俱傷，卽未斃命，也必臥床養傷。

難怪只有「金、淫」二魔來此。

如此大好機會，不趁此下手，更待何時？

一念至此，立時大喝一聲，叫道：「老魔頭，好意思欺侮女流小輩，葛品揚在此！」

人已身形游動，向「金魔」欺進來。

「金魔」原以爲挾獅子搏兔之勢，不難手到擒來……

和他動手的正是「雅文」，有幾次，「金魔」認定必然得手，却在千鈞一髮，毫厘之差間，被「雅文」以巧妙無比的身法避了開去！

「金魔」年老成精，唐繼烈一到，身手之高，已使他心神大震，且已知道對方與「九子魔母」的關係，如果不能挽回頹勢，制住對方，只要有一個兔脫。被「魔母」知道，自己就難逃公道了。

因此，他更急於把「雅文」先制住，好帮助番僧對付唐繼烈。

葛品揚再一出現，出言挖苦，更使「金魔」老臉掛不住了。

霍地連環兩掌，趁「雅文」撤身急避時，身形疾轉，「赫」地吐氣開聲，又似大喝！

葛品揚睹狀脫口失聲道：「金手——」好得他是蓄勢而進，脚下連縱，避過「金魔」旋身閃電一擊。

撤身挪步之間，先機立失。

「金魔」得理，那肯讓人，左掌，右指，加緊進逼，一輪猛撲急攻。

葛品揚被迫得連連後退，不住騰挪，十分狼狽。

正危急間——「雅文」一聲不响，纖指連彈，也逼得「金魔」忙於應付，葛品揚緩過一口氣來，隨卽欺身反撲。

「金魔」處於夾擊之中，狂吼連聲，掌風勁烈，葛品揚又要提防他突然施展「金手指」，不敢過於迫近，所以，雖與「雅文」合二人之力，仍然是奈何對方不得，只能勉强取得一點優勢。突然，狂嗥震耳。

唐繼烈狂笑繼起：「如何？」

葛品揚百忙中掠目一瞥——

那黑衣番僧驟然暴起一丈多高，垂直栽落，雙脚一直，七竅流血！

另一個和「雅素」動手的番僧，也是急於解決她。

偏偏她身法奧妙，每每卽將在得手刹那，被她像泥鰍一樣滑脫。

番僧性暴，急怒之下，只知一味地出重手，想把她震斃。

等到發覺同伴不妙，想翻身搶救——

唐繼烈已經一擊得手，凌空向他疾撲過來。

番僧雖然不畏死，却知同伴功力比自己更高，尙且完蛋，在唐繼烈如此神威下，也不由胆裂心寒。

猛撤身，正要轉身圖逃——

唐繼烈空中轉折，鐵指洒落，狂笑震天：「想丢下同伴，太不够意思！」

番僧見不能逃，兇心大發，獰笑一聲，揮掌硬封，身形驟起，竟向勢盡下落的唐繼烈迎撲過去！

這是困獸反噬，拚命打法。

唐繼烈喝了一聲：「好！」

空中振臂，雙掌一圈，兩團斗大車輪呼嘯而出。

轟！轟！掌力空際相接，連聲大震，番僧大吼墜地。

唐繼烈電瀉而下！人懸半空，一脚踹出！

倒像一脚先着地！

却是硬生生踹在脚剛落地，驚魂未定的番僧斗大腦袋上！

「拍！」的一聲！番僧半聲慘嗥未出，被唐繼烈一脚踹倒，滾出二丈外！

斗大腦袋，成了一片紅，一片白，一片糢糊的爛瓜！

無巧不巧，正滾到「金魔」脚邊。

「金魔」的一張臉，刷地由黃變成了灰土色。

這種殺人手法，別開生命，實在罕見。難怪殺人不眨眼的「金魔」，也驚魂出竅。

「雅文」那肯放過這個機會？

「金魔」在一怔之際，她已經織指輕揮。

「金魔」猛覺「玉枕」，「腦戶」穴一痳，剛吼出半聲，葛品揚已在他背上輕拍一掌，笑道：「如何？」

「金魔」仆地栽倒。

唐繼烈呼了一口氣，大笑：「葛兄，如何？」

兩人相對大笑。葛品揚已知道，唐繼烈功力高過自己很多，大爲佩服，想起了怪老頭「牯姥」的叮囑，忙拱手一揖，道：「繼烈兄，尊外婆已去『五鳳帮』，請隨我來。」

「雅文」，「雅素」二女，嬌喘還未定，驚疑不定地看看葛品揚，又看看唐繼烈。

她們似乎對唐繼烈十分敬畏或崇拜，恭謹異常地垂手待命。

唐繼烈掃視「金魔」和番僧死屍一眼，沉聲道：「葛兄，我姥姥現在那裏？你怎樣認識我姥姥的？可是姥姥要你來找我的？」

葛品揚知道對方因剛見面，對自己十分陌生，難免奇怪，雖無懷疑，却也想先問清楚，問得直率，倒也爽快，忙笑道：「也可這麼說！我與令外婆雖只相處幾天，承她愛顧後輩，惠教良多……現在，因域外兇僧大舉入寇，無暇詳告，見到令外婆再說吧。」

唐繼烈促聲道：「好！快去！」

葛品揚指點道：「由此繞過峰腰，就可看到『鳳儀亭』，再由山徑直入，卽是『五鳳帮』！」

唐繼烈一怔，說道：「我們不是同去麼？」

葛品揚心中另外有事，聞言一突，恐對方起誤會，忙道：「當然，只是小弟還有一點事要辦，請你和二位姑娘先行一步，我隨後趕到。」

唐繼烈一點頭，揮手道：「等會再見，走！」

人已當先彈身而起。「雅文」和「雅素」交換了一瞥目光，深深地看了葛品揚一眼，雙雙一點螓首，算是向他打招呼了，也緊隨唐繼烈之後而去。

葛品揚目送三人背影消失，自語道：「好乾脆，這位老兄值得一交，但願不出岔子……」

一扭身，直向對峰林中掠回。

他機智絕倫，近年來所遇多艱，閱歷大增，每能隨機應變，突出奇兵。

他剛才設詞誆走「淫魔」嚴尙性，乃是一時靈機偶觸的「一着閒棋」。

又想到「閉月」，「羞花」二姬，可利用爲閒棋以外的閒棋。

他重返這邊林中，就是想了結這樁「心中有事」。

靠着林邊，「羞花姬」仍是蜷臥在地，如非眼珠能動，倒像海棠春睡哩。

口不能言，因剛才被葛品揚點了啞穴。身不能動，乃是「三陰交」和「鼠濱」二穴被制！

凡被點了這二處穴道的人，一定全身酸痳難禁，脫力軟癱。

她大約試圖運氣掙扎，徒勞無功，弄得一身香汗淋漓，面紅氣促。

看到葛品揚去而復返，一雙美目充滿了驚駭，乞憐，希冀的混亂光采。

她以爲——葛品揚會放不過她，死亡的恐怖使她驚駭。

求生之念，人之常情，心中淒楚，口不能言，只有祈求憐恤了。

由於葛品揚來勢不急，又未猝下手，又生萬一希望。

葛品揚負手停立在她五尺之外，似在沉思着，又似在凝視她，半晌後，仍沒有作聲。

除了夜風拂面，透衣生涼，間有蛇虫游竄的聲息外，很靜，很靜。

雲破。月來。下弦月的微光，由密雲中漏出，斜透林梢，洒下點點淡影。

葛品揚矍然一驚——他的目光和「羞花姬」一觸。

她正呆呆出神的凝眸注視着他，好像渾忘一切。

頓時，使他想起了在巢湖歷險，大鬧「白龍帮」的一幕。

所不同的，前者是波光燈影，殺氣迫人的場面。

現在，是風搖樹影，空山密林，面對着待宰之羊。

今年花似舊時容！月下美人，橫陳荒草。

媚入骨子的美，楚楚可憐的態，使葛品揚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她呢？當然也是芳心千洄，柔腸百轉了。

月色下的葛品揚，雖在連日折磨，身受火攻，箭陣，七情紛迭，飽經憂患之下，由於他有超凡的定力，雖然憔悴，並不沮喪，仍是神采不減。

這時，因在沉思，修眉微蹙，目光凝結，憂鬱中透出悠閒，堅定中透出冷靜，別有一種使女人心折神馳的魅力！

這使她芳心中，突然湧起潮水般的激動。

她暗暗叫着：「難怪蘇妹妹（沉魚落雁姬蘇小憐）爲他，夢繞魂牽，豈止美男子，俏丈夫，這才是眞正的男人，也難怪自己在巢湖一見，就像着了魔似的，只是，他太狠心無情了，唔！這不能怪他，只能怪自己是什麼樣的貨色啊！……」

女人多變，心情更是一瞥千幻，她幾乎忘了一切，連生死也置於度外，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如飲醇酒，薰薰欲醉。如食橄欖，廻味無窮。如沐春風，百脈皆舒……

葛品揚一仰面，避開她的眼光，咳了一聲……他已想好了計較，沉聲道：「剛才本少俠騙走姓嚴的，妳可聽到了？」

她一驚，噓了一口氣，回到現實。一陣辛酸，一陣難言苦楚，泫然欲泣，只有點頭的份兒。

她當然知道：她一再逃離「淫魔」掌握，老魔已把她恨入骨髓……對「羞花」，「沉魚落雁」二姬，當然也一樣痛恨。剛才，差點狹路相逢，如非葛品揚一陣扯東拉西，把老魔氣走，一經老魔發現……她打了一個寒噤，一定吃不了兜轉來！

她感懷身世，舊情遺恨悔當年，自怨自艾，悲從中來，第一次，感到傷心之痛了！……

葛品揚彈指解了她的啞穴，看也不看她一眼，緩緩轉身，背着手，踱着方步，聲調却很沉重地道：「自古以來，紅顏薄命，女人犯不得『淫』字，淫則必賤！女人一犯淫賤，就不值一文，空負如花美貌，絕世之才，逐水桃花，決無好果！」聲音一頓，廻身過來，目光一注她，道：「絕艷迷人，尤物禍水，妳們三人，禍水出名，任人踐踏，同是父母授體，爲何不知羞恥？」

她，花容連變，時紅，時白，一下子，好像老了十年。

櫻唇失血，顫動無聲。

葛品揚愴然一嘆道：「縱使慾海能塡盡，花落人亡兩不知！妳們，難道不會想想，自己一輩子，就在污泥中打滾過去？生前讓人恥笑，死後被人辱罵，一點也不動心？」

她，終於媚眸一閉，珠淚雙流。

香肩聳動，哀哀悲泣。

葛品揚知道她雖色慾蒙心，冶容放蕩，乃環境所迫，人性仍在，良知未泯，並非不可救藥！

如在平日，她們是笑罵由人笑罵，反會覺得好笑，現在，三言兩語，竟被激發了她的人性……傷心的哭了。她必須痛痛快快地哭一場！

他連彈兩指，又解開了她的手脚的穴道。

她嬌軀一伏，雙手掩面，哭倒在地。

葛品揚轉身疾掠入樹林中，馳向「閉月姬」。

她仍是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厚厚的枯枝爛葉上。

葛品揚知道「禍水三姬」，以此姬最淫蕩無恥。

回想起黃梅，烏牙山，靈峰院的往事……她褻衣半弛，醜態百出地纏着「天衣秀士」柳迎風，像是什麼樣兒？

就像一條蛇！叫人噁心！

這種女人留下也只有多出醜，現世，但，臭豬自有爛鼻子來聞，當前，或有可資借用之處。

蛇！眞的蛇來了！一陣疾游聲息，使葛品揚悚然一驚！

林中幽暗，目力不易發揮，葛品揚爲防萬一，騰身丈許，伸手勾着一個橫枝，定睛一看——

好像一條拋動如風的帶子，却只有二尺多長的小蛇，正向他剛才停身之處飛馳而來。

眼看就要向着「閉月姬」身上馳到！好快！葛品揚剛要彈指——牠已突然在「閉月姬」身邊四五尺外停住。

蛇身一圈，蛇頭高昂，發出絲絲怒嘯，蛇頭鼓脹，一下子脹成拳頭大。

葛品揚心中一突，脫口叫了一聲：「不好！」

蛇似聞聲受驚，蛇頭疾轉，蛇身顫動，似要破空衝上！

葛品揚腰間用力，撤手間，人又飄出丈外。

「呼」地一聲，蛇身如箭直射，已向他懸身之處竄去。

快得不容一瞬！牠一陣急纏，纏住那條橫枝不放。蛇口緊咬在枝椏之上。

葛品揚一身冷汗！未料到區區長虫，蕞爾小醜，如此厲害！

牠不怕人已是奇怪！能騰空咬人，更是奇怪！

如果稍一大意，躲避稍遲一瞬的話，眞是……

時機稍縱卽逝！

他疾掠身，一把抓起「閉月姬」，竄出三丈之外。

爲了擺脫累贅，必須使「閉月姬」有自保的能力，他剛伸手去解了她的穴道！

她「哦」了一聲，媚目一張，竟雙臂一圈，摟住他的脖子。

「絲絲」怒嘯！蛇身一彈，竟由樹椏上循聲射來。

葛品揚未料到牠有這大「本事」！

本是恨閉月姬無恥，正要把她摔下，發覺不妙，脖子又被她抱緊，只好帶着她一頓脚，斜掠出去。

「呼」地一聲，蛇的來勢迅疾收不住，直射出二丈外才勢盡下落。

「閉月姬」還以爲是唐繼烈哩，不知死活地叫了一聲：「奴的哥，什麼東西？嚇了奴一跳！」

葛品揚雙臂一振，隨手便一個耳光！

她雙臂受震，酸痛難禁，剛嬌啊了一聲，又挨了一記括拉脆，忙自掩面後退。

葛品揚喝道：「無恥賤人，讓妳餵蛇也好！」

正要出手殺蛇！

一聲嬌呼：「慢着，此蛇有用的！」一條俏影，飛掠而到，纖指微揚，玉掌一抖，把蛇身打了一個翻滾。

葛品揚剛聽出聲音耳熟，不是「羞花姬」，定神一看時，却是「寃家路窄」！突然來到的竟然是「沉魚落雁姬」！

「閉月姬」已經驚覺，也顧不得痛，駭呼一聲：「天呀，長虫！快逃……」沒命地向林外狂奔而去。

葛品揚向「沉魚落雁姬」一揮手，急喝：「妳快退！此蛇十分厲害……」一面撲出——

「沉魚落雁姬」已向牠連連彈指，把牠打得亂扭，亂滾。

葛品揚駭忖道：「好大胆！」

正要幫同出手！

她促聲嬌喝：「你不能動……」閃電般由髮間拔下一支三寸金針，揚手間——

恰好釘在蛇尾上。

牠「絲絲」怒嘯，蛇身狂捲亂扭，厥狀可怖。

葛品揚心中剛一動，有所領會，暗暗忖道：「難道她要留下此物，作何用途不成？」

她已迅速地打出一支三寸金針，正中蛇腰，釘入地面。

牠已經漸現疲態，只是仍在肉痳的蠕動着。

葛品揚吐了一口氣道：「留此惡物何用？」

她舒了一口氣，一掠髮絲道：「當然有用，幸好奴家看過老毒物伏蛇之法，也見過不少奇怪長虫……這一條，是罕見的『軟骨飛紅線』，奴家想……」

頓口不言，幽怨地看了他一眼。

只聽「羞花姬」在林外慄聲道：「小憐妹，快弄死牠算了吧……」

葛品揚已看清那條蛇全身五色斑斕，背上一條隱約的紅線，非窮盡目力不易發現，蛇身奇扁，隱見細細的逆鱗，十分醜惡可怖，倒像一條彩帶。

他知道，蟒，越大越兇。

蛇，却是越小越毒。這種異於常態的怪蛇，當然更是奇毒，難道她敢帶在身上？「老毒物」，當然是指司馬浮。

她已經應聲說道：「不要怕！看我的吧。」

「羞花姬」緩步入林。

「閉月姬」仍在林外探頭張望，不敢入林一步。

葛品揚迅忖道：「難得『禍水三姬』齊集一處，這着閒棋，必須快『落子』！讓她們發揮『禍水』作用！……」

「沉魚落雁姬」已由襟內取出一個軟革皮囊。

又由囊中小瓶內倒出一些紅色藥粉，揚手向蛇身洒去。

奇怪，藥粉一經飄散，牠就好像癱軟了。

首先，怒脹的三角蛇頭收縮了下去。

這還不算太奇！蛇身一陣蠕動，細鱗全隱，二尺多長的蛇身，轉眼竟收縮得短小約三四寸。

由於蛇身變短，變細，看去，好像一根竹筷，或小截枯枝，眞是渺焉乎小，如非親眼看見，誰會相信剛才牠飛起咬人，驚得幾個武林高手，雞飛狗跳的，竟是此物？

「沉魚落雁姬」媚目一掃，順手向丈外叢菁中拗下一截青竹。

再倒轉小瓶，蘸了一些紅色藥粉在纖指上，霍地掠出，如拾枯枝，抓起蛇尾，放入竹管中，用香帕塞住竹管，好乾凈俐落，不過一「眨眼間的事。

她毫不在乎——却把葛品揚嚇了一大跳！

緩步走過來的「羞花姬」幾乎駭呼失聲！

在林外張望的「閉月姬」尖叫了一聲，如被蛇咬。

葛品揚却已於一瞥間，看出那條蛇已像死蛇，毫無生態，任由「沉魚落雁姬」抓起投入竹管裏，根本沒有一點反應。

他心中明白，那些紅色藥粉，必有尅制蛇虫之效。

出於曾受司馬浮「親炙」的沉魚落雁姬之手，不算稀罕。

前塵往事，「玉佛」之種種經過，使他有點惘然。

猛聽沉魚落雁姬深深的輕嘆一聲：「葛少俠貴人事忙，難得好整以暇，强敵大舉入侵『王屋』，閣下曾是該帮『紅鷹』大堂主，據悉令師也在，莫非——想做識時務的俊傑？」

葛品揚一驚，猛想起自己肩負重任，雖然怪老頭只叫他聯絡唐繼烈，照計行事，一切有怪老頭担當，但自己一身兼繫「天龍堡」與「五鳳帮」的榮辱，怎可多躭擱時間？

又想到她言中之意，似在提醒他？也似在諷刺他。不由更是心焦。

這時，沉魚落雁姬已把裝蛇竹管納入革囊中，「羞花」，「閉月」二姬也走了過來。

葛品揚立卽打定主意，淡淡地掃了她們一眼，舉步向林外走去。

他抬頭看月，倒像詩人雅興，賞觀月華，她們爲他「反常」的舉動所惑，一聲不响，不敢驚動他，只是默然地交換着只有她們自己知道的眼光。

他自言自語道：「月亮快圓了！中秋快到了！」

什麼話？什麼意思？難道是想起江湖上沸沸揚揚傳說的「天龍堡」，「五鳳帮」，「四方敎」間的中秋死約會？

不可能！因爲，眼前「王屋」已危如覆卵，還想到中秋「之遠」？火燒眉毛，希望天下雨，笑話。

「閉月姬」忍不住嗤地笑起來，道：「月圓——人也圓，葛少俠多情種子，可是想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沉魚落雁姬」沉臉截口道：「別亂說……」

葛品揚哼了一聲：「妳們三個，爲何不向我下手？……以三對一，十拿九穩的機會啊！」

這又是什麼話？

她們同時一怔，交換了一瞥訝異的眼光。

「羞花姬」幽幽一嘆，道：「我們那裏敢？……」

葛品揚沉聲道：「以『禍水三姬』身手，在當今武林，也可說在一流與二流之間，豈可自甘埋沒？白白辜負了？」

「閉月姬」慍聲道，「你說什麼？奴不懂！……何況剛才！你把奴……救了，奴家怎會……」

「羞花姬」接口道：「葛少俠，剛才多謝教言，使妾身有醍醐灌頂，遍體淸涼之感，妾身也奇怪爲何一直沉迷不悟，這些話以前也不會聽得入耳……」

葛品揚哼道：「現在呢？」

她促聲道：「出于少俠之口，無異暮鼓晨鐘！」

葛品揚緩緩移目看着她，道：「是眞的天良發現，人性復萌了！」

她凄然地點點頭，眼已微紅。

由她的神色，目光，他發覺她是出于內心，决非做作，不禁脫口叫了一聲：「好！人性本善，可得明證！」

她一震，螓首垂下，珠淚紛落。

「閉月姬」迷惑地哦了一聲：「奇怪！你們打什麼啞謎？」

葛品揚向她冷掃了一眼，哼了一聲：「妳可能永遠也猜不透！」

她一愕，敢怒而不敢言地唇動又止。

「沉魚落雁姬」平靜地佇立一邊，靜靜地凝視着他。

葛品揚避開她的視綫，仰面背手，似乎又在想什麼？

她，終於開口了：「你——想什麼？好像心中有事？能告訴奴嗎？……」

葛品揚沉聲道：「我在想——那尊『玉佛』……告訴妳有什麼用？」

她花容扭動了一下，垂下了睫毛。

他又道：「我也想到『巢湖』，更想到『靈峯院』的地下秘室，哼哼，還有—

—什麼『貴妃院』……」

他說的話，只有「當事人」明白！

「羞花姬」大約羞窘不堪，頭垂得更低了。

「閉月姬」却神色大變，一連退了幾步，指着他，連叫：「你……你——」

葛品揚雙目神光迸射，盯着她，喝道：「妳可說比妓女還無恥！」

她，呆呆地怔着，終于逼紅了臉，無力地：「你都知道了？奴……沒話說……奴也不是天生淫賤的！」

葛品揚見自己偶觸靈機，「攻心」之計奏效，也自心中大慰，不願再躭擱時間，突然咳了一聲，開門見山地，朗聲道：「人誰無過？貴于能改，改惡爲善，善莫大焉……」

她們靜靜地聽着。

他沉聲接道：「我有一事相託，妳們願意帮忙嗎？」

她們都抬頭看着他。「羞花姬」哽咽道：「但憑少俠吩咐！」

「沉魚落雁姬」激聲道：「你——『並不是一個無話找話說的人』，你知道，只要你一句話，奴無不樂于去做，那怕是送掉性命！」

葛品揚一聽她提到以前自己在「避塵小洞天」易容化裝爲司馬浮，和她交談的一句話爲之一怔——連這句話都記得一字不差，可知她的聰慧，詞色又如此誠懇，使他也有點感動，不禁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她妙目中閃過一瞥異采，低下頭去，倒眞像少女的本能羞怯。

「閉月姬」訝聲問：「你要我們做什麼呢？」

言下之意，你，堂堂「天龍」門下葛少俠，會要我們帮忙？

葛品揚沉聲道：「我……想，請妳們再犧牲一次——色相，也可以說，必須盡量施展妳們的狐媚手段……」

他覺得碍口，說不下去，臉也熱了。

玉面泛霞，英俊中透出男性美，使她們都向他注目，又似等待下文。

他暗吸一口氣，莊嚴地道：「我是想妳們去——纏上『呼啦』法王——假如他能活着逃離『王屋』的話，妳們要不惜一切跟住他，甚至跟回西域！」

她們「哦」了一聲，面面相覷，都有點莫明其妙。

葛品揚激聲道：「……在他身上用工夫，查明『忌體香』是不是落在他的老巢？昔年他有否用此物或派人用此物向『斷腸花』下過手？還有，由他身上設法取得『九寒砂』……」

目光從她們三人面上掠過，沉聲道：「妳們願意嗎？」

「羞花姬」微微閉目道：「妾身願意再入地獄！只要……」

「沉魚落雁姬」默默地點了點頭，似乎有話，又不願出口。

「閉月姬」脫口說道：「那恐怕不行吧？」

葛品揚盯住她，問：「爲何？」

她期期艾艾道：「那野和尚……厲害得很，他們今夜就要——毀滅——『五鳳幫』，怎麼你說他會……」

葛品揚心中一陣激動——他雖然相信怪老頭可以旋乾轉坤，也實在心神難定，吸了一口氣，決然截口道：「這，不干妳們的事！這是我——師傅和師母他們的事，如『呼啦』完了，也就不必勞駕了，現在，只問妳們願不願意？」

「閉月姬」笑道：「如只是要奴等——迷住那野和尚，當然可以的。」

葛品揚欣然道：「一言爲定，先謝過，我們走着瞧吧！」

一舉手，一點頭道：「就此別過，希望——將來彼此見面時！是友非敵……」

話聲中，飄身退出丈外，破空而去。

她們呆呆地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久久，還是「閉月姬」開口道：「奇怪！我們就走着瞧吧，不信野和尚恁地不濟事，全是銀樣蠟槍頭……」

葛品揚全力向山道馳去，再抄捷徑，奔向「鳳儀峯」。

「鳳儀殿」前——

雁行排列着二十四個衣分白、黃、紅、黑四色的喇嘛。

這時，正當黎明前最黑的一刻時光。

四下一片死寂。除了那二十四個獰笑隱隱，陰沉如鬼的喇嘛外，竟沒有其他人影。

這是「五鳳幫」根本重地，却不見一個「五鳳幫」中人，奇突，反常。

那些喇嘛顯然尙有所待。

或者，因一路直抵「鳳儀殿」前，一個人影不見，等於進入無人之境，使他們也有莫測虛實之感，非等令下，不敢擅自妄動。

這與他們原定見人就殺，大肆凶威的預計不符。

在里許外——

「呼啦」法王，正踞坐在一塊臥虎石上。

左右侍立着四個黃衣喇嘛。

另外，是「無情翁」和「金槍神判」兩個「護法」。還有老毒物司馬浮。

大約「鎖喉絕手」也和醉魔一樣在臥床不起已或完蛋，所以沒來。

前面丈許處，垂手站着一個黃衫青年，面垂黑紗，十分孤獨，冷傲。

「呼啦」法王盯注黃衫青年人沉聲道：「本座已知道了，哈哈，姓冷的女人逃不過本座掌心，原來那姓古的龍門老兒，也會搗鬼？你剛才說有一個姓葛的小子，被一個突然而來，連面目也未看淸的怪老頭挾走？……」

那黃衣青年人正是冷必威。

他因私心生妒，想利用機會毀掉葛品揚，不料，被黃衣首婢壞了事，又被葛品揚閉了穴道，眼瞪瞪地看着葛品揚被人帶去，奸計未售，內心加倍恨毒。

他本想挾持——也等於强迫地把黃衣首婢帶走——他知道，他接受「天山雙魔」之亂命，對「九子魔母」與葛品揚下殺手，如不逃跑，一旦回去，只要黃衣首婢說明實情，別說她愛葛品揚，縱不偏袒，只須據實上報「太上」幫主，他也難逃重罰。

何況，尙有「天龍老人」等也在「王屋」，無一不是與葛品揚有密切關係的人，他當然深知後果可怕，所以只有逃。

不料逃亡途中，正好碰着迤邐而來的番僧，他只好索與把心一橫，不等對方開口動手，就自報身份，表示願意皈依「法王」座下。

番僧知道他是「五鳳幫」首席堂主，不敢疏忽，一面留下二人監視他，一面派人回頭飛報「呼啦」法王。

「呼啦」法王老奸巨滑，打着坐收漁利的主意，在奔向「王屋」中途，得悉司馬浮和「金淫」二魔兼程趕來，私心竊喜，便叫他們充當先驅！却留下司馬浮同行，使老毒物有受寵若驚之感。

大約司馬浮也久知番僧好色如命，不敢「牽羊見虎」，所以早就把「沉魚落雁姬」支開了。

「呼啦」法王一到，兩個喇嘛把冷必威帶到「呼啦」面前，「呼啦」問清楚了「五鳳幫」的情況，及「龍門棋士」等的部署，略一沉思，却命那個喇嘛，把冷必威先行帶回洛陽候命。隨侍喇嘛，大爲奇怪——

因爲，依照常情常理，敵方重要人物來投，正當要短兵相接之際，帶了同行，一則可以瞭解地勢，熟悉門路，二則必要時可利用作爲要挾之工具。

而，法王竟反其道而行，難道懷疑冷必威有詐？

「呼啦」法王似知大家心意，沉吟一下，道：「本座認爲這姓冷的小子所言一切，疑點甚多——」

大家肅然靜聽。

法王繼續道：「第一：那小子以首席『堂主』之尊，胆敢叛幫，必有極大隱衷，或者看出苗頭不對，想留一命，不論如何，決非好東西。」

大家本能地點頭。

法王又道：「第二：本座派出的鐵木其，鐵木葉等人，據報可能已全遭意外！倘如此，足證『五鳳幫』並非預計的易與，其中大有能者。」

大家一陣駭然，都陰沉着臉。

法王哼了一聲：「憑我們這多人，那在乎一個姓冷的小子，碍手碍脚，萬一反中對方之計，或仍被對方奪回去，豈非無謂麻煩，徒亂人意？」

有理！拉長着臉的司馬浮陰陰諂笑道：「分析入微，法王高見！」

「呼啦」法王濃眉一振，沉聲道：「這些都是不足介意的小事，倒是剛才姓冷小子說有一個大頭老鬼把一個甚麼姓葛的小子帶走，身法之奇，如非姓冷的小子眼花或過甚其詞的話，本座倒想——想起一個人來了……」

甚麼人呢？大家雖急於知道，却不敢亂問！

法王一伸巨靈之掌，如刀切出，道：「本座並不——在乎這個老鬼，咳咳，本座是在盤算，如果是那老鬼，正是白髮老婆子的死對頭，最好讓他們先試試二十年來的苦修，孰強孰弱，我們不必急於去看熱鬧，哈哈——」

對他說的話，別人只有恭聲說「是」的份兒。

司馬浮雙眉緊蹙，陰沉沉地道：「我想……」又一頓，似在考慮可說不可說？

「呼啦」法王大約心情特佳，或係對中原人比較客氣些，或係對這老毒物，有所偏愛，移目相顧，舉手示意道：「司徒護法，此行及今後的借重之處甚多，不必拘禮，有話請據實而言，本座在聽着。」

老毒物悚然道：「卑座在想，快要天光了，那白髮老婆子既早已入山，爲何這麼久仍不見動靜？別是陰溝裏翻了大粮船吧？」

大家剛一怔。

法王點點頭，又搖搖頭道：「確實有點反常，如只憑『五鳳幫』和一些捧場的中原鼠輩，老婆子足可一掃而光，呀，別是都給老婆子殺光了吧？但，也應有動靜啊！」

向右手黃衣喇嘛掃了一眼，喝道：「我們有那多人先行，爲何不見回報情況？怎麼回事，你去看看……」

黃衣喇嘛應聲而出：「得令！」人剛掠出——法王又加上一句：「可用預定暗號連絡。記住！鐵木落！」

法王目送消逝的背影，面上掠過一層不可捉摸的詭異神色，一現卽隱。

司馬浮和「無情翁」各有心事，都覺空氣沉悶，有窒息的感覺。

以他們江湖經驗之老到，當然可以想到可能發生了不尋常的變故。

「呼啦」法王一代梟雄，何嘗沒有異感？

不過，以他之身份，決不能有所示怯表示。相反地，他仍得打着「漁翁得利」的算盤。

他，只等手下人報來消息。突然，破風聲疾，來路山道中有人飛掠而來。

「無情翁」喝問一聲：「誰？」

飄身迎出。司馬浮目光一瞥，神色一緊，拉長了聲音道：「是老嚴呀！奇怪，他們不是先行一步？爲何反而落後了？」

來的正是「淫魔」嚴尙性。

「無情翁」喝道：「法王大駕在此，亂闖個甚麼？」

「淫魔」一雙泡腫眼亂滾，東張西望了一陣，噓了一口氣道：「怪！那兩個賤人沒來這兒？」

「無情翁」一瞪眼，冷丟丟地：「你又瘋了？甚麼『賤人』？金老大和另外兩位大師呢？」

「淫魔」一挫鋼牙道：「上了那臭小子的大當了！我去斃了他！……」掉頭就走。

「無情翁」已看出淫魔面色不對，分明受了內傷，心中一動，低喝：「你找——誰？」

「淫魔」怒哼道：「姓葛的臭小子，還有，當然是『羞花』、『閉月』兩個賤人！」

「無情翁」老臉一熱，剛「噢」了一聲：「她們也來了？」

猛聽「法王」哼道：「嚴護法，本座有話問你。」

「淫魔」嚴尙性似乎對「呼啦」法王有所忌畏，無可奈何地走過來，㕚手道：「卑座見過法王！」

法王長長地哼了一聲：「你和金護法及二位黑尊者爲何落後？」

「淫魔」吸了一口氣，道：「我們入山時發現兩匹牲口，分頭追踪，碰到兩個

女娃兒！」

吞了一口口水，接着說道：「還有一個臭小子，聽那兩個女娃兒說：他們也是由域外來『王屋』的，正是白髮老婆子的手下！」

法王一震道：「難道是那小野種？竟讓他溜來這裏，哼，都是恁地沒用？」

向左手黃衣喇嘛一揮手：「速去抓來，不可再讓他兔脫了！」

那黃衣喇嘛剛應了一聲：「得令！」

「淫魔」搖手道：「幾個小鬼，逃不了，大約早被那兩位大師和金老大逮住或了賬了！」

法王和緩了一下神色，喝道：「鐵木堅，你去看看，如是活的，快點帶來，本座大有用處！」

黃衣喇嘛騰空而去。

法王面上掠過一絲詭笑。

又向「淫魔」一沉臉，道：「嚴護法，剛才你還提到一個甚麼姓葛的小子？人呢？」

「淫魔」恨聲道：「那小子狡猾得很，恐已溜走了！」

法王軒眉道：「可曾看到一個大頭老頭子？……」

大約他也覺得多此一問，如眞的碰到了，「淫魔」還能整個趕回來？早已完蛋了。

「淫魔」剛愕然一搖頭——

法王緩聲道：「本座想起來了，你剛才又說甚麼『羞花』，甚麼『閉月』的？可是中原的美人兒，稱作甚麼『禍水三姬』的？」

大約法王只聞有此三個美人，却不清楚她們與「淫魔」間的舊賬。

當然，更不會清楚她們還和身邊的「司徒護法」與錢護法，有着狗皮倒灶糊塗賬。

「淫魔」一挫鋼牙，正好和老毒物司馬浮的陰沉目光與「無情翁」的怒視相遇。他應聲道：「是的！」

法王笑道：「她們來了？」

「淫魔」想了一下，道：「可能！」

「無情翁」喝道：「老嚴，在法王駕前，不可亂說！甚麼『可能』？你明明上了那姓葛的小子的大當，他騙你，你竟然敢騙……」

猛然住口，法王笑道：「錢護法別管嚴護法騙不騙，本座久聞三姬美名，就交給你和嚴護法負責把她們找到，卽使她們今夜沒有來，你們也必須設法找到她們，決不能傷她們毫髮，本座有上賞，聽到沒有？」

「淫魔」本是想起「無情翁」和老毒物的奪妾之仇，想嫁禍洩恨，想不到堂堂法王有此一說，也可證明法王的確對她們有意思了，葛品揚並未揑造亂說，只好和「無情翁」一樣地苦在心裏，惱在心頭，幾乎同時應：「知道了。」

「是……」老毒物司馬浮大約心中一急，脫口冒出一個字，猛覺不對，連忙住口。

法王却向他看來，笑道：「司徒護法，『是』什麼？」

老毒物畢竟是老毒物，他本想說明「三姬」中是有他的一份，却立覺不可漏出，他生性陰沉，行事不着痕跡，這時已看清眼前情況及法王心意，更知「淫魔」嚴尙性在想什麼，而，偏偏是嚴尙性多嘴，自惹麻煩，以致禍延三姬，連他和「無情翁」也吃了悶棍，心內發狠道：「姓嚴的老王八實在可惡！老夫是何等人！豈是吃這種啞巴虧的？」

「淫魔」正向他滾動着腫泡眼。

老毒物陰陰一笑，向法王恭聲說道：「卑座是說，中原花花世界，有的是美人兒，王屋冷心韻，就是出名的第一美人，咳咳……」

法王別有會心地仰面笑道：「『三美一支花』，本座久仰，只恐紅顏易老，司徒護法不是說過冷心韻還有什麼心病麼？中原女人，本就嬌弱，一老，一病，……就要看……司徒護法的了！」

老毒物諂笑道：「是的，治病是卑座份內事，自當効勞，而且，冷氏的病只要能調理好，風姿不減當年！」

法王巨掌一拍膝蓋，大笑道：「不錯，本座想起了一句什麼徐娘風韻勝雛花花的話兒了，本座此番大舉而來，就是……就是要一償多年心願，大事一定，由你們幾位主盟武林，本座仍回域外，你們只要多爲本座多多……効勞就好了。」

老毒物忙道：「敢不如命，江南佳麗，北國胭脂，各有妙處，咳咳……」

「無情翁」實在看不慣老毒物的卑鄙，同時更不滿法王的不够料，心中暗罵：「這就是法王，原來如此！」

却也知道老毒物是捨不得「沉魚落雁姬」這種尤物，給別人受用了去，及時釜底抽薪，以圖倖免，自己又何嘗願放棄媚得入骨「羞花嫗」？踅步過來，老毒物見他走來，有了戒心，就不住乾咳着，「無情翁」沉聲道：「司徒兄說得對，天下有的美人，要多少，據卑座所知，當年武林『三美一支花』，除了花已凋謝外，三美仍在，法王只要一舉拿下『五鳳帮』，其他三美，卑座可以負責打聽下落，比什麼『三姬』强得多了！」

「無情翁」當然也是老奸巨滑，年老成精，他這麼說，一則是轉移法王注意力，希望法王自動收回成命，放棄動三姬的念頭。

二則自已當年就是爲了武林三美之中一而吃了「天龍老人」藍公烈的「一元指」，想洩當年舊恨，主要的是故意提到「五鳳帮」最要緊，還有閒情逸緻談女人？只要一岔開話題，就可暫時過關，以後再「走着瞧」了。

不料，法王的興趣來了，連那些喇嘛也直嚥口水，法王興緻勃勃地道：「女人是越多越好，錢護法，女人的美固然要緊，最要緊的還是解風情，越風騷越妙，女人如風騷不足，就是木頭美人，所以，還是先找着什麼花呀，月呀的好……」

「無情翁」只好沉着臉，道：「卑座知道了。」

法王又笑道：「聽說你們古代的黃帝軒轅氏，就是御女三千而白日乘龍上天的，西天竺的『濕婆教』，也是專講御女成仙的，本座以下，也是不忌女色，有歡喜禪功課，所以……」

老毒物陪笑說道：「所以女人越多越

好……」

法王大笑起來。那些喇嘛，也嘻開大嘴。

眞的，一談及女人，男人都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正經不了，板不起臉，法王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佛爺的嘴臉，都掃地了。

只有三個人嘴臉不同，心情各異。

「無情翁」沉着臉，他本就難得有笑容，沒有什麼顯著表情，內心却是恨透了「淫魔」和老毒物……他認爲，如不是他二人一吹一拍，扯到女人身上去，法王怎會想到禍水三姬？那會交下這種「難堪」的差事，儘管法王現在不清楚底細，將來總是難免會知道的，眞是丟人。

「呼啦」之無恥，使「無情翁」也覺得太離了譜，因而深切地感到有受人驅策的痛苦，不由暗暗打起主意來。

老毒物本是無事也拉長的晦氣臉，討債面孔，現在，却難得地有了「脅肩諂笑」之態，誰也不知他心中在搗什麼鬼？恐怕，只有他自己心底才明白了。

只有「淫魔」嚴尙性心中最不是味兒，三姬原是自己獨佔的，由於自己有心無力，以致草長鶯飛，亂紅飛過秒千去，空自把她們恨得牙癢癢的。

等到知道了她們的下落後，又在「金老大」的命令下，有條件的不准向老毒物算舊賬，等於眼睜睜讓人吃自己的肉，又奈何不了「無情翁」，現在，法王又不恥下顧，動她們的念頭，王八好做氣難受，可是，連老毒物與「無情翁」自己都只有忍氣吞聲，又怎惹得起「呼啦」！

他眞是恨到極處，怒到極處，無處可洩，竟起了借刀殺人之心，想利用法王對老毒物，「無情翁」報復。

他想，聽說有人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連嬌妻愛女都能雙手捧獻，慷慨之至，自己又何惜三個已被自己受用過，不能再得到她們的心的小妾？

不如「嗾狗咬猪」，出一口烏氣再說了。

他們三人，各懷鬼胎，誰也不理誰，都感對方最不順眼。

久不作聲，在一旁冷眼旁觀，心中有數的「金槍神判」突然沉聲道：「奇怪，怎麼還沒有動靜？……」

法王一沉臉，長長地哼了一，說聲：「是嘛，爲何這麼久仍沒消息，金護法他們還沒趕到？鐵木堅，鐵木落二人是幹什麼的？」

「淫魔」嚴尙性一驚，接口道：「總不成……他們另抄小路殺進去了吧？」

實在，他心中打鼓了，他想起曾經和一個臭小子空中換掌，自己吃了癟，信了葛品揚的話，忙於追趕「兩個賤人」，以爲有金老大和那兩個黑喇嘛，足可應付有餘。

現在，却越想越不妙！那兩個女娃兒不算什麼，那個臭小子却是勁敵，還有那姓葛的臭小子，如果湊上熱鬧，變成四對三的局面，金老大他們就難說了！

但，怎好向法王說滅自己威風的喪氣話，又想到以金老大功力，全身而退決無問題，所以，他就只好說可能「另抄小路」啦。

突然，來路上，響起了一聲吹竹怪嘯聲。

法王軒眉道：「鐵木堅得手了！」

吹竹聲又起，却是十分短促。

法王嘿了一聲：「怎麼，竟會碰到扎手的，實在蹺蹊！」

向嚴，錢，狄頷首道：「請三位護法一行！」

三人匆匆循聲掠去。

法王沉吟道：「中原好手不少呀，總不成是那……野小子，本座倒把他小看了！哼！」

顯然，法王不但已不高興，並已動怒了。老毒物强沉住氣，噤若寒蟬。使法王不高興的事接踵而來——

剛才派去查看「五鳳帮」及同黨情況的黃衣喇嘛鐵木落倒是回來得很快。

只是，和他一同回來的另一個紅衣喇嘛——也卽是先粗心失手，栽在黃衣首婢手上，復被「懶丐」等作爲利用工具，又被「烈火神乞」揹着去見「九子魔母」隨手摔落在一堆亂石的那一個——由於被點了穴道，口不能言，身不能動，任人擺佈，遍體鱗傷，額青鼻腫，大約被鐵木落發現，帮他解了穴道，一同折回。

「呼啦」法王一眼之下，知道紅衣喇嘛吃了虧，沒好氣的喝道：「怎麼一回事，你們去了那多人，又沒聽到動手聲息，却怎地不中用！」

法王發威，聲色俱厲，使人股慄。

那紅衣喇嘛一肚子火，好生慚愧，一心只想報仇洩恨，那末，他必須激怒法王，立卽殺去，番僧雖然粗莽，却極狡詐，他怎肯把自己倒霉的經過實說？……如說失手在一個丫頭手上，豈非眞是太不中用了？

他悚然地向法王行過了禮，低頭沉聲說道：「並非是座下無能，他們本不值一擊，因有幾個多管閒事的老傢伙，和叫化子們……」

法王截口喝道：「就算各門派的人一齊來助『五鳳帮』，又算得什麼？難道你們竟栽在幾個要飯手上？」

紅衣喇嘛恨聲道：「好教法王得知，他們全靠詭計暗算，好像是暗中有能人出手！」

法王一震，哼了一聲：「誰？」

猛覺多此一問，人在暗中，當然沒有見面呀。

又疾聲喝道：「鐵木其，鐵木葉他們呢？」

紅衣喇嘛大嘴扭動了一下，便沒再話說。

法王目射凶光熠熠，長長哼了一聲：「難道他們都完了？」

人已虎地起立。一頓脚，地皮都動了一下。

法王震怒了！每個人都心頭扭緊，氣也不敢透。

紅衣喇嘛慄聲道：「座下誓報此仇，請命先驅！」

法王哼了一聲：「隨後的第三批人馬呢？」

紅衣喇嘛楞住了。鐵木落等，也怔住了。

他們實在不知情況，如何開口？

法王暴躁起來，却又很快地陰沉下去，可以看出他的雄才大畧，梟雄本色，喜怒不定，能把自己控制於一瞬之間。

老毒物死氣沉沉地道：「依屬下看，王屋確有鬼計！不過，以隨後而來的二十四位尊者之人多勢衆，王屋再死撐，也別想佔到便宜……」

法王嗯了一聲：「不錯，本座也如此想，嗨！他們怎麼不報上來？」

老毒物忙又道：「何況，如雙方動了手，勢必聲勢甚大，却一點動靜也沒聽到，可能……」

法王急道：「可能發生何種情況！」

老毒物道：「可能他們因法駕未到，不便輕動，在恭候法王大駕！」

法王點點頭，重重哼了一聲：「有理！如此，他們也應派個人回來報告呀！」

向鐵木落一瞪眼：「快去！本座隨後卽到！傳我之令，只管動手！」

鐵木落電射而去。

法王凶睛閃爍不定，似在思索。半晌，嘿了一聲：「今夜之事，實在有點反常，哼哼，如眞是那個牯老鬼，他的花樣最多，不可不防……」

老毒物剛才信口胡謅，承顏希旨，自以爲一屁彈着，忙接口道：「以法王神威，這多尊者大力，天下誰人一抗？只要一聲令下，必然當者披靡，攻無不克。」

不料，法王却冷喝一聲：「司徒護法，你們中原人肚內八卦多，你明知本座手下已有損折，還盡廢話什麼？」

老毒物未想到拍到馬腿上，反被踢了一脚，法王明明怪他有挖苦之意，這個罪名吃不消，馬臉一寒，連聲道：「豈敢，豈敢，法王言重，屬下得庇座下，忠心耿耿，誓當殺身以報！」

法王噢了一聲說道：「這樣吧，司徒護法，你深知『五鳳帮』內部虛實，你可先行一步，代本座傳令，只管照本座預定步驟進行，殺！殺！再加一把火，本座隨卽到！」

剛才不是已派鐵木落傳令去嗎，怎麼又要派人？老毒物心中一沉，暗自發狠道：「老夫一生專門計算別人，豈能上別人的當？反正老夫總要留一手，今夜兆頭實在不妙，本是在洛陰丐帮分舵聽到師兄司徒求的聲音，證明他還活着，想托庇在你座下避避風頭，你却以爲老夫是好相與的，難得有此機會，哼哼，正好見機行事，一不妙，溜之大吉！……」

他只畧一沉吟——

法王獰笑道：「怎麼，護法不敢？」

老毒物心中一凛，飛快接口道：「得令！屬下當効犬馬之勞，試試無影之毒如何！」

人已向前掠去。

法王哼了一聲：「中原人物，沒有什麼好東西，哼……」

這時，就只剩下兩個侍立的黃衣喇嘛了。

左手一個接口道：「這些人碍手碍脚，何必給他們辭色？」

法王笑道：「他還算識相，本座正想一掌劈了他！」又看了二人一眼，沉聲道：「這些人，反正是利用一下，耍耍寶，你們看，剛才本座不是要他們找女人？鐵木葉早已說過，那『禍水三姬』，以前是姓嚴的小妾，現在則又各有其主，本座故作不知地，窘窘他們，他們不是乖乖聽命麼？」

兩個喇嘛想笑又不敢，只有相視點點頭。

法王嗯了一聲：「你二人可看出今夜有異象？咱們這次派出的人也够多了，却連遇意外，咱們如果不能洩恨，還有面目回去麼？」

右手喇嘛獰聲道：「座下認爲速戰速決，一舉橫掃『五鳳帮』有餘，便是牯老鬼眞正來了，咱們也可一戰！」

法王凶睛一轉，道：「鐵木花，說得是，來！你換上本座衣服，以本座身份先行！事不宜遲，快天亮了！」

兩個黃衣喇嘛一愕，呆住了。

是嘛，以法王之尊嚴，神聖不可侵犯，怎敢冒充法王？

法王厲聲叱喝道：「快！是本座的法諭！」

法王有令，誰敢不遵？

鐵木花立時脫下黃衣。

法王在另一個喇嘛恭敬伺候下，脫下了服飾。

一面交換穿衣，一面沉聲道：「這是本座妙計，由你出面，可以吸住對方注意，本座再加奇襲，便是眞個牯老鬼也在，也可以打他一個措手不及，防不勝防，快去！」

兩個黃衣喇嘛一聽，原來法王也是想對敵人施行暗算？沒得話說，走！

法王又低聲吩咐道：「鐵木基，你記住，鐵木花現在身份，不可被對方看出破綻！」

二人會意，彈身而去。

法王低頭在身上看了一下，滿意地哼了一聲：「老牯呀老牯，叫你也知道本座的厲害！這叫做只求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哼！哼……」

正要動身，猛聽來路傳來一聲怒嘯，劃空而逝。接着，吹竹怪嘯繼起。還有，吼叫呼喝之聲，越來越近。

法王一怔道：「奇怪！難道被那小子逃了？豈有此理，這些人，怎麼都恁地不濟事？」

破風聲息，已到百丈之外。

法王猛想起自己現在處境，一聲不响，脚頓處，一晃而沒，已隱入一座怪石之後。

眨眼間，人影連翩而到。正是鐵木堅和「無情翁」等。

不見預料中的「金魔」和兩個黑衣喇嘛。

却多了兩個少女——一個由「淫魔」嚴尙性挾着，一個由「無情翁」挾着，二女大約點了穴道，昏迷不醒。

法王差點現身而出。

只見鐵木堅停了身形，嗨了一聲：「法王法座已動，咱們快上！」

「淫魔」嚴尙性一擠腫泡眼，噓了一口氣道：「可惜被那小子溜了，唉！不知金老大如何了，咱還想轉回去看看？」

「無情翁」瞪眼道：「你，剛才不是說他們已抄小路殺進去了……」

（未完）

俠義恩仇長篇連載

林　非・文
董培新・圖

劍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鳳儀竊聽得高翔與母所說金陽鐘遇難的事後，留書出走，說要往報仇，高翔無暇分身，立命馬元祥往追截，彼則偕母及阿媛趕往青城，抵埗後知天火教已發動，趙大娘被擄。那晚高翔與阿媛及冷丐梅眞赴城中一所廢園，驀睹人妖姬天珠等正與阿難陀等商兩教合作之事，終因故談不攏。未幾見神丐符登在樓內拯出趙大娘，高翔等急往接應，爲天火教所圍，恰以此際，天魔教總教練崔倫率衆來到，擒住阿媛及趙大娘，隨而天火天魔兩教發生激鬥，崔倫趁機要高翔與他餵招，邊打邊把姬天珠與徐綸之關係說出……

刀除歹惡輩　佛渡有緣人

鬼叟道：「後來徐綸武功成就，倡組天火教，便暗起殺機，處心積慮要除去姬天珠，人妖遁走，才組織天魔教，用與徐綸的天火教對抗……」

他一邊訴說，一邊動手，語聲如涓涓流水，劍招如滾滾大河，竟然毫不因說話影響招式，也決不因招式影響了說話。

高翔揮劍力戰，同時，也忍不住岔口問道：「那本秘笈，可是叫做了『補天大法』？」

鬼叟輪椅疾轉，又換了個方向，應道：「正是那名字。」

高翔詫道：「這樣說起來，人妖與天火教主夙有仇恨，他們今夜怎又商議合作了呢？」

鬼叟笑道：「人妖在沱江渡口受挫，天火教依爲靠山的喇嘛僧王，也中了無形之毒，彼此正需互相利用，何況，根本也沒有誠意……」

兩人正邊談邊打，高翔忽然神色一變，沉聲道：「不好，人妖姬天珠已經脫身了！」

鬼叟急問：「離此多遠？」

高翔道：「已由劍女擁出樓門。」

鬼叟長劍疾轉，突然用力在自己左肩上砍了一劍，上身一仰，兩輪車登時翻倒，連人帶椅滾倒地上。

高翔駭然一驚，低叫道：「老前輩，您——」

鬼叟鬆手棄劍，捂住傷口，厲聲喝道：「小輩，你是那裏偸學老夫的聽音劍法，老夫遲早要報這一劍之仇！」接着，又壓低嗓音道：「趕快帶了人快走！」

高翔好生感動，噙着兩眶眼淚，遲疑着又道：「老前輩……」

鬼叟叱道：「快走！良機一瞬，你還嚕囌什麼？」

高翔點點頭，忍住淚水，一俯身，左手挾起趙大娘，右手抱起阿媛，頓足掠出了園門。

他一去，窮家二老更無心戀戰，各自一緊打狗棒，將黃承師和冉亦斌追退，雙雙騰身追出園外，黃承師雖有些悻悻不甘，但目睹教中弟子幾乎已被魔教劍女殺戮殆盡，白骨叟和阿沙密陷於苦戰，無法分身，喇嘛僧王阿難陀內毒未解，無法運聚眞力，衰弱得連應付幾名魔教劍女都感艱難……不得已，只好放棄追趕，返身奔往應援去了。

高翔等脫身，回到城西三義祠丐帮支舵，天色已經大亮。

徐蘭君和苦行丐迎着神丐符登，既驚又喜，尤其徐蘭君，螓首低垂，折腰萬福，另有一種難以言叙的悲切和愧悚。

神丐符登搶上一步，腿膝半屈，匆匆還禮，叫了一聲：「弟婦，這些年委屈妳了……」語聲顫抖，話未畢，熱淚已順腮滾落。

徐蘭君更是眼淚如斷綫珍珠般，顫聲說道：「蘭君罪孽深重，實在無臉再見大伯！」

神丐符登急急說道：「過去的事，休要再放在心上，這些年來，天成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着妳，只要妳能擺脫魔掌，已是

叨天之幸，他對妳，絕無一絲一毫的責怪之意。」

他語聲微頓，接着又嘆息了一聲，又道：「可憐他自從知悉妳已動身入川，終日禁不住激動，朝夕引頸，屈指計算，恨不得早一刻見到你們，因此才洩露行踪，被天火教偵知藏身之處——」

徐蘭君聞言一震，忙問道：「他……他是怎樣洩露了行藏？」

神丐符登黯然道：「這話說來甚長，咱們坐下來慢慢說吧！」

大家這才發覺都站在三義祠外，竟忘了進屋。

苦行丐急忙招呼衆人入祠，一面分派人手，調治趙大娘傷勢，大夥兒在祠堂中坐定，神丐符登才緩緩說道：「十八年來，天成瞞着任何人，每兩年一次，私自往雪山古堡領取續命藥丸，他忍辱偷生，無怨無尤，所冀求的，只有兩個目的：一是爲了養育翔兒成人，一是希望苟延殘生，再見妳一面……」

徐蘭君掩面而泣，淒聲呼喚道：「啊！天成！天成……」

衆人盡爲鼻酸，唏噓垂首，高翔和阿媛一左一右擁着徐蘭君，頰上淚水縱橫，早成了淚人。

神丐符登緬懷往事，惦念老友，神情悲愴，繼續又道：「……十八年心血總算並未白費，翔兒一身武功，漸有成就，天成方自私下慶幸心愿完成了一半，誰知天火教主突然偵知簫，琴二老隱居噶峯的秘密，在他九次取藥的時候，僅給一月藥量，勒令殺害二老。

「青城三友情同手足，何況簫琴二老隱往噶峯，原是三人共議決定，本想參透以音尅敵之法，可以用來對付天火教的罌粟毒丸，天成被迫受命，返回青城山莊，苦思不得善策，於是，便決定遣走翔兒往噶峯送訊，盡散家財，自己則準備慷慨就義，以死相殉。

「誰知道，吉人天相，他的計劃並沒有實現，竟獲援手……」

高翔聽到這裏，大感欣喜，忙問：「是誰救了爹爹？伯伯，是你嗎？」

神丐符登搖搖頭道：「老要飯不敢居功，救你父親的，另有其人。」

高翔接着追問道：「是誰呢？」

神丐符登神色凝重地道：「那是你們萬萬也料想不到的人，他，就是高昇！」

「什麼？高昇？」屋中衆人，幾乎個個從心底驚呼，尤其高翔不肯相信，喃喃道：「怎麼會是他？我親見他往雪山古堡取藥，分明已經投入了天火教！」

阿媛也道：「他把我藏在籃子裏，鬼鬼祟祟，難道都是好意嗎？」

神丐符登沉重地點點頭，道：「高昇義薄雲天，却不是沽名釣譽之輩，他默默承受着一切誤解和責難，受命散發家產，並未實行，暗中却向天火教假意輸誠，編造了一套天衣無縫的謊言，竟然把罌粟毒丸，騙取到手，使主人延續生命。」

阿媛好奇心重，不覺岔口道：「他用什麼方法騙取毒丸的呢？」

神丐符登道：「他假稱主人在世時，常以丸藥化水飲用，每能提神，自己年邁，就常常偷喝一二口，十餘年來，不意竟已成癮，現在，主人去世，無藥竟難活命了。

「這話被天火教徒傳入徐綸耳中，恰好徐綸發覺高家還有後人在世，那老賊靈機一動，竟自動將高昇帶往雪山，賜給藥丸，却叫他假設靈堂，誑騙翔兒，假說天成是死於遭人暗算，企圖藉此嫁禍東吳，把天成的死因，栽在老要飯頭上。

「高昇應允，趕回青城山莊，果然依照徐綸的吩咐辦理，暗中却將藥丸給了天成，並且把他藏在翔兒生長的那個後山石洞裏……」

高翔聽到這裏，恍然大悟，脫口道：「難怪我們總想不出爹爹隱藏的地方，唉！不料咫尺天涯，爹爹原來就住在後山石洞裏！」

冷丐梅眞等人，不約而同長長吐了一口氣，對高昇的苦心義行，不禁相交的讚嘆。

阿媛破啼而笑道：「天火教徐綸那麼奸詐，想不到還是上了當，高伯伯平安無事，只是咱們都寃枉了高昇了。」

徐蘭君關切地又問道：「那麼，天成又是怎麼樣洩露行藏，被天火教發覺了的呢？」

神丐符登嘆道：「這都怪老要飯不該擅離青城，他自從知道妳們音訊，情緒就十分衝動，好幾次要親自去接妳，老要飯被他纏得無法，才答應由我率領丐幫弟子循官道接應，臨離青城後山，老要飯曾經特意叮囑高昇和趙大娘好好照顧着他，千萬不能讓他走出後山石洞，同時，又密令本幫弟子，扼守要道，以『千里接力』之法，隨時保持連絡，那知老要飯去了不久，他竟趁夜潛來灌縣，才渡過岷江，就被天火教伏候高手發覺，一場血戰，高昇和趙大娘雙雙負傷，他和高昇，也因而失陷在徐綸的手中，被連夜押往太白山蓮花峯去了。」

高翔咬牙道：「徐綸和翔兒曾有一月之約，現在天幸毒菓還在我們手裏，他未必敢害爹爹，待翔兒趕到太白山去，好歹要將他老人家救出來。」

苦行丐呂無垢點頭道：「太白山之行，那是決無遲疑的，只是，你如果一人前往，人單勢孤，難以得手，咱們須詳爲計議，大夥兒都去走一遭。」

冷丐梅眞却道：「話雖如此，高夫人却不宜輕赴虎穴，現在最要緊的，是先將毒藥和高夫人送往一處安全的地方，然後才能放手一戰。」

阿媛岔口道：「青城後山石洞，不是很隱密安全嗎？伯母可以住在那兒，決不會被發覺。」

神丐符登搖頭道：「那地方已經不能再算是安全之處了，何況，你們一路入川，都被天火天魔二教追踪，目標已經顯露，再欲隱匿，實在困難。」

徐蘭君喟然道：「天成既陷敵手，我還有什麼顧忌的，我跟你們一塊兒去，能救回天成最好，否則……」

神丐符登精目一閃，正色道：「千萬不要胡思亂想，天成歷經大刼，都挺了下來，他一心盼望跟你們母子團聚，才忍受屈辱，毅然活下來，妳要是有什麼傻念頭，那才是眞正辜負他一番苦心了。」

徐蘭君默然垂首，唏噓不能成聲。

神丐面色稍霽，沉思片刻，揚目道：「傳本舵弟子，問問灌縣附近，有沒有比較隱密的寺廟尼庵？」

呂無垢詫異地問道：「要尋寺廟尼庵何用？」

神丐符登道：「廟庵之地，鮮被武林人物注意，咱們再尋兩位婦女，喬扮成蘭君和阿媛姑娘，老要飯倒想到一條『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謀。」

呂無垢等人大感興趣，忙問：「計將安出？」

神丐符登道：「昨夜天火天魔兩教，一場火併，鹿死誰手，尚不可知，但他們二教高手盡出，血戰之下，必然一敗一傷，近日內勢將無力密切監視我等，咱們先覓一處廟庵，然後公然僱車攜帶假扮的蘭君和阿媛，兼程前往太白山，引誘二教追踪，暗中却護送她們避入廟庵暫住，只要行動謹慎，三數月之內，想必不會被人查覺。」

冷丐梅眞眉峯一皺，首先搖頭道：「這樣做未免涉險，萬一機謀洩漏，咱們都已遠離，豈不是平白將她們送到敵人手上麼？」

阿媛聽說要自己避入廟庵，也是一百二十個不情愿，嘟着小嘴道：「你們都去太白山，却叫我跟伯母伴着兩盆毒花，就算沒有意外，我也不幹。」

神丐符登臉色一沉，道：「妳高伯世和這兩盆毒花，關係何等重大，正因看重妳，才把重擔付托給妳，怎麼，妳倒不情愿？」

阿媛委屈地道：「你們都是說得好聽，拿大道埋壓人，熱鬧的地方，從來也不肯讓人家也去見識一下……」

高翔突然心中一動，接口道：「符伯伯，翔兒倒想起一處既安全又隱密的地方，母親和毒花如能送到那兒，根本就不須分人守護，決不會再出事故的。」

神丐符登注目問道：「那是什麼好地方？」

高翔說道：「巴州郊外的紫竹庵！」

窮家三老，齊都一震，神丐符登脫口說道：「你是說苦竹師太那老怪物的紫竹庵？」

高翔奮然道：「正是，伯伯們也知道苦竹師太？」

三老互望一眼，人人臉上都浮現一片苦笑，苦行丐呂無垢又問道：「你是怎樣認識那位苦竹師太的呢？」

高翔道：「翔兒本不識得，但却因千面笑俠李老前輩的關係，跟師太見過一次面……」

三老同聲一「哦」，道：「這就難怪了。」

高翔扭頭左右張望，看看神丐符登，又望望苦行丐呂無垢，迷惘地道：「三位伯伯也認識她？」

神丐符登微笑道：「你只見過她一次，或許不知道老尼姑是何來歷，說起來，連我們三個老要飯的，都得尊她一聲『前輩』，她成名於五十年前，當時武林中人提起『一丐二奇三姊妹』，眞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阿媛忙問：「誰是一丐二奇三姊妹？伯伯您快些說。」

神丐符登道：「所謂一丐，是指本幫前任幫主，也就是我們三人的先師，人稱『鬼見愁』傅玄通，二奇就是『宇內雙奇』逍遙眞人和百音居士，至於三姊妹，便是當時的『武林三姝』，那三姊妹同胞所生，不但模樣兒長得極相似，人品武功，也是頂尖一流，大姐許艷珠，外號『辣手紅綫』，二姐許慧珠，外號『冷觀音』，三妹許秀珠，外號『芙蓉女』，可惜這三姊妹雖然名震武林，却如曇花一現，後來結局，令人浩嘆——」

阿媛聽得入神，連忙問道：「爲什麼呢？」

神丐符登嘆息道：「辣手紅綫生爲裙釵，却有鬚眉氣概，天生嫉惡如仇，殺孽如山，死在她手中的黑道梟雄，盈千累萬，最後竟被嶗山十二兇聯合黑道高手近百人，截擊於九嶷山麓，辣手紅綫單人隻劍，連斃強敵七十餘人，終於身負重傷，慘被亂刀所殺。」

阿媛重重哼了一聲，緊捏粉拳道：「可惜那時候我還沒出世，要不然，我一定替她報這個仇。」

神丐符登不禁爲之莞爾，道：「幸虧那時候你沒出世，要不然，得稱『武林四姝』了！」

阿媛一跺蓮足道：「伯伯壞死了，專愛打趣人家——伯伯，你再說說那二姊和三妹又怎麼樣呢？」

神丐符登說道：「三姝之中，如論性格武功，要以三妹『芙蓉女』許秀珠最佳，許秀珠當年以雙十年華，擠身武林一流高手，生性溫婉，既不似大姊孤傲，也不像二姊浮躁，多少年青俠士，均對之傾心仰慕，多方設法，以一親芳澤爲榮。

「但她綺年成名，不免自負，尋常人物，根本不在眼中，私心自鑄了一副英雄影子，設誓不遇知心，寧願終生不嫁，自然，這也是一個少女情理之常，誰知却遭遇一段淒慘哀艷的孽緣。

「辣手紅綫遇害，許慧珠和許秀珠聯袂趕往嶗山，爲姊報仇，十二兇一個也沒有漏網，盡被誅絕，可是，當雙姝提着鮮血染紅的利劍，搜入嶗山內寨，却意外地發現一個十五六歲英俊少年，昂然挺立在院子裏。

「那少年不過弱冠，生得英姿勃發，昂然屹立，對雙姝怒目而視，竟毫無一絲畏怯之意。

「冷觀音許慧珠舉劍叱問那少年是誰，那少年竟冷傲答道：『小爺姓桑。』

「許慧珠又問：『嶗山十二兇惡金剛桑鵬，是你的什麼人？』

「少年昂然道：『正是家父。』

「許慧珠一怒，將那少年一條左臂齊肩砍斷，翻掌劈得他滾出丈餘，喝道：『妹妹，孽種不能留，宰了這小子。』自己幌肩又向內室奔去。

「誰知她剛剛跨上屋前台階，那少年却從地上一躍而起，瘋虎般衝到門前，橫身擋住房門，厲聲道：『你們自命正道人物，殺了我父親，意尤未足，還想屠殺無辜內眷，這算是什麼英雄行徑！』

「許慧珠當時被他罵得滿腹怒火，厲叱道：『除惡務盡，你這小雜種也難逃一

死！』

「少年怒目道：『我爹列身黑道，縱使做了壞事，人死百了，你們也該心滿意足了，我娘却是終日禮佛的好人，憑什麼也該死在劍下？小爺自知不是你們的對手，但是，你們要想傷我母親，除非先殺了小爺。』

「許慧珠盛怒之下，哼了一聲，道：『難道咱們倒不敢殺你！』手起劍落，逕向那少年當頭劈下。

「那少年左臂上鮮血未止，半邊衣襟上，全被血水浸透，然而，他面上竟無絲毫怯意，只是怒目瞪着許慧珠，對那迎頭劈落的劍鋒，看也沒看一眼。

「長劍將落之際，芙蓉女突然說不出為了什麼原故，居然疾探玉臂，架住了許慧珠的手腕，低聲說道：『二姊，饒了他吧！』

「許慧珠怔了一下，詫異地道：『妹妹，你瘋了？』

「芙蓉女苦笑道：『他說的也對，元兇既已伏誅，咱們何必多殺無辜。』

「許慧珠怒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妹妹，你怎麼竟對敵人後代仁慈起來了？』

「芙蓉女默然片刻，依舊強笑求道：『大姊正因殺孽太重，才有九嶷之變，二姊，得饒人處且饒人，否則，寃怨相報，何時才了？』

「冷觀音許慧珠注視妹妹半晌，彷彿似有所悟，氣得一跺脚，撤劍入鞘，沒有再說第二句話，逕自轉身而去。

「芙蓉女明知姊姊不諒而去，也沒有出聲攔阻，默默想了一會，彈指替那少年止了血，又從懷中取出療傷藥物，低頭遞了過去。

「少年疑惑地瞪視着她，却不肯伸手去接傷藥，冷冷問道：『你為什麼不殺了我？』

「芙蓉女淡淡一笑，說道：『你不是說過嗎，咱們是正道中人，怎能妄殺無辜呢。』

「那少年冷笑道：『可是，你們已是我的殺父仇人，今天你不殺我，將來總有一天，我會殺你。』

「芙蓉女聳聳肩道：『那是將來的事，現在你先敷上藥，治好傷勢，留得性命，將來才能報仇。』

「姓桑的少年被她出奇的舉動所惑，楞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芙蓉女再次遞藥，他竟不由自主的接了過去。

「芙蓉女低喟一聲，如釋重負，幽幽又道：『血債血償，我不攔你，也不怕你尋仇，我住在東天目玉柱峰下，假如你要替父報仇，等到武功練成，儘可來浙西找我。』

「那少年一怔抬頭，芙蓉女的人影，已經消失在前寨走道通口……」

神丐符登說到這裏，滿室衆人，都深深被這傳奇式的故事所迷，一個個如醉如痴，只聞急促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阿媛問道：「那位芙蓉女也眞奇怪，仇人之子，不肯斬盡殺絕，還贈藥療傷，叫人家練好武功再去找她報仇，她究竟是存的什麼心？」

高翔道：「這有什麼難懂，她既是成名正道高人，自然不願濫殺無辜，何況，一個是弱冠少年，一個是禮佛茹素本份的婦女，叫她怎能下手？」

阿媛搖頭道：「我看不是這個原故，難道那冷觀音許慧珠，就不是成名的正道高人？」

高翔道：「人性相異，各如其面，各人的想法，當然不盡相同。」

阿媛道：「她這樣留下禍根，等到那姓桑的少年眞的練成絕藝，尋到東天目，那時候怎麼辦？」

高翔爽然一笑，道：「那有什麼要緊，劍下分高低，各憑本領，再定勝負就是了。」

阿媛抿嘴一笑道：「你呀！眞是個呆瓜，心裏想的，都是那麼簡單……」

高翔愕道：「我有什麼呆？你倒說說看！」

阿媛一扭頭，道：「我不跟你抬槓，咱們問伯伯，後來到底是不是像你想的那麼簡單。」

神丐符登目注二人，一直在頷首微笑，這時莞爾說道：「畢竟是女娃兒心思較細，老要飯早就說過，這是一個凄惋哀艷的故事，如果眞如翔兒所想，那還有什麼哀艷不哀艷呢！」

高翔俊臉一陣紅，也笑道：「這麼說，眞是我猜錯了，伯伯，您老人家請繼續說下去吧。」

神丐符登收斂笑容，仰面凝目注視着屋頂，緩緩又說下去。

「……嶗山一戰，雙姝手刃姊仇，盡殺羣兇，聲威更盛，可是，冷觀音和芙蓉女却彼此反目，姊妹間情感日淡，漸漸絕了往來。

「不多久，冷觀音有了如意郎君，大喜之日，芙蓉女雖然親往祝賀，但酒筵席上，一直悶悶不語，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

「說起來奇怪，嶗山血戰之後，芙蓉女獨自隱居東天目，息交絕遊，舊日友朋，全被摒於門外。

「她既非封劍歸隱，也不是倦棄紅塵，終日閉門而坐，就好像是特意在等候那姓桑的少年到玉柱峯尋仇，朝朝暮暮，日出日落，眞箇跟從前完全變了一個人。

「每天，她腦海中只有一個影子，那就是惡金剛桑鵬的遺子——那俊美而高傲的斷臂少年。

「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姓桑，於是，每當枯坐在案前，素箋上密密寫的，都是桑字，獨自徘徊庭院，泥地上劃的，也是桑字，有時百無聊賴，拈針刺繡，不知不覺，繡出來的，也是一個一個『桑』字。

「她足足比那姓桑的少年大了五歲，也明知自己殺人之父，血仇不共戴天，今生今世，休想洗脫，可是，那姓桑少年的影子，却總是縈繞在腦際，無論如何也排遣不開，因為那個高傲，倔強，英俊，洒脫的影子，正是她私心鑄造過不止千百遍的幻影，那天在嶗山後寨，觸目一見，便深深印入她的夢中。

「少女的夢，都是綺麗而天眞的，她們想得太美，那怕是極世醜惡，也被她們披上光輝燦爛的外衣，芙蓉女聰明絕世，

但她仍然擺脫不了少女的幻夢，竟將自己如錦年華，前途，聲譽……一古腦投進了畸夢之中。

「果然，那一天終於來了。

「七年之後，姓桑的少年果然單身隻劍，找到了東天目山……」

阿媛聽得入神，「哦」了一聲，岔口道：「他是去報復殺父之仇嗎？」

神丐符登點頭道：「不錯，他去的目的，原是要報復殺父之仇，但是，七年之前，芙蓉女不忍殺一個弱冠少年，七年之後，他又怎忍心殺一個傾心痴候而且有恩於自己的女郎？」

阿媛驚喜道：「那麼，他們——」

神丐符登聳聳肩，說道：「正如你心裏所盼望的，他們一旦相見，殺意全消，百煉鋼化作繞指柔，從此，天目山麓，玉柱峯下，儷影雙雙，彼此都沉迷在畸夢之中。」

阿媛滿意地吐了一口氣。

高翔却疑慮未消，緊接着問道：「他們之間，年紀相差了五歲，這樣下去，會幸福嗎？」

阿媛搶着道：「為什麼不！只要兩情相悅，五歲，又算得什麼！」

神丐符登却面色一正，沉重地搖搖頭道：「不！這一次你猜錯了。」

阿媛愕然道：「怎麼了？」

神丐符登道：「男女之情，恰如煉金，火熱之後除了溶化毀滅，總有冷却的時候，玉柱峯神仙一般生活過了三年，芙蓉女年已三旬，那桑姓少年才滿二十五歲，狂熱消逝之後，嶗山血淋淋的景象，又浮現在眼前，而且，自從桑姓少年做了玉柱峯入幕之賓，許許多多當年追求不到芙蓉女的正道俠士，因妒成恨，武林中憤懣譏諷的冷言冷語，不時傳到天目山，姓桑的少年，漸漸受了影響，貪愛之情，遽形冷落。

「任是山盟海誓，禁不得情海生波，有一天，為了一件瑣事，那姓桑的少年，和芙蓉女爭吵了幾句，一時氣憤，衝口說道：『你不要以為我貪戀你什麼？三年來，我氣也受够了，姓桑的，頂天立地，憑你一個年老色衰的臭女人，別想拿少爺當作禁臠俎肉，不願意的話，咱們分手好了，念在你當年未殺我的母親，我也不念舊仇，放你一條生路，今後，生張熟魏，儘由尊便。』

「芙蓉女聽了這種絕情之言，悚然一驚，未及答話，那桑姓少年，已經拂袖而去。

「她當時又羞，又氣，血氣上衝，險些昏了過去，等到回過神來，目睹鴦枕依舊，人去屋空，抓起銅鏡，才發覺眼角果然添了幾絲魚尾紋，不禁芳心寸斷，纖掌連劈，房中鏡面櫥窗，盡被砸得稀爛。

「那桑姓少年，一時氣憤，負氣而走，其實行未多遠，想起三年來芙蓉女待他的一片深情，自己也覺得太過份了，但他素性高傲，又不肯再低頭認錯，正在峯外徘徊，忽見玉柱峯後，火光冲天，濃烟瀰漫。

「他慌忙回頭，但是，等他再回到同居之處，舍房院落，已成一片火海，芙蓉女混身都沾了火燄，兀自在火光中揮臂狂笑，凄厲的笑聲，入耳驚心。

「桑姓少年奮不顧身，運掌飛劈，蕩開烈火，衝進火窟中，一把拉住芙蓉女，返身便奔，誰知芙蓉女猝然掙脫，翻臂一掌，竟將他打翻在地……」

阿媛忽然岔口道：「打得好——」

神丐符登恍如未聞，仍舊繼續說下去道：「……那桑姓少年一連幾次撲到芙蓉女身邊，百般要求，芙蓉女一概不理不睬，他要想用强挾她逃生，怎奈武功又不是她的敵手，因循遲疑之下，大火已燒到近身，結果，兩人都同被活活燒死在玉柱峯下。

「事後，有人在清理火場時，找到兩具屍體，一男一女，緊緊相擁，已燒得面目難辨。

「冷觀音許慧珠聞訊趕到，默然收殮了妹妹，她雖然恨透了姓桑的少年，終於將兩具屍體合葬一處，親自在墓邊獨坐了三天三夜，沒說過一句話，也沒有喝過一口水，她那夫婿只當她姊妹情深，也未便多勸。

「誰知許慧珠從此心情大變，變得冷僻孤獨，不但離開了丈夫，同時也拋却了紅塵，武林三姝，有如曇花一現，只在人們記憶中，留下一片模糊的影子，隨着時日的消逝，大家也就把這些往事漸漸淡忘了。」

故事說完，室內一片沉寂，人人都被故事中可憐的結局所感染，每一張臉上，盡是悲蹙之色。

神丐符登，緩緩闔上眼皮，神情木然，不知道是說得太倦了呢？還是在沉思些什麼？

好半晌，高翔如夢初覺，首先開口，問道：「伯伯告訴我們這個故事，不知與紫竹庵苦竹師太有什麼關係？」

神丐符登閉目答道：「那位苦竹師太，就是故事中的冷觀音許慧珠。」

高翔「哦」了一聲，又道：「這麼說來，她的夫婿，也就是千面笑俠朱老前輩了？」

神丐符登點頭不語。

高翔不禁喃喃自語，說道：「難怪她庵中兩個女徒，一個名叫秀兒，一個名叫珠兒，合起來，豈不正是那位芙蓉女的名諱！……」

語聲畧頓，接着又問道：「這跟我們送母親和毒果去又有什麼關係呢？」

神丐符登霍地張目，道：「你想想，她自從連遭慘變，走入空門，數十年不問世事，連夫妻之情都斷了，那還願意不相干的人去庵中打擾？」

高翔沉默片刻，却道：「依翔兒看，也不盡然……」

神丐符問道：「你從何而知？」

高翔道：「苦竹師太傷於手足之痛，一時看不開，棄却紅塵，性情變得畧為孤僻古怪些，或許有之，但未必便眞的連當年俠義天性都改變了，翔兒不久前護送李老前輩前往紫竹庵，她不是一樣承担了下來嗎？據李老前輩說，她表面越冷峻，事情越好商量，足見她仍然是個面冷心熱的人。」

阿媛搖頭道：「李老前輩是她的丈夫，情形當然不同，咱們跟她非親非故，突

然要去借她庵堂居住，等於替她招惹麻煩上門，她那裏會答應。」

高翔笑道：「依我看，她一定會答應的。」

苦行丐呂無垢接口說道：「如能夠借住紫竹庵，自是最理想的安全之處，但是咱們這麼趕了去，如果吃了閉門羹，那時豈——」

高翔道：「不會的，她雖然孤僻，別忘了李老前輩却是個熱心人，何況，他老人家身中無形之毒，現在解藥已經到手，也該給李老前輩送去，就便托他老人家代為疏介，苦竹師太怎能拒絕。」

呂無垢想了一會，有些意動，轉面道：「符老大，似這般說來，倒的確可以試一試。」

神丐符登沉吟片刻，也道：「好吧！咱們就去試試運氣，反正躭誤不了多少時間，假如眞能說動冷觀音，將來對付天火教，倒是一大好帮手。」

商議定妥，立即收拾準備，苦行丐呂無垢親自去叫了一桌豐盛酒菜，送到三義祠來，同時，也帶回來一件消息，荒園血戰業已結束，天火教遺屍四十餘具，僅餘白骨叟等三數高手，保護喇嘛僧王阿難陀突圍潰走，二邪已經正式翻了臉。

衆人得此訊息，盡皆振奮，飽餐了一頓後，僱了一輛大車，四匹健馬，動身上路。

為了途中方便，徐蘭君和阿媛都換了布衣布裙，高翔也扮成丐帮弟子模樣，四匹馬簇擁車輛，循官道南下。

四天後，抵達巴州。

高翔領着車輛，逕奔城郊紫竹庵。

車馬才到那片紫竹林邊，高翔便約住車輛，低聲對神丐符登道：「這事還須翔兒先去探探口風，以免使母親受窘，請伯伯們委屈暫候片刻。」

神丐符登頷首道：「理當如此，聽說那冷觀音古怪得很，你要仔細些。」

高翔應了，翻身下馬，整了整衣，大步來到庵門口。

他在窮家三聖面前雖然力陳自信，此時眞正到了紫竹庵，心裏實在沒有多大把握，揚頭看，「索竹庵」三字金匾，業已陳舊剝落，庵中靜悄悄不聞一絲聲響，甚至磬鼓之聲，也寂然未聞。

遲疑了一陣，忽然有了主意，舉掌拍門，擂鼓似的將庵門拍得震天價响。「砰，砰，砰……」

正拍得有勁，「呀」地一聲，庵門突開，一張清秀面龐從門縫裏探出，嬌叱道：「什麼人？喊魂嗎？」

高翔認得正是那位「秀兒」，當下故意一抬下巴，粗聲問道：「妳去禀報，就說高翔又來了。」

那秀兒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秀眉連揚，氣呼呼道：「那裏來的野叫化子，佛門清靜地，容不得你這般鬼嚷窮叫。」

高翔看看自己身上叫化打扮，心裏暗笑，表面却仍舊粗聲粗氣道：「小尼姑，妳認不得我啦？十天前，是我送朱老前輩來庵裏休養，當初說明多則二月，少則一月，就來迎接，現在我是踐約而來，快去禀告老師太。」

秀兒臉上掠過一絲驚喜之色，叫道：「啊！你就是上次來的高少……」

下面那個「俠」字還沒有說出口，忽然咽住話頭，臉色隨卽一正，又道：「阿彌陀佛，施主要見師太何事？」

高翔道：「我來看看李老前輩是不是被妳們熬油點了天燈了。」

秀兒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連忙緊繃着臉孔，冷冷說了一聲：「稍候！」轉身娉婷而去。

可是，不知是有意？是無意？她却沒有掩上庵門。

高翔目注秀兒背影，見她瘦削的身材，裹在寬大的緇衣內，越發顯得羸弱纖小，婀娜有緻，疾步行走時，柳腰欵擺，風韻嫣然。

猜她年紀大約只有十五歲，但高翔從她健步如飛的情形揣測，暗忖：强將手下無弱兵，既是當年武林三姝門人，武功定然已登堂奧。

一邊思忖，一邊不由自主，舉步跨進了庵門。

進入庵門，是一片小巧精緻的花圃，兩條白石子鋪成的小徑，一條通往經堂佛殿，另一條繞過殿側，穿過一座半月形的拱門，伸入後院，大約是通往後殿雲房去的。

這座園子，寧靜而雅緻，如錦百花，東一簇，西一列，靠牆角，是一叢茂密的紫竹，淸風過處，搖曳生姿，予人一份超脫出塵之感。

高翔負手立在院中，腦海裏不期然又想到神丐符登所述的哀艷往事，暗想：武林三姝咤叱風雲，不讓鬚眉，如今只剩下這碩果僅存的二姊，却亦勘破塵關，埋首隱居在市井之側，木魚青磬，了此殘生，若當夜半不寐，靑課初罷，回憶往事，不知又是怎樣一種心情。

正在嗟嘆之間，猛然一聲震耳霹靂，起自身側：「野小子，誰叫你闖進庵門來的？」

高翔駭然一震，急扭頭，却見苦竹師太領着秀兒，珠兒，不知何時已立在身後了。

於是，連忙抱拳答道：「我是來看望朱老前輩的。」

苦竹師太怒目一瞪，厲聲叱道：「不管你來看誰，我這兒是佛門淨土，你擅自闖進庵門，便是百死莫贖之罪。」

高翔挺挺胸脯，道：「誰說我是自己闖進來的？明明是妳徒弟請我進來，難道錯倒在我嗎？」

苦竹師太目光一轉，尚未開口，那秀兒已嚇得面無人色，雙手亂搖道：「師父，我……我沒有，是他胡說八道的……我只叫他在門外稍候，誰知道他就自己闖進來了……」

高翔存心要氣氣她們，大聲道：「妳叫我稍候，並沒說要我候在庵門外，要是妳沒有請我進來的意思，臨去時怎不先閉上庵門。」

秀兒啞然失語，大眼珠連轉，急得險些要哭出聲來。

苦竹師太面色一沉，叱問道：「是這樣嗎？」

秀兒玉頸低垂，撲地跪倒，囁嚅道：

「是……是……是徒兒一時大意，忘了掩閉庵門，徒兒該死……」

高翔尚不知事情嚴重，接口道：「這有什麼要緊，門裏門外，不是一樣？」

他話剛說完，苦竹師太已怒目大喝道：「住口！你那知道禪門深遠，無緣難入的道理？我這庵門，數十年從無外人敢踏進一步，野小子，你抬頭看看淸楚！」

高翔應聲揚頭，一望那庵門後，竟有一列橫字，寫着：「禪門生死關，不渡無緣人。」十個大字。

他腦念微動，突然記起十天前自己護送「千面笑俠」李昆來時，李昆曾對他說過一句「……只要她把我帶進這座庵門，我這條老命就包在她身上了……」的話，這麼看來，自己誤打誤闖走進她的庵門，也許正是天賜良機呢？

是福？是禍？且不去管它，眼見那小尼姑秀兒跪在地上，却實在楚楚可憐。

惻隱之心一起，再也裝不出粗像，拱手笑道：「師太請勿責怪令徒了，剛才的確是在下無意中走進來的，不過，禪門雖然難入，在下總算有緣，師太多賜慈悲，讓在下見見李老前輩，自當立刻謝罪退出庵去。」

苦竹師太霜眉一聳，又哼道：「你倒說得輕鬆，擅闖庵門，本當治罪，但我當年曾立下重誓，凡是領受接引進入我這座庵門的，任是罪大惡極，也願賜予赦宥，今天秀兒大意疏忽，算是你命大，還不快滾！」

高翔道：「在下只求見李老前輩！」

苦竹師太冲耳不聞，只低頭對秀兒叱道：「孽障自結，須當自解，滾起來吧！」說完，領着珠兒，拄拐自入佛殿而去。

高翔見她果然冷峻異於常人，反被僵在當場，無法下台，暗想自己此來目的，竟未容出口，便遭逐退，不禁格外難過，長嘆一聲對秀兒抱拳一揖，道：「在下不悉內情，擅入師太禁地，連累小師父，實感抱愧，但在下此來，乃係特為李老前輩送無形之毒的解藥的，師太不允相見，只好偏勞小師父代陳了。」

從懷中取出解藥，雙手遞給秀兒，黯然轉身，向庵外走去。

秀兒本來氣得咬牙切齒，見他語出由衷，不覺氣已消了大半，低聲叫道：「喂！你不是要見李大俠嗎？」

高翔苦笑道：「原欲相見，無奈師太不肯見允。」

秀兒低頭弄着衣角，輕聲道：「你眞是個大傻瓜，咱們師父的脾氣，不答應就是答應，口裏罵得越兇，心裏就越是喜歡，她老人家曾經發過誓，凡是能踏進這座庵門的，便是有緣人，剛才你要是在門外求她，一輩子也別想她會答應，現在既然已經進了庵門，她老人家不回答你，等於已經答應你了。」

高翔聞言，喜出望外，一頓足，說道：「唉！我眞傻，怎麼竟沒有想到這一點了。」

秀兒低頭竊笑，招招手道：「跟我來吧！」

輕移碎步，領着高翔逕向後院半月拱門而行，高翔一面走，一面猶帶歉意地道：「在下笨拙，剛才還自作聰明，故作粗魯，想激師太應允入庵，言語衝撞了小師父，小師父千萬別見怪了。」

秀兒白了他一眼，說道：「誰怪了你啦！」

高翔又道：「剛才都怪我不好，信口胡謅，害得師太動怒責怪小師父。」

秀兒忽然笑道：「你不知道，咱們師太外表兇狠，其實心腸最軟，平常待我們甚於骨肉，但我和珠兒，却天天挨她老人家的罵，你猜，我們背地叫她老人家什麼名？」

高翔搖頭道：「這個，在下那裏猜得到。」

秀兒四顧無人，悄聲道：「我們叫她『反人』……」

話出口，忽然一伸舌頭，叮嚀着道：「這話，你可不許對我師父說，聽見了沒有？」

高翔連忙點頭道：「聽見了！」目覩秀兒嬌憨之態，不禁笑了。

秀兒臉上一紅，薄嗔着道：「你笑什麼？」

高翔道：「沒有什麼，我是在想，庵中只有妳們師徒三人，妳們平時一定很冷落。」

秀兒點頭道：「唔！對了，的確不好玩，師父脾氣又大，只有我和珠兒師妹，眞是——」

話未說完，忽又住口，偷偷瞟了高翔一眼，竟變了語氣，幽幽一嘆，說道：「不過，咱們都是孤兒，從小被師父收養，剃渡之後，一心向佛，閉門誦經，只求菩薩保佑來生不要再孤苦無依，那兒還有心情嬉戲。」

高翔無限同情地問：「妳們年紀都這麼青，難道師太從來不許妳們走出庵門外去？」

那秀兒忽然正色道：「你不要胡說，佛門難入，咱們好不容易淨性歸佛，又去惹那十丈紅塵的污濁之氣則甚？」

高翔笑道：「紅塵中，也一樣有乾淨人，向佛在求心安，似小師父這麼說，我們沒有出家的，身上都沾着臭氣了？」

秀兒掩口欲笑，却又忍住，低聲道：「不跟你瞎扯了，到啦！」

兩人談着，果然已走到一座雅靜的耳房前，這列耳房，一排三間，紅木製的窗檻，糊着淡綠色的窗紙，簷下散置着三數隻錦凳，花香撲鼻，淸幽怡人。

秀兒指着正中一間房門，呶呶嘴，輕輕道：「你自己進去吧，我在簷下等你，再送你出去。」又把解藥還給了他。

高翔道：「小師父，你何不和我一同進去……」

秀兒一撇嘴，道：「那老頭子壞死了，一張嘴，就像茅坑一樣髒。」

高翔「哦」了一聲，心裏倒放下一塊大石，他一直担心「千面笑俠」李昆的毒傷，現在聽秀兒這麼說，大約傷勢無碍，否則，何來閒情逸趣，逗弄庵中小尼姑玩笑。

心情一鬆，舉手在房門上，輕叩了三下。

房裏傳來一聲含糊不清的呻吟，道：「進來！」

高翔輕輕推開房門，挨身而入，只見

房中設着兩椅一几，另外一張桌子，靠壁一張木床，傢俱雖然簡單，却收拾得整整齊齊，一塵不染。

木床之上，一被隆然，「千面笑俠」李昆，面壁而臥，不時發出低沉的呻吟聲來。

高翔心驚思忖道：「剛才還說李老前輩傷勢大約無碍，看這情形，竟然十分沉重？」

他躡足走到床前，關切地問：「老前輩覺得好些了嗎？」

千面笑俠呻吟道：「不行啦，越來越嚴重了，大約拖不過今晚了……你來幹什麼……」

高翔道：「晚輩是特爲老前輩送藥來的。」

千面笑俠在被中把頭連搖，道：「什麼藥全不中用，你要是看我老頭子可憐，替我弄一碗紅燒牛肉麵來，那怕吃了就死，也心甘情願……」

高翔驚道：「這是尼庵，那兒去弄葷腥？」

李昆唉聲嘆氣道：「你不會進城裏去買嗎？」

高翔略一沉思，恍然明白過來，輕聲問：「你老人家看看晚輩是誰？」

李昆有氣無力地道：「妳是阿秀？還是阿珠？」

高翔忍住笑道：「都不是，晚輩是高翔……」

「什麼？高翔？」李昆一把掀開棉被，霍地從床上跳了起來，用力揉揉眼睛，驚喜交集叫道：「高翔？好小子，我老人家總算盼到你來了，快！快去替我老人家辦一件要事。」

高翔笑道：「什麼要事？」

李昆低聲道：「求你快進城去，無論如何，設法弄些酒，弄些肉，來救救我的命……」

高翔掩口道：「老前輩要這些東西何用？」

李昆嚥了一口饞水，嘆道：「唉！小子，你不知道，這十天來，那老尼姑可把我老人家整慘了，每天不是青菜，就是豆腐，吃得我老人家嘴裏淡出鳥來，又不許我出庵門一步，唉！這種吃素的日子，眞比死還難過。」

高翔忍不住笑道：「老前輩的毒傷痊癒了？」

李昆揮手道：「毒傷關什麼屁緊，我老人家不是說過？進了紫竹庵，再重的傷，也死不了。」

高翔故作失望之態，嘆道：「這麼說，倒是晚輩白担了十天心事了……」

李昆怪眼一翻，道：「你担了什麼心事？」

高翔便把單騎追趕應接，以及如何制倒陸羣仙，奪得解藥的經過說了一遍。話還沒有說完，李昆反搶着埋怨道：「既然解藥到手，你爲什麼不早些來？害我老人家多受幾天活罪。」

高翔道：「晚輩本想早些來，但須先護送家母返回青城，我想，老前輩住在庵中，有師太瓊液珍藥，傷勢無碍，多住幾天也沒關係……」

李昆瞪眼岔口，道：「誰說沒關係？多住一天，我老人家便少活一年——」

高翔繼續說下去道：「……誰知抵達灌縣城中，却發生一場巨變，我爹爹竟被天火教擄往太白山，同時，天火天魔二教，也展開了火併……」

李昆連忙問道：「你爹爹怎樣被擄的呢？」

高翔才將灌縣所遇，以及自己和窮家三聖商議的計劃，準備借住紫竹庵，安頓母親和兩盆毒花……一切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李昆聽罷，霜眉緊皺，不住搖頭，連道：「難！難！難！」

一連三個「難」字，使高翔滿腹希望，頓感落空，不期惶恐地問道：「老前輩是說，借庵暫住的事，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嗎？」

李昆搖頭道：「雖然不能說全無希望，但你知道那老尼姑性情怪得很，要是好好跟她商量，她一定不肯答應，你等一等，讓我老人家想個主意。」

說完之後，雙目緊閉，仰面靠在床頭橫欄上，默默沉思起來。

從他臉上一派肅穆之色，不難猜想其內心正陷於苦思。

高翔不敢驚擾，懷着忐忑的心情，期待地注視着。

過了半盞熱茶之久，李昆不言不語，毫無動靜。

高翔心裏惦着庵外佇候回音的母親和窮家三聖等人，正感焦急，李昆突然張目，大聲問道：「你有什麼主意沒有？」

高翔愕然道：「晚輩正待您老人家的吩咐……」

李昆粗聲說道：「你要是聽我吩咐，那很簡單，我老人家也想開了，她既無情，我也無義，咱們不必求她，乾脆放一把火，燒了她這座尼姑庵，看她再躲到那裏去享福……」

高翔驚道：「這個——」

李昆不待他說話，立即又大聲搶着道：「不用這個那個了，你不敢，我老人家

苦竹師太一招上手，千面笑俠已應拐翻倒，高翔忙撤出鐵錚躍上。

一個人也要幹，小子，快走吧，我要放火了，就從這間房燒起！」

一面說着，一面翻身下來，推椅踢桌，弄得乒乒乓乓一陣亂響，看那樣子，眞像在覓火種，尋紙條，馬上就要放火燒屋似的，但房中分明並無火種，也沒有引火之物。

高翔直如墮在五里霧中，大驚失色道：「老前輩，快不要如此……咱們再從長計議……」

李昆突然向他擠了一下眼，附耳低聲道：「你去看看，那小尼姑還在不在？」

高翔閃身拉開房門，探頭一望，秀兒果然已經不在廊下了。

李昆得意地笑道：「我早料到那小丫頭躲在窗外偸聽，她現在一定去經堂報信去了，請將不如激將，咱們就來一個霸王硬上弓，叫老尼姑作一次難。」

伸手取過「無形之毒」解藥，仰頭呑了二粒，又壓低了聲音，在他耳邊吩咐道，如此如此。

高翔猶感遲疑，訝然道：「這樣做，妥當嗎？」

李昆笑道：「依老尼姑的脾氣，十拿九穩，你只管照我的話做，其他的事有我老人家。」

高翔已經無暇多問，匆匆應了一聲，閃身出屋，奔過院子，逕自出了庵門。

他臨去之時，還將門栓震斷，庵門虛掩——這些，自然都是依照李昆吩咐而行的。

穿過紫竹林，車馬仍在道傍，神丐符登等，正引頸而望。

窮家三聖迎着高翔問：「事情怎麼樣了？」

高翔道：「此時無法細說，伯伯們快護着車輛，隨我進庵去！」

神丐符登舉手一揮，車馬一齊行動，穿林直達庵門，高翔推開門，衆人各落坐騎，開發車馬離去。一行人逕自進入了紫竹庵。

剛進庵門，只聽後院呼叱叫笑之聲，不絕於耳。

徐蘭君詫異地問：「翔兒，怎麼一回事？你沒有跟師太說明白嗎？」

高翔苦笑道：「這都是李老前輩的吩咐，苦行師太秉性怪異，好好相求，她老人家一定不會答應的……」

徐蘭君正色怒道：「借庵避仇，原來不能勉強，師太不願，咱們就該識趣離開，怎能這樣強行入庵，擾人淸修。」

說着，轉身便要退出庵去。

高翔連忙攔住，說道：「苦行師太乃是面冷心慈的人，正面相求必不肯答應，但如果咱們已經進入庵門，她老人家就不再拒絕了，母親請息怒，孩兒自當求請師太……」

正說着，後院驀地一聲宏笑，四條人影，一前三後，宛如流星趕月般，飛掠而至。

高翔不用細看，已知前面必是千面笑俠李昆，後面追的，定是苦行師太和秀兒，珠兒連忙約退徐蘭君和三聖等人，自己擋在前面，叉手而待。

千面笑俠李昆亂髮蓬鬆，衣襟上裂開了好幾道破口，一手握着一隻斷椅，形狀

狼狽，一見衆人都進了庵門，暗向高翔一伸舌頭，隨卽厲聲叫道：「你們來得正好，大家快亮兵器，一齊動手，咱們跟這老婆子拚啦！」

高翔錯掌當胸，應道：「老前輩怎麼竟跟師太反目了？」

李昆怒聲道：「別提啦！這老婆子自私自利，只知獨善其身，置天下百萬同道安危不顧，這種無情無義，冷酷孤僻之人，不反目還等什麼？」

苦行師太倒提拐杖，身後秀兒和珠兒，各執長劍，飛步追到，一抬眼，才看見滿院子竟站了許多人，微微一怔之後，越發怒不可遏，大喝道：「老殺才，這些人都是誰弄來的？」

李昆厲聲答道：「都是我老人家請來的朋友，妳待恁地？」

苦行師太眼角一掃高翔，怒容更盛，冷笑一聲，怒道：「好呀！原來你們是串通好要捉弄我的，今天如叫你們活着出了紫竹庵，寧願自拆庵堂，從此還俗，永墮輪廻。」

李昆接口道：「妳冷面寡情，毫無慈悲之心，本來就別指望修成正果。」

師太氣得臉色鐵青，叱道：「老殺才，我兩次救你性命，你還敢如此誣謗！」

李昆道：「妳救我是私情，武林禍福却是公義，一個只念私念，不顧公義的人，雖然修煉一百年，也成不了佛，證不了道！」

苦行師太猛可一頓拐杖，厲喝道：「好一個忘恩負義的老殺才，我先斃了你，才和這幾個小輩算賬！」

手中拐杖迎風一抖，碗口粗細的鋼拐，竟被抖得軟如麵筋，苦行師太輕振手臂，那條鋼拐呼地一聲彈起一蓬烏光，疾向千面笑俠當頭罩落。

老尼姑顯然已動了眞怒，一招出手，四週勁風廻旋，威勢赫赫，看得窮家三聖和高翔等人心頭一陣寒，一聲驚呼還沒來得出口，千面笑俠李昆已經應拐翻倒，一連三個翻身，滾出一丈以外登時氣絕。

苦行師太似乎微微一怔，拐招才遞出一半，竟呆呆地落不下來，好一會，才冷哼道：「你別以爲裝死就騙得了人，就是死了，也要劈你三拐。」

高翔疾撤鐵箏，幌身上前，護住千面笑俠李昆，朗聲道：「我佛立志普渡衆生，師太是佛門弟子，怎的竟無一點惻隱之心？李老前輩身中奇毒，內力未復，師太，忍心對他下此毒手？」

苦行師太臉色瞬息數變，好一會，才迸出了一句：「這是他自尋死路，怨不得人！」

高翔道：「師太曾經立誓，凡入此門，便是有緣，任是罪大惡極，也願赦免，難道自甘食言背誓嗎？」

苦行師太道：「我所謂『入門便是有緣』，是要我庵中之人接引，才能算數，你們逞強逕自闖進來，自然不在此限。」

高翔道：「晚輩等也是庵中之人接引，才能進入，並不是翻屋爬進來的。」

苦行師太一怔，迅速地掃了秀兒珠兒一眼，冷冷道：「誰讓你們進來的？」

高翔道：「李老前輩。」

苦行師太仰面笑道：「這就是了，他並非我庵中弟子，何來接引之權？」

高翔朗聲道：「李老前輩雖然不是庵中弟子，却是師太親人，晚輩等與師太年紀距離數十年之久，無親無故，千里相隔，來到庵中，如果不是有緣，焉能聚於一地，俗語說：同舟共渡，前世修積。師太俠名播於宇內，恩威披於四方，論武林同源，我們是師太的晚輩後進，論親疏，李老前輩和師太曾爲結髮，佛門最重情義，師太又是武林尊長，怎能就說彼此無緣，便拒晚輩等於門外？」

這番話，說得理直氣壯，語意鏗鏘，滿院之人，肅然無聲，連執劍立在苦行師太身後的秀兒和珠兒，都不禁爲之動容。

苦行師太半晌無語，臉色却漸漸平和，過了足有半盞熱茶之久，一雙烱烱有神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高翔面龐。

許久，許久，才嘿地冷笑道：「好一張利口！」

高翔劍眉一剔，道：「晚輩非憑口利，實在是不滿師太如此絕情寡義，現在話說完了，師太旣然決心獨善其身，置武林安危禍福不顧，也不念夫妻結髮之情，晚輩立卽謝罪退出紫竹庵，寧願代師太收殮李老前輩遺體，從此永不再踏入庵一步。」

說完，憤然收了鐵箏，俯身抱起千面笑俠李昆，向庵外大步而行。

他一隻脚剛要踏出門檻，苦行師太突然沉聲喝道：「站住！」

高翔昂然回顧道：「師太是不甘讓晚輩活着離開，定要取晚輩性命是嗎？但請放心，晚輩的母親和窮家幫三位前輩以及這位楊姑娘還留在庵中，這些人的生死，任憑師太裁奪，晚輩去葬了李老前輩，自會再來領死的……」

苦行師太目中精光陡射，低喝道：「高翔，你小小年紀，最好不要學那老殺才奸詐使壞，我活了八十歲，難道還看不出你們的把戲？識趣些，趁早把那老殺才放下來，叫他當面跟我老人家說話，否則，你踏出庵門，再要進來，那就難了！」

高翔被她一語道中心事，當時怔住，不知該怎麼才好，那已經氣絕的李昆却開了口道：「別理她，小子，你只管把我老人家活埋了，等到了陰間，我去閻王殿告她一個謀害親夫的罪名，她八輩子也別想成仙成佛了。」

這話一出，窮家三聖猶在驚愕，阿媛和秀兒珠兒却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

苦行師太眼一瞪叱道：「笑什麼？」

秀兒和珠兒連忙忍住笑聲，低垂了粉頸，肩頭仍在聳動不已。

苦行師太無可奈何嘆了一聲，道：「唉！寃孽！這眞是前輩子的寃孽。」

高翔見她已有軟化之心，忙不迭放下李昆，緊行兩步，屈膝跪倒，仰面道：「晚輩無知，難瞞師太慧眼，求師太宏量賜宥。」

神丐符登向衆人遞個眼色，也都一齊跪下，道：「敬候許前輩福安！」

苦行師太緩緩看了衆人一遍，問神丐符登道：「你們眞是『鬼見愁』傳老化子的門下？」

神丐符登頓首道：「先師生前常對弟子們提及許前輩，推爲天下第一奇女子，弟子們久儀前輩，只恨無由拜識音容！」

苦行師太大笑道：「快別這麼說，傳老化子義薄雲天，一手執天下武林命脈，神威凜赫，達三十年之久，他才算得是天下奇才。」

微微一頓之後，又道：「說起來，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時光易逝，大家都老啦。」

轉面又向徐蘭君緩聲問道：「這一位是——？」

神丐符登忙代回答道：「她姓徐名蘭君，是登封玄眞觀門下俗家弟子。」

苦行師太眼中一亮，道：「啊！這麼說，全是故人門下，快起來，快起來。」

衆人拜罷起身，苦行師太揮手道：「秀兒珠兒，準備齋食，替師太肅客。」

兩個小尼姑笑嘻嘻收劍肅客，轉身欲行，却聽千面笑俠李昆叫道：「喂！你認了故友，別忘了這個親戚，兩個小丫頭，齋食事小，弄點酒才是眞的。」

苦行師太回頭叱道：「偏不准你這老殺才沾一點酒！」拄着拐杖，當先入了佛殿……

紫竹庵中並無客堂，師太特囑秀兒珠兒將素席開在經堂側室，老少八人，依序而坐，頃刻間齋食備妥，不過是些青菜豆腐，瞧得千面笑俠直皺眉頭。

苦竹師太看在眼裏，又破例命取出一罈窖藏四十餘年的「百花露」，封泥一去，滿室異香撲鼻，李昆連嘶饞味，讚道：「好酒！好酒！」

珠兒偏促狹，竟在每人面前，放了一隻小酒杯，淺淺的杯子，大約連杯帶酒，也不過五錢重。

李昆恨得牙癢，低聲咒罵道：「小尼姑，存心坑人嘛！這一點酒舌頭一舐就光了，還喝什麼……」

苦竹師太假作未聞，端起酒杯，感嘆道：「自從隱居此地，五十年來，未聞外事，當年功夫，早就疏散了，仗劍臨敵，出家人或許無能爲力，但我這座紫竹庵，却不許外人擅闖，你們不嫌偏僻冷清，只管在這裏住下，諒來還未必有人敢到這兒來惹事。」

徐蘭君連忙起身道了謝，接着，便將天火，天魔二敎肆虐江湖的經過，細說了一遍。

苦竹師太攢眉靜聽，頗爲動容，却又有些不信，道：「似你們這麼說來，那天火敎主徐綸，不過偸學了一部『補天大法』上的邪功，練復散破的眞氣，能爲未必高明，怎會在短短二三十年中，竟囊括了大部武林勢力呢？」

神丐符登躬身道：「師太不知，若論眞實功力，那徐綸縱可列身一流高手，也不能君臨天下，皆因他依仗密宗高人僧王阿難陀相助，又以續命毒丸，荼毒正道能人，盡被他脅持利用，所以才有今天這般勢力。」

苦竹師太「哦」了一聲，閉目沉思片刻，然後肅容說道：「依借奧援，必受欺凌，裹脅之衆，焉能持久。你們記住一句話，攻心爲上，最好不要力逼，否則，游離之徒，盡成死士，那時反而不妙了。」

高翔忙道：「師太灼見，確是一針見血之論，現下天火天魔二敎之中，不肯甘心事仇的，大有人在，他們只是未遇時機，機緣一至，必會臨陣倒戈，站在我們這一邊的，現在最重要的事，咱們所有能解罌粟毒丸的毒菓，只剩下兩盆，担心屆時不足爲那些被迫事仇的同道們解毒，他們中毒已深，假如沒有解毒的藥物，就不敢公然反抗天火敎了。」

苦竹師太頷首道：「這點顧慮，也是正理，我這兒有一種用百花之精提製的『瓊液』，雖然不一定能解罌粟之毒，或許可以暫時壓制毒性，你們去時，多帶一些，如能合用，等殲滅二敎之後，再設法廣植毒菓，就不愁時間來不及了。」阿媛聽到這裏，忽然心中一動，脫口道：「翔哥哥，你身邊不是還有一些罌粟毒丸嗎？爲什麼不取出來給老師太看看？」

高翔忙將僅餘十餘粒毒丸取出，雙手遞給苦竹師太，老尼姑拔開瓶塞，細細嗅了嗅，沉吟道：「據我看，這種毒丸毒性隱而不顯，必須連續吞服一段時間，才會上癮，正因如此，一旦上癮，毒入肺腎，便難以化解了！」

高翔道：「正是這樣。」

苦竹師太將藥瓶收入懷中，淡淡道：「這東西先留在我這兒，或許我能找出它的毒性根源，配出解藥也未可知。」

衆人見她興緻極濃，與先前的冷酷孤僻大不相同，都心裏暗暗欣喜，大夥兒盡去拘束，暢論今古，談些江湖軼事，一頓素齋，竟吃得津津有味。

千面笑俠李昆一句話也不答腔，只顧輪流跟衆人乾杯，一口一杯，不到飯罷，整罈酒已被他喝得涓滴無存，舐舐嘴唇，覺得仍未過癮，便悄悄借詞溜了出來。

轉過廻廊，正碰見秀兒。李昆橫身攔住，涎着臉道：「秀兒，妳積點功德，把窖裏的百花露，替我老人家弄一罈出來，將來菩薩保佑妳早登仙班，永世成佛。」

秀兒明眸連轉，嫣然笑道：「一罈百花露容易，但你也得幫我一個忙。」

李昆忙道：「妳快說，只要我老人家辦得到，決不推辭。」

秀兒抬抬手道：「來，咱們到園子裏再細說。」

李昆躡手躡足，跟她到了院中。秀兒四顧無人，才輕聲說道：「老爺子，聽說高少俠他們安頓了高夫人，就要動身到天火敎太白山分壇去，您老人家是不是也要去？」

李昆挺挺胸，說道：「當然要去，這些日子，我老人家在庵裏快憋瘋了，咱們最遲今天夜裏，就要動身，妳問這個幹什麼？」

秀兒赧然道：「老爺子，您老人家能不能想個法兒，在師傅面前替我跟珠兒美言兩句，讓咱們也一同去見識見識呢？」

李昆一聽，樂道：「好呀！敢情是妳這小尼姑動了凡心啦……」

秀兒把臉一沉，扭身便走，道：「你要是老不正經，咱們就不用談下去了，百花露是師傅親自點了數的，誰敢動她老人家的東西。」

李昆連忙閃身攔住，道：「別氣！別氣！好秀兒，妳就當我老人家在放屁，咱們再商量一下。」

秀兒實只作勢，脚下並未移動，冷冷道：「還商量什麼，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了。」

李昆陪笑道：「我的好秀兒，妳師傅的脾氣，妳又不是不知道，要她放妳們出去闖江湖，動殺念，豈是容易的事，依我老人家看，這個……這個……」

秀兒「噗哧」掩口笑道：「這個那個幹什麼？一句話，兩罈百花露，你肯不肯吧？」

李昆伸脖子嚥了一口饞沫，笑道：「三罈怎麼樣？」秀兒頓足道：「人心不知足，兩罈已經担了多大罪名，你倒會敲竹槓！」

李昆嘻嘻笑道：「反正是一次，兩罈三罈，還不是一樣嗎？咱們一分價錢一分貨，妳要是弄來一罈百花露，我只負責向妳師傅提上一句，肯不肯隨她；如果有兩罈，我就變個話兒，婉轉提起，並且代妳們求求情，成與不成，各佔一半；假如是三罈的話，嘿嘿！這件事就包在我老人家身上了，妳看如何？」

秀兒忍住笑問：「你眞能包？」

李昆拍胸道：「笑話，我老人家是什麼人物，豈有說過不算的？妳沒看見今天高翔那小子，要不是我老人家一條妙計，他母親怎會進了紫竹庵？」

「好吧！三罈就三罈……」

李昆忙道：「要動手就快些，趁妳師傅還在吃飯，妳去把酒搬出來，藏在我房裏……」

正說到這裏，秀兒目光過處，突然一聲輕呼，嬌叱道：「是什麼人？」肩頭一幌，人已如飛向牆頭撲去。

李昆緊跟着也掠登庵牆，運目張望牆外，曠野寂寂，林木沙沙，何曾有什麼人影。

秀兒神情一片凝重，急急說道：「剛才我明明看見有一個男人，在牆頭上張望，怎會一轉眼就不見了？咱們快告訴師太去……」

李昆搖手道：「且慢，妳有沒有看清楚那人像貌？」

秀兒道：「是個三十來歲的男人，一身青衣，肩後還露着劍柄……」

李昆目光一聚，道：「先別聲張，妳在這兒替我守望着，不可擅離，我老人家去庵外竹林中搜一搜，什麼小輩敢偷窺到紫竹庵來，眞是吃了熊心豹胆了。」

他雙臂疾提，一式「飛雲縱」，掠出牆外，身形一閃，穿入茂密的紫竹林內。

秀兒立在牆頭，目不轉眼睛注視着林子，過了約莫半盞熱茶光景，千面笑俠李昆獨自出林返庵，臉上頗有憤憤之色，問道：「看見有人逃出林子沒有？」

秀兒道：「沒有啊！您老人家在林中有沒有發現？」

李昆聳聳肩道：「那小子很賊滑，身法極快，看來不是庸手，妳且莫聲張，就裝做不知道，我自去告訴師太。」

他獨自返回席上，見衆人都已用畢酒食，正商議着動身，當下冷冷一笑，說道：「大夥兒都別走了，人家已經找上門來啦！」

苦竹師太臉色一沉，喝聲道：「怎麼說？」

李昆道：「剛才我從後院經過，忽見牆上有人影掠過，似有窺伺庵中的企圖，來人身手不俗，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毫不隱蔽行踪，足見必有所恃！」

苦竹師太冷哼道：「你既然發現，就該追截來人，絕予薄懲，只放馬後炮，有什麼用處！」

李昆道：「誰說我沒有追截來人？人緊追出庵，費了全力，才在庵外竹林中將他截住。」

苦竹師太注目問道：「那傢伙是什麼人？」

李昆聳肩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只知約莫三十歲左右，穿一身青衣，肩上揷着長劍，樣子冷傲得很……」

靜坐傾聽的冷丐梅眞突然岔口問道：「那人是不是面目俊秀，不過，臉色却很蒼白？」

李昆根本就沒有看見來人像貌，全憑聽秀兒形容的詞句，照抄一遍，見冷丐梅眞問得愼重，也信口胡謅道：「不錯，正是面目俊秀，臉色蒼白……」

冷丐梅眞又問：「不知來的是一個人？還是二人結伴同來？」

李昆道：「唔——看見的只有一個，林子裏鬼鬼祟祟可能還躲着一個……」

冷丐梅眞神色一變，回顧神丐符登道：「大師兄，你看如何？」

神丐符登沉吟道：「照模樣說來，只怕一定是那兩個忘恩負義的畜牲了。」

苦竹師太詫問道：「你們已知道來人是誰了嗎？」

神丐符登叉手答道：「根據李老前輩所述狀貌，咱們疑心來人是兩個心狠手毒的後起兇人，併稱『忤逆雙煞』，其中一個姓常名銳，一個名叫高翔，便是適才稟告過師太的九天雲龍高天成長子，也就是高翔的胞兄，只是，他如今已改名換姓，自絕於家門，忘恩負義，專以殺戮爲樂事，早已忘却本來面目了。」

苦竹師太輕輕一「哦」，道：「他們一身武功，出自何門何派？」

神丐符登道：「據說他們曾獲天殘魔君遺寶，練得一身歹毒的血烝魔功和追魂煞手。」

苦竹師太猛然一震，目光精光頻射，好半晌，才冷冷道：「難怪他們敢於光天化日之下，潛進紫竹庵來，原來是仗着天殘老魔幾套鬼劃符，這倒眞難爲了他們小小年紀。」

臉色忽然一沉，回頭喝道：「老殺才，你既已將人截住，怎麼又輕易放他們走了？」

李昆正在心中編着詞兒，聞聲一驚，連忙答道：「那小輩好狂妄，我老人家截住他時，初以爲不知妳的名聲，或許是誤闖，所以先把妳的威名向他抖露，誰知他聽了毫無一絲畏怯之態，反冷冷笑道：『區區一個老廢物，何用搬出來嚇唬人，咱們雙煞生平不知什麼叫輩份尊長，你去對那老尼姑說，三日之內，咱們要將尼庵夷爲平地……』接着，又說了幾句不堪入耳的瘋話，我看還是不必說出來的好。」

苦竹師太一面聽着，一面冷笑不已，霜眉一剔，叱道：「爲什麼不說？」

李昆苦笑道：「實在那小輩說的太難聽，直比放屁還臭，妳是佛門弟子，自是不聞不知的好。」

（未完待續）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緊張！

曲折！

神奇！

超時代

科學幻想

鬥智小說

天才白痴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魏力著

最新出版

天才白痴

H.K.$1.6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